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12

精选游戏
音乐CD
2008.03

『重磅出击』

鬼泣4
奥丁领域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同人馆』

骑士精神

『官方小说』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格兰蒂亚

战国BASARA2（完结篇）／质量效应 启示（完结篇）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张金涛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13辑

3月下旬全国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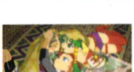
寂静岭3
噩梦与现实的交叉延续
通往天国的路径究竟在何方



龙背上的骑兵
黑暗无情的世界观
人与龙的残酷旅途就此开始



寄生前夜2
人类对于创造的野心
线粒体的再度觉醒



格兰蒂亚
世界尽头的另一侧
宏大故事的正式开篇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官方漫画好评连载
冒险的旅途正式开始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13辑

ISBN 7-88618-097-6
9 787886 180972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8618-097-6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

one year 一年

眨眼之间，时光转瞬即逝。

虽然日期上还差着几天，但随着第12期的出刊，《游小说》也终于算是走过了整整一年。

一开始提议创办这本杂志的人是UCG的编辑卡伦，这家伙以前在UCG上连载的几篇剧情小说据说颇受好评（自称），因此有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说了一句“你说如果出本游戏剧情小说杂志，前景如何？”于是，在召集相关编辑几番讨论后，正式的策划报告便被递交上去，而在几个月后，当经历了随UCG附赠的试读本后，《游小说》便应运而生了。

我个人是标准的游戏剧情派，平时总喜欢对游戏剧情进行钻研探讨，偶尔也会写写文章对其中的精彩情节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慨。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国内的大部分玩家只能看着游戏中鬼画符般的蝌蚪文发呆，也无从领略游戏中很多剧情的精妙之处。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想创办这般杂志，让那些不懂外文的朋友也能充分享受游戏世界中的乐趣。在这一年中，如果能有读者因为看了《游小说》而对游戏，对游戏的剧情和世界观产生了兴趣，那我们的努力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尽管目前这本杂志的销售情况还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而已，与我们当初创刊时的目标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但这对于我们而言并非压力，而是不断前进的动力。在之后的岁月中，一方面，国外的优秀官方小说我们依然会继续引进，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出色的国内写手站出来，用自己的笔将美妙的游戏剧情献给所有玩家，同时让“游小说”也成为与“轻小说”等同的新兴文学分类中的一份子。

也许那一天会很遥远，不过，路在前方。

……暗星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画师：岩崎美奈子
封面设计：张金涛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12
2008.3











卷首语 001

特别企划 相逢的魔咒 003

重磅出击 鬼泣 011
奥丁领域 054

官方小说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064
质量效应 启示 094
战国BASARA2 酷炫与帮派 112
格兰蒂亚 169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142

同人馆 骑士精神
——《超级马里奥》同人小说 206

游戏议会 最终幻想Ⅸ 216
永恒传说 218

名人堂 阿鲁卡多 220

玛娜影游秀 2008游戏电影期待榜 224

游书苑 226

幻彩花园 228

读编往来 233

小编寄语 240

投稿须知

1. **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 **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 **《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 **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相遇的魔咒

——漫谈游戏中的邂逅

文/NESS 编/YULA

有人说这世上最奇妙的事便是相遇，皆因故事往往都从相遇开始。在萍水相逢的境遇下，人和人之间总会演绎出让人心动的对手戏，而不管是久经诵唱的传说抑或悠扬婉转的小调，人生的旋律都依靠着一次次的相遇成为开端或高潮。相遇就像是一段无法摆脱的魔咒，带着万千滋味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如果没有那惊艳的一瞥，罗密欧也许不会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那名痴情女子。

如果没有那荒岛的奇异之旅，珍妮断然不会选择人猿泰山。

如果没有某一次美妙的邂逅，吸血伯爵也不会铭记住一名美丽的人类女子。

如果没有危机四伏中的患难与共，史蒂夫断难获得金发少女克莱尔的真情啜泣。

如果没有某一天深夜的唐突来访，温蒂永远不会知道如何用童心去飞行，也不可能相信每个孩子的生命里都有一个小仙女。

如果没有舞会上明眸善睐的一笑，斯考尔绝难明白真情在人心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如果没有站台上孤独飘零的对望，卡琳又怎会知道自己的儿子注定是威尔——那个自己深爱的少年。

如果没有从洞窟中走出的美丽倩影，泰达也不知自己是否肯面对残酷又悲哀的命运。

……

如果没有那许多相逢的人和事，我们永远也不知自己接受了多少温暖，体验了多少心动。

如今回头凝望，我们不难看到一路上走来的踪踪足迹。那足印上有人生纵横交错的美丽图案，许多心弦颤动的轨迹刻在其中。正如万物有始亦有终，一本书最好看的部分是开头，一个故事最迷人的部分也是开端。无数次的相遇构成了万千世界里让人魂牵梦萦的点点滴滴，我们便依然愿从这开端的部分说起，说起关于相遇的一切和一切。

这一切都因有爱，因为这是相遇的魔咒。

孤独的人们

这些相遇的场面往往让人难忘，因为相遇的人们总是如此孤独。在孤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永久守望，人生的匆匆脚步中，他们的目光掠过重重风景，掠过人世百态，却最终仍忍不住停留在某个瞬间。于是这一刻，他们都明白了一件事。

——人生经历的所谓孤独，只是为了相聚的准备而已。

最终幻想Ⅶ FINAL FANTASY Ⅶ



沉默寡言的金发年轻人克劳德在心中认定自己是一名一级战士，高强度的魔晃中毒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记忆，只身投入到反抗神罗的战斗中。在战斗的过程中他面对着熟悉的人和事却带着不属于自己的回忆，只是在他遇见艾莉丝之后，那些残留在脑海中的温暖回忆才开始渐渐盘旋升起，让他的生命有了血液流动的迹象。这时的克劳德却不知道，艾莉丝曾给扎克斯写了88封信，这些信都因那个人的死去而消散在时间的残酷脚步之下。当克劳德渐渐跟艾莉丝熟悉之后，孤独的两人面对繁华夜色，也曾沉默着梳理自己心中的感想。只是这纷繁的情感在短暂之后即化成水雾中的一缕香魂逝去，胸膛被正宗雪刃贯穿的艾莉丝永远地沉睡在了忘却之都。克劳德带着疲惫悲伤的回忆开始了寻找真实自己的旅程，当终于有一天他重新找回自我不再孤独之际，金发年轻人再度仰望天空，天幕之下似有一张恬静的脸正朝着他微笑，这一刻开始克劳德才真正明白：自己永远都不是孤独的。

因为有那个人在生命之泉中一直守护着自己。

潜龙谍影3 METAL GEAR SOLID 3



在所有最应当承受孤独宿命的职业中，军人首当其冲。巨大国家利益面前的个人幸福永远微不足道，从一开始执行任务起，斯内克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深入冷战敌国国境腹背受敌，最尊敬的师长已背叛祖国，自身又屡次陷入敌人的重重追杀之中……这种境遇让斯内克变得比以前更坚强，也比以前更脆弱。也正因为这样，此时遇到夏娃的斯内克才能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柔情。这股柔情

在战火四起的颠簸中渐渐升温，最终化为一缕难以磨灭的温柔痕迹，铭刻在BIG BOSS的心间。斯内克和夏娃都比旁人更懂得战争的残酷，也更能理解战争中真情的可贵。两人心中明白萍水相逢的匆匆掠过总好过生命中空无一痕，因此即便岁月颠沛了几十年，BIG BOSS心中仍留着那个金发女子自信的笑容。那一抹笑容曾是冰冷中最温暖的瞬间。

妖精战士2
ARC THE LAD Ⅱ



被公认为SCE经典RPG之一的《妖精战士2》在故事上继承了一代的主线，却从另一个成长为赏金猎人的战争孤儿开始说起。主角少年赏金猎人艾克在一次参与机场炸弹恐怖事件中遇见了孤身一人的少女莉莎。懂得动物语言的莉莎隐居深谷，却被军队捉来试图进行研究。在机场的库房，艾克上演英雄救美的古老戏码，带着莉莎和宠物魔兽一起逃离了险境。这种偶然的相遇在过去屡见不鲜，却因为两人同样守望着一份孤独而变得格外精彩。随后艾克和莉莎两人携手环游世界，共同经历危险和生死，共同感受着幸福和痛苦，变得更加不离不弃，成为让人羡慕的一对。即使时光飞逝而来到了故事的第三代，两人仍保持着甜蜜的情侣关系，成为故事并不见佳的三代中惟一让人感到欣慰的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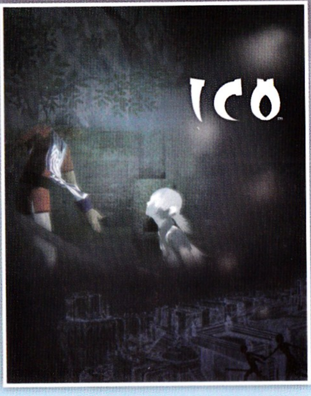
恶魔城 月下的夜想曲
Castlevania: Symphony of the Night





身处吸血鬼和人类之中，阿鲁卡多很早就明白属于自己的是一条永无尽头的孤独之路。这条路上没有同行者，即使有一位那样美丽的吸血鬼女猎人曾经跟自己并肩作战，也终究因自己的父亲是德拉古拉而曲终人散。恶魔城百年一度的屡屡复活中，年轻的银发贵族在一次次击败自己父亲的痛苦中行走。曾经目睹母亲死去，饱受悲伤和痛苦的阿鲁卡多有着无法诉说的伤痛，一直到数百年后才有一个人真正想要去了解这些痛苦。与贝鲁蒙多家族渊源颇深的玛莉亚在目睹了阿鲁卡多的力量之后，对这个沉默寡言的男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在恶魔城中曾屡次相遇，最终阿鲁卡多彻底解除了贝鲁蒙多后裔里希特的魔咒，成为少女心中的英雄。只是在恶魔城再度烟消云散之际，玛莉亚仍犹豫着自己是否能解开阿鲁卡多的心结。在里希特的鼓励之下，迎着清晨的阳光，玛莉亚的犹豫化成了一道奔跑的倩影。数百年的悲哀宿命在这一刻因一次相遇绽放了新的花簇。

ICO



因头上长了一对角而被视为异类的ICO被送入苍老的古堡中成为祭品，在噩梦一般的经历中，他似乎看见黑暗中某个影子正朝着自己袭来。梦醒之际，少年仰望穹顶，一名身形瘦长的美丽女孩静静坐在牢笼之中沉默不语。正是这种沉默让ICO想起了自己饱受的歧视和孤独，让他鼓足勇气救下Yorda。当男孩握住女孩手的一瞬间，时间的流逝也变得慢长。ICO的手紧紧牵着Yorda的手，两个孤独的孩子在古堡中拼命奔向自由。哪怕这自由经不起一次真相的揭露，ICO仍是义无反顾。这一刻手拉手的执着感动了无数人，这一次孤独的相遇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情。那份真情也许是爱，也许与爱无关，但它令人勇往直前。

只因《你在这里》。

携手同行

曾经有过这样的人，和你有同样目标，在漫漫人生路上相遇便携手同行，朝着远方风雨兼程。我们为这样的相遇感动，也为这样的旅程感叹。也许经历的一切未必都是美好，但有同行者陪伴的旅程却总会让人更加愉快温暖。

携手同行，越过千山万水，越过苦难和艰辛。

星海传说2 Star Ocean: The Second Story



克洛德因古代遗迹的事故而降落到未开发的行星，在阿利亚村偶遇正被狂暴化魔兽袭击的蕾娜，最初的相逢只是让两人意外，随后克洛德被认定是从天而降的勇者，即将拯救整个世界，蕾娜也因深信着这一点而跟随克洛德开始奔波于大陆之上。原本只是相信勇者传说的

蕾娜在旅程中渐渐体会到了克洛德的温柔和坚强，开始倾心于这名略显浮躁的少年。只是蕾娜并不知道，自己其实也和克洛德一样，对于这星球和这世界而言是一个外来者。

知道了真相的那一刻，在生长了数亿年的参天古木下少年和女孩相依而坐。没有任何语言，他们却比谁都更加明白，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样去面对未知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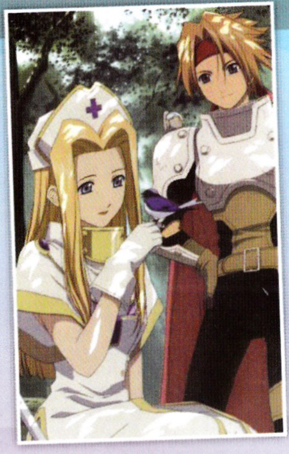


格兰蒂亚 GRANDIA

对于生长在海港小镇的杰斯汀来说，冒险永远是心中最大的梦想。母亲的阻拦和自己的年龄都未成为阻碍，最终少年选择了远行，并在路上遇见了传说中冒险协会的名人——美丽的女冒险家菲娜。菲娜和杰斯汀不同，实力强大又性格爽朗，是众人巴结的对象。杰斯汀想要结识这样的女孩简直是难上加难。若不是幽灵的出现，两人也不会那么迅速就成为朋友。随后在逼婚事件中杰斯汀再度出手，替菲娜解决了困境，两人因此开始自由自在的冒险生涯。与杰斯汀的相遇让菲娜明白了人生最大的冒险乃是追求自由，而不是拥有一个冒险者的名号。

当两人携手走上世界尽头的高墙之上时，清风拂面，这一刻不仅杰斯汀和菲娜泪流满面，即使是远在另一个世界的我们也充满了感动。人生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冒险者们手拉着手充满期待。

幻想传说 Tales of PHANTASIA



自己生活的村庄惨遭血洗的克雷斯在逃亡途中被人出卖，深陷牢狱。就在少年最茫然无措之际，一个温柔的女子在虚幻中指引他逃离险境。在逃出的同时，克雷斯救下一名温婉坚强的女子，她的名字叫敏特。那一刻开始，两人并肩冲出守卫重重的牢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封印魔神的道路。

《幻想传说》之所以能在一次次复刻之后仍保有一席之地，大概正是因为它带着这么一丝悲伤，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坚强同行的故事。克雷斯和敏特的故事如今已成传说，两人风雨同路的感情也为人所传诵。



樱大战 Sakura Wars

海军少尉大神一郎奉命出任帝国华击团队长后初次来到京都时，在樱花飞舞的公园中偶然看见一个背影——一位背朝自己，身穿淡粉色和服的少女手撑一把油纸伞，窈窕的身影中带着一丝英气。大神正要上前问路，女孩蓦然转身，露出一张温婉动人的脸庞，伴随着片片飘落的樱花，她自我介绍道："您好，我是真宫寺樱。"

这一幕如今已成为许多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尤其是随后大神一郎和真宫寺樱经历了无数次同生共死，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不离不弃，也从不退却。如今大神的侄子已接过前辈的刀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打拼。至于前辈们的故事……就让我们留下这美丽的相遇瞬间，祝福他们吧。

一生有你

名为命运的神灵眷顾之时，你我并未察觉。只是经历了风雨之后偶见彩虹，才明白从那一刻开始，一切早已注定。也许永远不知下一刻即将发生什么，但只要内心温柔坚定，看到的结局必定会让人欣喜。

也许这就是所有相遇真正要传达给我们的主题——只要活着，只要努力，就一定会看见美好的东西。

异度装甲 Xenosaga



总以为自己是孤独少年的失忆者飞因力量暴走而失手杀死了自己曾经喜欢的女孩子，村民的厌恶和女孩亲人的痛恨让他远走他乡。在旅途中飞遇到了神秘的少女艾莉，面对并不认识的少女，飞居然奇迹一般喊出了对方的名字。由此两人悱恻缠绵了万年的爱情故事再度拉开序幕，这一次两人到底能不能挣脱宿命的捆缚，恐怕只有他们努力走下去才能知道结局……

一万年太长，我们只争朝夕。经历了转世轮回的种种痛苦，经历了无数次温存和

相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悲欢离合。爱情与仇恨，失去与得到，国家的兴衰，个人的恩仇……当一切记忆都纠缠在深沉的DNA螺旋线中起伏时，飞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少年张开天使一般的羽翼，冲破了末世的预言和悲观的信念，带着女孩回到了朋友的身边。

那一刻，一万年的幸福化作一次泪雨，两颗心灵的碎片拼成一幅美丽的画面——他抱着她越过了天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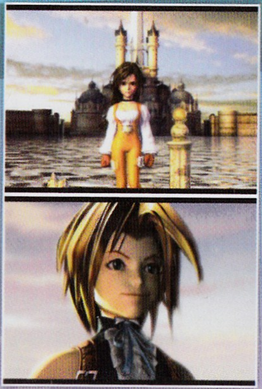
时空之旅 Chrono Trigger



王国成立一千年纪念日那天，克鲁诺迎着清晨的阳光从家中出来，在国立纪念广场上被一个女孩撞了一下。身强体壮的克鲁诺随手捡起女孩掉落的项链还给她时，得知对方的名字叫玛露。此时克鲁诺还未把这个名字和国家的公主联系在一起，也从未考虑过这个女孩将给自己的未来带来多少影响。然而片刻之后，因玛露手中的项链失控，女孩被卷入时空漩涡之中。克鲁诺未作犹豫也跟着她投身到时空乱流中，开始了跨越时空的漫长旅程。从穿越四百年时光挽救玛露开始，他经历了魔界大战时代，经历了上古恐龙人时代，经历了颓废的未来世界，经历了一万两千年前的魔法时代。玛露和克鲁诺一路上并没有太多交流，却一点一滴地互相了解着对方。这一切一直到克鲁诺在世界末日之际为了拯救同伴赴死那一刻终于得到爆发，这一刻玛露终于深切感受到，那个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沉默少年对自己有多么的重要。

一路奔波之后，复活之树下克鲁诺缓缓醒来，玛露猛冲过去抱住自己最重要的人。这一个动作胜过千言万语，诉说了两人之间所有的衷肠。

最终幻想Ⅸ FINAL FANTASY Ⅺ



“请你绑架我吧……”

美丽的嘉妮特公主站在少年盗贼面前，说出了这样的请求，这就是吉坦和日后自称为小刀的女孩首次相遇的场面。世界的兴衰，国家的灭亡，还有身为泰拉星球者的阴谋都在随后一一显现。只是对于这两人来说，相逢的一刻如此隽永，以至于之后两人尽管身份地位悬殊，仍是一路互相扶持。吉坦以自己的力量帮助影响着小刀，让她明白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让她明白如何变得坚强，让她懂得怎样去面对人生，甚至陪伴小刀

承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在这段温暖又令人百感交集的旅程中，小刀渐渐明白，对于自己来说女王的名分并不重要，沉重的宿命也可以解脱，惟有那个人的温暖才是无法替代的存在。

正因如此，失踪良久的吉坦归来那一刻，公主扔掉了手中王冠，甚至抛下家传的水晶项链于不顾，只为奔向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怀中。泪水和埋怨的拳落在他的身上，却渡飞了白鸟阵阵。

她心中知道，幸福已经在此刻降临。

女神侧身像 VALKYRIE PROF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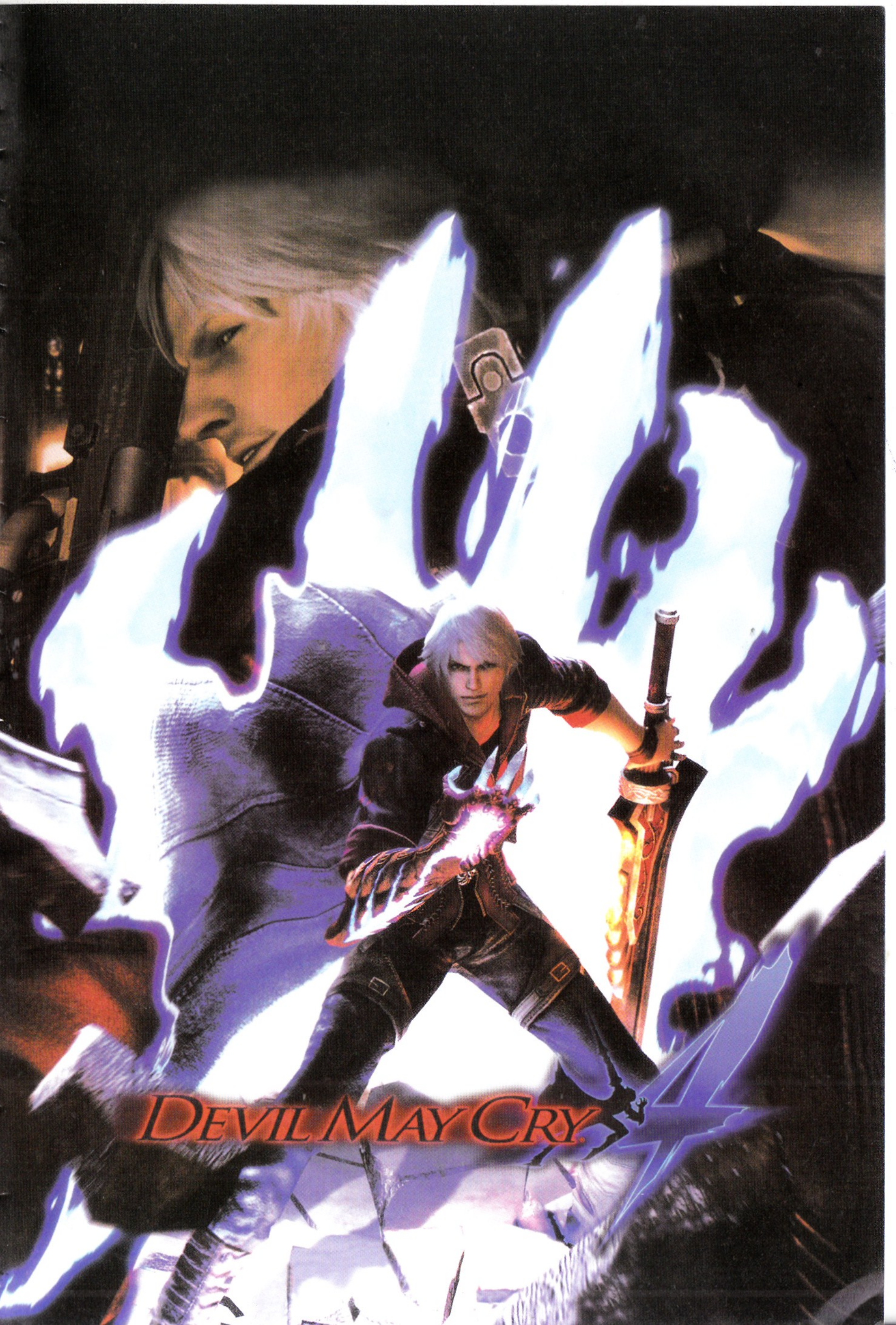


再次见面的时候，她不记得关于他的一切，他却惊讶于她和记忆中那个人的相似。十年前的一个夜晚，路西欧带着饱受继母虐待的普拉琪娜逃离故乡，两人越过铃兰草原时因毒气侵入体内，普拉琪娜带着对人生的深深眷恋悄然而去。从那一天开始，路西欧无时无刻都不能忘记自己初次见到银发少女的场面：静静流淌的小河畔，美丽的少女一双小手冻得发红，晶莹的肌肤在河水的闪耀下熠熠生辉。只是随后这一刻便立即变成噩梦，因少年想要带着女孩离开虐待她的家庭，却误入了充满毒气的铃兰草原。体弱的普拉琪娜吸入毒气身亡，日后却成为命运三女神中的蕾娜斯侍奉奥丁。当两人再度相见时路西欧已是一具亡魂，面对搜集人间战魂的战斗女神蕾娜斯，路西欧的千言万语堵在心头，无法诉说。

尘封的记忆在心灵深处慢慢绽开裂纹，终于到了世界毁灭的一刻，蕾娜斯的记忆彻底恢复。女神激发出超强的神格，诸神之黄昏世界之终结被彻底拯救。路西欧即将破碎的灵魂也在蕾娜斯的怀中渐渐苏醒。

万物复苏，人间春回。是日一吻，证明两人跨越了神与人的爱，在相遇那一刻早已注定。

相遇的魔咒带领人们走向相逢，相逢的路上人与人互相影响。无论是不幸或幸运，无论是爱还是恨，无论是起点还是结束，人生总因一次次相遇绽放出异常绚丽的花朵。若能体验一次次的人生，或寻找到切肤的感动，相遇终究不可避免。既然不可避免，且让它来得匆忙，行得美丽，走得温暖，记得深刻吧。


DEVIL MAY CRY 4



神与魔的半身像

DEVIL MAY CRY 4

文/菜菜子　编/YULA

人物介绍



尼　禄

本作主人公，拥有恶魔右臂的银发年轻人。武器为装备了引擎的长剑红桃王后（Red Queen）与自己改装的双筒大口径左轮枪青夜蔷薇（Blue Rose）。

姬莉叶



尼禄的倾慕对象，教团里的职业歌姬。

克瑞托



魔剑骑士团团长，姬莉叶的哥哥。

奥格纳



魔剑教团技术研发部成员，典型科学怪人。

蕾　蒂



三代女主角，现在是但丁的搭档。

但　丁



恶魔斯巴达的儿子，前三代的主角，现在的职业是狩魔猎人。

葛洛丽雅



银发黑肤的妖艳女王姊姊，教团新人干部，目的不明。

法　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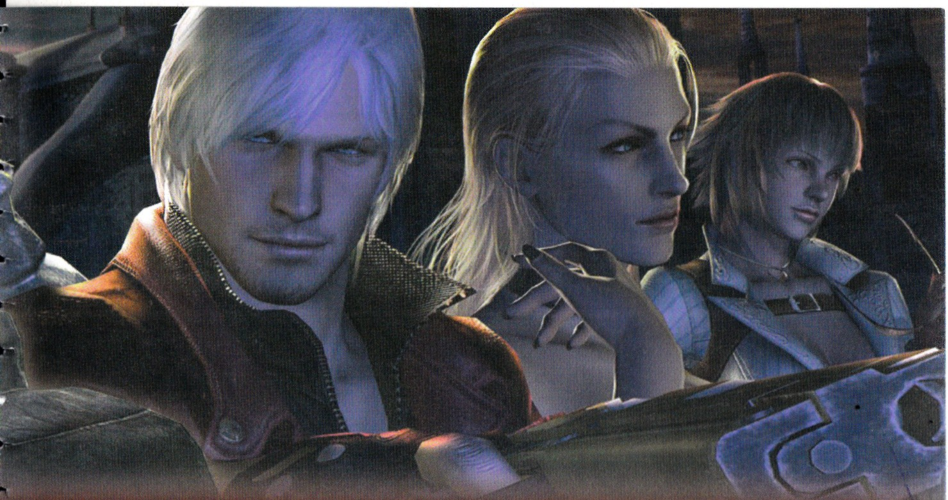


魔剑教团的精神领袖，深受信徒们的崇拜和敬仰。

崔　茜



一代女主角，魔族，现在是但丁的搭档。



My honored brethren,	吾等猛士同威
We come together	聚义征途
to unit as one	诸心归一
Against those that are damned.	涤荡魔障
We show no mercy,	心无慈悲
For we have none.	身无所有
Our enemy shall fall,	剑指披靡
As we are praised	盖由神眷
To clean our fate.	濯尽红尘
Now and forever,	弹指无限
We'll be together,	永结此盟
Love……and Hate……	爱既已同，恨亦相连……

——引自游戏结尾曲《Shall Never Surrender》(《永不言败》)

Mission 1 恶魔从天而降 前篇

这是个梦。尼禄不断告诉自己说，然而却不可遏止地颤抖起来。

……眼前是地狱中才可得见的景象：干裂的泥土中蹿出猩红的火苗，河中涌动着岩浆，每一个涌动的气泡破裂都是一次小型的火山喷发，声如魔鬼在肆意狂笑。仰头，血红的天空波奇云诡、变幻莫测，炽热的暴风席卷火雨在了无生机的焦土上疯狂起舞……

梦中的尼禄挣扎着在其中彷徨前行，他对这个梦似曾相识，却记不得自己要做什么，只知道假如爬过那个堆满尸骸的山丘，就会看见……

……姬莉叶！！

山丘那边，纤柔的白衣女孩在沸腾的泥淖中蹒跚而行，烈焰自裙裾攀援而上，遽然点着了她的全身。那个遥远的身影好像感觉到什么，于是缓缓朝他转过身来，双唇翕动……

尼禄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只是下意识地朝远处的女孩伸出手去，想将她牵离烈焰的包围。

可是那只右手猛地感觉不对，好像有无数只暴怒的野兽在其中疯狂扭动，试图挣脱樊笼。

他扭头一看……

那分明是一只电浆体般发出蓝白色刺目光芒的巨爪，掀起一阵灼热的龙卷朝她迎面扑去！

姬莉叶惊恐的叫声被湮灭在暴风的咆哮中……

白色身影消失了，她刚刚站立的地方仅余最后一缕火星和灰烬，顷刻间便被席卷殆尽……

强大的恐惧撕开两个世界的隔膜，将他自梦魇中一把扯出。尼禄冷汗淋漓地猛然醒来，惶惑四顾，很长时间搞不清身在何方。

自他的身体发生改变开始，他经常做噩梦。每一次，都是这样。

不过今天更糟。头脑还没从几乎裂开的疼痛中恢复过来，远处几声悠长的钟鸣就开始敲击他的神经了。

“呃……”尼禄用力抱住脑袋呻吟着，但转瞬就意识到一个比头疼更要命的问题。

那是礼拜天早晨召集大家去做弥撒的钟声。

几分钟之后，姬莉叶就将站在大教堂的中心，献唱她的垂怜曲了。

尼禄立刻忘记了一切，眼前浮现出她看见自己空着的座位时流露的表情，顿时对昨晚偷偷出城后在废弃的楼房里睡了一觉、没有连夜回去后悔不迭。

抓起外衣，他飞身撞开窗户一跃而下，十万火急地全力奔跑起来。

清亮的晨曦照亮了倾圮的破旧建筑群，令废弃已久的街区有了一丝生气。布满灰尘的窗玻璃，映出银发男孩一掠而过的身影，仿佛还魂的亡灵睁开双眼，朦胧地注视着这个风驰电掣的家伙。前方，浮汀娜大教堂耸入云霄的歌特尖顶在朝阳中金碧辉煌。

没有估计的那么远嘛。



尼禄的脸上，终于露出今天第一抹笑意。大概会错过开头，不过肯定能在她唱完前赶到。可惜右手还打着石膏固定在胸前，不然还可以献上一份掌声。他又摸了摸左边外衣口袋，确定放在里面的东西没在赶路时弄丢。那是给姬莉叶的礼物，若不是为了找这个他也不会费这么大劲溜出城来。

大概是奔跑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废墟中显得太吵闹，街道尽头出现了一群身影扭曲的魔物。

顺便，拿低级魔物来做做舒散筋骨的晨练也不错。

他一兴奋，便势不可挡地朝完全不是对手的对手们发动了突击。拳脚交错魔飞人跳，寂寥已久的废墟迎来了热闹非凡的早晨。

从12岁开始，姬莉叶每个礼拜天必定在浮汀娜大教堂为法皇持的弥撒献声，这一次也不例外。只不过，今天还是她25岁生日。

钟声已经响过，低低的交头接耳之声如潮汐般退去。她走上教堂正中心的圆形领唱台，沐浴在经彩色玫瑰花窗折射后斑斓而柔和的阳光中。身后，是高达二十多米的救世主石像，头生双角，双臂横亘于前胸，仗剑合目而立。

面对数千名前来参加弥撒的教众，她早已习以为常，但今天却显得有些微不安。或许是因为那个座位依然空着的缘故。

姬莉叶微微转头，石像安详肃穆的神情映入眼帘，令她稍稍平静了下来。她深深的呼吸，清澈如泉水的歌声开始回响在大教堂宏伟壮丽的穹顶与立柱间。

尼禄一定会来的。

尽管曾用一切可能的肢体语言表示对宗教仪式的厌烦和对教堂本身的轻蔑，只要没有任务在身，他还是每次都来。只不过有时迟到，有时早退，有时两者兼有。惟独决不错过的，只有姬莉叶的演唱。

此刻她本应沉浸在天籁的感召和超脱尘世的投入中，却不由自主地分神了。

最后一个合唱部分即将结束时，她再次将目光投向那个角落……

睡眼依旧惺忪、银发还乱糟糟的来不及梳理的家伙已经在那儿打着呵欠了，然后还对自己露齿一笑。

她心满意足地唱出了完美的结尾高音，余韵绕梁，掌声如雷般响起。

"……两千年前，黑骑士斯巴达拔剑而起，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类，不惜与同胞兵戎相见。尽管他成功将地狱之门封印，但因为自身亦是魔族，终究难逃一死。这救世传说，在座各位相信无人不晓。然而时至今日，我主崇高的献身之志，却恐怕亦已被吾辈中之大多数置于脑后……"

讲坛之上老法皇千篇一律的说教，听不到五分钟，尼禄已如坐针毡、浑身不适。他把MP3的音量已开到几乎可以众乐乐的地步，依旧忍不住抓耳挠腮，那样子在屏息静气的人群中格外扎眼。

“尼禄，别这样，克瑞托又会教训你的。”姬莉叶悄悄走近他身边。尼禄没精打采地抬头一看，她的兄长，亦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魔剑骑士团团长克瑞托正站在讲坛之侧，双眉紧蹙地盯着这边。而自己身旁的教徒此时也投来不满的目光。

他故意把本已推到脖子上的耳麦又戴上，使劲回瞪了那人一眼。对方慌忙扭脸避开，克瑞托也面带“走着瞧”的表情转过头去。

姬莉叶没有发现这短暂的眼神交锋，她的注意力都被尼禄身边空位上貌似随便扔着的一只小礼盒吸引了——天蓝色的包装纸揉得皱巴巴的，还用浅色丝带打了一个歪歪斜斜的蝴蝶结。

想像着他笨拙地摆弄剪刀胶带，把它包装起来的样子，她不禁噗嗤笑出了声。

“不要就……”尼禄自尊心受挫的低吼被姬莉叶的温柔神情打断了。

“他们说你昨天出城了，但是克瑞托告诉我你没有任务在身。是为了这个吗？”

“……啊，嗯。”他翘起二郎腿。

“可是你……”她欲言又止，想了想轻声道，“谢谢。”

“……”很想说的四个字却怎么也出不了口，尼禄一时语塞，姬莉叶紧紧握着礼物也不再开口，气氛忽然古怪起来。

“……如若历史重演，联结人魔两界之门再度开启，我们，暗弱无断的人类，又将如何反抗自身被奴役的命运？”法皇苍老的声音继续传来，“故此，今时今日，吾等齐聚一堂，为尚在黑暗中的未来求告——愿全能的主庇佑吾辈迷途羔羊于混沌末日降临之时……”

“让我们祈祷吧！”他合掌闭目，众人也纷纷照做。

尼禄心烦意乱，不管不顾地起身便走。四下隐隐低语，颇有微词。

“还没有结束啊，”姬莉叶无奈地轻声问道，“不能一起走吗？”

“……受不了了，你知道这玩意儿对我来说简直是催眠术。”

“可是……”她话未说完，突然发现他定住不动表情乍变，后半截就被咽了回去。

……今天是我的生日呀。

尼禄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被绷带和石膏层层缠裹的右臂——此刻它忽然隐约透出诡幻蓝光，好像里面燃烧着一团青色磷火。

不，不仅如此，还有那种遏制不住的异样压迫，就像有很多蛮力十足的东西在其中狼奔豕突，恨不得挣脱禁锢蜂拥而出……刹那间本已置之脑后的噩梦扑面而来——焦土、烈焰、蓝白色巨爪向燃烧的姬莉叶袭去……

围绕着他的整个世界都消失了，此刻每一次心跳都像一次传遍身体所有角落的震动。

他似乎听见右臂中的野兽们朝空中发出阵阵尖啸，于是完全本能地抬头看去……

歌特穹顶之上，华丽的玫瑰花窗轰然破裂。千万粒晶莹碎屑堪比七彩骤

雨，夹杂着一个身影从天而降，绯红衣裾舞动翻飞，宛如巨型蝠翼……

……优美地落着于法皇面前的讲台上。

碎片坠地之声似珠落玉盘，剔透轻灵。

红衣男人缓缓抬头。尼禄惊觉自己似乎能透过法皇的双目与他对视。

一双冰蓝色的眼睛自银发的间隙中凝视着他……

……锋利、冷酷、杀机腾腾。

视野旋即被黝黑的枪口完全占据。

火光闪过，枪声轰鸣，音波如巨石入水，在垂直林立的立柱间久久回荡。

法皇瘦弱的身体被强大的冲击力撞飞，直至摔出数米之外。

千分之一秒的瞬息，尼禄觉得被射中的竟是自己。意识在死亡面前无限制的延伸，时间冻结，一切都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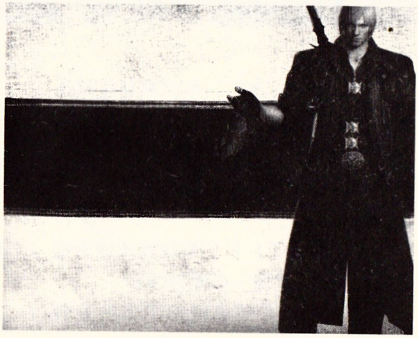
教堂中，卫兵与教众呆若木鸡。

红衣人昂然转身，神情倨傲，目光缓缓扫过数千个惊愕莫名的观众，最后落在尼禄身上。

他们再次对视。

在尼禄凝固的精神世界里，那家伙无声地笑了，仿佛得意于一次完美的献艺。

他的颊上溅满触目鲜血，宛如一个猩红的恶鬼……



Mission 2 恶魔从天而降 后篇

全能之神打了个响指，静止的秒针轻轻跳向钟盘上的下一格……

教堂之内，惊叫四起。信徒们惶恐万分，纷纷夺路而逃，顿时人仰椅翻，乱作一团。

克瑞托大吼一声“法皇大人！”后拔剑冲了上去，身后十数名扈从紧随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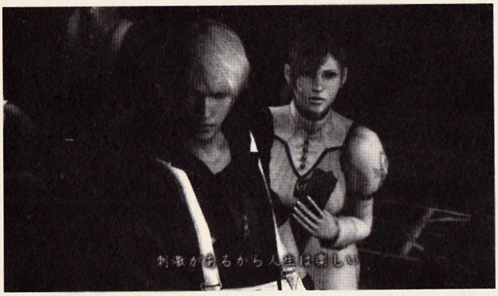
红衣男人自背后抽出一把剑柄处铸成骷髅形的大剑，纵身跳下大理石台，顺势踢飞冲在最前方的那个卫士。其他卫士高声呐喊，蜂拥而至，十多把武器向他斩落……

他们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却被轻易格挡避开……

大剑破风刺出，撕裂骨肉、穿透人体，那声音似乎近在耳畔。

那简直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屠杀，卫士们纷纷惨叫倒地，其中一个被挑飞到二十米空中，力道之大，把巨大的枝形吊灯撞毁一半。尸体裹着水晶碎屑、带着一蓬血雨重重跌落，正掉在尼禄面前。

身后姬莉叶惊恐地低叫起来，紧紧



不远处尼禄的血都要凝固了。

她迟疑地抬头……

红衣人不知何时已来到面前。

居高、逆光、他的轮廓被不详的暗影吞噬了大半。冰冷刺骨的双眼，隐没在银发的光晕中。

姬莉叶在极度的恐惧下抓住他的衣襟。

“快离开这里！”他的精神豁然从胶着状态中清醒，推她朝出口而去。可是用力太猛，姬莉叶一个趔趄，手中的蓝色礼盒落在过道上，眨眼就被人群踩成一团。

“不要管了！！”看她试图回身抢救生日礼物，尼禄一把将其挡住。

另一边，克瑞托借部下掩护直奔摔下讲台的法皇身边，然而仅仅一瞥其状，他便惊得面无人色。

“……不！！”

尼禄和姬莉叶已几乎接近出口，后者听到兄长的叫声，不禁回头看去。

教堂中央一片狼藉，血污满地，卫士大多已命殒当场。只剩克瑞托跪倒在地抱着法皇尸身，方寸大乱，丝毫未觉察刺客正自背后从容接近。

“克瑞托！”姬莉叶情急之下猛地挣脱尼禄的手，往回跑去。

“姬莉叶！”他想阻止却已太迟。

一名垂死卫士挣扎着爬起，又再度被砍飞出去，正撞在奔跑的女孩身上，一声闷响，两人同时倒地。

她伏在地上低低地呻吟，使劲甩头试图从冲击中清醒，然而却感觉一片慢慢扩大的阴影正笼罩在自己头上……

无法将视线转移。

红衣人缓缓朝她看来……

她盯着那张湮没在黑暗中的脸浑身颤抖起来……

一声怒吼！

充满她视野的面孔突然被尼禄的靴子取代。

这小子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横身飞踢，双脚结结实实正中对方面庞，踢得他往后直飞出去，自己也受反力作用向另一方向弹开。

落地的瞬间，尼禄的左手已扣动青夜蔷薇，9毫米口径的双管左轮发出震耳咆哮，两枚子弹激射而出！自己也随即纵身在巨大立柱间弹跳而上。

对手在空中鹞子翻身，挥剑轻易将弹丸击落，同时借反力落在巨型石像额头，然而破风之声再度迎面而来。——尼禄从毁坏的水晶吊灯上飞蹴而下，正中他反握的剑柄！

强力之下，大剑脱手，铮地一声插进石像额心！

敌人弃剑跃出，与尼禄同时落在巨像横抱握剑的双臂之上。——他手中已多出一对黑白双铳，与尼禄的青夜蔷薇在同一时刻直指对方！

两人霎时静止，插入石像的大剑没入半截，剑身兀自音叉般震动不停……

“尼禄！”姬莉叶的惊叫划破空气。

“和克瑞托快走，姬莉叶！”他瞄准敌人，丝毫不敢有所懈怠。

“拖住他！我立刻带人回来！！”克瑞托拉拽着姬莉叶而去，两个受伤较轻的卫士抱起法皇尸体和他们一起消失在门外。

偌大的教堂此刻仅余两人剑拔弩张地对峙。

“我才懒得等援兵。”MP3直到此时依然开着，尼禄干脆挥头将耳麦甩脱。

对方转动眼珠，看看他打着石膏的右臂，又露出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心头无名火起，尼禄扬手便是一枪！

又被躲过！敌人俯身闪开子弹，顺势腾空跃起。而尼禄的身影忽然从下方枪击的硝烟中出现，朝他高速接近！

尼禄在空中挺身翻腾，用双腿擒住对手！

红衣人左右开弓连射两枪，均被侧头避过。

尼禄像柔道一样双腿扣紧挺身用力，将他压制在下，顺手也开一枪，却仅击中几缕银发。

半空中他们扭成一团，如两只红黑色猛禽在翻滚搏杀。最后，双方终于在高速旋转中借离心力相互甩开。

红衣男人又落着于石像头部，尼禄亦再度蹬踏吊灯弹射回来，调转枪柄朝对手重重击去。

……结果却正中插进神像的大剑！金属猛烈碰撞之后是硬物崩裂的轰响，大剑随碎石一道落下，被敌人接个正着，并立即不客气地给了他当头一劈！

这一击被挡住，在青夜蔷薇的枪身上激起点点火星。但力道之大，使他不由退后一步，结果跌进神像所握的巨型宝剑和像身之中的缝隙，一路滚落到底。

敌人随手发射一枪，借后坐力飞跃至石像剑柄顶端，稳稳立住，一副我自岿然不动之态。

尼禄不禁勃然大怒！

因地制宜，他用后背抵住石像，双脚使尽全力蹬踏剑身！

神像的手指根根折断，高达十多米、完全铁铸的巨剑轰然倒塌！

他怒吼着沿倾斜中的剑刃飞奔而上，朝敌人迎面射击。

但对手只是微微侧头一让，直到最后一刻才用剑虚晃一招飞身跳开，两人再度同时落地。

青夜蔷薇已无子弹，尼禄将它抛下，随手抄起一名死去卫士的长剑，就地旋转720°，掷标枪一般全力向对方丢去！



红衣男人微微一笑，亦将自己的大剑正对着高速飞来的武器一投。

尖锐刺耳的破金之声在半空爆响，卫士的长剑折断成两截！

大剑弹回，红衣人伸手接住，即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力朝尼禄迎面刺来！

此刻已手无寸铁，眼看一抹凛冽寒光飞速逼近，尼禄顿生惧意，本能地扭脸避开，下意识地举起打着石膏的右臂企图抵挡……

……强大的风压瞬息凝结于剑尖触及之处，继而以十倍的力道爆发，在他身后翻江倒海般掀起一阵咆哮的龙卷！

桌椅器物皆被卷起至半空，又纷纷如雨落下，砰啪之声不绝于耳。

……右臂如灼烧般抽搐作痛，尼禄又似乎听见其中的野兽在尖声长啸，往来冲突……

……那叫声欣喜若狂。

“哈！”红衣男子笑道，“袖中有乾坤嘛，小子！”

石膏碎成齑粉，半截衣袖也撕裂滑落，他的右臂肘部以下完全坦露出来……

敌人的大剑半分也未能刺入，那部分臂膀被坚不可摧的绛红色甲壳包裹，如同昆虫类的外骨骼。手臂外缘腮状裂口之中透出的是耀眼的蓝白色光芒——没有肌肉与筋络，甲壳之内只有仿佛凝固电浆般的青色光体……

尼禄好像听见枷锁怦然崩裂的声音。

他的心跳骤然加速。

“我还以为你忘了带舌头呢，混蛋！”青光映照下他的银发无风而起，表情忽然变得狰狞。

Mission 3 半身之魔

从那天开始，我的右臂变了。

心中还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回响：“……力量！给我更多的……力量！！”

……大多数时候是喑喑的嘶鸣，偶尔，会变得可怕得多……

那是一切的开始吗？我时常凝视着右臂想道。可是却发现自己根本想不起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觉得，在突如其来的某个时刻，它改变了，自己也永远地改变了。

如果一个人类的手臂皮肤凭空生出坚硬无比的甲胄，在肌肉与骨骼消融于等离子体般的青色光芒中，仅凭轮廓才能勉强看出那是一只手的话……

“海盗还有钩子呢，哈哈……”偶尔也会这样自嘲。

但事情不仅如此。

从那天开始，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开始在身体中蔓延：我的感觉逐渐敏锐、动作益发迅捷、爆发力与耐力强得惊人，远超同龄的所有人，甚至在骑士中，也越来越没有对手……

我变得孑然一身：在训练场中、街道上、教堂里……尽管戴着手套，或者借口受伤总让右臂缠着绷带或者打上石膏，他们的眼里依然不可遏止地流露



出……恐惧。

只有姬莉叶不同，她看我的眼神，一如既往从未改变过。

她曾说过，自己很喜欢大教堂里救世主神像安详而沉和的表情。我没告诉她，她唱歌的时候也是那样，于是这成了我惟一一个去听布道的理由。

……变强吧……然后变得更强……

声音不断说道。

我如愿以偿地变强了。15岁就通过严酷的训练与考核，被允许加入魔剑骑士团，这是个了不起的荣誉，不过却非我所愿。

厌烦列队训练和演习，恨透了穿着全套仪式铠、捧着镶金嵌宝的长剑、让法皇厅的主教大人们和市民一起看热闹，我经常给克瑞托捣乱不听指挥。从此成了天字一号烫手山芋。

然而却并没被赶出去，只是被排除在一切团队行动之外。

也并非无所事事——那些不值得玷污魔剑骑士高贵的长剑、然而为了现实利益必须有人去做的“任务”，都被一股脑塞了过来。

这是侮辱么？别人可能会很在意，但我一点也不。

早就学会忽视一切无端的看法，他们对我毫无意义，因此无须介怀。

只有姬莉叶不同，只有看见她，我的心才会平静如水。

可是……

那只右手，是什么东西？

我又是什么？

从那天开始，我不断重复做着同一个噩梦，梦见烈火的地狱、焦热的大地，梦见姬莉叶在那里挣扎，我想去帮她，然而这不详的右手却变成一只猛兽的巨爪……

……杀了她……

每次醒来，都仿佛死而复生，冷汗淋漓，不能挪动分毫。

这秘密无人可说。我只信任姬莉叶和克瑞托。前者关心我的一切却无法理解这些，后者刚正不阿，决不能容忍任何可能与“魔鬼”相关的事物。

我努力隐藏这条右臂，但它自己，或者是住在它里面的东西却另有主意。

它不愿失去自由。

像条带着枷锁的狂怒猛兽，它的反抗日益升级。

它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成功，因为我的力量来自于它。

在痛快淋漓地斩杀魔物时我看到了深渊在向我张开双臂，当中渴血的点点目光注视着我。

你在怕什么？它说。

随后我看见自己从最深的黑暗中走来。

不，不对，那不是我……

那是一只喷吐着青色烈焰的恶魔。

Mission 4 追逐红色而去 前篇

极近距离下，红衣人发觉尼禄的瞳孔似乎瞬间泛出赤色，那只右手此刻腾起缕缕青色光雾，仿佛一个长满舞动触须的异界生物。

就在他微微分神的刹那，对方用古怪的右手攥住骷髅大剑把他连人带武器扔飞到教堂另一头。

“力气很大嘛，小子，”他落地后还不忘拍拍外衣上的尘埃，“看来你也是个……”

话音未落尼禄竟然已出现在眼前，一记右直拳朝他打来。

情急之下他横过手中大剑抵挡，但力道之大远超想像，他硬抗了一秒之后被猛地击出数十米，尚未落地又被尼禄赶上捉住一只脚踝，重重掷在地上，大剑也脱手飞出。

“喂……！”

红衣人好像想说什么，却被雨点般迎面落下的重拳打断。

尼禄在狂怒中挥拳猛打！

每一次受到攻击，对方的身体都会冒出丝丝蓝色静电，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尼禄丝毫也没有留意。眼看那家伙被揍得再无还手之力，他一把将其抓起扔出，接着随手抄起丢在一边的骷髅大剑朝他掷去……

……铮地一声将他当胸钉在巨像之上！

红衣男人微微抽搐了一下，继而四肢便无力地垂落下来。

尼禄喘息未定，怒视半晌，见他不再动弹，方才冷笑一声转身欲走。

“这才像话……”才迈出两步，身后再次响起那家伙的声音。他不禁大惊回头——

被大剑穿胸而过、插在巨像上的男人竟然对他做了个鬼脸。

“应该说，我太小瞧你了。”

尼禄眼睁睁看着他拔出剑轻捷跳下，伤口处鲜血四溅但他似乎毫无痛感。而双脚着地之时那里的皮肤便已完好如初，连一丝伤痕也找不到。

“你不是人类……”

“你也不是，”对方睐目一笑，朝躺在地上的卫兵一扬下巴，“还有他们。”

那里仅余衣裳佩饰摆成人形，尸体已不知所踪。

“不过你又和他们不同。”声音忽然从头顶上传来，红衣人趁尼禄扭头分神之际已溜上屋顶，此刻正蹲踞在破损的玫瑰花窗边缘。

“你他妈到底什么意思？！”尼禄忽然有种被戏弄的感觉。

“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他用两根手指在眉际一扬，“还有点工作要做，恕我失陪。”

说完，红衣男子便扬长而去。

“喂！！”尼禄抬手一枪，却只擦过那家伙飞舞的衣角。

“拜拜，小鬼！”红衣男子的脑袋再

次闪现。

几乎与此同时，一大帮全副武装的卫兵"及时"地蜂拥而入。尼禄下意识地将右手藏进外套口袋，再定睛看向玫瑰花窗边，红衣男子的脑袋已经消失不见了。

克瑞托站在教堂中央环顾四周，倏然变色——墙壁立柱弹痕满布，吊灯摇摇欲坠地斜在半空，巨型神像支离破碎，双臂断落，面庞粉碎，巨剑倒在大堂中央，把石板地面砸得开裂凹陷。

"那家伙往浮汀娜城堡去了，"他狠狠地瞪视尼禄，后者却只是厚着脸皮一摊手，"有目击者这样说。"

"刚从地狱爬出来的乡巴佬，肯定想去名胜古迹饱饱眼福嘛。"

"你难道没有一点危……！！"不苟言笑的骑士团长勃然大怒又强行忍住，"必须抓住他，刻不容缓！"

但尼禄似乎根本没听，他的注意力都被卫兵搬进来的一只印有魔剑骑士团徽章的箱子吸引了。

"红桃王后！"里面果然是他的宝贝——安装了类似机车引擎般增幅装置的长剑。

"这姑娘是最值得信赖的战友啦！"他迫不及待地扭动剑柄，长剑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如果这一次你再让他脱身……"

"就不要回来见你对吧。"尼禄不耐烦地用剑背轻轻敲打自己的肩膀，"哪一回执行任务你没有这样说？"

"我必须回总部报告情况。你一旦成功，立刻回来！"克瑞托紧蹙眉头转身便走，却被叫住。

"那些家伙是怎么回事？"

"哪些？"

尼禄朝一旁铺成人形而躯体全无的卫兵遗骸一侧脑袋。

"魔鬼的力量。"克瑞托盯着看了半晌，才挤出一句话。

尼禄一边小声咕哝"少来"，一边挥舞着红桃王后比划起来。自从右臂受了点轻伤打了石膏，他还没碰过爱剑呢。

忽然背后一声倒抽冷气令他急收剑势——凛冽的剑尖距离姬莉叶鼻尖不过两三厘米而已。

"对……对不起！"眼看她脸色都变了，尼禄大窘。

"我……我问克瑞托能不能派别人去，他说现在到处都是魔物袭击居民，没有别的人手……"她越说声音越小。

"怎么了，姬莉叶？"

"你还没有康复啊！连石膏都没拆掉，那个骨折……！"她不禁有些眼圈微红。

"我没事的，姬莉叶，已经好了。"他不能把右手从口袋里取出，只能动动胳膊以示无碍，"啊……你……"

她的胸前多了一只横轴呈伸展双翼状的十字形吊坠在闪耀。

"还好找到了，没有被踩坏呢。"

"卖的人告诉我这个叫伊西斯之翼。"尼禄抓抓头发，正眼不敢看她。

但他感觉到姬莉叶明媚的笑靥。

"我刚得到消息，"克瑞托算准时机一般前来打岔，"往浮汀娜城堡的路被大批低级魔物破坏了，你最好从矿区隧道绕去。姬莉叶，你和我回总部，这里太危险。"

他盯住尼禄欲言又止："自己当心。"

后者耸耸肩转身而去。

Mission 5 追逐红色而去 中篇

这里废弃的时间似乎比旧城还要久远，尼禄站在矿山生活区所在的山谷中四下张望：成排的简易工房间，只有生锈的招牌在风中吱呀作响，连魔物都见不到一只，更别提人影。

这可真奇怪。

身后，远远的隧道出口处依旧有扭曲丑陋的家伙们在时隐时现。他一路上解决了不少，但那些粗制滥造、大多只是随便找到个附体之物才能勉强活动的东西似乎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如影随形地跟着他。

而眼下，它们聚集在这片山谷的入口处蠢蠢欲动，却没有继续上前。

古怪的还不止这个。

尼禄皱起眉头端详着一个耸立在山脊下方、纪念碑似的巨大长方石板，四缘工整，表面平滑如镜，充分展现着标准的几何美感。然而此刻头顶皓月当空，石板却纯黑如夜，没有丝毫反射。

仿佛所有照射其上的光线都被吞噬了一般。

这玩意儿看上去和周围环境一点也不搭调，而且……

一声刺耳的尖叫从上方山脊传来！

尼禄立刻举枪瞄准，高处的夜空衬托出一个魔物的身影，然而却又有点不对……

还有个白色的东西在半空中同它缠斗一处。

他终于辨认出那是个人影，并且已占了上风，在车轮般的旋转中将对手压制在下，气势十足地重重着地！

魔物受了这正面全速的一下撞击，顷刻化为一阵黑雾消散而去。

白色人影不疾不徐地站起——是个银发黑肤的女人，身材颀长优美，宛如猎豹。尼禄突然对她扣动扳机！

女人身后一只跃起袭击的魔物惨叫一声，粉身碎骨。

她回头瞧瞧，随即微笑着走来。

“我欠你个人情。”她在尼禄面前站定，抱肘以右手食指轻点，“你是尼禄，对吧？”

“你也是骑士团的？从来没见过。”尼禄满腹狐疑。



"葛洛丽雅，新来的，请多指教~！"女人伸出的手指变成手掌，"你可是声名在外哦……"

"哼……"

"不过多数不是什么好话。"她单眨一眼，媚态毕露。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还以为克瑞托派不出别人了。"尼禄不理睬那只伸出的右手，葛洛丽雅只得收回。

"啊……帮科学怪人跑腿，顺便参观一下地狱之门。"

"地狱之门？科学怪人？"

葛洛丽雅放声大笑："他说得对，你真可爱！"

"你迟早会见到那个讨厌鬼——永远在城堡的地下室里和他的铠甲娃娃们混在一处。至于地狱之门嘛……"见尼禄愤然拂袖，她灵巧地挡住去路，朝他身后努嘴，"就在那儿。"

那玩意儿是地狱之门？！

尼禄讶异地回头去看。

原本死寂一片的石板上突然呈现点点金红，就像火舌舔舐纸张一般，迅速连成一片……

"啊，事情不妙！"葛洛丽雅故作姿态地惊叫起来，但尼禄觉得她语调兴奋异常，"好像有什么大家伙要来了，我先失陪！"

她闪得比兔子还快，只扔下一句"愿救世主与你同在"就消失得踪影全无。

切……救世主！

尼禄不屑地嗤鼻。几乎同时，一团灼热的巨大火球夹着狂风从石板中一跃而出，高热迎面扑来，四周的房舍纷纷开始燃烧，映红了寂静的山谷。

"啧啧。"他饶有兴致地看着那团火球在半空中展开烈火构成的双翼，无数炎弹随翅膀掀起的旋风飞射而下，原来是一只头生双角半人半马的巨大恶魔。

"人类世界吗……很长时间没……呃！！"恶魔自顾自的感慨突然被打断——炎弹纷纷飞回，噼里啪啦打在它的脑袋上，"谁人如此大胆！"

尼禄正在地面上朝它友好地挥手。

"爬虫一样的人类！！"恶魔振聋发聩地咆哮起来，"竟敢对我炎域的霸者贝利亚无礼！！"

它挥舞烧得通红的大剑向男孩迎头斩落！

但仅仅将地面砸出一个条形大坑，泥土四溅。

"什么？！"贝利亚大叫起来，却并非因为尼禄凭空消失……

而是因为他刹那间竟出现在自己脑袋上方，青光烁烁的右手紧紧扣住一只巨大的弯角！

青夜蔷薇黝黑的枪口正指着恶魔的额心！

"等等，你不是人类！你的右手……！！"贝利亚绝望地嘶吼道。

"GAME OVER！"

就像击中一团以不知名之力聚集的岩浆，子弹所及之处被强大的右旋力扭曲成一个漏斗型的旋涡，最终撕裂了炎魔的身体。它竭力挣扎，聚集残躯腾空而起，朝石板飞扑而去。

想逃！

尼禄拔腿赶上，但贝利亚快了一步，已经触到了地狱之门漆黑的表面……

但这一次并没有金红色的裂口打开，不成形的火球一头撞在坚硬的石板

上，无法冲入其中。

它再也无法发出人言，只留下一阵爆响的劈啪声便化为夜空中的点点火雨，四散崩落。

“嗯，倒是很好看的焰火。”尼禄快乐地仰头欣赏着，“你也这么认为吧？”

后面一句是对葛洛丽雅说的。

她不知何时摸到了地狱之门前，正在摆弄石板基座上漂浮着的一只绯红色光球。

“原来这个是开关哟，”她微微一惊，随即又露出那种讨厌的媚笑，“只要这样就可以……嗨！！”

她猛然抽身跳开，一股凌厉而疾速的力量把台座击成碎片，在石板上留下四道爪痕般的裂口。

“这是什么意思？！”她如猫科动物般敏捷地攀在几乎垂直的山崖上责问道。

对尼禄。

“差点叫你骗过了，”他举起光雾缭绕的右臂，“恶魔！”

“哈哈，”葛洛丽雅轻笑，“误会以后再说，先就此别过啦，小帅哥。”

她竟在躲开的瞬间仍然把绯色光球抄到手中。

尼禄连开三枪，但葛洛丽雅周身忽然飘起白雾，子弹穿过烟气，空无一物。

“可恶！”他四下环顾，但山谷已如来时般阒寂无人，只得转身离去。

“你看清了吗？”

“嗯，那只右手啊……”

“那小子似乎开始学习利用他的力量了。”

“话说回来，没想到用来开启人造地狱门的魔兵器就是这玩意儿啊。”

“轻而易举呢。”

山顶山，葛洛丽雅目送尼禄的身影逐渐消失。

她的身旁，是一个银发大剑的红衣男人。

绯色光球在他掌心中逐渐显形，化为造型如骸骨双翼般的长弓。

“只好借你来验货啦。”他对着黑色石板笑道。

远方隐约传来的重物坍塌之声引得尼禄回顾来路。

然而月色清冷，天地空阔，孤零零仍只有他一人。

管它呢。

他转身继续前进。

不远处，浮汀娜城堡耸入云霄的歌特尖塔被月光照得苍白幽幻，阴森诡秘。

Mission 6 追逐红色而去 后篇

与此同时，教团总部圣物室之中。

克瑞托面色肃穆地矗立在摆放着法皇尸体的石床前，像个卫兵一样守护着。

对于一个当头中枪的人来说，法皇此时的容貌似乎过分端整，宛如安然入梦，连弹孔也凭空消失了。

但是没有呼吸起伏，看来那仍是一具尸体。

克瑞托注视着他的目光十分复杂，与平日刚毅坚定的眼神大不相同。

突然尸体颤动了一下！

紧接着又是一下，然后频率越来越快，法皇的四肢像扯线木偶一样胡乱摇晃，仿佛在被一个疯癫的狂人操纵着。

那张石床的表面刻满了不知名的文字与图形，此时竟开始慢慢泛出红光，好似有鲜血从那些刻痕中渗出。

克瑞托身体微微一震，他觉得那些文字仿佛有了生命，正在法皇身下缓缓蠕动，改变形态。

虽然对这一切早有准备，但他却不可抑制地感到恶心与憎厌。

法皇的身体逐渐在抽搐中平静下来，再度安睡般静卧在石床上。但是这一次，他的胸膛开始上下起伏，频率舒缓均匀。

他的双眼缓缓睁开。

一双放出猩红色光芒的眼睛。

仿佛一只暗夜中潜伏的猛兽。

“您醒了。”克瑞托尽量令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冷静平淡。

“克瑞托……”法皇的眼睛没有可怖的红光，甚至流露出几分疲惫，令克瑞托疑心方才那一幕是否只是幻觉。

“我的人正在全力搜捕‘那个人’，找到他只是……时间问题。”

“没想到，斯巴达之子竟然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真是意外。”法皇慢慢坐起，“幸好已经让奥格纳为我举行过‘归圣典礼’。”

“召集大家，克瑞托，我得安抚人心。”

“遵命，法座大人。”

偌大的浮汀娜城堡此时已空无一人，尼禄遍寻其中，也没有发现红衣男人的蛛丝马迹。但是在其他各处都遭大量魔物践踏破坏的同时，东侧塔楼中的藏书室却似乎完好无损，而且很多书籍都好像刚刚被翻阅过一样散落在外。

难道那家伙爱看书？

尼禄随手拣起桌上几本——《圣魔救世》、《斯巴达千年传奇》、《归圣经》、《门之秘术》……

其中有些一经翻阅就自行打开到某页，似乎那些篇章被反复阅读过很多次。

“……如果我们相信斯巴达的传说，那么在远古时代，在黑骑士用一件魔兵器将两个世界的通道闭锁之前，魔族与人类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因此导致一个问题的出现——或许我们以往相信的‘不同世界的生物无法在另一个领域生存’的说法有误。我们无法跨越那道‘门’只是因为有封印的存在。而大量事实证明：经过两千多年这种力量似乎的确有所减弱……只要了解了真实的‘门’的原理和本质，或许也可以仿制出类似的东西……”

尼禄心底的某处被触动了，他继续读下去，藏书室里此时仅余大壁钟发出的滴答声。

时针、分针与秒针在钟盘正中逐渐趋于重合——午夜就快到了。

然而霜冻般的白色冷气却悄悄爬上钟面，玻璃上开始出现条条裂纹……

尼禄专心致志的翻动书页，完全没有留心一种诡异的现象正在藏书室内蔓延……

白霜开始覆盖他身后的地板、墙壁与排排书架，好像一条毒蛇正蜿蜒接近。

他的目光缓缓从文字上转移到正要翻页的右手——

青光熠熠。

铛!

与零时钟声同刻，尼禄飞身闪避，一只锥形长矛从他背后急袭而来将面前书桌戳得粉碎!

然而刺骨的寒意比攻击更为凌厉，空气中的水汽顺力波扩散的方向凝结成冰棱朝尼禄迎面射来!

但却在红桃王后的青锋下转向堕地。

藏书室内已是一片冰天雪地，大钟哑然失声，彻底冻结。

尼禄终于正面看清偷袭者——一个全身被甲的白铠骑士，胸前有醒目的金色教团标志。

“搞错对象了吧，老兄?”尼禄用青夜蔷薇点点自己外套上相同的标记。

骑士的大盾与对侧的披风飒然展开，原来是一对钢铁双翼。

天使么，哼……

锋利的矛尖扬起指向尼禄的右手。

因为这个你认为我是恶魔?

铠天使卷起一阵冽风突刺而来，但在半途却嘎然而止动弹不得。

一只青色巨爪自尼禄袖中暴涨而出，仿佛是右手放大的投影，牢牢握住了长矛的顶端!

这只右手已经快把我逼疯了。

长矛被拗得吱嘎作响扭曲成螺旋状。

似乎里面的‘东西’能洞悉我的所思所想。

对手连人带武器被一同举起抛出。

野兽们从未停止。

尼禄瞬移般缩短了距离，于半空出现在失去平衡的对手背后。

我开始喜欢用它撕裂对手的快感。

红桃王后贯穿重甲刺透了骑士的身体。

没有鲜血，没有尸首，铠甲组件忽然失去了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魔力，纷纷四散剥落，其中空无一物。

“看来你亦非善类，”尼禄捡起铠天使的头盔，“到底是恶魔附在古董上，还是……”

……永远在城堡的地下室里同他的铠甲娃娃们混在一处……

葛洛丽雅的声音忽然在脑海中响起。

“地下室里的科学怪人是吗，”尼禄在手中抛接着那只头盔，“看看你对此有没有点说法。”

他狠狠地将头盔朝墙壁掷去，把它摔得支离破碎，壁上大片凝结的薄冰应声落地。

Mission 7 古堡之底

葛洛丽雅猫一般地从天花板一角静静沿壁而下，动作轻柔宛如滑行。确定房中无人之后，她开始好奇地四下参观起来。

大量写满潦草文字的手稿四散各处，地板上电缆交结，联在几乎塞满屋子的十多部用途不明的机器上。电脑屏幕荧光闪烁，快速翻动的一行行程式映

照在矗立角落的几套白色骑士铠甲上。屋子正中摆放着一个圆柱形玻璃罩，里面充满着青蓝色液体，一把断为两截的日本武士刀悬浮其中。

她扫了一眼断剑，走近铠甲仔细端详起来，还抬手敲敲胸甲。

“你们不是会动的么。”她笑道。

对方依旧僵立。

葛洛丽雅双脚之间的地面上悄然凸起一个小小的三角，她只顾研究铠甲，并未在意。

三角形物体伸出地面约十厘米处停下，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看来是只听科学怪人的调遣喽。”她再度自言自语道。

尖锐的金属切削声突然响起！

神秘的三角形物体的长度暴涨十倍，猛地刺出地面！

然而却只切断几根电线。她在最后一瞬跃起，四肢反向攀住屋梁。

原来是一只帆状的巨大背鳍，边缘锋利如剃刀，寒光凛凛。

仿佛有一只鲨鱼在钢铁四壁中潜泳，鱼鳍因偷袭失败而顿住片刻，继而开始飞速四下游曳，似乎在寻找敌人的所在。

它是凭借声音来寻找猎物的。

葛洛丽雅静静挪动身体，倒退着悄然接近出口，轻轻拧动把手企图开门。

然而门钮却断在她手中，继而滚落在地，断裂处齐整得如同刀切。

几乎同时破风之声从斜上传来，另一只刀刃般的鱼鳍突然从背后出现！

她柔软的身体以常人难以办到的角度仰翻出去，勉强躲过被一劈两半的命运。但是不可避免地发出了声音，第一只怪物



立刻朝这边“游”来，一路上被切断的电缆火花四溅，机器纷纷翻倒……

葛洛丽雅轻蔑地看着气势汹汹而来的两只背鳍，摆出“放马过来”的姿势。

“停止！！！”气急败坏的吼叫响彻屋宇，一个身材壮硕的男子及时出现在房间深处的一扇暗门处。

两只怪物立刻煞住，同葛洛丽雅僵持片刻后缓缓没入地板中。

“你你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像个贼一样偷偷摸摸地跑到我的实实验室里来！！你你你瞧瞧这乱乱乱……！！”男子双手抓住头发大叫大喊。

“你为什么总要豢养这么奇怪又危险的宠物看门，一只狗不是足够么？”葛洛丽雅一边吹去指甲里的灰尘一边反唇相讥。

“如果被法座知道因为你的缘故

耽误研究，你负不起责任的，葛洛丽雅，”他忽然恢复冷静，表情阴森地朝她走近，“没错你带来了斯巴达，但并不意味我就信任你……”

“法座召集高级干部们开会，”葛洛丽雅装作视而不见，“而且你的研究恐怕还要继续被耽误下去。”

“什么？”

“因为另一位客人已经来了。”

仿佛是回应这句调侃，实验室的门砰地四分五裂，尼禄喘息着出现在门口，右手里还有一只长着锋利背鳍的怪鱼在拼命扭动挣扎。

“呃，你做出来的东西品味永远这么烂。”她瞟了一眼便面露嫌恶，“不过还是允许我介绍一下。奥格纳，这是尼禄，尼禄，这位便是科学怪人奥格纳。”

两个男人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

“失陪。”她朝尼禄送个飞吻。

“站住！”尼禄把手中的怪物朝她扔去，但只是又砸坏几件设备，人早就闪得无影无踪了。

奥格纳站在狼藉一片的实验室里浑身颤抖，咔嚓一下把手中的铅笔都折成两段。

“好吧，又一个从没见过的家伙。”尼禄上下打量着他那一身研究者的白色制服，“我都开始怀疑我究竟是不是从15岁就开始服务于教团的了。”

“我只从事最机密的研发工作，小小马前卒自然难以听闻。”奥格纳挺胸傲然。

“幕后工作者么？哈哈，就在这样一个不见天日的垃圾堆里？”

“垃圾堆？！这都是你你你和那个该死的女人葛葛葛葛…….”

“嗨，就是这玩意儿！”尼禄忽然指着立在墙角的铠甲叫道，“是你做的吧？它敌我不分耶！”

奥格纳扶扶单片眼镜，阴沉的面庞上浮现一丝冷笑。

“我们来看看它们是否真的敌我不分。”随着他慢慢抬起右手，房间里忽然出现一种扇动翅膀的声音，好像有很多大鸟正在盘旋。

的确有东西紧贴天花板滑翔，不过却不是鸟。

它们形似剪刀，以从纵轴分开的刃部为翼飞行，不时发出金属摩擦的喀嚓声。奥格纳做作地一点食指，尼禄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飞剑们纷纷合拢双刃，尖端朝向他不断自旋，呈瞄准之势。

奥格纳以歌剧名伶谢幕的动作深鞠一躬，数十把飞剑呼啸而下，从各个可能的角度直射尼禄！

全方位攻击，BINGO。

他保持姿势等着听惨叫与骨骼断裂的脆响。

“你这里还真是什么怪东西都有。”传来的却是尼禄平静的话音。

“什什什么？！”奥格纳大惊抬头，立刻吓得缩成一团。

迎面而来是矢如雨下的飞剑，每一把都恰好擦过他的身体，钉入后方地板中，最后留下一块人形的空白，他身上整洁的研究服霎时变成破烂布条迎风飘舞。

“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太过分？随便就想致人于死地？”在奥格纳看来尼禄仿佛传送般刹那间就到了眼前，而自己的咽喉立刻被一把扼住，双脚逐渐离地。

“……咳……咳……右……右……”奥格纳被掐得满脸涨红，眼睛

却只盯着尼禄的右手。

“那女人葛洛丽雅是个恶魔，对不对？你又在这里搞些什么？”

“……我我完全看不清……动作……好美妙……的……”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快回答！”尼禄像对待一只破布偶一样粗暴地摇晃奥格纳的身体，对方被勒得翻起白眼，只能断续发出语焉不详的哼哼声。

可恶。

尼禄只得松手，任凭他无力地滑倒在地，喘息不止。

“……你你你想知道什么呢？我对那女人所知不多，她不久前忽然出现，带来了我们寻觅多年的一件秘宝……”奥格纳狼狈爬起，“斯巴达之剑，世间传说仅存的三件属于黑骑士的遗物之一。虽然先前我们费尽周折得到了阎魔刀，但是它已经断……”

“你难道想说，拯救人类世界、封印地狱之门的黑骑士斯巴达不仅仅只是个传说而已？”

“当然不是！”他扶扶眼镜冷笑道，“你不是也已经见过他的后代了吗？”

“……那个刺杀法皇的凶手？！”

“他居然不请自来，实在是省却了大麻烦。”

“好吧，我不知道你和他有什么过节，但是老家伙被杀带来的麻烦够多了。”

“法座大人没有死。”

“少来，我当时可在场。”

“他没有死！”奥格纳忽然提高声音，“法座已经重生了，像……像一个天使那样……”

疯子！我竟然蠢到和他浪费时间。

尼禄摇摇头转身便走。

但奥格纳却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就在几年前，通过长年的研究，我发现力量是可以被提取、储存和利用的。种种迹象表明经过两千多年黑骑士设下的封印之力已经大大衰退，小型魔物开始通过某种‘缝隙’到达这个世界上……它们拥有人类永远不可能具备的某些能力，但是如果想将魔界之力禁锢并且为我所用，只有这些丑陋的低级生物是远远不够的……”

尼禄的脚步逐渐放慢了。

“……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通道’，可以让更强大的恶魔来到这个世界，这样才有机会捕获和研究他们。我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古代文献，终于发现了……”

“地狱之门，是吧？”尼禄的眉头越皱越紧，“那东西是你建的？”

“是的！是的！”奥格纳欣喜之下竟然手舞足蹈起来，“地狱之门，我参考真正的地狱之门精心打造的复制品，你见过了，很完美，不是么，那种精确的、锐利的…….呃唔！！”

他的脖颈再度被一把掐住，双腿乱蹬地被提到空中。

青夜蔷薇黑洞洞的枪口像只充满杀意的眼睛一样盯着他。

“……别……这这这样……”奥格纳的双目因惊恐而瞪得老大，“我的研究还还还……”

“去你的狗屁研究！”尼禄喀嚓一声摁下保险，食指紧紧扣在扳机上。

“……我我我知道但丁在哪！！”

“什么但丁？”

“你要找的人，杀了法座大人的家伙，斯斯斯巴达的直系后代！他是个半

魔，和你一样！”

仿佛被电流击中，尼禄浑身一震，他的动作短暂地停顿了。

奥格纳的双目中忽然凶光毕露。

这个细微的表情变化令尼禄猛然醒觉，但却为时已晚。

锥心裂肺的痛苦从背后一直贯穿至胸膛，三根冰冷的长矛同时刺透了他的身体！

矗立在角落里的三个白铠天使突然行动，将尼禄带着一蓬血雨钉在墙壁上，巨大的冲击在他身后产生出无数放射状的裂痕……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不过是我的伟大研究的一鳞片甲而已！你们这些蠢物，睁开眼睛看看这些天使——这些诞生自我手中的天使——是多么美好！你根本不能想像这工作的艰巨，只会打打杀杀的无名小卒永远无法在死亡之外领悟永恒的创造与存在……”

尼禄努力保持清醒，但他在大量失血，意识也仿佛随着血液一起悄然流走了。

奥格纳仔细审视着垂死的银发男孩。

“故事讲完了，”他贴近尼禄的面颊耳语般说道，“小孩子该睡觉了，那只奇妙的右手……将给我带来不少乐趣。”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尼禄呢喃道，他的视线开始模糊了。

“哦？说来听听。”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为了永远的乌托邦，为了乐园能降临在这个污秽的人世，不过你这样的家伙又怎么能理理理解呢？”

“唉……所以就是老一套——毁灭世界喽？真他妈的没没没创意……”尼禄忽然大笑出声，但却被涌上喉咙的鲜血呛住。

奥格纳自得的神情变成咬牙切齿的杀意。

他突然将一根刺进尼禄身体的长矛猛地推入，直到露在外面的只剩一个矛柄！

热血喷出，泼洒在他的脸上身上，奥格纳面无表情地将其抹去。

他冷酷而兴奋地看着对方彻底停止了呼吸。

Mission8 女人带来的麻烦

“魔剑教团？”

但丁拣起一块披萨使劲咬了一口，接着做了个鬼脸——已经凉了。

“没错，听说过吗？”蕾蒂一边不耐烦地用手指敲打桌面，一边四下扫了几眼——事务所里乱得好像从来没人收拾，一台古董一样的CD点歌机正放着某张乡村音乐专辑。

“没。”回答得干脆明了，还带着几分幸灾乐祸。

“真遗憾，我还以为你会有兴趣去瞻仰一下先人故居呢。”她看着挂在墙上的大剑斯巴达说道。

“你是说……？”

“你对你老爹知道多少？”

“有什么关系？”但丁反问。

“根据传说，教团所在的浮汀娜城，是他建的，但丁。”

“那不是传说吗？”但丁还没吃完手中那块，就又朝纸盒里最后一块伸出手去，却被坐在一旁的崔茜一掌打开抢走了。

“那里的人吃这一套，他们自上一个千禧年开始就居住在城内，用强力的魔法结界与外界隔离，自称遁世者。他们认为是斯巴达在邪恶横行的世界上给他们提供了庇护和栖身之所，因此产生了一个独特的宗教，至今还把他当成救世主顶礼膜拜。”

“把一个恶魔当神来拜？”

“这个嘛，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要安分守己，没有必要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对不对？”

“但是……？”

“但是最近他们并不乖。狩猎恶魔，还在世界各地高价收购古代流传下来的魔兵器。”她对大剑一侧脑袋，“我听说他们不惜代价地想得到这个。”

“如果价钱公道，我可以考虑。”

“但丁！”

“可能只是要搞个主题公园，别人用恐龙他们用恶魔嘛。或者想靠收藏古董保值财产，跟日本人一样。你知道，最近股市很不稳定。”

蕾蒂一把将他手中剩下的披萨抢走：“少耍嘴皮，你想等一切都变得不可收拾？还是把阴谋消灭在萌芽状态？”

“老实说吧，有人去请你了对不对？”但丁同她展开一系列争夺拉锯战，但最终一无所获，只得摆出听天由命的架势，“三七开。”

“可以。”

“我七你三哦！”

“没问题。”

“正好最近不大景气，崔茜！”他回头叫道，但一直在旁边静静听着没有开口的另一个女人已经不见了……

连同墙上挂着的斯巴达一道。那里只剩下用口红写上的一行字：浮汀娜见。

忧郁的乡村音乐嘎然而止，机器自动换成一张爵士乐CD，萨克斯风尖细明快的节奏在沉默的房间里回荡。

“总是这么冲动……”但丁梦呓般小声说。

蕾蒂没有接口，只是把半块冷透的披萨递给他。

“事情老是变得这么复杂，对不对，崔茜？”

但丁站在一座废弃教堂屋顶望着远处几乎看不到边际的绿色丛林。一只身似蟒蛇的恶魔正在其上方盘旋飞翔，一边朝下发射着某种卵状物。

葛洛丽雅无声地出现在他身后，不置可否地撇撇嘴角。

“你一定要穿成这样吗？这里的人以前压根没见过你！”

“打扮得华丽一点能让人印象深刻。”她笑容满面地答道。

这女人完全就是乐在其中。但丁气哼哼地想，不过很理智地没说出来。

“那小鬼，你又遇到他了？”

“没错，在实验室里。”

“你去了实验室？那怎么不把阎魔刀拿回来？！”

“急什么？是你的迟早都是你的。还不到彻底暴露身分的时候呢。”

“他们的目的已经再明确不过了，你

还想知道什么？赶快把这烂摊子收拾了回去啦，我想看奥斯卡之夜的直播耶！”

“斯巴达不知道被藏到哪里去了。”

“………………”

“所以喽。”

“老子先去搞定这一个地狱门，你拿走的东西，你给我好好地找！”

“不知道那个小尼禄现在怎么样了，我走开的时候他和奥格纳似乎互相都很看不顺眼。”

“不要岔开话题！”

“无所谓，他会没事的。”

“喂……”

“加油，我先走一步。”葛洛丽雅，或者说崔茜，消失得和出现得一样突然。

但丁带着满腔怨愤纵身跳下教堂尖顶。

他决定要好好找巨蛇和召唤它出来的那个该死的大石板发泄一下。

Mission9 苏生之刻

我似乎在一个狭小逼仄而又漫无边际的地方里摸索了很久，那里一丝光亮也看不到，一点声音也传不进来。我对自己说话但是却听不见，我伸手触摸自己的身体却什么也碰不到……

四周只有黑暗，无尽的、绝对的黑暗，压迫在我身上而又延伸到世界尽头……

就是这时我听见一种声音，时隐时现，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缭绕。但是太微弱了，无法辨别那是什么。

声音渐渐接近，我终于听出来了……

是歌声。

是姬莉叶的歌声。

什么也看不见，然而我知道她就在这里。

沐浴在透过花窗而变得五彩缤纷的阳光中，她在歌唱，那天籁足以将罪孽深重的灵魂升华至乐园净土。

光，遥远的地方出现了微弱的小小光点，我拼尽全力朝它狂奔而去。

光华渐大，仿佛一扇尘封久远的沉重大门缓缓开启……

我看见了……

那个在梦中见过无数次的炼狱！

黑暗在狂欢的烈焰前倏然退却，我又站在那个遍布焦尸的山坡上。

我又看见了姬莉叶在熊熊烈火中挣扎……！

我顶着滚烫的风叫她的名字。

然而只有灰烬与火星被风席卷殆尽……

你没有杀她。背后有人对我说。那女孩会死，但并不是你杀了她。

我似乎在哭，无声地、撕心裂肺地痛哭。

不，是我，我是个恶魔。我拼命用那只右手捶打地面，恨不得将它击得粉碎。

那只是你的一部分，那只是你的力量。背后的声音平静地说。那只是你对抗命运的利刃。

做一个无能为力的人类，和做一个

也许可以救她的魔鬼，你选哪个？

我能救她？我急忙回过头去看说话的人。

不，那不是人，是一个全身喷吐着青白色火焰的恶魔，手持长刀，桀然傲立，条条蜿蜒的光华自他的躯体上腾起，吹熄了地狱之火，驱散了无垠的黑暗。

他将手中弯刀径直递给我。

起来，去战斗。他说。

我忽然发现自己不再害怕面对他。

我不再颤抖了。

奥格纳贴得极近端详着尼禄的面庞，后者已经没有呼吸，原本随心脏搏动不断喷涌而出的鲜血也流尽了。

“嗯……”他满意地哼了一声，对身后的跟班们一招手，“死了，带下去吧。”

铠天使一拥而上架起尼禄软绵绵的身体。是幻觉吗，奥格纳突然觉得他的右手指尖似乎抽动了一下。

“等等！”铠天使的动作僵住，等着他的下一个命令。

仔细看看那依旧是具死气沉沉的尸体。是我多心了。

“抬走！我只需要右臂，其余的丢去喂鱼好了。”他转身大步走开——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此时，从背后忽然传来一些声音。

他回头，却只看到铠天使们立在原地。

“只”有他们立在原地…….

尼禄，或者说尼禄的尸体，消失了。

“……？！”他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接着又听到那声音出现在后方。

是哭声。

他疾速回身，看见尼禄站在面前。

全身都沾满了片刻之前自己流出的鲜血，他的面庞显得异常苍白，几乎与那头银发一个颜色。

然而变化不止如此。

他的衣裾、发梢都在飘动，缕缕青色光华从身躯上蒸腾而起，宛如一只燃烧的火炬。瞳孔中反射出的是深红的光点——那里面仿佛正在经历一场血腥残酷的搏杀。

他恸哭着缓步走来。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右臂变了……”尼禄每踏出一步，奥格纳便不由自主地退缩一点，“还有一个声音在脑海里回荡……”

“力量……！给我更多的……力量！！”

奥格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伤口急遽愈合，仅仅数秒便完好如初，连疤痕都没有留下一条。

“奇迹……太神奇了……”奥格纳喃喃自语道，“这完全是一种新的恶魔力量，我从没见过……”

铠天使再度启动，从三个方向朝尼禄扑来，长矛上仍然沾满他的鲜血。

他们的沉重身形将那青色的光芒遮蔽了片刻后，随即被难以想像的巨大力量炸得粉碎！

金属残骸四散飞射，整个地下室轰然震动！

奥格纳像一片纸屑般被冲击波弹开，直挺挺地摔到屋子另一头。

圆柱形玻璃罩摇撼了一下碎成齑粉，其中的断刀发出音叉般的唳鸣，自动向尼禄飞来。

他像一只傀儡般机械地伸手接

住——竟然已是一把完整的武士弯刀。

“怎……怎么可能！！”奥格纳从灰尘中狼狈爬起，他赫然已不复人形，化成一只酷似昆虫的生物，甲壳般的外骨骼上反射出金属般的光泽，“我努力了那么多年也无法修好的阎魔刀……啊！！”

尼禄挥刀朝他隔空斩来，强劲的剑气将实验室一角彻底掀开，半边建筑尽行坍塌，把他压在瓦砾中。

尘埃落尽，四周逐渐沉寂。

尼禄身上的蓝光突然收敛消失，他仿佛断线偶人般颓然倒下，跌坐于地。

浑身没有一丝气力，惟独泪水依旧不断地涌出。

如果一定要成为恶魔，那便如此吧。

什么都可以忍受，惟有姬莉叶不能失去。

尼禄用尽仅剩的力量紧紧攥住阎魔刀。

废墟一角忽然有了动静。

是奥格纳。他窥个空子冲突而出，全速从房屋的缺口中振翅逃逸，生怕被尼禄再度追上。

像只巨大的蜜蜂，他发出嗡嗡声消失在了渐渐泛白的天空中。

尼禄独自坐在地上苦笑——他根本没有余力去追。假如那家伙了解这一点不知道会怎样做。

很静。此刻周围静得仿佛万物诞生之前，亦如世界毁灭之后。他甚至听得到自己的心跳。

是的，我还活着。

他忽然开始放声大笑，笑声苍凉悲戚，响彻夜空。

“我得回总部去。如果那家伙说的属实，克瑞托一定知道些什么。”他挣扎着站起，“毁灭世界是吧？咱们走着瞧……”

Mission10 兄与弟

是直觉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感到总有一天自己会和尼禄兵戎相见。

是他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发现了那个被遗弃的婴儿，是他把襁褓中的银发男孩带回自己的家，是他一手训练他、教育他、保护他。

他是尼禄的兄长亦是导师，是上级亦是家人。

他看着他长大成人，也看着他逐渐变得不可思议的强悍。

如果下潜到最隐蔽的心底，秉直无私的克瑞托可能会极不情愿地发现一丝藏得很深的忌惮——尼禄终归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而且那将是一种人类永不能及的力量。

虽然那小子藏藏掖掖，但是克瑞托早就知道他的右手另有乾坤。他一遍一遍地思忖一个问题，次数并不少于尼禄本人：

他究竟是个人类，还是个恶魔？

而其实这是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只是两人都难以面对残酷的答案。

如果那真是个魔鬼，在他尚未醒觉时便斩草除根岂不更好？



克瑞托曾经夜半久久矗立于尼禄房门前，汗水洇湿了手中的剑柄。他清晰地听到房间里男孩在平稳地呼吸，偶尔还夹杂着断续梦呓——时而恼火地咒骂自己，时而含混地叫着姬莉叶的名字。

骑士团长偷偷笑了，眼眶却已濡润。

他眼前浮现的明明是那个在寒冷的冬夜里奄奄一息的婴儿。

他无法下手暗杀自己的幼弟，但他知道终有一天他们会舍弃这一切以命相搏。

一次堂堂正正的骑士决斗，胜者生，败者亡。

只是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圆形会议室的大门被粗暴地撞开，衣服破成丝缕的奥格纳跌跌撞撞闯将进来。

“你你你一直瞒着我们……！”他顾不上众人讶异的目光，气急败坏直奔克瑞托，“那个尼尼尼尼禄是个恶魔，恶魔！！”

“在大人面前大呼小叫，成何体统？”

奥格纳这才发现法皇也端坐其中。

“……啊……法座大人……！您看上去好极了！！请……恕我无礼……但但但但是……”

“亲爱的奥格纳，先坐下，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法皇微笑道。他仿佛一夜之间年轻了许多，神采奕奕。

“克瑞托的手手手下、一个叫尼禄的小子毁毁毁毁了我的实验室，还抢走了阎魔……刀！”奥格纳越急越口吃，“他的右手……手……有恶魔的力量，他不是人类！”

“法座大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无稽之谈？！！！”

“克瑞托，那个年轻的骑士尼禄，不就是你派去追捕但丁的人吗？”

“没……错！！就是他，法座大人，克瑞托在袒袒袒……”

“一派胡言！我即刻就可以把尼禄带来法座面前，让你们对质，叫他解释清楚。”克瑞托拍案而起直逼奥格纳，后者吓得连忙退缩到法皇身边。

“这样很好，克瑞托，你去吧，把那孩子和阎魔刀带回来。”

“只是追捕但丁一事……”

“葛洛丽雅可以接手，”法皇转向冷眼旁观的女人，“对吗？”

“谨遵法旨。”她嫣然一笑，与克瑞托两人先后离开大厅。

“可是法座大人……”奥格纳凑上前来，“那个女人来历蹊跷啊。”

法皇冷笑一声，不置可否。

“奥格纳，你是否知道克瑞托有个妹妹……”

空荡荡的回廊中克瑞托的脚步声引起层层回响，他心事重重，差点忽略了一个在墙角犹豫徘徊的白色身影。

“姬莉叶？！”

女孩愁容满面地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不是让你帮忙照顾伤员吗？你不能到这里来，只有教团干部才……”

“……请不要伤害尼禄……”她颞颥道。

“胡扯些什么？”

“不要总是自作主张地把我置身事外好吗？！”她突然高声说道，克瑞托从未见她如此，不禁怔住了。

“他们都说尼禄不是人类，我不相信！”女孩的眼泪夺眶而出，“就算不是又怎样？你不了解他吗？他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你不是应该比所有人都清楚吗？！”

“姬莉叶，住口！我是骑士，这是个命令！”

兄妹二人对峙半晌，克瑞托重重叹了口气继续前行。

姬莉叶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忍不住捂脸呜咽起来。

“……尼禄……”她低低地抽泣着。

“这么说，你就是姬莉叶小姐？”奥格纳故作亲切的声音忽然响起，把她吓了一跳，“应该让你去劝劝尼禄，那年轻人太冲动了。”

姬莉叶泪眼朦胧地望着他不知所措。

“我带你去见他吧，或许能避免一场无谓的杀戮呢。”奥格纳不怀好意的微笑令人生厌，她想扭头便走。

但是他转眼又出现在女孩面前，庞大的身形把她的去路完全挡住，还发出嘈杂的嗡嗡声。

姬莉叶大惊之下甚至无法叫出声来。

面前一只巨型昆虫正振翅欲飞，硕大的椭圆形复眼泛出不祥的铁锈色光芒。

Mission11 圣与魔

教团总部所在地自成一体，高高矗立在浮汀娜城郊的山峰上，以宏伟壮观的“彩虹之桥”与其他部分相连。因此危机来临之时亦是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

尼禄马不停蹄地赶路，终于在正午时分踏上了大桥。外墙装饰着巨大教团金色标志的白色高塔已近在眼前了。

然而骑士团长的身影也远远出现在桥的彼端。

该死。尼禄心下暗叫不妙，他忽然有种很不舒服的预感。

果然，只见克瑞托满脸肃杀，背手而立，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

“干嘛？一脸想杀人的表情。”尼禄停下脚步，挺不自在地摸摸后颈。

“但丁在哪里？”

“这破事儿根本就是搅浆糊，我不干了！”

“不完成任务，不要回来见我。”克瑞托缓缓拔出腰间佩剑。

“嗨！等一下！你想打架我奉陪，但是一件事归一件事。你们这帮人究竟想搞什么？那个女人十有八九是恶魔，那个叫奥格纳的混蛋是只大蜜蜂，差点杀了我！他还说法皇复活了，要毁灭世界？”尼禄用青夜蔷薇指着教团大楼，

"这里面藏的恶魔只怕比外面还多，倒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

"那我也会先除去外面的！"克瑞托厉声道，"你居然胆敢不服从命令！"

"老子今天就不服从命令，你想怎么样！"尼禄无名火起，脱口而出。

"……你已经不再是魔剑骑士了……"

"不是就不是，不稀罕！"

"你是个恶魔！"

"……！"尼禄愕然语塞。

克瑞托疾风迅雷般挥剑跃前，当头斩下！

尼禄震惊之余来不及拔剑，只得直接用右手挡下攻击，两下相撞，长剑居然迸出点点星火。

"你来真的？！"他紧紧握住剑刃质问道，"我不想这样，克瑞托，不要逼我！"

骑士团长刚毅的面孔上掠过一丝痛苦，如雪泥鸿爪，几乎难以觉察。

"你还不够格，尼禄！"他撤剑抽身，发梢衣裾无风而动，身体笼罩在淡淡的光晕中。

——出现在尼禄面前的是一个身被金羽的天使，横翼为盾，长枪在手，峥嵘屹立。

"克瑞托……连你也……"

"束手就擒吧，恶魔！"

金色羽翼卷起风刃扑向尼禄，后者却纹丝不动，昂首怒视半空中的天使。

撕裂声起，血花四溅，尼禄的身体被割伤无数，破碎的红衣兀自猎猎舞动。

"看看你自己，克瑞托，与恶魔有什么区别？！"

天使以怒吼作答，长枪突风破空，如流星坠地般与空气高速摩擦，顶着一抹高热扑面刺来！

然而仅仅将桥面穿出一个大洞，尼禄在枪尖触及前的千分之一秒突然消失。

在后面！

克瑞托看也不看，回盾格挡，却又迟了一步！尼禄出现在右方，挥动阎魔刀发起攻击！

不是一下，而是一片带着青蓝色残影的寒光。在普通人眼中这数十刀仿佛同时出手！

克瑞托将长枪回旋如风车，阎魔刀刃在其中擦出白炽火花，与此同时他横盾向对手膝盖削去。

尼禄借长枪的离心力飞身跃开，于半空中拔出青夜蔷薇开火——往自己身后，后座力将他反向推回。

克瑞托腕、肘、肩成一直线，以完美的击剑姿势向尼禄连刺数次——他决心不再让敌人有机会作近身搏斗。

但眼前轰然绽开一丛深蓝业火，他猛地发现尼禄双瞳猩红，身后带着一抹青色曳尾飞速接近！

这小子竟然凭空加快了速度，令克瑞托的刺击失却准头，纷纷落空。

正面视野完全被劈头盖脸而来的一只巨爪笼罩，尼禄的右手对准他的盾翼全力一拳！！

克瑞托以肩膊顶住大盾打算硬抗一记，但仅仅片刻就便力有未逮，落石般被凌空打下，直陷入地！

瞬间爆发出的巨大力场，使方圆数十米内的桥面玉石俱碎，形同硕大蛛网！

尼禄调转阎魔刀尖对准他的眉心直刺而下！

在最后刹那，克瑞托看清了……

那从业火中，屹立着一个青色的魔人。

他阖目静待终焉的到来。

喘息。尼禄的喘息声，近在咫尺。

刀锋静止在克瑞托额头毫发之遥。

“你不杀我，会后悔的。”克瑞托此刻已回复人形，疲态毕露。

“……我不想让姬莉叶伤心。”尼禄从牙缝中挤出一句。

“非常不幸！她还是伤心了！”

嗡嗡声伴随奥格纳变了调门的得意嗓音忽然响起，他不知何时已指使数十名铠天使将二人包围。尼禄抬头发现他身旁还有一个纤细的白衣女孩，禁不住一个冷战。

“姬莉叶……！”

她惶惑地瞪大双眼看着他，仿佛不曾相识。

看到她的目光转移到自己的右手，尼禄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不……姬莉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样’？”奥格纳发出嗤嗤怪笑，“看见了吗，他是个恶魔，无论你相信与否。”

“她与此事毫无关系，让她走，你这混蛋！”

“奥格纳……”身后克瑞托亦挣扎站起，“我不会饶过你，立刻放了她！”

“啧啧啧，丧家之犬，只剩嘴硬。幸得法座大人英明，一早算准你全无胜机，才留了这一手。”奥格纳忽然反手扼住姬莉叶脖颈，“小子，你对她的感情似乎超越了友谊。交出阎魔刀，我就饶她一命。”

尼禄不假思索地将刀掷出，奥格纳凌空接下，随即振臂一挥，弧状剑气向尼禄正面袭来！

然而却只在他脚旁的桥面上又制造了一道弯月状裂口。

姬莉叶在千钧一发之际奋力推开奥格纳的手臂，令他失却准头！

“……你你你这小丫头！”

“如果这里真的有恶魔，那只有你！”她怒目相向，厉声叱道。

“尼禄！克瑞托！快逃！”

“可恶！”奥格纳抬手一掌将她击晕，随即捉起失去知觉的女孩飞上半空，“东西到手了，杀了他们！”

铠天使纵矛列阵，飞扑而下。

尼禄怒不可遏，连发数枪在空中就解决一个。第二个接踵而来与他正面相撞，却被抓住长矛像掷铁饼般摔散在高塔外壁。

但更多敌人一拥而上将尼禄包围在中间，他像头狂暴的狮子左冲右突却无法突围。

不久前才身负重伤濒临死亡，现在又失去了阎魔刀，他奋力抗争却开始渐感不支……

“姬莉叶！！！！！！”眼看着奥格纳胁持着她消失在远方天幕下，尼禄发出绝望的呼喊。

他的视线突然模糊。

恍惚间看见几根长矛的凛凛寒光，朝自己疾速迫近。

求生的本能令他的身体反射般将刺来的矛用双臂夹住。但敌人以急冲之力推着他在地上不断滑行，向桥下的深渊逼去！

“尼禄！！”

意识已徘徊在崩溃的边缘，他仿佛

听见克瑞托的叫喊，还有另外两个似曾相识的声音：

“躲开！你们这些铁甲龟！”

“别管那个，但丁，那小子快要跌下去了！”

已经破烂不堪的桥面呻吟一声，轰然坍塌，尼禄感到自己仿佛风中的落叶，瞬间失去了重心。

如洗的天空中似乎有一点光芒向自己飘来，他不顾一切地伸手去接……

——那是姬莉叶的项链。

在彻底沉入黑暗前，尼禄听见如泣的风声，仿佛是她在黯然神伤。

Mission12 狩魔猎人

“蕾蒂曾经问我对老爹到底知道多少。事实上，几乎一无所知。老妈好像对我和维吉尔说过一些关于他的事情，但是一点也没记住。后来她死了，我和过去的羁绊似乎更少。斯巴达……就仅仅是斯巴达而已，一个名字，许多传说。老爹？总觉得遥不可及。”

“你想说什么，但丁？”

“他是个不一样的恶魔，不是吗？魔鬼不是应该永远追求力量和胜利，以成败定乾坤的吗？他为什么不是？”

“人类里都能诞生出爱因斯坦，为什么魔界几万年不能有一个斯巴达？”

“但是，‘爱’对于恶魔，就像‘永生’对于人类一样不可能啊。”

“我的天呐，你爱上蕾蒂了对不对？！我就知道你受了那对小儿女的感染，变得有点不正常了！”

“……”

“我觉得其实她对你还是挺有意思的，嗯。”

“住口啦，崔茜，完全没办法和你进行点正经的对话。”

“除了维吉尔，那里面躺着的小鬼是你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同伴，所以便多愁善感起来。对不对？”

“……”

“但是人家好像根本不想当半魔呢。”

“有些魔努力不想成为魔族的一员，有些人类则费尽心思地要摆脱人类的身份。”

“真讽刺。”

“金发女人要把头发染黑，黑发的想变成金色，这是不是一个道理？”

“你喜欢蕾蒂变成金发，还是我变成黑发？”

“少扯淡啦。”

尼禄仰卧着静静听他俩拌嘴。篝火温暖的金色映红了上方千疮百孔的天花板，可以从缝隙间瞥见繁星如织的夜空。

我昏迷了多久？

大梦初醒，恍若隔世。短短几天发生的事情仿佛已遥不可及。

……你对她的感情似乎超越了友谊……

……“爱”对于恶魔，就像“永生”对于人类一样不可能……

他疲惫已极，只想永远睡下去，但姬

莉叶的声音魂牵梦萦，一直在耳边缭绕：

尼禄！克瑞托！快逃！

她救了他，在自己的生命都岌岌可危的时候。

尼禄仿佛又看见那双困惑的眼睛——她茫然不解，但是没有恐惧。

对于旁人眼中那又恨又怕的神情，他再熟识不过，也再憎恶不过，他宁可死也不想在姬莉叶那里看到这样的目光。

但是她没有。

“嗨，这小子醒了耶。”一张金发美女的面庞忽然代替天花板出现在尼禄的视野里。

“葛……葛洛丽雅？”声音很熟悉，长相却判若两人。

“崔茜。”她又伸出手来，“这次该给个面子了吧？”

尼禄脸上有点发烧，只好轻轻抓著她的手晃了两晃。

“他是但丁，不过你们肯定认识了。”

红衣男人斜倚门框朝他微微颔首。

“……你们救了我？”

“准确地说，是克瑞托。他变成‘大鸟’接住你。”但丁伸开两臂作翅膀状，嘴里还“嗖”地一声，“我们只是把你带来这里稍事休息。”

“他在哪里？”

“走了。说是要找法皇讨个说法，为什么利用他妹妹。”

“……姬莉叶……”尼禄仿佛猛然想起什么，开始在身边上下搜寻。

“找这个？”崔茜伸臂，手指上吊着小小的伊西斯之翼。

尼禄如获至宝连忙接住。

“好家伙，你死攥着不放，差点把它给扭成烂铁。”但丁不依不饶地学他的样子，“后来还大汗淋漓地一个劲喊……”

尼禄噎得无言以对，崔茜照但丁脑袋上扇了一掌：“闭嘴。”

“……我应该向你们道谢。”

“好别扭，我还是比较习惯你恶言相向。”但丁有些窘迫地抓抓头发，崔茜瞪了他一眼。

“如果可以，我能问你们究竟是‘什么’吗？”尼禄迟疑半晌才说。

“崔茜是个百分之百的魔族，我嘛，只有一半恶魔的血统。不过眼下都是狩魔猎人，同事加竞争对手。”但丁轻松地笑笑，“小子，你太在意自己是什么，却从未思考过自己是谁吗？”

“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又怎么能知道我是谁？”

“你就是你嘛。叫什么来着？尼禄，对吧？是个好名字。”

崔茜的胳膊搭上他的肩膀：“恶魔与人类的差别，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大。看看这个。”

她拉着尼禄走上露台。原来这里就是那片废弃的街区，远方夜幕下浮汀娜城的建筑群影影绰绰。但此刻最怵目惊心的却是一尊拔地而起的庞然巨像，通体银白，顶天立地，背后还有光环状羽翼……

就好像是大教堂里那尊救世主石像的放大版。

“……这是……！”

“大概就是科学怪人捣腾出来、老法皇想拿来毁灭世界的哥斯拉吧。”但丁手搭凉棚望着巨像，“居然会飞耶！”

“设计品味烂到一塌糊涂。”崔茜吐吐舌尖表示恶心，“从下午就开始招摇过市。”

“但是它现在好像并没有动作。”尼禄说。

“克瑞托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些很有趣的信息，我现在终于明白斯巴达怎么会选择这里建立一个城邦。他告诉我们，在浮汀娜之下沉睡着一个了不起的东西——真正的地狱之门。”

“两千年以前，被黑骑士亲手封印的那一个？”

“没错！”崔茜说，“他用阎魔刀作钥匙闭锁的魔界入口。”

尼禄极目远眺，忽然发现巨像身后有个熟悉的长方形黑影。

“那个是……！！”

“我想我是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为什么要搜集魔兵器，为什么那么渴望得到我的家传宝贝，为什么想修复阎魔刀。”但丁的表情变得严肃，“‘神之征途血流成河’，那帮龟孙子打算开启地狱门，制造人间大屠杀。”

“总之就是那些‘不识鬼者不知敬神’的狗屁理论。”崔茜接道，“可惜只是那老家伙自己想成仙，斯巴达根本不是神。”

“等等，”一句话提醒了尼禄，“他就是斯巴达的……”

“儿子？对头。”

“嗨嗨，别这样看着我，想要签名以后可以给你。”但丁大笑起来，“老实说，小子，昨天在大桥上，我跑去找你本是打算把阎魔刀给抢回来的。那玩意儿是我老哥的东西，虽然断了，但是流落在外面还是很不安全。没想到居然给修好了，真有你的！”

“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它好像唤醒了我心里某些一直沉睡的东西。有个声音一直让我变强，然后它就自己飞到我手中。”尼禄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但脑海中只有一些模糊的片段，“而且现在又被……”

“一起去拿回来吧！”但丁用力拍打他的肩膀，好像想把尼禄整个儿敲进地面里去，“刀和……”

尼禄意识到他想说什么，窘态毕露，而崔茜再度当头给了但丁一掌。

Mission13 地狱之门

姬莉叶在一个奇怪的地方醒来。

她在浮汀娜城里从未见过这样的建筑：天花板仿佛距离自己有四五十米高，身边是两排比大教堂里的立柱更高大的石楹，四周的墙壁都远远消失在晦暗的阴影中。

无法用目测判定这个大厅究竟有多少面积，她只是觉得这里极其空阔，回荡着一股难忍的寒气。

而她自己正躺在一块刻满难解图文的圆形石台上，双手都被缚住了。

姬莉叶挣扎着翻过身来想跳下地去，但双腿刚伸出石台边缘，她便短促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脚下分明是幽冥渺漠的万丈深渊！

石台仅由一根巨大的圆柱支撑，同

大厅内其他立柱一样，这根似乎没有尽头的石柱仿佛是从下方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生长出来的。

幻觉吗？姬莉叶觉得那深渊好似在注视着自己，其中隐隐传来无数奔腾喊杀之声——有很可怕的东西在下面蠢蠢欲动。

背后传来嗡嗡声，她知道奥格纳来了，却无法将目光挪动。

“你醒了，”他落地时又变回了人形，依旧用绵里藏针般的腔调说话，“请原谅我如此无礼，但我担心如果不稍微束缚一下，你会失足掉下去。如果是这样，那就太不幸了，因为落入地狱的灵魂将永无出头之日。”

“这下面是……地狱？！”

“欢迎莅临真正的‘魔界之门’。”他故作姿态地躬身行礼，“时机未到，尚未开启。不过无需焦急，不久你即可亲身经历难忘的一刻。”

“尼禄和克瑞托，你把他们怎样了？！”

“哦，哦，哦！这就是所谓的‘爱’吗？自身难难难保了还想着别人。”他忽然拔出阎魔刀，女孩惊恐地倒退一步，险些跌下去。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还有用。不过我现在要完成一件伟大的工作，请耐心稍候片刻。”

脚下石板上诡谲的文字与图案随着阎魔刀的接近开始泛出血一样的猩红，好像这块巨石中有什么东西忽然苏醒。星星光芒慢慢连成线条与圆环，如液体般在石中流动起来。姬莉叶甚至觉得它正在有节奏地呼吸伸缩。

“……如闻吾声，

赁吾利刃，

此生将灭，

天国将临……！”

光环越转越快，由外向内螺旋状收缩，一道伤疤状的裂口凸现在圆心部位。

奥格纳高举阎魔刀，口中依旧念念有词，垂直将其深深插入那道裂痕中，只剩一个刀柄露在外面！

时间好像凝固了片刻，紧接着一阵天摇地动的震波由下而上撼动了整个空间。姬莉叶本已退至石板边缘，此时却尖叫一声失去平衡直落下去！

——不过她只掉了短短几米便被拦腰接住。奥格纳再度化为昆虫人阻止了她的下坠。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不复人形的脸上写满野兽般狰狞的狂喜，“多么伟大的景象！”

是的，她看见了——火海无涯，岩浆激荡，无数魂灵在其中惨叫挣扎，聚散浮沉……

地狱在她悬空的双脚下展开，灼热的气流腾空而起，刺痛了她的面颊。

奥格纳放声狞笑，笑声如锥似锯，令她头痛欲裂，失去了知觉……

与此同时。

浮汀娜城上空彤云涌动，日月失色，居民纷纷走出房屋，驻足观望，不安的情绪如同瘟疫般迅速传开。

有人向漂浮在城市上空的救世主巨像伸臂祷告，更多人则把目光投向那个怪异的黑色长方形大石板……

近看它的高度丝毫不亚于巨像，比早先在矿区山谷里所见的那一块大了岂止十倍，但形状特徵毫无二致。

与人群一道在中心广场上观望的崔



茜突然浑身一个激灵。

比常人敏锐许多的官能令她率先觉察到一种不详的动静——仿佛有大群野马纵蹄狂奔，从地底深处隐隐传出轰鸣和轻微的震动。

震幅越来越大，其他人也开始有感觉，人群逐渐骚动。

突然有人指着石板惊叫起来。

原本平直光滑的黑色表面已经扭曲变形，向外凸起，仿佛一层承受着极大压力的塑胶薄膜，眼看就要破裂。

有什么东西想从里面出来！

“快走，离开这里！”崔茜暗叫不妙，想疏散人群，但是很多人此时已目瞪口呆。

“塑料薄膜”的张力终于到了极限，石板砰然迸裂，一道巨大狭长的罅隙在表面绽开，漆黑的浊流顿时从其中喷涌而下！

不！不是水流！那是无数魔物组成的万千铁骑，遮天蔽日，浩浩荡荡！

人们普遍在震惊中瞠目结舌，甚至忘记了自救。直到魔军的先头部队蜂拥而至，第一批牺牲者的鲜血飞溅在他们身上时，才发了狂一样地四散奔逃。

“可恶！”骸翼长弓射出光箭击落一只恶魔，更多的气势汹汹扑上。崔茜拔出弧刃刀迎战，试图为逃生者突破一个缺口。

“没用的男人们！总是磨磨蹭蹭！”

她矫健的身影与魔物缠斗在一起。

Mission14 片翼天使

浮汀娜城下。

唤醒姬莉叶的，是一种金属碰击的叮当脆响，间或传来一个熟识的声音在怒吼：

“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放她走，奥格纳！”

哥哥？！

她努力睁开双眼，恰恰见到化身金色天使的克瑞托挺枪刺来。奥格纳不慌不忙，轻轻提起她往自己身前一挡——

对手不得不急收攻势，锋利的枪尖勉强在姬莉叶的咽喉前停顿下来。

“卑鄙小人！”骑士团长忿然叱道。

“你和尼禄有可能令法座大人的伟大梦想毁于一旦，只好继续委屈令妹了。”

“……你们！”

“啧啧啧，团长阁下，不要一脸无

辜受屈的表情，你从一开始就不可靠，不能怪法座不信任你。”

“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质疑骑士的忠诚！”

“那小子是个恶魔的真相，你隐瞒了多少年？”奥格纳见克瑞托勃然大怒，立即伸臂让姬莉叶悬浮在脚下沸腾的火海之上，“不要做蠢事，不然我可能会一时失手哟！”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绯红色残影飒然掠过，姬莉叶倏地从奥格纳右手中消失。

四周的景象在她眼前疾速运动，还弄不清上下左右，自己的双脚就触到了地面——她被轻轻放在圆形石板上。

姬莉叶终于能看清面前的“人”，不禁连连退后。

如果说尼禄右臂的肉体化为电浆，那么这家伙的整个身体则是一团熊熊烈火被同样的绛色甲壳包裹着。灼热的火苗从七窍与胸膛中蹿出，身后绽放着完全由火焰构成的镰刀状双翼，看上去丝毫不亚于最可怕的梦魇中出没的炼魔。

“嗨，当心点！”他一把拉住姬莉叶，“你如果跌下去，那小子可会跟我没完没了。”

“但丁……！”半空中奥格纳咬牙切齿欲飞身扑上，却被半途挡住。

“你的对手是我！”克瑞托厉声怒吼，“但丁！快把阎魔刀拔起来，必须将地狱之门关闭！”

“少指手画脚。”

“你这伪君子叛变投敌！”奥格纳尖叫起来，没头苍蝇般挥刀乱砍，企图突破拦截。

“从诞生以来，我就是一名骑士……”枪柄击中奥格纳的肚腹，打得他踉跄后退。

“……你们欺骗了我，利用了我，为你们的野心和阴谋服务！”长枪突刺，奥格纳用剑刃勉强挡住，再度被压制在下风。

“……甚至胁迫一无所知的姬莉叶！”克瑞托愤怒的声音响彻屋宇，“下地狱去吧，魔鬼！”

奥格纳被洞穿左腿，惨叫声犹如一只大苍蝇在做最后挣扎。

他突然挥动手臂，把宽刃剑朝立在石板上的姬莉叶掷去！

但丁刚刚拔起阎魔刀，他听到破风之声却来不及阻挡。

旋转中的大剑向女孩迎面飞来！

剑刃投映在她的瞳仁中，越来越大……

头脑中一片空白，完全没有对死亡的恐惧……

……直到滚烫的鲜血飞溅在她的面颊上……

……和金色的羽毛漫天飘舞……

大剑深深贯穿了克瑞托的前胸，从背后刺了出来！——他追截大剑而来，用身体挡住了奥格纳的偷袭。

“死吧！死吧！”奥格纳已完全癫狂，手舞足蹈地叫嚣着，“你以为你代表正义？克瑞托，你和我一样早就是魔鬼，哈哈哈哈哈哈！！！”

看看你自己，克瑞托，和恶魔有什么分别？

尼禄的质问忽然在耳边响起。

百万分之一秒中，往事如风般掠过，克瑞托依稀看到那个襁褓中的银发婴儿第一次向他露出笑靥。

“告诉尼禄，”身后呆若木鸡的姬

莉叶忽然听到兄长低声说，“我一直以他为荣。”

没有了阎魔刀的石板猛烈震动，光环与文字瞬间失却华彩，条条裂纹辐射状蔓延开来。

“什么？不！！”奥格纳突然发现脚下的空间正在扭曲变形，火海如同对不准焦距的幻灯片在眼前忽大忽小，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吸力即将把他拖回深渊！

垂死的金色天使猛地腾空而起，身后拖着一道血雨，朝狂叫中的奥格纳扑了上去！

“呃啊！！”

撕裂骨肉的声音再度传来，长枪无情地刺入后者的要害。

“既然都是魔鬼，那么一起去地狱如何？”克瑞托冷笑着盯住奥格纳。他们都已回复人形。后者的脸在痛苦和绝望中狰狞如兽，双手乱抓企图摆脱长枪。

巨大的立柱纷纷崩裂倒塌，石板也终于被砸得粉碎。但丁适时带着女孩和阎魔刀一同飞起。

“克瑞托！”她在半空声嘶力竭地哭喊道。

永别了，姬莉叶。

克瑞托死死捉住不断挣扎的奥格纳，两人陨石般向翻腾的火海堕去。后者的嚎叫被淹没在地狱鬼魂的悲鸣中。

永别了，尼禄。

最后那一刻，骑士团长笑了。

深渊在拉锯中最终胜利，如血盆大口吞噬了一切，他们的身影与地狱一同消逝……

墙壁剥离，屋顶坍塌，轰鸣之声不绝于耳。

但丁抱着哭泣的姬莉叶在如雨落石中穿梭而出。

“他不是恶魔，”终于又能得见天日，他把她轻轻放下，“是个真正的……骑士。”

Mission15 遥远的乌托邦

与此同时，浮汀娜城中。

崔茜正在疏导平民逃生，混乱中忽然发现一个披着黑衣的死神正挥动大镰朝一名少年斩去。

她弯弓欲射，视线却被惊惶的人群挡住。

惨叫声乍起，崔茜变了颜色。

但少年却已安然跑开，叫声是魔物发出的。

一名白色铠天使出现在那里，挥矛消灭了黑衣死神。崔茜即刻摆出戒备姿态，可是铠天使并未对她出手，掉头向另一群魔物飞去。

“……这是？”她猛然发觉，不知何时，漂浮在天空的银色巨像已睁开双目，正在缓缓飞行。庞大的身躯旁盘旋着无数白铠天使，与漫天魔物缠斗正酣。

还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在他们中间飞跳跃动。

“尼禄！”

尼禄此刻正攀在一个蝙蝠状魔物身

上，后者怒气冲冲地尖叫翻腾，想将他摔下去，却不留神与一名铠天使撞成满怀。

“谢啦！”他借撞击的惯性飞跃而出，半空中抓住了铠天使的长矛。

天使奋力甩动武器，却不过又成了尼禄起跳的助力。

他灵巧地在冲锋陷阵的两军间飞跃前进，目标直指巨像头部。

法皇的上半身凸现在巨像眉心，正慷慨激昂地对脚下的人群发表演说：

“我的孩子们，毋须惊慌！看吧，真正的救世主已经降临！坚持你们的信仰，忏悔你们的罪孽，这个污秽的人间终将被埋葬，神圣的乌托邦就要……啊！”

“埋葬你个头咧！”尼禄从一个铠天使背上跃至巨像肩膀，一枪打在法皇耳边，“难怪但丁想朝你脑袋上来一下，我也想。”

“尼禄……”但就像击中一块水银，弹孔迅速消失。法皇的半身如游动般在巨像体表活动自如，他的面容已经彻底变成弱冠少年的样子，“这么说，奥格纳最后还是失败了。”

“现在已经被揍得吃屎去了，”红桃王后指着法皇，“我来收拾你这只狐假虎威的老乌龟！”

法皇冷笑招手，数十名铠天使一拥而上。但尼禄的身形在包围圈内忽然消失——

随即远远出现在巨像背后的光翼上，高高跃起，红衣展开如同鸟翼，双手持剑向法皇当头劈来！

金石相交，声如鸣钵，这一下正着法皇天灵，后者颤抖了一下炸裂成千百块！

“你还是不明白，”然而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法皇随即在尼禄身后浮现，“我已和救世主融为一体，区区雕虫小技怎么可能击败一个神！”

尼禄回旋斩击，红桃王后深入法皇的身体。但对手仿佛毫无知觉，切口处迅速愈合，反而把长剑紧紧裹在其中。

“若能多一个强大恶魔的力量，救世主将更加完美！”尼禄发现石像表面好像变成泥沼，正慢慢将自己的身体吸纳进去。

“不过最佳人选应是斯巴达之子，我稍后会送他去与你作伴。”法皇狞笑着看着他逐渐没顶石像。

尼禄丝毫也没有挣扎，最后沉入的右手冲法皇比出中指。



“好小子！真的深入虎穴了！”魔人化的但丁飞临崔茜身边，“喂，你确定斯巴达在那玩意儿里面么？！”

“如果别的地方都没有的话，那还能在哪里？”崔茜扭头看看他，“哦，阎魔刀找回来了。”



“没错。”但丁得意洋洋。

“你打算怎么给那小子送进去？”

“……”

尼禄感觉自己好像落入了一只机械巨兽的体内，顷刻间被犹如巨型工厂般的轰响声包围。触手可及的不是柔软的肉体，只有无数似乎是有生命的齿轮与电缆企图将自己束缚其中。

“滚开！”尼禄右手爆发出耀眼的青色电流，撕裂了不怀好意的机械体。

魔兵器肯定是用来启动那玩意儿的动力源。找到斯巴达，就能毁了它！

崔茜如是说。

但他此时头下脚上，完全无法辨别方位，也搞不清该往哪儿去。自打出生还不曾如此狼狈过，幸好外面的人看不到。

忽然一道红光从眼前闪过，不久之后又是一道。有电流状能量沿密布的电缆在巨像体内传播。

“看来可以顺藤摸瓜了。”

巨像体外。

法皇正待继续发表鼓舞人心的末日演说，突然被一阵强烈地震打断。

宏伟的浮汀娜城堡随着地面的塌陷分崩离析，卷起庞大的烟尘！

片刻之前还忙于屠戮的魔军同时泥雕木塑般静止，接着纷纷发出尖啸，朝石板上的黑色裂缝飞回！

“什么？！”法皇大惊，“难道是地狱之门……？！”

“HELL GATE IS OVER!”但丁扇动烈焰双翼，把面前的铠天使纷纷撞飞，“轮到你下地狱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不明白？！”巨像张口咆哮起来，“只有救世主才能改变这个世界，创造天国！”

它背后的环状双翼发出不亚于太阳的光芒，魔物纷纷被烧得骸骨无存。接着额心的晶石向天空中的但丁射来道道激光。

“太象特摄片了，娘的！”但丁轻松躲过，“如果这玩意儿是照斯巴达的样子做的，那实在是糟糕透顶，他本人要帅得多！”

巨像一掌拍来，却被他挥剑削掉两根手指。

“尼禄！”但丁放声大喊，烈焰从他口中喷涌而出，“别睡着了，阎魔刀来也～！”

法皇猛地打个冷战，他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妥，振臂高呼，将剩余的铠天使尽数召来。

“阻挡他！！”他自己一闪消失在石像表面。

“想玩美式足球么？！”但丁上下

翻飞闪避，前来阻挡的铠天使或者扑空或者互相撞得粉碎。

在距离石像20米处他全力掷出阎魔刀，后者一声呼啸深深插入巨像额头的晶石中！

黑檀木与白象牙同声怒吼，但丁一口气将其中子弹悉数发射，每一粒都恰恰击中前一发的弹尾……

而后以重重叠加的巨大冲力正中阎魔刀刀柄的顶端！

晶石应声裂开，刀身霎时没入巨像体内！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小子。”

“这……就是斯巴达？！”尼禄顺着能量流涌出的方向摸索前进，突然一脚踏空，掉出狭窄的管道，落在一个密布静脉状突起的巨大球体上。

那东西是半透明的，好似在呼吸般缓缓地膨胀收缩，依稀可见深处埋藏着一把剃刀状大剑。

那些虽貌似机械，却好似有生命的肌体般的管道和电缆，统统从四面八方交织着联在这个半透明的“心脏”上面，它的每一次搏动都向外强劲地输送着红色的能量流。

就是你了！

尼禄将青夜蔷薇紧贴在“心脏”表面开火，结果子弹擦出一蓬火花生生弹回——包裹这东西的半透明“薄膜”比看起来要坚韧得多。

劈砍作用也不大——红桃王后反弹的力道震得尼禄虎口发麻。

“早告诉你没用的！”法皇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以你的力量也想同神对抗吗？放弃吧，加入我的行列，你的灵魂可以得到完美无上的永生。”

他逼视住尼禄的双目，企图用精神力压倒对方。

尼禄紧握剑柄的手慢慢放松了，红桃王后滑落在地发出铮的一声。

“很好，孩子，过来吧！”

“我才没有……”尼禄忽然梦呓般说道，“睡着……！”

法皇满怀期待地等着他彻底放弃抵抗，却慢慢发现事态不对。

仿佛有风吹起，尼禄银发贲张，宛如雄狮鬃毛，碧蓝色的瞳孔逐渐染上一抹凄烈的血色，已经褴褛不堪的红色外衣亦自行飘舞，猎猎作响！

必须杀了他！

法皇顿时后悔自己的贪婪，他迅速没入脚下的内壁。

原本匍匐不动的条条管线如触手般挥舞起来，扑向尼禄！

他躲也不躲，只是向空中伸出手。

一道青蓝色光芒从天而降，直落入尼禄掌中！

黑压压的管线结成一个巨茧顷刻间就将他裹得严严实实，蠕动几下之后一切都平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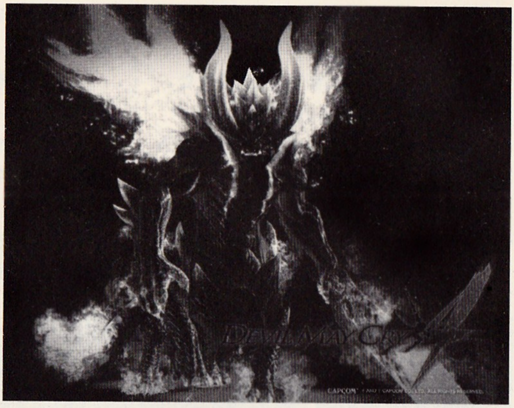
法皇的半身又出现在巨像额头，得意忘形地狂笑出声——他明显地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被吞进了自己的身体中。

但笑声嘎然而止，他似乎看到了什么……

法皇的双眼中映出一个威武的青色魔人，周身烈焰蒸腾，手中握住的正是阎魔刀！！

他突然意识到这景象并非来自外界……

管线结成的巨茧上骤然现出一道弧形



裂缝，刺目的蓝白色光华从中射出！

来自内部的剧烈冲击使巨像头部瞬间化为齑粉，法皇的身体被抛出半空，他看见尼禄……

不，那不是尼禄，是一只巨大的青色猛兽，毛发如火，从石像中一跃而出！

救世主好似发出呻吟一般轰鸣着倒下，铠天使纷纷崩坏跌落，如同下了一场铁雨。

“不！不！！”法皇的身体迅速萎缩，面容再度从少年回复成垂垂老者，又继续衰败成一具蒙着铅色的干尸，“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是神！我是神！！”

一团小小的黑影从他尖叫的口中飞快挤出，朝空中拼命逃逸，留下身后那个已干瘪得失去了重量的躯壳自行跌落。

“他想逃！”地面上，崔茜弯弓搭箭欲射，却被但丁一把拦住。

细小的黑影在飞行中愕然发现自己已动弹不得！

一只巨爪从背后赶上将他轻易抓住。

“你走错方向了，伙计，”这次是尼禄的声音，“‘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巨爪挥动，攥着他在空中留下一长串逐渐远去的尖叫，最后被一把塞进在黑色石板上的罅隙中。

“见鬼去吧，‘神’！”爪起拳落，石板化成无数激射的碎屑。

Mission16 两个尾声

“太——赞了！！小子！！”但丁兴高采烈地飞扑过来与他击掌，险些把尼禄撞个踉跄，“你这家伙有潜力，一起去当狩魔猎人吧！”

“人家不像你啦，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崔茜肘击但丁腹部，打得他弯腰呻吟，“快去吧，小子，有人在等你呢。”

“还给你们。”尼禄伸出双手——分别是斯巴达与阎魔刀。

“这个我收下，这个嘛……你留着吧。”但丁只接过了前者，“我想你比我更需要它。”

“拜拜啦，小鬼！”他再次用两根手指在眉头一比，崔茜则送上飞吻，转身离去。

“……我们还会再见吗？”那两人

好像在热火朝天地互相说着什么，谁都没理尼禄。

劫后余生的人们纷纷钻出藏身处，茫然地注视着眼前这一片废墟。

天空中云开雾散，竟然已是夕阳西下，鱼鳞状的层云如火般燃烧在天际。

Lord of my love, to whom in vassalage,

他忽然听到远方隐约传来歌声，



熟识的嗓音，空灵的旋律，唱彻澹澹长空。

Thy merit hath my duty strongly knit,

尼禄伸手入口袋，伊西斯之翼静静地躺在里面。

To thee I send this written embassage,

他朝歌声之处拔腿飞奔而去。

现在说“生日快乐”是否太迟?

尼禄的银发迎风飞舞，他仿佛听得见自己忐忑不安的心跳。

几天以后，Devil May Cry事务所内。

“你真是个救世主！”蕾蒂砰地一声把一只黑色密码公文箱放在书桌上，“我总算没有失信于人。”

但丁懒洋洋地挥挥手，崔茜却很开心地打开箱子，但乍看之下立即变了脸色。

里面讽刺般地躺着一张孤零零的百元美钞。

“付给救世主的钱似乎应该再多点吧?！”

“我当初说的可是‘将阴谋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哟！”蕾蒂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结果某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却主动给对手提供帮助，闹得整个城市都变成瓦砾堆呢！”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懂不懂?遇到麻烦就推给别人，很聪明嘛！”

但丁悄然朝门口退去。

“要嫌少也不该是你开口吧，金发妹?”

“至少你还不是这里的主人，雀斑娘！”

但丁小心翼翼地扭动门钮，祈祷它不要发出任何噪音。

“但丁！！”两人突然同声吼叫，四只眼睛怒气冲冲地瞪住他。

“啊……呃……我忽然肚子疼！啊！！好痛，受不了了！”他兔子一样钻进卫生间，喀嚓一声将门紧紧锁住。

房间里一时变得很安静，不过是剑拔弩张的那种。

刺耳的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打破僵持局面，崔茜满面怒容地一把抄起听筒：

“Devil May Cry……嗯?知道了。”

蕾蒂耸耸肩往大门走去，崔茜捂住话筒对着卫生间喊道，“来生意了！”

“……看来是吃坏东西了，崔茜……”但丁在里面虚弱地呻吟道。

“……这家伙有暗号。”

房门打开，但丁精神抖擞地走出，抓起横放在柜上的大剑双枪武装起来。

“工作优先！”

崔茜扶住前额大摇其头，蕾蒂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我可以一起去么？”

“可以啊，多个人多个帮手嘛，对不对，崔茜？”

“没错，但是别想分钱！”

“很嚣张嘛，金发妹。”

“走着瞧，雀斑娘！”

“不要吵啦，准备好吗？一起喊口号吧。1、2、3，LET'S ROCK！！”

“谁要跟她‘ROCK’啊？！”

“我也不稀罕。”

“……喂……《鬼泣》的游戏里你们不是这样子的……”

窗外阳光明媚，又是忙碌而美好的一天。

全文完

【附录】

文中涉及人名溯源+名词小辞典

★尼禄(Nero)

这名字粗看之下应该是指著名的罗马暴君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公元54年—68年在位），不过本人觉得还有可能是意大利语的“黑色”，记得一代里面有Nero Angelo吧，就是黑天使喽。

★姬莉叶（Kyrie）

本作里几个新出场的剧情人物名字都来源于弥撒曲（注意：普通弥撒和安魂弥撒还是有区别的，有些地方说是来自安魂曲，不太准确）。Kyrie eleison可以翻译为“祈怜咏”，而Kyrie本身意为“上主，求你垂怜”。

★克瑞托（Credo）

原文一般翻译为“信条经”，简单地说就是传统基督教的主流基本信仰纲要。这个名字与人物本身的搭配优于其他几个，很符合骑士团长刚正不阿的性格。

★奥格纳（Agnus）

名字来源于Agnus Dei，拉丁语意谓上帝的羔羊，在基督教神学及古犹太教中原指耶稣基督作为理想的“为全人类赎罪”的祭品角色，作为弥撒曲里的乐章之一可以被称为“羔羊咏”……和游戏里的家伙完全无关嘛……

★葛洛丽雅（Gloria）

在弥撒曲中可以叫做“荣光颂”，以歌颂上帝威荣为主题的唱段。歌词一般是由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衍出。

★贝利亚（Berial）

火焰牛怪，游戏里的第一个Boss，代表七大原罪的堕天使之一，与没有在小说中出现的冰蛤蟆一号拜耳（Bael）是同门，均属所罗门七十二魔神之一。（PS：冰蛤蟆二号叫大衮（Dagon），是闪米特人的一个主要的神，司农业，形状是一个披着鱼皮的男人。但是被古代以色列人视为魔鬼。）

★艾姬多娜（Echidna）

在小说里只写了一笔的植物蛇怪，游戏里的Boss之一。希腊神话中的著名怪物，上半身是美女，下半身却是盘蜷的大蛇。她生下了为数众多的怪物，有三头三身的地狱犬、九头蛇、吃了普罗米修斯的肝而长生不死的鹫、看守金羊毛的龙和女海怪丝奇拉。她甚至和儿子奥特罗生下狮身人面兽史芬克斯。这个名字也起得不错，游戏里的艾姬多娜也是个不断制造魔物的生产机。

★白色铠天使（Bianco Angelo）

同样是意大利语。Bianco就是白色，angelo就是天使……话说这游戏里用到的语种还真不少，第二关叫“La Porte de l'Enfer”就是法语的“地狱之门”。最后一关叫“La Vita Nuova”如无意外便是西班牙文的“新生”了……

奥丁领域

[第八回]

文/卡伦　插图／kagalin

奥斯瓦尔特
Oswald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冷酷战士，梅尔文亲王的养子。拥有魔晶具——魔剑格拉姆的他在战场上有着“黑色剑士”的称号，而其实力之强在整块大陆上都鲜有匹敌者。在梅尔文发动的政变失败后，奥斯瓦尔特得知了自己一直被义父欺骗的事实，心如死灰的他选择了以身赴死。但在死之国遇到某件事后，他重新燃起了生存的希望，并在奥丁的帮助下重返人世。



奥尼克斯
ONYX

炎之国博凯内伦的国王，性格豪爽而风流不羁。他对于自己身为王者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并且深受所有国民及部下的爱戴。



奥丁
ODIN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格温多琳和格丽赛达的父亲。冷酷的奥丁以其强大的魔法力和卓越的决断力闻名于世，“魔王”之名在整块大陆上如雷贯耳，而他也是最强魔晶具——雷神之锤巴罗尔的主人。

格温多琳
Gwendoly

北方大国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魔王奥丁的二女。手持魔晶具——尼贝龙根之枪的她在战场上被敌人敬畏地称为“奥丁的魔女”，但生活中的格温多琳却是一个善良坚强的女孩。为了救助奥丁的私生女薇尔维特，格温多琳违背了父王的旨意，之后被依律处以了沉眠魔法之刑，将成为醒来后第一眼见到的男子的妻子及仆人。



前情概要

自古以来，艾里昂大陆上就一直流传着灭世的预言：世界将因兽、炎、死之王、大釜、龙这五个灾祸而灭亡。

大陆最强国瓦伦蒂亚在能够将魔素制造成魔晶的结晶炉科尔德隆暴走事件中灭亡，而意图得到结晶炉的拉格纳尼尔王国与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间的战争也自此开始。在经过了长达七年的纷争后，原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从死之国重返人间，破灭的乐曲也由此开始奏响。

被诅咒为兽人的铁达尼亚王国王子康尼琉斯，他为了令自己的身体复原，以及与恋人薇尔维特重逢而一路拼搏着。

亡国的瓦伦蒂亚公主薇尔维特，她的梦想是解析出从死去的卡隆王那里得到的卷宗真相，打破自己将死的诅咒。而为了寻找行踪不明的恋人康尼琉斯，她毅然决定前往铁达尼亚，但却成为了三贤者的阶下囚。

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格温多琳，她继承了死去的姐姐留下的尼贝龙根之枪，一心要得到父王奥丁的爱。为了救助同父异母的姐

姐薇尔维特，她杀死了王国重将布利甘，因此被父王施加了沉眠魔法，并被剥夺了女武神的资格。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小公主梅赛德丝，她刚刚挫败了堂兄梅尔文亲王的篡权阴谋，成为了妖精王国新的女王。

持有魔剑格拉姆的黑色剑士奥斯瓦尔特，他没有任何梦想与希望，只是为了义父梅尔文而战。但当从临死前的养父口中得知自己的真正身世后，万念俱灰的他选择了自我了断。但如今却在经历了某件事后重返人世，并杀死了最强的暴龙瓦格纳。

那时没有人能够预想到，这五位少年少女会给整个艾里昂大陆带来多大的巨变……

第三章 血色黄昏

第11节 奥斯瓦尔特

温塔伯伦万丈雪山之巅，千万年来的积雪在先前的那场激战所引发的灼热气浪下已被尽数融化挥发，灰黄色的地面在历经了漫长的时光后终于再度感受到阳光的直射。

而在这片荒寂的不毛之所上，被誉为大陆最强生物的暴龙瓦格纳已然瘫倒于地。

昔日他那令人心惊胆战的强大斗气已随着刺入心脏的魔剑与呼吸一并消散，而鲜血仍然从如小山般的巨大身躯下源源不断流出。

站在不远处的奥斯瓦尔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起伏不定。此时的他已经除去了黑曜斗衣，但还未从刚才那种阴冷彻骨的死亡气息中完全恢复过来。

在之前那一回合的交锋中，当自己借助影分身偷袭的战术被瓦格纳识破后，奥斯瓦尔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对死亡的恐惧。在对方全神贯注的情况下，那种宛如水晶一般的外壳可谓无懈可击，因此他几乎是在绝望之中刺出了那一剑，心里电光火石般闪现的念头也不过是“不想就此轻易死去”而已。

但令他万万意想不到的是，魔剑格拉姆竟然在完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刺穿了瓦格纳的心脏。

虽然不清楚那一瞬间对方为何会突然放弃抵抗，但对于奥斯瓦尔特而言，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而那个结果就是——自己终于杀死了面前这条远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巨龙。

在原地停留了良久后，奥斯瓦尔特向瓦格纳的尸体走去。

先前的那场战斗虽然耗时不长，但已足以令他筋疲力尽。此时的他只是强撑着才能避免踉跄倒下，但蹒跚的步伐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走到瓦格纳身前，将没入对方胸口的魔剑格拉姆用力拔出。而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声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奥斯瓦尔特低头望去，映入眼中的是一个掉在脚下的金色戒指，看起来应该是随着剑锋的抽出而从瓦格纳心脏里掉下来的。

他弯腰捡起戒指，拿到眼前仔细端详着。

那枚戒指看起来很普通，没有雕刻任何花纹，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环，虽然像是由黄金打造的，但颜色非常古旧昏暗，触感上也有所不同，不知是不是一直深藏在暴龙体内的缘故，摸上去竟然感觉有些发烫。

忽然，奥斯瓦尔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常，眉头一皱，将身体转向了另一边。

而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渐渐从不远处的紫色光芒中闪现出来，最终完全显现在他面前。

“将那个戒指给我，那是我的东西。”魔王奥丁将手伸向奥斯瓦尔特，沉声说道。

奥斯瓦尔特冷漠地摇了摇头，“你只不过要求我杀死这条龙，戒指并不在我们的约定范围内。”

“你对它的价值一无所知，而它对你也毫无用处！”奥丁死死盯着黑色剑士掌心的戒指，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有些颤抖，“现在，将它还给我吧。”

说完之后，他情不自禁地向前迈了两步，但前方举起的血红魔剑令他不得不停住了脚步。

“我现在很累，但如果你还想再跟我打一场的话，我倒是一点都不在意。”奥斯瓦尔特面无表情地看着奥丁，淡淡说道，“不过，这次我就不保证你能活下来了。”

“……你！”

奥丁紧握双拳，恼怒地瞪着奥斯瓦尔特，肩头的雷神之锤伴随着杀意微微闪耀出银光。不过被怒目而视的青年倒是一副淡然的样子，只是一直将剑锋指向奥丁，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我完成了我的诺言，现在，轮到你兑现我们交易的条件了。”

僵了半晌后，奥丁长叹了一口气，笼罩在雷神之锤周围的光芒也渐渐淡去。

“这你不用担心，身为拉格纳尼布尔的国王，我绝不会背叛自己的承诺。”他强忍住怒火背过身去，微微摇了摇头，然后开始咏唱起瞬间移动魔法。

几秒钟后，随着紫色光芒的急速闪耀及黯淡，奥斯瓦尔特与奥丁都从雪山山顶消失了。

当奥斯瓦尔特再度睁开眼睛时，身处之地已经由雪山之巅变为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外沿，他抬头望去，映入眼中的是矗立在正前方的那座古旧而高大的城堡。

“你杀死了瓦格纳，所以我将履行当初许下的诺言。从现在开始，这座城，还有它里面的东西都是你的了。”奥丁指着城堡说道，“不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以前曾经见过她吗？”

奥斯瓦尔特没有说话，只是出神地望着城堡。

见到对方似乎并不想回答自己的问题，奥丁也没有继续再问下去，只是不自觉地又看了看奥斯瓦尔特的左手。

他梦寐以求的迪特雷之戒就在面前这个青年的掌心里，但双方的实力之差却令他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很不甘心，但奥丁还是决定暂时放弃抢夺戒指的计划，等回到拉格纳尼布尔后再作打算。

奥丁低哼了一声，准备转身离开这里。但就在这时，一个爽朗的声音忽然自不远处的森林传入了两人耳中。

“未经我的允许就将我的宝物赠予他人，你不觉得需要向我解释一下吗，尊敬的奥丁王啊。”

话音未落，奥斯瓦尔特与奥丁便几乎同时将身体转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抬头向那株大树上方望去。

一位上身赤裸，有着一头银色刺发的男子两手放在脑后，双腿交叉斜躺在十几米高的树杈上，同样似笑非笑地望着奥丁这边。

“奥尼克斯？”奥丁脱口而出，很明显对对方的来访感到非常吃惊。

“是啊是啊。”炎之王从树杈上站起，扶着树干微笑说道，“好久不见，拉格纳尼布尔的魔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有七年了吧？”

略一思忖后，奥丁突然明白了对方来到此地的原因，即使是他也不禁心中忐忑起来。但事已至此，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奥尼克斯王，你已经来到了拉格纳尼布尔的国土上。”奥丁清了清嗓子，沉声说道，“虽然我国与博凯内伦曾签订了同盟协议，但不打声招呼就过来……这可不是炎之国的礼仪吧？”

“自然不是，我国信奉的是言而有信、一诺千金，这点和贵国的礼仪似乎确实相差很远呢。”奥尼克斯笑了笑，双手抄在裤袋里从树上跳下。而后慢条斯理地向奥丁这边走来，如炬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对方脸上。“七年前的承诺，看来你已经忘了啊，尊贵的魔王大人。”

奥丁沉默了，良久一言不发。此时面对对方他确实觉得心中有愧，但在不久前那种情况下，对于迪特雷之戒的渴望已经让他将一切都抛到了脑后，直到现在，他方才醒悟到自己刚才与奥斯瓦尔特的约定也许会引起大麻烦。

“我对你很失望，奥丁。”奥尼克斯毫不客气地忽略了敬语，语气也渐渐变得激烈起来，“如果不是从三贤者那里得到消息的话，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竟然能如此轻易就破坏七年前我们签订的同盟协议，不但将我的王后变为睡美人，如今还想将她拱手送给别人？！”

奥斯瓦尔特此时也已经基本确定了面前这个男人的身分以及他此行的目的，不过他并没有插话，而是一直保持冷眼旁观，仿佛事不关己一样。

“我不知道那三个老家伙都给你说了些什么，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绝非出于善意，只不过是想利用一个女孩来影响博凯内伦与拉格纳尼布尔两国间的关系而已。”奥丁终于开口了，“违背协议内容，这点我无从辩驳，但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弥补这件事对你所带来的伤害，希望你能了解到我的诚意。”

“没有任何东西能跟她相比，奥丁，你无法理解她对我有多重要。”炎之王盯着奥丁的眼睛说道，“八年前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自己已经遇到了生命中的惟一。我的灵魂随着名为爱情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我根本无法驾驭住这只脱缰的野兽！而现在，你竟然要把我那纯洁的公主交给这个被如影随形的死亡腐臭笼罩的垃圾？”

他猛地伸手指向奥斯瓦尔特，但目光依然停留在奥丁脸上。

“那种臭味……我不知道这家伙和死之国那个飞扬跋扈的泼妇有什么关系，但你真以为自己的女儿和这样的家伙在一起能幸福？还是说……你根本就把女儿当成了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工具？！”

“言谈举止最好符合自己的身分，博凯内伦的炎之王。”奥丁的声音也提高了起

来，“那你想怎样？如三贤者所愿与我反目成仇？率领炎之国的大军入侵拉格纳尼布尔？七年前你是怎么说的？难道你真希望一切都按照神谕的走向进展，让自己成为终焉五兽中的灭世之炎？”

奥尼克斯沉默了半晌，突然问道：“那么你告诉我，世界树在哪里？”

“……”

看到奥丁犹豫的样子后，炎之王发出了一声冷笑，说：“如果一切都按照神谕所言，那无论我是否愿意都将率军将艾里昂大陆化为一片火海。七年前你曾答应过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将惟一能避免此事发生的世界树找到，但现在呢？那株传说中的参天巨树究竟在什么地方，你倒是告诉我啊，奥丁？”

说完这番话后，奥尼克斯不再理会哑口无言的奥丁，将目光转向了旁边的黑色剑士。

“你很强。”他突然说道，“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我从没感受过像你这么强大的力量……不过可惜的是，这种力量却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死亡臭气。”

说到这里，奥尼克斯向远方的城堡方向歪了歪头，颈部骨节随之格格作响。

“躺在里面的那位少女是我的未婚妻，炎之国博凯内伦未来的王后。我不管你为什么会向奥丁提出那种要求，但你还是滚远点比较好，不要让你身上的臭味玷污了花朵的芳芳。”

面对奥尼克斯的挑衅，奥斯瓦尔特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而后随手将魔剑拔出。

突然间，两股强大的斗气几乎同时从两人体内爆发出来，无形而激烈的碰撞将周围数十米内的空气瞬间逼空，化为了暂时的真空状态。

奥丁脸色一变，下意识地抓住了雷神之锤的锁链顶端，摆出了随时准备迎战的架势。

短短几秒钟内，目前艾里昂大陆上可谓最强的三名男子周围的空间便被剑拔弩张的杀气团团充斥。

奥丁屏住呼吸，心中快速计算着采取何种战略会让自己赚得先机。

虽然奥丁很想从黑色剑士手中得到迪特雷之戒，但如今来看，靠强抢夺得的几率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即使他选择与奥尼克斯联手也是如此。单论实力而言，炎之王应该与自己不相上下，虽然传说中对方拥有强大的变身能力，但怎么来看，他也应该不是亲手杀死了水晶巨龙的奥斯瓦尔特的对手。

可是，他也不想让奥尼克斯发生任何意外。在终焉之预言里，这位炎之王是毁灭艾里昂大陆的终焉五兽之一，根据神谕所示，奥尼克斯是在遇到某种无法抵抗及逆转的情况下被迫化为灭世之炎的。如果今时今日让他与奥斯瓦尔特发生冲突，谁也不知道最终情况会变成怎样。

但就在奥丁左右为难，激战一触即发的此时，奥尼克斯好像突然听到了些什么，眉头随之紧皱起来。

“什么？……别那么激动，慢慢说，现在圣地的情况如何？”炎之王沉声说道，通话者应该是耳旁传音器另一端的对象。“……唔，我知道了。让蜜斯蒂带人看守

住通往圣地的所有出口，如果再有任何意外发生立刻向我进行报告。”

当通话结束后，奥尼克斯闭目沉默了几秒钟，身上的杀气慢慢变淡消失。而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脸上的神情也于同时换为了统帅全局的王者才应拥有的冷静。

“很遗憾，国内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我立即回去处理，这笔帐恐怕我要过段时间才能再和两位算了。”炎之王微微欠身，优雅地曲臂行礼以示歉意，而后将目光重新投向奥斯瓦尔特，“我的王后就暂时委托你照顾了，但如果你敢动她一下，我以炎之王的名义起誓，一定会将你撕成碎片。”

说完这句话后，奥尼克斯转身准备离开这里。而在略一犹豫后，他回头看向了奥丁。

“你一直恐惧的那件事，貌似它的发生已是无法避免。”炎之王顿了一下，盯着奥丁的眼睛沉声道，“最后之龙诞生了。”

这句话对奥丁闻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那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令拉格纳尼布尔的魔王脸色大变，整个人如同被雷击中一般剧烈颤抖起来。甚至连奥尼克斯的飞跃离去都未察觉。

隔了几秒钟后，奥丁方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下意识地瞅了奥斯瓦尔特一眼，而后没有再浪费任何时间，立即开始咏唱起瞬间移动魔法，准备返回拉格纳尼布尔马上考虑应对之策。

几秒钟后，奥丁随着紫色光芒的淡去凭空消失了。对于终焉之预言一无所知的奥斯瓦尔特并不清楚炎之王临走前最后抛下的那句话究竟有何含义，虽然自知肯定非常重要，但在此刻而言，他并不觉得这件事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因此也没有对此多加在意。

在略微思忖了片刻后，奥斯瓦尔特抬起头，向着城堡的方向走去。

****

黑色剑士缓步走在城堡中，周围寂静无声，只有他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不断回响。

这座古城从外部来看相当老旧，但内部房间装饰却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天花板上的巨型壁画毫疑问出自名家手笔，与水晶吊灯的搭配更让人产生一种别样的美感。而那些装饰用的花瓶壁饰粗看起来只是随意摆放，但整体看来却非常舒服，没有丝毫的不协调感。从窗边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不远处郁郁葱葱的森林以及环绕在城堡东南半环的宁静河流，给人的感觉就如同自己正身处于世外桃源一般。

一路走上旋转阶梯，转过几个弯后，再走过那条不长的走廊，奥斯瓦尔特来到了尽头一扇不大的房门前。他推开门，一阵淡淡的香气扑鼻而来，而映入他眼中的，则是房间正前方那张三面环绕着大红挂帘的白玉床，以及……躺在床上的那位身着蓝黑色连衣裙，正沉浸在梦乡中的美丽银发少女。

当听到有人推门进来的声音后，一直守候在床边的兽人女孩诧异地转过身来，那是原来在尼比欧拉波利斯王宫服侍的米丽丝。在施加了沉眠魔法的格温多琳被送

到这座位处于拉格纳尼布尔王国边境的森林古堡中来后，她和其他几个近侍也被一并命令来到了此地，担任起继续照顾小公主的工作。

“你、你要干什么？”米丽丝慌忙快步走到床尾，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道，“快出去，这里是私人领地。我、我可是格温多琳小姐的监护人，如果你敢对她不轨的话，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也、也许我看上去是这个样子，但、但我事实上要强大很多呢。”

“你的国王对我说过，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了。当然她也包括在内。”

说完这句话后，奥斯瓦尔特不再理会吃惊的兽人，缓步走到床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银发少女，眼神中竟然流露出几分温暖与期盼。

“那只蓝鸟果然是你……”奥斯瓦尔特轻声说道，“那种淡淡的温暖，之前我也曾从你的王宫那里感受过。我从未有过那种感觉，在数千数万人中，只有你……”

橘黄色被褥覆盖下，美丽的少女安详地沉睡着，面颊显出一抹淡淡的红润，如水般的银色长发飘散在床边。她双眼微闭，月牙儿似的睫毛轻颤，微微上扬的嘴角勾勒出优美的弧线，但眼角似乎还闪烁着晶莹的泪痕。

第一次见面，是在尼比欧拉波利斯的王宫大殿中。当时的奥斯瓦尔特是接受了刺杀奥丁及刺探军务的间谍，但当躲在椅背后的他第一次看到格温多琳时起，心中便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

一见钟情？也许吧……但奥斯瓦尔特更多感触到的，还是对方身上那与自己几乎一致的气息——孤独寂寞的气息……

第二次见面，是在废都赫尔斯堡的大漠战场。在奥斯瓦尔特面前，最强的女武神格丽赛塔在发挥出自己150%的力量后终于力竭身亡。而在那时，她出现了，伴随着告别姐姐的悲伤的泪水，伴随着对黑色剑士锥心刺骨的愤怒。

她想杀了我，是的，她有足够的资格。如果不是我的出现，她的姐姐完全可以应付那条地龙，可是……

“……快点杀了我！你还在等什么？拉格纳尼布尔的女武神不容鼠辈羞辱！”

这一刻，当初格温多琳厉声喝问的愤怒神情又一次浮现在他眼前，与如今这个安享沉睡的女孩简直是天壤之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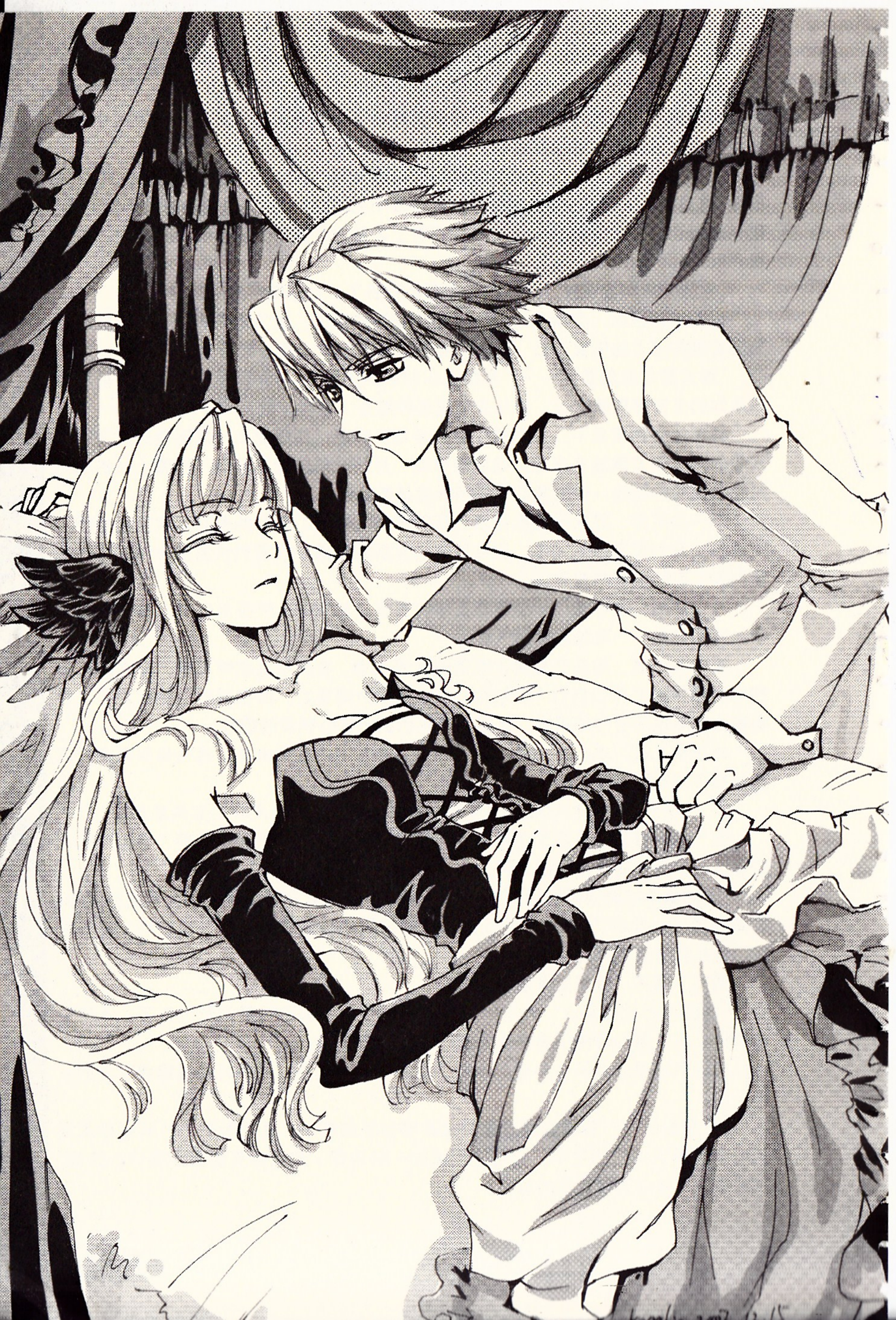
“当你醒来的时候看到我，你会怎么想呢？”奥斯瓦尔特凝视着少女紧闭的双眸，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我是害死你姐姐的罪魁祸首，你会恨我吗？会不顾一切地从我身旁逃开吗？”

他摇了摇头，目光变得柔和起来。

“揣测没有丝毫意义，我所知道的是——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到过去了。不论你将如何反应，哪怕那种反应将令我痛苦万分也无所谓……”

他除下盔甲以免不小心碰疼少女，而后在床边坐下，伸手轻轻抚摸着少女的长发。

“我想看到……看到你那深邃的瞳孔映出我的样子；我想听到……听到你那温柔的双唇诉说出我的名字。哪怕有短短的一瞬也好，如果微笑能够点亮你的脸庞，那我重返人世就有了足够的意义。”



他缓缓将脸颊靠近格温多琳，心脏不由自主地怦怦直跳起来。

想要将被施加了沉眠魔法的人从睡梦中唤醒只有一个方法，施法者的意志解除为引，而具体唤醒的方式，则与根据某个古老童话中王子唤醒公主的方法分毫无差。这或许是这个魔法的创造者的小小的恶趣味，但在此时看来，它却显得如此适宜。

在脸部距离少女只有几厘米时，奥斯瓦尔特停住了。

“我曾经只是个傀儡，是被人控制的屠杀工具，但从现在开始，没有人再能控制我，一切行事思考都将由我自己决定，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说完这句话后，他闭上眼睛，轻而缓慢地深吸了一口气。

而后……

在森林深处的古堡中。

在兽人少女惊讶的目光中。

在终焉之刻即将来临的末世中。

身披黑色盔甲的少年低下头，将双唇轻轻印于银发少女的双唇。

那一刻，时光停止了转动。

那一刻，一切就仿佛永恒。

片刻之后，双唇轻轻分开。

而在下一秒钟，沉睡了许久的少女身体微微一颤，长长的睫毛也颤动了几下。

黄昏夕阳下，落日的余晖一点点透进了玻璃窗，洒在她银色的长发上，

数秒钟后

格温多琳缓缓睁开了眼睛……



后记。。。

唔，食言了，貌似这期的字数比上期还少……

算了，大家别打我，干脆就当没这期存在吧—_,—

按照现在的进度，目前的计划是三期后结束。下期将大部分前戏进行完毕，下下期中段正式进入终焉，下下下期完结。掐指算算，应该是第15期，刚好连载一年（第8期跳票）。嗯，时间还不算太长嘛……当然，这只是按照计划进行的结果，但谁都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是瞬息万变的呀（都说了别打我了……）

这次连载中我比较犯难的是最后奥斯瓦尔特独白那段情节，《奥丁领域》游戏剧本中的台词完全是按照舞台剧风格来撰写的，优点是优美而意境隽永，而缺点就是不太适合如今小说版这种奇幻的文风。由于很多玩家都非常喜欢这段台词，因此这里我就完全按照游戏中的原文来了。因为之后的情节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所以如果各位读者对这种舞台剧台词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对了，如果大家对《奥丁领域》有什么意见建议或是疑惑不解的话，欢迎到百度的游戏贴吧发帖，我以后就把那里当成自己与各位的交流平台吧~



永远的旅人

——失落的奥德赛 千年之梦

文／重松清　译／夜蓝

离天堂最近的村子

在这个被群山包围的村子里，女人们一生中要生下好几胎孩子，五、六个也是很正常的。据说村长的太太就在几天前生下了第十个孩子。

“这位客人，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一名年轻人俯视着被白雪覆盖的村子，向凯姆问道。

凯姆歪着头默默地思考着，年轻人从小皮囊中取出一颗类似透明糖果的东西放进嘴里，笑着说道：“很快就会死的。”

“小孩子吗？”

“是啊……几乎没有能够长大成人的孩子，大多数只能长到五、六岁，然后就会夭折。说到村长的太太，她已经失去七个孩子了。”

不知是遗传的问题，还是尚且没有查明真相的病毒，从以前开始——从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村子里的人就十分短命。

“说来我还真的没有见到老年人。”

“是吧，在几十年前还有活到五十几岁的人，听说那是这个村子里最长寿的记录了。”

“所以……”年轻人继续说道，“我们会生很多孩子。生的越多，夭折的也就越多……但是只要能将一个抚养成人，家族的血脉就会得以延续，而村子的历史也将得以传承。是这样吧？”

年轻人今年已经十六岁了，他还有一名和自己同龄的妻子。

而且，很快——大概是今明两天，他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

年轻人嚼碎嘴里的糖果，说道：“我们走吧。”然后将雪橇的绳子缠在手上。

虽然雪橇上并没有装载货物，但是拉着空雪橇爬上落满雪的陡峭斜坡也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这份工作的薪水也算是不错。

就在几天前，比这位年轻人大三岁的同伴去世了。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您能帮我把雪橇推上去吗？”他向恰巧路过的凯姆恳求道。

凯姆欣然应允，随即便开始配合年轻人工作。

他走到雪橇后面，向年轻人问道：“你没有家畜吗？”

“有啊，不过像马、牛、驴这些家畜……也会很快死去。即便是花高价从城里的市场上买回来的，也会在不久之后死去，结果我们只好靠人力耕田、拉雪橇。”

年轻人的手臂很粗壮，踩在雪地上的脚步也很沉重。

但是据说之前的那个伙伴更加强壮，在将拉雪橇的方法、设置狩猎陷阱的诀窍、生火的技巧等各种生存技能都教给他这个犹如弟弟一样的年轻人之后，突然就去世了。

“人们总是很突然地死去，刚才还好好的家伙突然就倒下了。甚至还没来得及感受到痛苦，就那么死了，都没有时间把医生喊来，不过即便是医生来了也没有办法吧。”

“你的同伴也是如此吗？”

“是啊，在清扫半夜落下的积雪时，刚走到路边就倒下了。等我急忙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是，人们都是这样死去的，无论大人还是孩子。”

“……那么，你也……”

“也许吧。谁也不知道那个瞬间会什么时候降临。也许是几十年之后，也许就是明

天……"

年轻人淡淡地说着，然后转过头来指着自己的胸膛，笑着说道："也许就是现在。"

很灿烂的笑容，没有一丝对命运的诅咒或者怨恨的样子，也没有自暴自弃的影子。

"你不怕死吗？"凯姆想要这样问，却没有说出口。他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愚蠢了，而且自己也没有问这件事的资格。

长生不死的男人，又有什么资格对随时可能暴毙的人说这种话呢？

年轻人和凯姆拉着雪橇继续沿着陡峭的山路前行，两个人的目的地就是在山另一头的湖泊。

将结冰的湖水切成冰块，然后运回村里——这就是年轻人的工作。

"在我们村里，那个湖被称为'生命之泉'，在村里随处可见的泉眼，其源头都是'生命之源'。"

凯姆沉默着点了点头。

"'生命之泉'结成的冰不易融化，所以你看，就像这样……"

年轻人再次从皮囊中掏出一块透明的糖果——不，掏出一个冰块，放在嘴里。

"真是精神百倍啊。这种东西对从事体力工作的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怀孕的妇女和体弱的孩子，只要吃一块'生命之泉'的冰，马上就能恢复精神。"

凯姆再次沉默着点了点头。年轻人掏出一块碎冰递给他。

"说真的，这个本来是不能给外人的……不过你帮了我的忙，所以这算是破例了。可是你还要帮我把冰装上雪橇，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就能应付。"

凯姆接过冰块，悄悄地闪过年轻人投过来的目光，将其放进嘴里。

应该只是湖水结成的冰，可是却有股甜味。

正如之前预想的一样。

凯姆趁年轻人没有注意，偷偷地将冰块吐了出来。

那是毒药的味道。

对村民们来说这个味道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并不知道，但湖水里的确融入了毒药。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伤痕已经变淡，在覆盖着万年积雪的崇山峻岭另一端，曾经存在的世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被年轻人称为"生命之泉"的湖泊，在山峦另一端的世界——湖水注入大河的源头，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渊"。

在遥远的数百年之前，水源附近一带被金属矿场的毒素所污染。河面上漂满了鱼类翻白的尸体，犹如迷雾的有毒气体从地表冒出，不光是山中的走兽，就连天上的飞鸟都被毒死。森林枯萎，由于开采矿藏而繁荣的城镇变成了一片废墟。

经过漫长的岁月，自然环境开始恢复。森林变得绿意盎然，小动物们都回到这里，随后以它们为食物的大型动物也出没此地。

但是，人类却没有回来，并没有人知道在这个位于深山中的水源附近所发生过的惨剧。知道这一切的，只有这个活了千年的男人——凯姆。

年轻人伫立在结冰的湖畔，好像心情非常不错地伸了伸懒腰。

"这位客人，我经常会想，我们村子也许是距离天堂最近的村子了。正因为距离天堂太近了，所以大家很快都被上帝召唤走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凯姆并没有说话。

在漫长的岁月中，从上游沉积下来的毒素都汇集在这个湖里。有毒的湖水渗入土壤，然后与地下水混合在一起，然后变成泉水滋润了村民们的喉咙。

虽然并不清楚这种毒素的化学成分，但是积累在人们体内的毒素不到最后恶化的那一瞬间，是绝对不会让人们感到痛苦的。这也许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吧，或者这使得不幸显得更加突出。

年轻人一边用锯子切割岸边的冰块，一边接着说道："可是……我希望即将出生的孩子可以长寿，如果生下来五个人的话，哪怕其中只有一人能够长大成人也好。这样一来我就会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是一样……大家都生了许多孩子，也夭折了许多。只有在一、两个孩子平安长大之后，他们才会死去，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

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年轻人又吃了一块碎冰。

如果将一切都告诉他的话……

是的，将所有埋藏在历史阴影中的真相都告诉他，告诉给村民们，也许悲剧会就此终结。

但是，年轻人说道："在我们村子里，每当有孩子降生都会敲钟，有人去世时也会敲钟。人的出生和死亡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即便是有人死去也不用悲伤。大家会笑着送终，就像是在说'你先去天堂帮我占一个好位置哦'，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

"啊……我明白。"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来迎接新生命，并送走很多生命的。虽然我没有上过几天学，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这位客人，所谓距离天堂最近的村子，也可以说是处于生死交界的地方，对吗？"

年轻人这样说完，稍微有些难为情似的笑了。

"也许是因为我的孩子即将出生，所以我现在也开始试着思考一些比较深奥的事情了。"

"没关系，不过……我明白你想说的意思。"

就在这时，从山脚下传来了钟声。

钟声慢慢地、不停地重复着。

"啊，生了，生了。"

年轻人重重地点着头，咬着牙说道："是我的孩子。"

即便是响起相同的钟声，在人们出生和死亡时，声音还是会有些许细微的差别。当村中的男孩和女孩能够分辨出这种不同时，就会被认为是长大成人了。

"希望这个孩子能够长寿……"

年轻人百感交集地小声说着，接着又好像要打消这个念头。

"不过，无论长寿还是短命，我的孩子都降生到这个世上了。这就足够了，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

他眼中泛着泪光，脸上却带着笑容。

接着，年轻人就这样面带着笑容，倒下了。

凯姆把年轻人的尸体放在雪橇上，返回了村子。

正如年轻人所说的那样，村民们的脸上带着与迎接孩子出生时一样的笑容为他送终。

死亡不是一件应该悲伤的事情，因为被召唤到天堂去只不过是时间上的早晚罢了。

年轻人的妻子从他的皮囊中掏出一块像糖果一样的碎冰，轻轻地放进孩子的嘴里。

“你要健康地成长哦，你的爸爸已经先到天堂等你了。你也会慢慢地、慢慢地前往天堂，不过在此之前，要在这个村子里长大哦。”

妻子的话语就像是摇篮曲一般温柔地响起。

凯姆什么都没有说。如果要贯彻“正确”，那么沉默也许就是犯罪。但是对于背负着永生的凯姆来说，所谓“正确”真的很难界定。很多人都为了标榜自我的“正确”而互相争执，互相伤害，甚至夺走了对方的生命。和那些比起来，年轻人的遗容是何等安详，何等宁静——这个距离天堂最近的村子，果然充满了幸福。

孩子哭了，好像在自我庆祝这注定不会长久的生命，哭声越来越大。

凯姆微笑着离开了村子。

钟声再次被敲响。

洪亮的钟声在山峦中回荡，好像在祝福无怨无悔死去的年轻人。

在我结束这过于漫长的一生时——凯姆想着——如果可能的话，也希望有这样的钟声来为我送行。

但是，他知道这一天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凯姆没有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

漫长的旅途还没有结束。

逆风之民

在这片广袤的大草原上，总是吹着强劲的风。

可能是由于地形的关系，风吹来的方向与季节和时间无关，而总是固定的。从东到西——从太阳升起的地平线吹向太阳落下的地平线。

生长在草原上的灌木的枝干，在片刻不停的狂风的吹拂下全都整齐地朝着西边倾斜，而这里的草都不会长得太高。即便是紧贴着地面生长的草，它们的叶子也全都向着西侧倒去。

在草原上，有一条商队和牧民们经常行走的道路，但是这条路上却不会出现“来来往往”的景象。因为想要横跨这片草原的人，都会由于受到狂风的影响而只能从东向西行走。那些想要从西往东去的旅客则大都会选择翻过南面的山脉，绕路而行。虽然距离变长了，但是比起在草原上逆风而行，还是会率先到达目的地。

这条草原上的路被称为“风之大河”，就像河水绝对不会逆流一样，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的脚步从很久远的过去开始，恐怕要到遥远的未来，也不会发生改变——一直是从东到西。那些从太阳升起的地平线上出现的人影，都将慢慢地消失在太阳落下的地平线。人和人都不会与其他人擦肩而过，除了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例外……

当第一次和凯姆在“风之大河”擦肩而过时，少女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

“那么，那时奶奶还活着吧？”

面对天真的少女，凯姆笑着回答道：“啊，是的，很慈祥的奶奶啊。”

“奶奶……”

少女回头看了看来时的路，指着远处连绵不断的山峦。

“翻过了七座山丘，那就是奶奶的旅程。”

“七座很多吗？”

“嗯，因为我的奶奶很长寿，普通人翻过五座山丘后就去世了。而剩下的人会将他埋葬在旅途终结的地方，然后继续启程……”

少女的手这次指着自己的脚下。

“我现在来到了这里。”

她好像很高兴地说道，并自豪地笑着。逆着“风之大河”的风向，穷尽一生不停地朝着东方走去，最后到达应该位于东方尽头处的大河源头——这是少女，以及少女整个家族所虔诚地信奉着的宗教的教诲。

人们将信奉这个宗教的人称为“逆风之民”，这个称呼里夹杂着畏惧、怜悯、微妙的轻蔑以及些许憎恶。

“逆风之民”没有任何世俗的欲望，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地朝着东方前行，没有任何迷惘。他们会在旅途中产下孩子，一边抚养孩子一边继续旅程。当一个人年老力衰时，他的旅途就算是终结，但是家人们的旅途仍将继续。他们的孩子、孙子、曾孙子……将继承这一遗志。

少女家族的旅程始于那个已经去世的祖母，当年她带着与少女年纪相仿的儿子，从“风之大河”的西边开始了整个旅程。

虽说如此，“逆风之民”却并非一年到头走个不停。从秋末到初春——在逆风最为强劲的季节里，他们会长期逗留在散布四处的客栈里，干一些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来赚钱维持生计。有人就这样留在了城里，相反也有人会在初春时带着几个当地人一起继续旅程。比如说在冬季时陷入热恋的恋人；再比如憧憬着旅行的少年；又或者是厌倦了城里生活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城里人会用如此复杂的眼神来看待“逆风之民”的原因。

少女的母亲也是在旅途中加入的，也许过了几年之后，少女也会在某个客栈与某个人陷入热恋，从而选择留在城市里度过余生，或者邀请自己的恋人一起旅行……这些事大概她本人还没有想到吧。

“差不多该走了。”

父亲呼唤着少女，好像短暂的休息时间结束了。

少女似乎有些依依不舍地站起身来，“对不起，虽然我还有很多话想和你聊，不过我们必须在下雪之前赶到下一个城镇。”

虽然少女的脸颊被迎面而来的风吹得通红，嘴唇也有些干裂。不过当她说“那么，祝你一路顺风！”时的笑容还是那么好看。那是只有在对自己生存的目的没有任何怀疑和迷惘的人的脸上才会浮现出的笑容。

“喂，我们还会在什么地方见面吗？”

“也许吧……”

凯姆笑着说道，但却不是像少女那样的微笑。他正在朝着“风之大河”西面更加往西的地方走去，作为一名雇佣兵，他的战场就在那里。当西边的战争结束之后，大概在东边的某个地方会出现新的争战吧。漫长的旅途，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东西，只是一场艰苦的旅程。在旅途中，当下一次再和少女重逢时，凯姆的笑容将变得比现在更加阴暗吧。

大概少女是想为凯姆饯行，于是她富有节奏地重复着几句简短的话。

这风从哪里吹来？

风的起源在哪里？

那是生命的起源？

还是生命的尽头？

“再见！”少女离开了。迎面而来的风吹乱了她的长发，她压低身子，迈开步子稳稳地朝前走去。

凯姆再次见到少女，时间已经流逝了十个年头。

那正是春天，草原上盛开着白色的小花。

少女已经变成了在客栈经营修补皮鞋和衣服小店老板的妻子。

“这是我在这个小镇上迎来的第三个春天。”少女一边轻抚着高高隆起的肚子一边说道。

还有几天，她的孩子即将诞生，少女也将变成一名母亲。

“你的父母……”凯姆问道。

少女耸耸肩，目光投向东边，若有所思地说道：“他们继续着旅程……只有我留在了这里。”

为什么——这个问题凯姆并没有问出口。

既然有继续旅途的人生，那么也就有留在城里的人生。根本无法判断哪个是正确的，哪个又是错误的，只有浮现在少女脸上幸福的微笑，才是最终的答案。

“喂，比起那件事……”少女好像有些惊讶，“和很久之前我们相遇时相比，你看上去好像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对于活了千年的凯姆而言，区区十年的岁月只不过像是季节的转变罢了。

“原来也有这样的人啊。”

凯姆苦笑着说道：“在这个世上也存在着永远、永远都不会老去的人啊。”

看到这个从孩子长大成人的少女，凯姆开始再次思考——永生不死这件事到底是幸福的呢，还是不幸呢？

费了好一番唇舌，少女终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于是接着说道：“既然是这样……那么你试着去狂风的源头看看就好了，对于‘逆风之民’来说，你不就是最佳人选吗？”

也许吧。

对于在“风之大河”逆风而行，并到达风之源头这件事而言，人类所被赋予的生命实在是太过于短暂了。

但是凯姆却慢慢地摇了摇头。

“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资格开始这样的旅程。”

“是吗？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逆风之民’啊，只要抱有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风之起源的心情就够了。”少女这么说道，“但是，好像还没有人亲眼见过。”

说完，她稍微有些落寞地笑了。

风之起源——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即使到达漫长旅途终点的“风之大河”东侧，那里也只是吹着风。不仅仅是东风，还有西风、北风、南风……无休无止，无穷无尽。绝对不会永生的人类，挑战着绝对没有终点的旅途。也许这是最为悲惨的悲剧，也许是最为好笑的喜

剧。但是，凯姆知道绝对不能将这种行为称为“徒劳”。

“你呢？”凯姆问道，“你已经不再打算继续旅程了吗？”

少女叹了口气，稍微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一边摸着肚子一边歪着头说道：“嗯……我也许会这样一直生活下去，也许会再次想要去风之源头看一看。”

即便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重返旅途——“逆风之民”总是这么说，他们会在某一天突然抛弃一切城镇里的生活，开始继续前行。

重返旅途的人并不是只有与“逆风之民”相遇，继而受到邀请……也有一个人突然就重新开始旅程的情况。

根据“逆风之民”所信奉的宗教的教诲，其实每个人的心底都渴望着永无止境的旅途，只不过平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因为这种渴望都被埋藏在比记忆更加深的心底。这种渴望一旦由于某种契机而被激发的瞬间，人们就会变成“逆风之民”。

“对你而言，也存在着这种渴望吗？”

“也许吧……”

“嗯，绝对有。”和上次见面时一样，那是没有一丝迷惘，无比坚定的眼神。

接着，少女盯着凯姆，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

“我也……因为我的那份渴望仍然没有消失。”

“但是，你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幸福吗？”

“嗯，当然了。”

“那么能够让你抛弃所有幸福，重新踏上旅途的日子真的会来临吗？”

少女只是微微一笑，什么都没有说。

漫长的岁月继续无情地流逝着。

每个人的心底都渴望着永无止境的旅途——凯姆总是会在无意间想起少女的这句话。

对凯姆而言，生存就是一次永无止境的漫长旅程。

在旅途中，凯姆见过无数人死去，也见过无数生命的诞生。人类的生命实在过于短暂，也过于脆弱——越是仔细体会这句话，不知为什么，就越会觉得所谓“永远”和“悠久”这样的词句真的很适合这些有限的生命。

在久违的“风之大河”的路上，凯姆遇到了一场“逆风之民”的葬礼。

“路人先生、路人先生。”

一个穿着丧服的少年，向每位路过的人递上鲜花，嘴里说着：“请为此前走过漫长旅途的伟大灵魂，献上一束花吧。”

凯姆接过花，向少年问道：“逝去的是你的家人吗？”

“是的，去世的是我的奶奶。”

男孩点了点头，他的脸看上去有些眼熟。

躺在棺材里的老婆婆——果然没错，就是当年的那个少女。

“奶奶一直都在旅行，当我父亲还是个婴儿时，奶奶就带着他，一路从很远很远的山那边走过来的。”

少女果然还是继续了自己的旅程。

抛弃城里的生活，牵着自己孩子的手踏上了没有终点的旅程。

而且将到达风之源头的目标，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孙子，并将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朝着绝对不会到达的地方前进，无论多少代都会将这一信念继承下去——这也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旅途。

是悲剧吗？

是喜剧吗？

大概此时躺在棺材中的老婆婆脸上的微笑就是答案。

凯姆将野花放在老婆婆的脚边。

一同旅行的家人们为亡者唱起了祈祷歌。

这风从哪里吹来？
风的起源在哪里？
那是生命的起源？
还是生命的尽头？

风，继续吹着，吹过这片广袤的草原。

凯姆慢慢地前行。

“一路顺风！”

少年那被风吹得通红的脸庞和曾经的少女一样，并在微笑着挥手。

饶舌的佣兵

这个防御工事被攻破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敌人大概会在黎明时分发起总攻。我方的主要部队，大部分已经从前线撤退，只剩下雇佣兵部队还留在防御工事中。虽然被下达了死守阵地的命令，可是这些曾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雇佣兵们，早已经明白了这道命令所包含的真正含义。

“我们被抛弃了啊……”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名叫做托马的雇佣兵自嘲似的说道。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使大部队能够安全撤到后方。我们成了他们的挡箭牌，要为了那些雇主们效犬马之劳直到最后一刻。”

呵呵——干涩的笑声响起，随即在黑暗中扩散开来。

凯姆什么都没有说，虽然周围还应该有几名雇佣兵，可是大家仍然保持着沉默。

这些雇佣兵战友根本不会在战场上交谈，他们也许会在下一场战斗中成为敌人，从而杀个你死我活。特别是在这种阵地攻防战中，当遭受敌人猛烈的攻击时，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看同伴们的脸。

关于这个名为托马的战士，凯姆也一无所知，只是从对方的声音中能够听出，他很年轻，也许作为一名雇佣兵的资历尚浅。

在死亡的恐怖逐渐迫近之时而变得有些饶舌，应该是因为在他心底的深处还留有懦弱的原因。而且即便心中仅仅留有一丝这样的懦弱，这个人就无法从战斗中幸存下来。这是战场

上的法则，托马知道这一法则，他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

“真糟糕啊，我们大概在明天早上就会被敌军杀死吧。变成一群孤魂野鬼回到自己的故乡……真让人受不了，真受不了。”

从黑暗中并没有传出附和的声音，事到如今，说这样的话根本无济于事。在选择走上雇佣兵这条路时，就应该对这一点有所觉悟。为了换取少量的金钱而出卖了自己的生命，而为了将自己的生命延长一天，就要不断地夺走敌人的生命，所谓雇佣兵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喂……你们都听见我说的话了吗？这里有多少人？我们是同生共死的伙伴啊，明天早上我们的尸体将会并排躺在一起，现在不要再沉默了，都给我回个话啊。”

没有人回答，取而代之的是，在黑暗与沉默中开始混杂了一些焦躁的气氛。

默默地聚集在战场上，无声地与敌人厮杀，最后无言地死去……

这就是雇佣兵的规矩，如果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话，甚至可以称之为“美学”。

但是，托马却放弃了这种美学。

“我从最开始就觉得不行，司令部拟订出来的那种作战方式完全行不通。我说你们没有这样的感觉吗？这场战争，我们这边必败无疑。真是失策啊，要是之前选择了那边的军队就好了。那样的话，现在就能得到一大笔奖金，然后就能痛快地品尝数不清的美酒佳肴，还要找几个女人来玩玩，多少钱都无所谓啊。真是太好了，可惜啊……我抽了一根下下签。”

这时，从黑暗中忽然传出一个声音说道：“喂！”

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的声音，语气中还带着怒气。

“怎么了？”

就在托马四处寻找说话人的时候，那个男人接着说道：“给我闭嘴。如果你还继续喋喋不休、没完没了的话，我就先把你送到另一个世界去。”

“……对、对不起。”

托马垂头丧气地说道，四周终于再次恢复寂静。

但是，这份寂静却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甚至比托马说话之前还要紧张。

这群身经百战的雇佣兵们都明白。

他们都对饶舌的男人格外留意……

所谓饶舌，也就是对语言的依赖，或者说是在语言上的纠缠。

而原本在战场上是不需要语言的，只需要在沉默中拿起武器，在沉默中摆好姿势，在沉默中战斗，在沉默中杀敌，或者在沉默中被杀。这些雇佣兵们都是这样做才活下来的。

饶舌的男人却并非如此，那些只知道耍嘴皮子的人总是依赖其他的东西活下去。比如背叛的甜蜜圈套，比如临阵脱逃的诱惑，甚至还有发疯似的逃避。

无法忍受被敌人包围的恐惧，变得精神错乱，甚至袭击自己人——凯姆曾经见到过很多这种悲哀的雇佣兵。

也许托马也会变成那样的家伙吧，这种可能性很大。大概其他的雇佣兵们也在考虑相同的事情。雇佣兵们在寂静中，用与敌人对峙时相同的眼神寻找着托马情绪上的变化。他们一旦觉察到这个家伙不稳定的情绪波动，可能就会在一瞬间将短剑悄无声息地插进托马的左胸。

沉默还在持续着，直到昨晚还一直能听到的虫鸣声，今晚也听不到了。可能是为了防备敌军将在黎明时分所发动的总攻，虫子们也在第一时间逃走了吧。这么说来，昨天也没有看

到鸟儿的影子。当初在这里修建防御工事时，每晚都会来抢夺粮食的野兽们，也在几天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动物们有着人类所没有的、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只要它们从战场附近经过，就能察觉到这一切。

不管怎么说，好像就连动物们也放弃了这个地方。

现在，在遥远的森林中，那些以尸体为食物的黑鸟们也许已经成群结队地起飞了。

明天它们就能大吃一顿吧。

它们也有预知能力，战斗应该会在太阳刚刚升起时结束。如果不能抢先一步赶到这里，这顿美味也许就会被从其他森林赶来的家伙所瓜分。黑鸟们也许正在夜空中拼命地拍打着翅膀，一心朝着这边飞来。

托马的声音再次响起，那是细微的啜泣声。

“喂，你们大家……虽然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不过明天早上几乎都会死吧……能够活着逃出去的，最多只有一、两个，对吧？你们不觉得这是个很糟糕的情况吗，不管怎么想都很糟糕啊！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不会感到害怕啊。但是……即便不会害怕，但是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喂，告诉我……你们都比我经历过更多的战争，你们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并不憎恨敌人，这边的军队对我们也没有任何恩情……即便如此，你们还是服从我方军队的命令，奋勇杀敌……最后将会死在这里……喂，这么做不是徒劳的吗？不觉得很傻吗？”

黑暗中响起了咂嘴的声音，紧接着又有人发出了急躁的叹息。

“受不了了，我……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托马的声音里混杂着呜咽声。

“我……只是想多赚点儿钱，嗯，能品尝到美味的食物，穿着华丽的衣服……只是这样就足够了……我错了，我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凯姆一声不响地保持着警惕。

潜伏在黑暗中的士兵除了托马和凯姆之外，还有五个人。情况不算糟糕，这些应该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男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根本不会默不作声地任凭托马哭诉下去。他们一定会发出怒吼，抓住托马暴打一顿……可是在黎明时分进行最后那项“工作”之前，耗费大量的体力明显不是明智之举。

只要有这些不断保持沉默的男人，“活着”的可能性就会逐渐增加。但是，这个只知道饶舌和哭泣的男人将会成为大家的累赘。

托马还在一边哭泣，一边对自己的命运自怨自艾。

沉默的气氛发生了改变。

不好……凯姆的神经变得更加敏锐。

一旦天亮，托马将会变成一个碍手碍脚的家伙，由于他的存在，“活着”的可能性将会减少。雇佣兵们都明白这一点，也正因为明白——为了确保自己的活路，他们什么都愿意去做。

“喂，我真的……不想死。不想在这个地方，像一条狗一样死去，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吧……”

月光从乌云间投射出来。

只是一瞬间，托马哭丧的脸在黑暗中浮现出来。那张脸比凯姆想像中的更年轻，不，可

以说是幼稚，那是一张可以被称为少年的脸。

乌云很快又将月亮挡住，黑暗再次将众人包围起来。

在这片黑暗的底部，闪过一道钝光。

凯姆默默地，如风一般快速闪过身子。就在刚才月光洒下来的一瞬间，他就已经目测好了自己和托马之间的距离。

他抓住托马的手腕，一个东西掉在脚下，发出了声响。那道钝光在脚下一闪，然后再次融入了黑暗。

那是一把匕首。被死亡的恐惧所控制的托马，打算用自己的匕首割喉自杀。

这时凯姆化拳为掌，用手掌的边缘对准托马的胸口用力劈下。

托马闷哼了一声，失去了意识。

凯姆背着托马在黑暗中走着。

不一会儿，托马恢复了意识，连忙晃动着四肢喊道："站住，放我下来。"

凯姆将他放下。

"月光偶尔会出现，所以你可以自己确定方位，朝着月亮落下的方向一直走。"凯姆平静地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少年莫名奇妙地问道。

"如果说还有退路的话，就只有那个方向了。"

选择敌人包围圈中，力量最为薄弱的路线。当然，就算是通过了那里，也没有任何安全的保证，之后的路只有相信自己的命运和力量。

"……你也逃跑吗？"

"我要回去，你一个人走就可以了。"

"为什么，你也和我一起逃走吧。喂，一起走吧，和我一起离开这里！"

凯姆照着紧紧拉住他的托马的脸，打了一下。对方面颊上的肉的柔软性，果然不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所有。那是少年——或者说一个孩子的脸。

"你一个人跑吧。"

"……为什么？"

"为了生存。"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逃跑，你也想活下去吧？你不想死吧？"

想要活下去——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但还是会活下去，不，是必须活下去的苦闷，托马还太年轻而无法理解这些吧。而且他的生命也有些过于脆弱。

"我们只有在战斗中才能活下去，这就是雇佣兵。"

"但是……"

"你快跑吧，如果你在战场上的话，肯定会变成累赘。"

"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那样的话为什么还不逃跑！"

"我们……的工作就是战斗。"

说完，凯姆转身原路返回。

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的托马，也随即朝着西面的丛林深处跑去。

逃跑和战斗——"生存"到底藏在哪个选择里，凯姆并不知道。他觉得不知道也是件好事。

但是……

“跑吧，孩子！”凯姆轻轻地说道。

东方的天际已经逐渐露出了鱼肚白，再过一会儿，敌人就该发起总攻了。

几只鸟从西面的森林里飞了出来。

也许一场小规模战斗已经在寂静中开始了，可怜的雇佣兵也许被敌人发现，就那样被杀害了。

凯姆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

那个喋喋不休的雇佣兵的脸，他曾经见过。在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那个少年曾经在街边的市场里贩卖水果。听市场里的女人们说，他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

凯姆盯着逐渐泛白的东方的天空，向前走去。

英雄

英雄归来了。

在战场上立下赫赫功勋的英雄晋升为将军，带着无上的荣光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村民们像举办祭典一样迎接英雄的归来，大人们在白天就摆下了丰盛的酒宴，孩子们则得到了美味的糕点，甚至是支撑整个村子生计的牧场中的牛羊，不知道是被村子里不同寻常的气氛所影响，还是它们也在欢迎英雄归来；一个个也发出了更加高昂的鸣叫，响彻了整个天空。

“将军，你是我们村的荣耀。”在欢迎仪式的开头，村长得意洋洋地发表着祝词，“咱们这个小村子里，竟然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英雄，真是让人感到无比自豪啊，就连我们的祖先也一定会感到高兴吧。”

对村长的言辞，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一起鼓掌喝彩。

“根据几天前军队正式发表的报告，在这次战斗中，将军一共消灭了敌军两千余人。”

广场上的人群顿时轰动了。

“试着想想，我们这个村子的人口还不足一千人，也就是说将军一个人就消灭了两个村子。我们真的应该庆幸将军不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万一敌军中也有像将军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已经在山上的公共墓地中并排而眠了。”

虽然人群中的几个女人在一瞬间皱起了眉头，可那些喝醉了的男人们却一起哄堂大笑。

坐在舞台中央的将军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自己威严的胡须，台下并没有人知道这是他在感到困惑时的习惯动作。因为当他离开家乡参加军队时，还是一名不出名的小兵，也没有蓄起胡须。

“可以说将军是我军的栋梁，也是国家的救世主。虽然我听说将军在明天就要赶赴下一个战场，不过今天就请您在阔别多年的家乡开怀畅饮吧。”

说完之后，村长走下了舞台，紧接着村里最棒的男演员轻捷而又滑稽地登上了舞台。

“将军，小人有一事相求，不知是否可以。”

演员走到一脸讶异表情的将军面前，连忙跪倒叩拜。

“将军能否把您的爱刀暂时借给小人？”

虽然将军有些疑惑，但是在台下村民的鼓掌以及欢呼声中，还是把装饰有红缨和宝石的刀递给了他。

男人毕恭毕敬地用双手接过刀，说道："哈哈，真是我的荣幸啊。"

随后他假装拿不动，步履蹒跚地来到舞台的前面，将刀抽出了刀鞘。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重现那场让将军名声大震的白刃战中，将军一连消灭十八名敌人的场面吧。"

在欢呼声中，这个男人用夸张的动作作为开场，不停地挥舞着刀。村民们都知道，将军不仅仅擅长谋略，即便是作为一名战士也是名震天下的。不依靠武器，最后还能用自己的手绞杀敌人，这对村民来说好像是一件无比自豪的事情。

"一个、两个……抽回刀，干掉第三个……从第四个人的肩膀斜砍下去，然后砍掉第五个人的脑袋……哦，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三个人一起冲过来了……真麻烦，让我用爱刀一下刺穿他们吧……"

全场的气氛开始沸腾起来，将军也十分放松地鼓着掌。

可是，他在拍了几下手之后，继续用手指轻轻地摸着自己的胡子。

"如果是你的话，能明白吗？那时的我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坐在舞台上？"

年老的将军喝了一口皮囊中的水，然后朝凯姆问道。他那引以为傲的胡子已经变得花白，证明那些已经是十分久远的事情了。

凯姆默默地点了点头，将军慎重地继续说道："越是了解战场的人……越是会这样。"

"家乡的那些民众，只是以善意来迎接他们的英雄。"

"啊，是的。他们这么做根本没有任何恶意，那些老实的村民们。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感到难受，那种情况让我坐立不安。"

斩杀了十八个人……

英雄的行为，被后世用数字传颂下去。

那一天，在台上用滑稽的动作挥舞着大刀的男人，一定很难想象那些在战场上被人砍杀的男人们的脸上会浮现出何等苦闷的神情，也无法体会被人用诅咒的眼神盯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吧。

"但是，这样也好。生活在和平中的人们，即便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也好。为了让他们的生活远离战争，所以才会有我们的存在。是这样吧？正因为有我们在前线奋勇杀敌，那些被我们所守护的人才会无从了解战场上的血与火。如果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人们互相残杀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

凯姆没有回答。年老将军的话既非肯定又非否定，此时将军在精神恍惚地看着自己所率领的"部队"。

"你叫凯姆吧，你恐怕也在战场上杀过数不清的敌人吧？"

"……的确是难以数清。"

"果然如此。你的动作没有一丝漏洞，这是只有在战场上才能锻炼出来的。如果不是无数次从战场上生还的话，你根本不会拥有这样的举止。"

那样的我，为什么会在山路上驾驶运货马车呢？

如果继续被这样询问下去，凯姆想一言不发地离开这里。

但是将军并没有继续盘问下去，而是非常放心地对着在山顶让马匹休息的凯姆微笑。

◎永远的旅人◎

“我第一次上战场时才十六岁。从那之后，就一直在大大小小的战场上拼杀，最后爬上了将军的位置。最开始时，我记得每一个被我手中的剑所杀死的人的脸，即便我并不想刻意地去记，可他们还是会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并会在深夜变成梦魇，不停地折磨着我。我甚至陷入了一种错觉，好像无论怎么冲洗，我的脸上和手上所沾染的鲜血都无法消失，于是我一整晚，都在用河水冲洗着自己的身体。”

“可是……”将军继续说道，“很快，我就习惯了这一切。与敌人战斗，不停地杀人……我的身体、头脑、甚至是内心都习惯了这些事情，这就是人啊，从此我再也不做噩梦了。杀掉那些敌人之后，马上就把他们的脸都忘记了。凯姆，你现在也是这样吧？”

“……可能吧。”

“这就是因果循环，如果不能习惯的话，人的心就会崩溃。但是一旦习惯了，人心的更深处可能也会腐坏。”

将军说完，转过头盯着正在休息的“部队”，然后又将目光投向山脚下，“就在那个时候，我胜利地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子……”

在仪式的最后，几个孩子登上了舞台。

“为了颂扬我村的英雄，孩子们将为将军献上比任何功勋都美妙的花环。”

主持人的声音使得会场再度沸腾起来。

从孩子们那里接受了花环并戴在脖子上时，将军开心地笑了——这是他登上舞台之后，第一次从心底发出的微笑。

“那么，接下来将由孩子们的代表上台宣读一篇特地为远离家乡在战场上奔波的将军所写的作文，为了歌颂他为我们村子所带来的和平！”

一个可能还在上学的年幼孩子，脸上带着紧张的表情，双手捧着作文纸，高声朗读道。

“我写下了最近最让我高兴的事情，我家的牧场买了很多牛和羊。前天，一头母牛生了小牛犊。我和爸爸也帮了忙，我们用稻草抚摸母牛的肚子。这样做可以使母牛的身体暖合起来，从而让生产变得顺利。牛犊在黎明前降生，虽然它的身体还是小小的，但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我觉得小牛犊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它长大之前，还能看到很多麻烦的事情，小牛啊，快点儿长大吧！”

将军的眼睛里浮现出泪光。

“接下来是我最近感到最悲伤的事情，我的奶奶由于生病离开了人世。我慈祥的奶奶在病中应该很痛苦，可是她直到最后都一直在我的面前微笑。奶奶在临死时还让我握着她的手，我知道她就要离开我了，但是我想永远记住她，所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奶奶的脸。她直到最后都在对我微笑，所以我记忆中奶奶的脸永远都是微笑着的。奶奶，你会在天堂里看着我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眼泪划过将军的面颊。

仪式刚一结束，将军就离开了家乡，前往军队司令部所在的城市。

而且他给国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还将爱刀赠送给了自己最为信赖的部下。

将军已经决定退职。

“即便是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听到那个孩子的作文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啊，当一条生命诞生时会感到喜悦，而当一条生命消失时就会感到悲伤……这就是人类。我已经不再需要什么功勋，也不再需要能够觐见国王陛下的荣誉。我只是想重新做一个正常的人……因此，我一下子从村子的英雄，被当成了一个叛徒来对待。”

将军转过头看着凯姆，问道：“你也会把我当成一个从战场上逃下来的胆小鬼来嘲笑吗？还是说，你认为我是一个舍弃了爱国之心的男人来加以责备呢？”

凯姆平静地微笑着说：“哪个都不会的。我认为虽然你的决定作为一个军人来说是错误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却是非常正确的。”

将军轻轻地摸着花白的胡须，“我的习惯已经变了，最近当我感到害羞时就会摸自己的胡子。”

两个人四目相交，互相微笑着。

“那么，休息结束了。”

将军说完，站起身来。

“喂，之后是下坡。再加把劲，要在太阳落山之前回到村子。”

将军对“部队”发号施令。

年老的将军所率领的是由三十头羊组成的，绝对不会夺走任何生命的“部队”。

“凯姆，有一天你还会返回战场吗？”

“……不知道。”

“现在放羊的生活让我很满足，那天的决定，我一点儿都不后悔。”停了一会儿，将军继续说道，“如果这件事能给你一点儿启发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说完，他便转身走了。

羊群也悠闲地重新组成队列。

将军伸了伸懒腰，然后将右手举过头顶，朝前面挥去。

“很好，我们出发吧！”

曾经在战场上指挥过几万士兵的将军所发出的洪亮的声音，在群山间回荡着。

“壳”中的居民

在黑暗中。

与夜晚的黑暗不同，这片黑暗并没有纵深感，而是被封闭起来的黑暗。

响起了厚重的门被慢慢打开的声音。

光射了进来——不，那虽然并不能被称为“光”，可是对于已经习惯了黑暗的眼睛，这微弱的光亮就像是火花一样耀眼。

“不要！求你们了，放了我吧！”

一个年轻男子的惨叫声响了起来。

并没有人回应他。

凯姆蹲坐在黑暗中，默默地数着脚步声。进来的有三个人，凌乱的脚步声属于这个年轻的男子，其余两个人的脚步声中没有一丝凌乱。

“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如果你们想要钱的话，多少都没问题……我是绝对不会

亏待你们的，所以……”

咔嚓，黑暗中响起了铁锁被打开的声音——这就是将年轻人带到这里的两个男人的回答。

“不要！放过我吧！拜托，求你们了！你们让我干什么都行！”

一声沉闷的声音响起，好像是一堆肉摔在地上，骨头还发出了吱嘎声。摔倒在地的声音、扭曲的惨叫，然后——咔嚓，铁锁再次被锁上。

在斜对面，凯姆判断出那个年轻人被关进的“壳”所在的位置。人一旦被关进这个连天窗都没有的“壳”里，听觉就会变得敏锐起来。

“不要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从叫声中，甚至能想象得出那名少年尚且残留有稚气的脸庞。可能只是一个在街上随处可见的小流氓罢了，他在外面肯定是瞪着一双小眼睛，走路时则是趾高气昂、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两个男人最后默默地迈着整齐的脚步离开了，厚重的铁门被打开，随后又被关闭。

被留在黑暗中的年轻人开始还在大声地恳求着，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时，随即便开始恶毒地诅咒起来，最后又变成了呜咽。

“安静点儿！”

从深处的“壳”中传出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无论你怎么嚷嚷都无济于事。要学会适可而止，小伙子。”

他是并列排在黑暗中的十几个“壳”中，年龄最大的人。当凯姆被送进来时，那个老人就已经在这里了。规劝不停吵闹的新人，并使其平静下来，永远都是这个老人的职责。

“如果有哭的工夫，我劝你还是闭上眼睛吧。”

“……哎？”

“像品尝糖果一样，去回想你在自由世界中的那些事情。”

从周围的“壳”中传出了强忍着的笑声。

凯姆也忽然放松地附和着，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

虽然排列在黑暗中的“壳”应该已经住满了人，可是能够听到的笑声却非常稀少。这也就是说——“壳”中的居民们几乎已经丧失了笑的力气。

“喂，小伙子。”老人教诲般地继续说道，“你会感到慌张也是很正常的，还是快点儿觉悟，冷静下来吧。”

“不然的话……”老人的语气变得有些强硬，“你只有死才能被那些家伙从这里拖出去。”

昨天就是这样。

从这个年轻人所在的“壳”里，之前的居民被拖了出去，那个男人从三天前就开始不停地放声大笑，两天前大家都能听到他用头不停地撞击“壳”的墙壁的声音，不过很快就停止了……然后就沉默着被拖了出去。

“听好了，小伙子。要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被黑暗所吞噬。闭上眼睛，试着想象外面世界的景色，尽量去想那些非常广阔的场景，比如大海、天空，一望无际的草原也可以。尽情地回忆、想象吧，那才是在这里活下去的惟一方法。”

他对新人所说的话，永远都是这些。

可是，年轻人却夹杂着哭声怒吼道：“别开玩笑了！活下去？在这种鬼地方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活下去！我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没有出口’的监狱！那些被判终身监禁的

家伙就会被关进这里，每天吃不饱饭……到最后只有死！这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吧？我已经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希望了！”

怒吼声再次变成了呜咽。

这也是大部分新人都会做出的反应。

没错，这里就是监狱。所谓的“壳”就是一个个带有铁栅栏门的单人牢房，被关押在这里的犯人在自己的葬礼之前是绝对见不到阳光的。

“肉体的死亡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小伙子，如果你的心先死了，那就什么都救不了你了。在你自己放弃之前，希望是不会消失的。”老人平静地说道，“这个体制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老人是个政治犯，作为一名反体制派的领袖，他在不停地与独裁政权抗争着，在一次失败之后被投进了监狱。

但是新来的这名年轻人根本没有工夫听这些，他在床上不停地翻滚着，哭泣着。

这个男人也不会在“壳”中待上很长时间吧，快则数日——最长也不会超过一个月，他就会完全崩溃。

在黑暗中，就是存在着这样的力量。被夺去光明的刑罚，比一瞬间夺去生命的死刑更加残酷。

“哎呀，这个家伙也无法成为越狱的伙伴啊。”

老革命家笑了，不知是逞强还是真心话，可是周围的人却没有附和他的笑声。

明天早上——不，在黑暗的世界中甚至没有所谓的“早上”。睡着了，醒过来，当领取到下一份食物时，也许就会有新的冰冷的尸体，被默默地从其他的“壳”中拖出来吧。

“喂，现在这里还剩几个人了？”老革命家问道，“如果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就回应一下吧。”

“……听到了。”凯姆回应道。

只有一个声音。

“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啊，不久前还是满员的监狱，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老革命家发出了沙哑的笑声。

“外面的世界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吧？”凯姆问道。

老革命家回答说：“大概吧，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即便是发生武装政变或者革命都不奇怪。因为我的‘孩子们’是不会这样沉默下去的。”

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道：“你叫凯姆，对吧？凯姆，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前一段时间里，被关进这里的家伙突然一下子增多了？而那些人在正常情况下都不会被判作终生监禁的刑罚。”

“嗯……”

那个年轻人也是如此。他只不过是个小偷而已，他所偷窃的地方只不过是与掌权者有所关联的富豪家的仓库，于是就被关进了“壳”中。

“‘壳’里永远都是满员的状态。很快被关进来，很快就死去，然后用新人填补，他们再很快死去……”

那个年轻人也是如此。在被黑暗所包围的恐惧中，他脆弱的心很快就崩溃，最后好像看到了幻觉。

“妈妈，妈妈，我要去找你了。等着我，妈妈。”他像个孩子似的重复着，“妈妈，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在这里吗？是不是在这里啊？”

年轻人用手剜出了自己的眼珠。

“我认为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治安状况也变得非常混乱，为了镇压这一切，政府的管制很快变得非常强硬……正因为如此，‘壳’中的居民总是源源不绝地出现。”

那个年轻人也是如此。他将眼珠剜出之后，鲜血从眼窝里汩汩流出，还在不停地嘟囔着：“我做了些什么……大家……也都是这样啊……比我还坏的人不是还有很多吗？”

最后他终于气绝身亡。

“但是，现在这里竟然空了。凯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嗯……现在无论罪恶如何滋生蔓延，他们都已经无法控制了……”

“是的，现在也许在外面的世界中，国王的家族已经被吊死了。是革命啊，革命终于成功了。如果那样的话，咱们俩就能离开这里了。我的‘孩子们’会来救我们的。你只要再忍耐一会儿。”

凯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老革命家继续说道：“即便如此，凯姆，你真的很坚强。被关进‘壳’，被黑暗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平常心的家伙，还真是不多见啊。”

即便是凯姆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被关进“壳”中时，心里的确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平静。在极其遥远的记忆中，就有一片这样的黑暗。被关进黑暗的恐惧所折磨的“壳”之居民的烦恼，自己好像在十分久远的过去就已经体验过了。

“之所以你的精神到现在还很坚强，凯姆，你也是革命家吗？”

“不……并非如此。”

只不过犯下了微不足道的罪过，被当作嫌疑犯而接受审讯，只是稍微表现出反抗的情绪就被判作造反罪而投进了“壳”中。的确，这个国家的体制也许真的到了末路。

“算了，总之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很快就能出去了……希望在我们自己放弃之前，永远都在这里。”

老革命家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

监狱果然很快就被攻破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年轻男子闯进了黑暗之中，“壳”的铁门也被他们砸开。

老革命家在他的“孩子们”的簇拥下走了出去。

不好！

凯姆想要把老革命家叫回来。

但是，没来得及——可能是想要尽快亲眼目睹这个打破了旧体制的新世界吧，老革命家来到外面，睁开了眼睛。

此时正是傍晚。

虽然夕阳已经几乎落下，但这些光亮也足以灼瞎那双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

老革命家捂着双眼，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一下子跪在地上。

用手遮挡住眼睛的凯姆得救了。

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也不知道。在遥远的记忆中，好像自己也曾经从这极其恐怖的黑暗刑罚中逃脱出来——大概就是从那时得到的教训吧。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曾经被投进监狱里。不，在那之前，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展开了这场无尽的旅程……

“孩子们”将老革命家围在当中，他却在用流着鲜血的眼睛四处寻找着凯姆。

“凯姆……好不容易熬到了最后，可我好像还是失策了……恐怕我的眼睛再也看不到东西了……”

也正因此，他才要托付最后一个愿望。

“凯姆，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怎么样？革命成功了，人们是否变得幸福了？他们的脸上是不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凯姆放下手，慢慢地将眼睛张开一道缝。

放眼望去，大地上躺着无数国王军和革命军士兵的尸体，民众的尸体也堆积如山。母亲们抱着自己的孩子倒在地上，在旁边还躺着张开双手想要保护她们的父亲沾满鲜血的尸体。

“……怎么样？凯姆，告诉我！”

凯姆忍住叹息，说道：“从现在开始，请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吧。”

于是，老革命家全都明白了。

“希望……还是抛弃了我们。”

“我知道。”凯姆点了点头，迈着步子离开了。

“你去哪儿？”

“哪儿都好……”

“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界不好吗？凯姆，如果是你，一定能做到的。”

“谢谢你的信任，可我还是要走。”

老革命家并没有挽留执意要走的凯姆，取而代之地，将他在“壳”中不停重复的话作为临别赠言送给凯姆。

“希望……在我们自己放弃之前，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存在着……不要忘记这一点啊。”

凯姆继续朝前走着。

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脚边一具少年的尸体上。少年在死时，眼睛由于恐惧而瞪得大大的。

凯姆俯下身子，轻轻地帮少年合上眼睛。

黑暗在成为极端恐怖的同时，也让人感到极其安心——凯姆在自己也想象不出的遥远的记忆中就知道了这一点。

再见，伙伴

虽然十分俊俏，但还是可以透过表情读取到这个男人的真实想法。

有些懦弱、胆小，而且很和善。

在他尽量想要装出一副郑重的样子而瞪大眼睛之后所表露出来的笑容中，有着一种难以

形容的可爱和亲近。

所以……

"到此为止吧。"

凯姆重复过很多次。在酒馆的高脚椅上，在打工赚钱的采石场中，或者是通往市场的石板路上。

"为什么啊，大哥？"

每当这时，何塞总是会发出抗议。他称呼凯姆为"大哥"，明明没什么事，可一有空就喜欢在凯姆身边转悠……所谓的与人亲近，就是这个意思。

"喂，凯姆大哥，当你离开这里时把我也带上吧，求你了。"

明明已经能故独立胜任工作了，可还是像个孩子似的死乞白赖地要求着。

"漂洋过海，穿越大陆，继续自由自在的旅行……光是想想就能让我心潮澎湃了。"

他的眼睛闪耀着孩子一般的光芒。

"我一直憧憬着能够成为一名大哥这样的旅行家。喂，求你了，大哥……带上我吧，如此憋屈的乡下小镇，我已经受够了。"

他拉住凯姆的手，像个孩子一样纠缠着。偶尔还会回望那些路人以及聚集在酒馆里的人，并毫不掩饰地皱起眉毛。

"因为大哥是从其他城市来的，所以能够明白吧。这个小镇只有悠久的历史，其他的可以说根本不值一提。你看看那些本地人，都是一群没有抱负的家伙。只知道平凡苟且地度日，这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的全部。简直太差劲了，如果让我一辈子都待在这样的地方，我的心都会发霉的。"

没有抱负——凯姆并不这么认为。只不过与被称为"古都"的小镇具有历史气息的街道极为相衬的是，镇上的人们举止落落大方、性格恬静温和，并没有那些总是和欲望与危险联系起来的野心，仅此而已。

土生土长，并没有离开过家乡一步的何塞，对其他的城市根本一无所知。

有的城市被一条河所分隔，原本统一的两岸现在互相憎恶，甚至爆发了激烈的交战；有的城市中的居民饱受饥荒之苦，为了抢夺有限的粮食而大打出手；还有的城市由于经济繁荣，被欲望所驱使的犯罪横行；有的城市被追求财富的居民所抛弃，变成了一个只有废弃房屋的荒城；还有的城市由于忽然出现的景气而聚集了一大批外来人口，一下子变成了不夜城。

凯姆在漫长的旅途中，曾经见过数不清的城镇。

因此有着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想将这种想法传达给何塞。

"这里是个很不错的城市。"

但是何塞却好像并不愿意听到自己的家乡受到赞扬，回答说："别开玩笑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这个城市真的很不错。"

"根本没那回事。"

"奢望是根本没有止境的。"

"这并非奢望，大哥你只不过才来了半年而已，还不了解情况。你能够体会自从出生开始就一直被'囚禁'在这里的我的心情吗？真的很无聊啊，我已经受够了，厌烦了。"

何塞想说的事情，凯姆完全明白。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苦笑着摇了摇头。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做梦都想体验到你所谓的极其无聊的平静生活，哪怕一次也好。”

“……那个，也许吧。”

“我觉得你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城市里。”

这个城市里，当晚上在旅馆睡觉时，不用竖起耳朵小心地倾听着走廊中的动静；年轻的女孩子单独走夜路时，没有必要在口袋里带一把防身的短剑；那些吃着简单却营养丰富饭菜的孩子，也可以开心地一直玩到傍晚再回家。

只要继续旅行就会明白，越是见过众多的城市，感触就越是深刻。这些对何塞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是无比珍贵的幸福。

“但是，凯姆大哥……所谓幸福，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啊，而不单纯是安心地过什么太平日子。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来到这个世上的呢？”

何塞并不是别扭地在强词夺理，而是认真而真诚地盯着凯姆询问着。

他是个率直的男人，凯姆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正在茁壮成长，所以会在自己的故乡感到受拘束——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命运，让他的心感到些许痛苦。

因此，凯姆冷淡地问道：“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早就已经确定下来了，那就是尽快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然后要去哪儿？”

“哪儿都好，除了这里之外的任何地方。”

“到了其他地方之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还不知道。”

“如果一旦你没能到达自己心目中期待的城市，那怎么办？”

“我说了不知道，大哥，别说那些刁难我的事情。”

“这并不是刁难，而是必须要考虑的。”

“够了！像你这样的外来人，根本就无法理解我的心情！”

虽然生气地走开了，不过第二天早上，何塞仍然一脸暧昧的笑容，嘴里又开始“大哥、大哥”叫个不停。

何塞就是这样一个像孩子一般直率，不会发愁的家伙。

何塞有一个妻子。

青梅竹马的安吉拉——仍然保留有少女模样的年轻妻子。

安吉拉的肚子里产生了两个人爱情的结晶，何塞很快就要当爸爸了。

何塞的父母以及周围的邻居，都在为这两个即将从“年轻夫妻”变成“年轻父母”的人祝福着，并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但是，何塞对凯姆这么说：“真讨厌！”

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酒馆吧台的角落里。

“你不是要做父亲了吗？”凯姆问道。

何塞的表情变得更加痛苦，勉强点了点头，但随即又像是要自己否认似的说道：“很高兴啊，孩子就要诞生了……怎么会不高兴呢。”

“但是……”停了一会儿，何塞继续说道，“凯姆大哥，你没有家人吧？”

“……嗯。”

“那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孤独一身，浪迹天涯……”

凯姆只是苦笑，什么都没有说。

何塞将他的表情和沉默，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出了解释，“果然很自由吧，一定是这样。没有任何包袱和枷锁束缚。”

“孩子会成为你的枷锁吗？”

“说白了……的确是这样。老实说，安吉拉的存在就是如此，我觉得父母只要上了年纪，也会变成负担。我每天都要为了安吉拉和孩子工作，养家糊口，抚养孩子，照顾老人……我的人生就这样完结了。所谓孩子的降生，就宣告着无论我怎么做都无济于事。”

凯姆没有点头，不过，也没有反驳。

还是保持着沉默——何塞仍然在自言自语。

“我知道。”他皱着眉说道，“你一定觉得我很天真，还不够成熟吧。”

凯姆什么都没说，何塞好像有些窘迫地移开了目光。

“很高兴。”这句话好像并不是对凯姆说，而是自言自语，“我和安吉拉有了孩子……我很高兴，太棒了。为了安吉拉和孩子，我要从现在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真的，我发誓。相信我吧，大哥，我真的很高兴，我觉得自己必须开始努力了。”

“我明白。”

“但是……真讨厌啊，虽然高兴，可还是会感到厌恶。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总是想抛开一切，逃到很远的地方去……”

“很诚实啊。”凯姆笑着说道。

“什么意思？”

“你刚才说的不是‘旅行’，而是‘逃避’。”

这才是何塞的真心话。

何塞也只好勉勉强强地承认，“不过，你就没有其他想说的话吗？”

即便是稍微刁难的话也好。

比如“喂，何塞，当你说想要和我一起旅行，那时安吉拉的肚子是不是刚刚大起来啊？”如果这么说——何塞又会如何应对呢？

比如“喂，何塞，如果家人会成为你的枷锁，你为什么还会向安吉拉求婚呢？”这么问的话——何塞又会是什么表情呢？

比如“喂，何塞，如果你那么想要离开这座城市，根本没有和我一起走的必要啊，你可以一个人旅行啊。”这么说——何塞的眼神肯定会动摇吧。

但是，凯姆并没有刁难他，也没有那么多管闲事。

他只是饮尽了杯中的酒，说道：“回去吧。”

即便来到酒馆的外面，何塞还是不停地罗唆着，好像想要罗列出在这个城市里度过一生的所有无聊之处。

夜空十分晴朗，天空中挂着一轮圆月。

“喂，凯姆大哥……拜托，当你离开这个城市时，一定要通知我一声。大哥还是应该有个旅途的伙伴吧？”

凯姆不想让这场对话又变得像往常一样兜圈子，于是说道：“你不是憧憬着孤独一人浪迹天涯吗？有伙伴的旅行可是没有孤独可言的。”

“不，因为……那个，也就是说……啊，对了，是这样的。我只陪大哥走一段，之后我就一个人继续剩下的行程。”

“那你会成为累赘的。”

“我知道，那样的旅行很残酷，嗯，还有生命危险，我知道。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才够刺激……”

“岂能把生命当作儿戏！”

“……如果我成了你的包袱，抛弃我也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因为我已经有了抛弃父母、妻子和孩子的觉悟了。”

“唉……”凯姆叹了口气，只好点头说道，“我知道了。”

“你会带上我吗？”

何塞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

“已经在这个城市住了很长时间，也差不多该出去吹吹风了。”

“嗯，对，没错。出去走走，吹吹风……那才是旅行者的人生呢。那么，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已经是深秋了，是不是应该避开冬季旅行啊？那么，等到山顶的积雪融化时怎么样？”

凯姆指着挂在夜空中的月亮。

“哎？”何塞惊讶地抬头仰望夜空。

“月有阴晴圆缺，当它再次变成满月时。”

“……你的意思是……”

“整整一个月后。”

何塞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也许是想说“太早了吧”，他的脸上露出了即便是在抱怨时也没有表现出来的犹豫和困惑。

“大哥……一个月后，正是隆冬之时啊。”

“我知道。”

“在那时翻山越岭会不会有些太辛苦了？”

“你不愿意吗？”

“……没、没那种事。”

“如果不愿意，你可以不走。我将在下次满月之时启程，仅此而已。”

“明、明白了。大哥，我也去，绝对要去。”

下一个满月之夜……

安吉拉正是在那个时候生孩子。

一个月的时间像河水般流逝。

开始时，每当何塞看到凯姆都会说“我们约定好了哦，大哥”，可是当圆月慢慢变成弯月，他的话也开始慢慢变少。

最后当消失的月亮重新出现在夜空中，并逐渐变圆时，何塞不再缠着凯姆。甚至在市场中发现凯姆的身影时，他就会偷偷摸摸地混进人群之中，逃之夭夭。

凯姆注意到了何塞的这个变化，这正如他最初所预想的一样，这也是他所期待的事情。

一边辛苦地用手托着肚子一边在市场买东西的安吉拉，倒是露出了极其平静的微笑。

这张笑脸，不仅仅是何塞，任何人都应该会注意到。

◎永远的旅人◎

年轻时的梦想就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梦想绝对不会仅此而已。

还希望自己深爱的，以及深爱自己的人永远都能够幸福的微笑——

这样的梦想，只有当人长大以后才会发觉。

终于又到了满月的夜晚。

一轮圆月照耀着空无一人的石板路。

凯姆已经整顿好了行装，坐在屋子里静静等待着。这时，气喘吁吁的何塞跑了进来。

他空着双手，身上还穿着平时的衣服。

“大哥，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何塞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不停地行礼。

“你改变主意了吗？”凯姆笑着问道。

“不，没有。我要走，我想和大哥一起走，只是……”

日落西山之时，安吉拉感到了产前的阵痛，虽然找来了城里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产婆，可是孩子仍然没有降生。据说安吉拉有些难产。

“安吉拉正在拼命地努力，我的父母正在祈求神明保佑。所以至少在孩子平安降生之前，我想待在安吉拉的身边。她说只要握着我的手就会感到安心，所以……我不能抛下她不管……”

“我明白了。”凯姆点头说道。

“所以大哥，拜托你，能不能再等我一会儿。等到孩子降生之后，我马上就出发。正如我们说好的那样，我绝对会走的。只是再稍等一会儿，就一小会儿……”

他在说话的同时，双脚就像要马上回家一样，片刻不停地开始原地踏步。

“我知道了。”凯姆说道，“我会等到月亮升至夜空正中。”

“不，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只要一会儿就够了。只要再等我一小会儿就好。”

“你不用着急。而且，我们再做一个约定吧。”

“哎？”

“当孩子出生之后，你要抱他一下。抱过他之后，再来这里，好吗？”

何塞一脸疑惑地点了点头，说道：“知、知道了……那么请你等着我！”

说完，便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听着脚步声在石板路上越来越远，最后直到消失，凯姆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何塞就这样再也没有回来。

升至空中的满月已经开始朝西边落下，东边的天际开始慢慢露出鱼肚白，凯姆这时已经到达城外的山脚下。

只有一个人的旅程。

凯姆大哥！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

因为能够清晰地想像到何塞不停地作揖道歉的声音，所以还是听不到比较好。

何塞那亲切的笑容，即便离开那座城市，却依然能够残留在凯姆的记忆里。虽然没能成为旅途中的伙伴，不过如果和何塞在一起，这次旅行中一定会充满欢声笑

语吧。

“不过，这样也很好。”凯姆自言自语地说道，随即加快了步伐。

对于何塞没有遵守约定，凯姆并没有感到怨恨，也没有生气。与之相反，他想要祝福选择留在家乡，守护家人的何塞。对他自己来说，无法实现的梦想完全是多余的。

狂风吹过黎明前的山顶，孩子的啼哭声乘着风从城中飘来……凯姆笑了。

何塞大概会就此放弃离开家乡的梦想吧，或者为了掩饰自己的胆小，他会再去找一个“大哥”。

不知道，不知道也好。

在自己儿子出生的夜晚，他是无法开始旅行的。也无法用抱过刚刚降生的儿子的手去准备行装。仅仅是这样，何塞因此变成了一个成年人。

喂，安吉拉，你看啊，这个孩子在笑……

何塞看着孩子时的笑容，大概会伴随着凯姆一直到达下一个城市吧。

古雷欧爷爷的故事

古雷欧爷爷是这个国家最棒的鞋匠，他做出的鞋子就像羽毛一样轻，却又如同钢铁般结实。当然，价格也比市场价高。不了解的人一听到他的鞋子是普通价格的三倍，就会用惊讶的声音说“喂，制作鞋子只是那个老爷爷的业余爱好吧？”其实并非如此，他从年轻时就开始给鞋匠当伙计，当掌握了制鞋的技术之后，又拜更有名的鞋匠为师……时光流逝，转眼间他已经开始为自己年轻时常客的孙子制作鞋子了。

作为一名鞋匠，无论顾客定制什么样的鞋子，古雷欧爷爷都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不过他最擅长的，也是自己最喜欢的鞋子，就是旅行用的厚底鞋。

“只要穿过他制作的鞋子去旅行，你就再也不想穿其他的鞋了。”客人们都这么说。

“穿过古雷欧爷爷制作的鞋子吗？肯定会给你不同的感受，穿着他的鞋，你能走得更远；穿着他的鞋，你会更加渴望长途跋涉；穿着他的鞋，到达目的地时你会觉得意犹未尽。”也有常客经常这么说。

不过，极具匠人气息的爷爷总是沉默不语，态度也十分冷淡，即使是受到别人的赞美也不会沾沾自喜。而只是沉默着将皮革粘在鞋楦上，挥舞着木槌敲打着。

这位老爷爷只有当顾客光临，订做新的鞋子时才会稍稍缓和一下严肃的表情。

不，准确地说，他并不是因为有新的订单而高兴。看到顾客们拿着已经穿旧的鞋子走进店里，古雷欧爷爷比任何时候都高兴。他小心地接过那些鞋底被磨损，皮面剥落的旧鞋子，轻声地说道：“真的是走了很长的路啊……”

由于常客们都知道他的这一习惯，所以绝对不会自己处理那些穿旧了的鞋子，也不会将鞋子上的污垢擦掉。而是直接将带着尘土、沾着油污、满是汗臭的鞋子交给老爷爷。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替身啊。”

老爷爷一边说，一边将这些旧鞋小心地放进仓库里。

“因为它们代替我去旅行，所以用完之后也不忍心将它们都扔掉。”

对自己的制作工艺极为自信的古雷欧爷爷从来不穿自己所做的鞋子。

即使他非常想，也根本没办法穿。

爷爷的双腿没有膝盖以下的部分。

由于小时候患上了骨科疾病，所以为了保住性命只能进行截肢。

爷爷就这样坐在轮椅上，度过漫长的一生，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

所谓鞋子代替自己去旅行，就是这个意思。

“好久不见……”

古雷欧爷爷背对着刚刚走进店里的凯姆说道，手中的活并没有停下来。他根本不用回头，只是凭借细微的脚步声就能分辨出来访的到底是哪位老顾客。

“去沙漠旅行了吗？”

通过脚步声就能得知鞋底的磨损程度，从而也能推测出对方到底走过什么地方。古雷欧爷爷果然是一名超一流的鞋匠。

“真是场艰苦的旅程。”

凯姆苦笑着，在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在鞋子的制作流程进入最后阶段时，老爷爷会片刻不停地干活。他的这一习惯，常客们都知道。

“我的鞋子帮上忙了么？”

“嗯……帮了很大的忙。如果不是你的鞋子，我简直寸步难行。”

“是吗，那太好了。”

从爷爷的语气中根本听不出“太好了”这样的意思，没办法，他在工作中的态度总是特别冷淡。想要看到他的笑容，就必须稍等一会儿——当工作告一段落，然后从凯姆手中接过穿旧的鞋子时。

“要订做新的鞋子吗？”

“是的……”

“这次又要去哪儿？”

“可能是北边吧。”

“大海，还是高山？”

“应该会沿着海岸走。”

“战争吗？”

“……大概是。”

“知道了。”爷爷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又陷入了沉默。

整个房间里只有木槌的声音响起。

真是令人怀念的声音啊，凯姆心想。

他在这里订做过很多双鞋，甚至从爷爷还没有创建这家店之前就开始了。

凯姆算是这里最熟的客人了，换句话说，就是少数在持续不断的旅行中活下来的人。

爷爷一边挥舞着木槌，一边断断续续地讲述着又有几个常客去世了。有人在旅途中病倒，有人在意外中丧生，还有人在战场上被杀害……

“只有鞋子从旅途中回来，真是让人难过啊。”

对于爷爷所说的话，凯姆点了点头。

“前几天，一个在我这里第一次订做鞋子的小伙子死了。他死时，甚至鞋底都没有受到磨损。”

“是个什么样的年轻人？”

“没什么特别的。一个想要离开故乡，到更繁华的城市生活的小伙子，由于受到父母的反对而离家出走。”

“他怎么会有钱来你这里买鞋呢？”

“那是父母给他买的，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悲吗？好不容易将可爱的儿子抚养成人，可是他却想要离开家乡。争执到最后父母只能退让，然后买了一双我做的鞋……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就被人将尸体抬了回来。真是的，现在的父母实在是太宠爱孩子了。真是没用啊！真是没用！”爷爷生气地说道。

但凯姆知道，那并不是他的心里话。为了这名在追求自己理想的途中死去的年轻人，爷爷正在为他的葬礼赶制新鞋子。然后一边给年轻人穿上，一边祈祷他能够穿着这双鞋顺利走完最后的旅程——古雷欧老爷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爷爷再次安静下来，挥舞着木槌。

凯姆觉得他的背越来越驼，他们已经认识好久了。而且爷爷也在一天天地走向人生的终点，这一点让凯姆感到无比的难受。

工作终于告一段落，爷爷终于回过头来。

“欢迎回来，凯姆。”

一张满是皱纹的脸，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苍老。

“你去哪里旅行了？”

“……沙漠。”

“刚才我问过了吗？”

凯姆沉默着摇了摇头。爷爷在工作结束后，由于注意力的分散而导致记忆变得有些模糊。

逐渐地，爷爷的意识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所游荡的时间越来越长。人们会生老病死，这是很正常的宿命——当结束一段长途旅行之后，这种想法总是会出现在凯姆的脑海中。

“你这次又活下来了啊。”

听爷爷这么说道，凯姆只是苦笑。

“你忘了吗？我是不会死的。”

“啊……是的。”

“也不会老的，所以我还和当初遇见你时一模一样。”

爷爷的脸上闪过疑惑的表情，“啊……是这样啊”还是一副不得要领的样子。

“是啊，爷爷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由于生病失去了双脚，整天不停地哭着。”

“啊……是……是的。”

“你叫我‘凯姆哥哥’，总是把我的旧鞋当作玩具，还记得吗？”

“当然了。”

爷爷干脆地说道，不知是头脑突然变得清醒，还是遥远的如同幻觉般的记忆，反而令他印象深刻……

“鞋底磨破了，到处都是窟窿，沾满了汗臭和泥土味……那双在别人眼里如同垃圾一样的鞋，却成了我的宝贝。只要用手指摸一下鞋上的泥土，就能想像得出到底来自什么地方……有趣，真的很有趣……”

爷爷之所以会成为一名鞋匠，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都是因为凯姆啊。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只会诅咒自己无法行走的命运，在悔恨中走完这毫无意义的人生。但是，现在不同了，我很幸福。即便我走不出这个房间，可我的孩子们能代替我去旅行。真的是幸福的人生啊……”

停了一会儿，爷爷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我说得太多了。”

他将宽厚的手掌朝凯姆伸出，“那么，把孩子交给我吧。”

凯姆将旧鞋递了过来。

“你一直都在打仗吧。”

“有段时间，我加入了雇佣兵部队。”

“这样啊，我就知道，这双鞋子上染上了鲜血味道。你穿着去旅行的鞋子，每双都是这样。”

“你生气了吗？”

“没有，很高兴你能平安无事地回来……仅此而已。”

“等新鞋子做好，我马上就要出发。”

“还是一样吗？战争的旅行？”

“是啊……”

“即便这次旅行结束，还会有下一次吧？”

“大概吧……”

“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凯姆只有苦笑，而什么都没说。他不想当着这些努力地生活在有限的生命中的人们面前，轻松地说出“永远”这个词。

爷爷只是说了句“没关系”，然后又转过身去，继续开始工作。

“再等三天吧，第四天早上你就能出发了。”

“……知道了。”

“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两、三年后吧……也许会更久。”

“这样啊。那么，这也许就是我给你做的最后一双鞋子了。”

凯姆也这么认为，爷爷应该活不过三年了。虽然他总想打消这样的想法，但生老病死是人的宿命，只有美好的希望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人们的生命才是如此宝贵，这只有永生的人才会了解。

“喂，凯姆。”

“怎么了？”

“用做你新鞋的皮革，再多做一双鞋好吗？”

这是爷爷自己的鞋——他准备一起带进棺材，踏上死亡的旅途时所穿的鞋。

“当然没问题。”凯姆答道，爷爷用挥舞木槌代替了感谢。这声音听上去比平时更寂寞，更难过。

“不过，嗯……就算我死了，凯姆，你还是要回来，将旧鞋放在我的墓前。”

“好的。”

“我没法对你说——我先走一步，在天堂等你。”

“啊，真可惜啊。”

“所谓没有终点的旅程，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大概是不幸的吧——这声回答被木槌声所掩盖，只有凯姆自己听得到。

从那次之后不久，古雷欧爷爷就享尽了天寿。

没有亲人的爷爷被葬在城外的墓地，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孩子们”都守护在他的墓前——老顾客们将旧鞋子整齐地摆放起来，其中就有凯姆的鞋子。

爷爷在生前就已经将墓志铭决定了下来。

“每当我做好一双鞋子，都会说完这句话才将它们交给顾客。不管是谁，我都会这么说。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这句话……结果，一次都没有。”

“所以……”爷爷说道，“我前往天国的旅程，还是希望你们能用这句话来送我。”

几十年的时光一转而逝。

古雷欧爷爷所认识的老顾客们也都相继去世。

现在还来为他扫墓的，就只有凯姆一个人了。他穿的已经不是爷爷所做的鞋子，与人的生命一样，鞋子的寿命也不是很长。

即便如此，每当要开始一次新的旅行，凯姆总是会首先来到这个城镇，到老爷爷的墓前拜一拜。

墓碑上长满了苔藓，只有刻在上面的文字还令人惊讶地清晰可辨。

“一路顺风！”

虽然爷爷在说这句话时总是很生硬，但实际上其中蕴含了无限的情感。

未完待续



REVELATION

最终回

文/DREW KARPYSHYN　译/蜘蛛

前情提要

卡莉向安德森透漏，西顿基地的叛徒其实就是钱博士。而钱博士与伊丹为了继续研究强大先进的异星技术，一起策划抓住卡莉。萨仁有意将卡莉的行踪泄露给伊丹，斯卡尔伏击了联盟士兵，抓住了卡莉。

格伊利大使与参议会再次交锋，将事件与钱博士的资料向参议会和盘托出，并争取到安德森成为幽灵特工候选人的机会。萨仁被迫与安德森一起共事，准备偷袭伊丹藏身的工厂。

主要人物简介

大卫·安德森：男主角。联盟军官，负责调查西顿基地被袭击的幕后真相。

卡莉·桑德斯：乔恩·格里斯姆的女儿，计算机专家，西顿基地遇袭后惟一的幸存者。

格伊利：人类驻银河系联盟的大使。

萨仁·阿特里乌斯：图里安族，参议会幽灵特工。

伊丹·哈达：巴塔里安族富翁，主使了对西顿基地的袭击。

斯卡尔：伊丹·哈达雇用的克罗干族职业杀手，赏金猎人。

钱博士：人类联盟的顶级人工智能专家，西顿基地的负责人。

第二十章

两个人开着车穿行在夜色中的沙漠，谁也没有说话。萨仁把着方向盘，全神贯注地盯着挡风玻璃前方，而安德森则在后排座位上仔细研究炼化厂的厂区分布图。他希望找出一些线索，看看哪些地方可能用来关押卡莉，但是这种适合作为临时监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安德森干脆放弃猜测，转而尽量集中精力记住厂区的分布图，以便进入到炼化厂里面时不会晕头转向。

一个小时后他们看到了远处地平线上的微光，炼化厂的灯光在黑暗中闪耀。工厂有两个白班，两个夜班，每班约两百人。零号元素的生产日夜不停，为了配合庞大的劳动力需求，炼化厂在厂区周围向雇员们及其家属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和交通。预制的活动房屋呈环形分布在炼化厂四周，就在厂区自身的链状防护网外面。

他们停在了离工厂外围的居住区只有一两百米的地方，萨仁停下车来说道："我们从这里走过去。"

安德森记了一下四周的环境，也就是车停在哪里——在营救完卡莉之后，必须要在黑暗中穿行回来找到车。如果迷路了，安德森怀疑萨仁是否会有兴趣再去把自己找回来。

安德森抽出手枪抓在手里，但是在抽出自动步枪之前犹豫了一下。手枪有一个消声器，但是步枪的声音太大了——一梭子打出去，整个炼化厂都会知道他在这儿大闹天宫。而且，用手枪瞄准目标也比自动武器更快一些。

"你会需要冲锋枪的。"萨仁看出了他的犹豫不定，建议道。

"这里的绝大部分人都只不过是普通的工人。"安德森回答道，"他们甚至手无寸铁。"

"伊丹正和蓝色太阳佣兵们在一起，你在这里也会遇到很多雇佣兵。"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有些担心到时候可能会无意中伤及无辜。"

萨仁苦涩地笑了一声："你还是不得要领，是吧，人类？这个工厂的绝大部分工人都带着枪，他们就靠这家炼化厂养家糊口。他们不是士兵，但是如果警报响起来，他们一定会尽力保护工厂。"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摧毁工厂。"安德森抗议道，"我们惟一要做的就是抓住钱博士、伊丹，然后把卡莉弄出来走人。"

"这里的工人可不这么认为，他们一听到警报声和枪响，马上就会认为自己的工厂受到了某种恐怖袭击。那可就热闹了，一半人在四散逃命，一半人在向你开枪，那个时候你根本不可能再去辨认和选择目标。"

"如果你想执行完这个任务的时候还能活着。"萨仁又说道，"最好在平民挡道的时候把他们都杀掉。你不愿意向他们开枪，可是他们愿意向你开枪。"

"必要性只是一个方面。但是你怎么能够铁石心肠地向无辜的平民下手？"安德

森难以置信地问道。

“练习，大量的练习。”

安德森摇了摇头，还是带上了自动步枪。他向自己许下了诺言，除非绝对必要，否则绝不使用冲锋枪。他把枪折叠好，插到背后腰带上的武器槽中。然后把手枪插到大腿上的扣带中，必要的时候可以立即抽出来。

“我们要分头行动了。”萨仁说道，“我向东走，你向另外一个方向走。”

“你向我许诺过你进去之前我有三十分钟的领先时间。”安德森用强硬的语调又提醒了一遍萨仁。

“这三十分钟归你所有，人类。但是如果等我回到车子旁边的时候你还没有回来，我可就不管你了。”

安德森借着夜色来到了居住区的边缘。虽然此刻已经是午夜，但工厂里依旧嗡嗡作响。由于炼化厂紧张地换班，所以附近总是有刚刚下班的人和正准备上班的人。居住区就像一个小小的城市，一千多个家庭生息于此——丈夫、妻子甚至是小孩子在街道上来来往往，互相点头致意，他们就生活在这里。

人群熙熙攘攘，安德森轻轻松松地融入了人群。他披上了一件肥大的外衣，盖住了自己的护甲，藏好了武器。尽管炼化厂的大部分雇员是巴塔里安人，其他种族的人也有不少，这其中也有人类——安德森不至于吸引不必要的注意力。

他急速穿过工厂的居住区，穿过人流，不时与同一种族的人类点头致意。安德森昂首阔步，直奔炼化厂外围的警卫区域。他知道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但如果他开始跑步，一定会引起他人的注意。

五分钟之后他穿过了居住区。工人们的寓所均匀地分布在工厂的四周，但是没有人愿意正对着金属隔离网居住。居住区的内侧距离隔离网还有几百米，这一块地方除了公共厕所没有其他的建筑，空空荡荡，一片漆黑。

安德森继续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直到距离居住区的公寓灯光足够远，没有人能看见他。就算有什么人看见他消失在黑暗中，也只不过会以为他去上厕所，不会特别留意。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后，他拿出一副夜视镜，然后急速跑到隔离网外面，并掏出铁剪，在隔离网上剪出了一个自己能够钻过去的洞。安德森在钻过去之前甩开了自己的外衣——这件外衣现在只会让他束手束脚。刚一爬到防护网的另一边，安德森立即拔出手枪，心里却希望不用开枪。

任务从现在开始变得非常困难。安德森现在身处敌人的警备区。小型保安巡逻队在防护网内四处巡逻，如果他们看到安德森，一定会开枪射击，或者至少会拉响警报。然而，躲开他们并不困难，安德森可以远远地看见他们的手电筒打在地上的光亮，而那个时候他们根本看不到他。

安德森压低身形，来到了炼化厂的一角。炼化厂的厂区非常大，位于中心的主处

理楼有四层。许多两层的小型建筑分布在主楼的四周，库存、运输、管理和维护等等功能都在这些小楼里完成——这也正是安德森的目标。

安德森摸到了附楼的旁边，靠上一道防火门。门是锁着的，但只是加上了一个销子而已，并没有复杂而昂贵的电子锁系统。沙漠当中的炼化厂一般只需要提防平常的盗贼即可，设计时就无意针对特种兵的渗透。

安德森在门闩上放了一块粘性炸药，退后几步，朝炸药开了一枪。炸药轰的一声发出一阵闪光，把门炸开。安德森等了一下，看有没有引起什么其他人的注意，但是门内再无响动，于是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安德森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员工的更衣室。房间是空的，现在正是两班工人换岗之间的当口，所有的工人都出去检修设备了。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辆盛脏衣服的轮式手推车，装满了工人油乎乎的脏外套。安德森在里头翻了几下，找出一件自己能够穿上的衣服，套在护甲外面。他不得不把手枪和冲锋枪都拿了出来——他可不想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摸上半天才能找到自己的武器。他把手枪放到外套的大口袋里，冲锋枪没有折叠起来，而是在更衣室里找了一块大毛巾把它包起来。

安德森的伪装远不算完美，但是也已经足够让他在工厂里走动而不至于引起他人过多的注意。从远处猛地一看，人们只会以为他是维护班组的一名工人，然后就把他忘掉。

安德森卷起袖子看了一下手表，十五分钟已经过去了。如果他想在萨仁动手执行任务之前发现并救出卡莉，动作还要再加快一些。

萨仁等在工人居住区的外面，一直看着表。十五分钟已经过去了，安德森现在肯定已经深入到了炼化厂的内部——回是回不来了。

他就像安德森一样将武器藏在长长外套的下面，这样也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居住区。萨仁站了起来，直奔炼化厂的厂区。

他等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他要执行自己的任务。

安德森穿过了好几个门厅，从维护楼一直向主楼走去。一名工人迎面走向他身前的时候，安德森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但是那个巴塔里安女人只是瞄了他一眼，然后又把目光移开，一言不发，匆匆走过。

安德森又走过了几个门廊，与好几个员工擦肩而过，但是没有人特别留意他。可安德森自己却突然沮丧起来——他可没有时间把整个建筑走个遍。他原先以为卡莉会被关押在较低的楼层，但如果想要及时找到卡莉，还是需要一点运气。

接着安德森就发现运气来了——一个楼梯上方悬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安德森记得在工厂的分布图里面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小小的设备存放室。标牌很新，还闪着锃亮的光，显然是几天前刚挂上去的。

安德森赶紧顺着楼梯下去，下面果然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巴塔里安人，每个人的面颊上都纹着蓝色太阳的徽标。他们看起来昏昏欲睡，懒散地靠在厚重铁门两边的椅子上，冲锋枪斜倚在墙边。两个人都没有穿护甲——考虑到他们目前的任务，这也可以理解。他们也许在这里坐了好几天，而且穿上护甲之后又热又重。哪怕只穿上几个小时都会非常不舒服。

两名警卫已经看见了安德森，所以他干脆径直走过来。希望对方已经被警告要提防一名图里安族幽灵特工，如果是那样的话，一名人类维修工人看起来倒不像是什么非常大的威胁。

安德森一直走到楼梯的平台处，一名雇佣兵才站起身向他走来。雇佣兵抓起冲锋枪，指着安德森的胸口。中尉站住，一动不动。他只有不到五米远的距离，如果雇佣兵开枪，在这样近的距离上安德森没有一丝生还的希望。

“那是什么？”警卫问道，枪管指着安德森胳膊下面夹着，用白毛巾包着的冲锋枪。

“一些工具，要让工具保持干燥的状态。”

“把包裹放下来。”

安德森照办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包着毛巾的冲锋枪放到地上，不让毛巾滑下来，里面的枪支还是藏得严严实实。

现在安德森身上没有任何看起来像是武器的东西，警卫似乎松了一口气，手中的枪也随之垂了下来。

“什么事情，人类？”他喝令道，“你不懂巴塔里安语么？”

问话激起了他的同伴一阵大笑，这家伙还是靠在椅子里面。

“我需要去设备存放室取些工具。”安德森回答道。

“不是这个设备存放室，转过身去。”

“我有这里的通行证。”安德森说道，一边在口袋里摸索着什么，好像要把什么东西掏出来。巴塔里安人不耐烦地看着安德森，直到安德森在口袋里的手指摸到了手枪的握把，扣动了扳机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宽大的外套和硕大的口袋让安德森可以在口袋里调整手枪的位置，他把手枪横过来瞄准警卫的中段。安德森开了两枪，子弹撕破外套的纤维，结结实实地命中了雇佣兵的胃部。

巴塔里安人惊愕地垂下了手中的冲锋枪，向后蹒跚几步，本能地捂着自己肚子上的血洞。他靠在墙上，缓缓滑了下去。鲜血喷涌而出，像泉水一样从按压伤口的指缝中渗出来。

他的同伴奇怪地看着这边——因为手枪加装了消声器，开火的声音变成了暗哑的“噗噗”声，而这种声音他可能根本没有听到过！他花了一秒钟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继而想要伸手去拿墙边的冲锋枪。安德森从口袋中抽出手枪，两颗子弹命中第二名警卫的胸口。那个警卫倒向一边，滑下椅子后便一动不动了。

安德森的手枪又重新指向第一个警卫。他背靠着墙，还是一动不动。“求求

你。”警卫哀求道，终于意识到安德森的身分，“斯卡尔才是下命令枪杀联盟士兵的人，我根本不想杀死他们。”

“但是你做了。”安德森回答道，同时将一颗子弹射入了巴塔里安人的两眼之间。

安德森甩掉外套，将手枪插到屁股后面，拿起放在地面上的冲锋枪并展开枪托，以便随时可以开火。然后，他踢开了门。

第二十一章

就像之前的安德森一样，萨仁也通过一扇紧急出口进到了一座两层高的附楼里面。但安德森进入是炼化厂最西边的后勤楼，而萨仁进入的是最东边的转运仓库。与他的人类同伴不同，萨仁根本没有任何伪装。

两个仓库工人看到满身护甲，手提重型冲锋枪的萨仁走了过来，他们的脸上先是一阵惊愕，接着变成了恐惧。萨仁立即开火，两个工人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就被了结了性命。

萨仁马上穿过仓库，进入了主楼。这一次他又与安德森不同，他知道自己该向哪里走。他直奔炼化厂的最底层，岩石在那里沉积下去，富含零号元素的矿石加热融化，大部分杂质都漂浮在融化矿物的表面。熔浆流到管道里面，再流到离心分离机当中，昂贵的零号元素就在另一端流出来。萨仁又在沿途杀了三个人。

他经过一面写着“闲人勿入”的墙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快要到达目的地了。他到了一个角落里，踹开一扇喷着“非请勿入”警告的门，一道热腾腾的气浪扑面而出，刺得他的肺和眼睛都很不舒服。里面有六名工程师，零零散散地在巨型熔炉以及加热熔炉的发电机上方的走道上巡视着。他们正在监控整个精炼过程，紧盯着设备的读数，以保证生产效率一直保持在峰值，并且不会发生潜在的误操作。

员工们都戴着头盔，以免让自己的耳朵听到向发电机供应能源的涡轮机的轰鸣声。一名工程师看到了萨仁，想要向同伴们喊出警告，但他的声音被涡轮机的轰鸣声覆盖了，萨仁的枪声在嘈杂的环境里也听得不太真切。

屠杀只用了不到一分钟。幽灵特工别的长处没有，杀人的效率倒是高得残忍。最后一名工程师咽气之后，萨仁匆匆走下狭小的通道，来到二十米之下的熔炉旁边，开始了下一步的计划。

炼化厂里可以藏身的地方太多了。伊丹可以随便找一个地堡躲着，外面囤积一大排全副武装的蓝色太阳佣兵。萨仁需要有个办法把伊丹他们逼出来。几处布置得当的炸药足以让炼化厂的核心引发灾难性的爆炸，工厂一定会发出紧急疏散的警报声。

萨仁完成了最后几处炸药的安装，然后向上面快步走去。他要在炸药爆炸之前离开爆炸半径，越远越好。

卡莉又饿又渴又累，但最关键的是她非常害怕。克罗干人告诉她，钱博士会在几天之后来看她，但是克罗干人也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走了。他们把她拖进了一个储藏室，然后把她锁进储藏室后面的一个小黑屋。之后卡莉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与任何人说话。

卡莉足够聪明，猜得出他们要干什么。她并不知道钱博士需要什么，但很显然他们要在钱博士与她会面之前先摧毁自己的意志。他们把她一整天都关在小黑屋里面，四周一片黑暗，没有水也没有吃的。里面甚至连个桶也没有，她没有地方解手，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在角落里解决。

大概是过了两天还是三天，钱博士终于来了，并向她提出了条件。如果她接受的话，他们就会给她吃的喝的，如果拒绝的话，他们就会把卡莉扔回到临时牢房里面，等两三天之后钱博士再来找她谈。

如果第二次时卡莉再次拒绝钱博士，事情可能会变得很糟。除了饥饿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们还可能动用肉刑。卡莉无意以任何方式去帮助钱博士。但是她害怕随之而来的可怕后果。最糟糕的情况是，卡莉意识到他们一定能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个星期，但到最后这种无休止的折磨和虐待将使卡莉精神崩溃，他们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

在被关押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卡莉曾经试图找出办法挣脱牢笼，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卡莉在黑暗中摸索到了储藏室的小门，但是那扇门已经被从外面锁住，内部的门把手也已经被卸走。而且，就算她把这扇门打开，外面也一定会有警卫把守着。

她甚至无法以自杀来逃避这结果，现在也还没有崩溃到要自杀的程度，而且房间里空空如也，没有可以用来上吊的绳子，也没有可以用来自伤或者切开动脉的工具。她曾经短暂地考虑过以头反复撞墙，但那也只是顶多把自己撞晕过去，白白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她怀疑以后自己要受的刑还多着呢，还是省省吧。

情况相当糟糕，但是卡莉还没有让自己陷入彻底的绝望。她听到了什么响动，这声音在她听起来比天使的歌唱更加美妙。这是救命的声音——墙的那一边传来了自动步枪的射击声。

安德森踢开了那两名警卫把守的门。门的那一边是一间大储藏室，所有原来的工具都已经被拿了出去，房间里只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四名巴塔里安蓝色太阳警卫正在桌子旁边打扑克，斯卡尔在房间的一角站着。就像门外的警卫一样，里面所有的人也都没有穿上护甲。

克罗干人是安德森的第一个目标——一串子弹正中斯卡尔的胸部。斯卡尔的胳膊飞舞着，人向后面倒下去，他的枪也脱手而出。斯卡尔靠在身后的墙上，转了一个身，又面朝下倒在了地板上。身上到处都是血洞，血汩汩往外涌。

佣兵们对突然袭击的反应是从桌子旁边四散逃开。安德森看到卡莉并不在房间里

面，立即用冲锋枪将整个房间扫射了一遍。佣兵们还没有来得及开火就全部被收拾掉了。这并不是一场公平而堂堂正正的战斗，只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考虑到屠杀的受害者究竟是何许人也，安德森觉得心中快慰了不少。

安德森扫完这一轮，发现后面墙壁上有个小门。这扇小门可能只是通往另一个小储藏室，但是门却用金属板加强了一层，而且还换上了一把重锁。

“卡莉？”安德森喊道，跑过去敲门，“卡莉，你在里面么？你能听见么？”

安德森听到门的另一边传来了卡莉含糊不清的声音：“大卫！大卫！求求你，把我救出来！”

安德森用手掰了掰锁，但是锁一动不动。安德森闪过了用炸药炸开门的念头，就像他刚才用炸药炸开更衣室的门一样，但是他担心爆炸有可能伤害到卡莉。

“挺住。”安德森向卡莉喊道，“我要先找到钥匙。”

安德森扫了一眼房间，他的眼睛停留在角落里克罗干人的尸体上。血泊从他的身下蔓延开来，流满了整个地板。安德森知道如果房间里有什么人带着小房间的钥匙的话，那一定是斯卡尔。

安德森向斯卡尔的尸体跑过去，把枪放在了地上。他用双手抓住克罗干人的肩膀，使出浑身的劲儿才把克罗干人翻了过来。克罗干人的胸口到处都是血泡和粘液，至少有十几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躯干。他的衣服被温暖而污秽的液体泡透了，黏糊糊的。

安德森感觉有点恶心，但还是伸出手在斯卡尔的口袋里摸索着。这时斯卡尔的眼睛猛地睁开，并伸手抓住了安德森的喉咙！他一声怒吼，站起身来，一只手将中尉从地上拎了起来！斯卡尔的另外一只胳膊染满了血，已经无力抬起。

不可能！安德森想到，随即像个无助的孩子一般挣扎着，克罗干人的手臂正缓缓将他的生命逼出体外，没有人可以经受得住这么严重的伤！就算是克罗干人也经受不住！

斯卡尔一定看到了安德森眼中震惊的神情：“你们人类还要多多了解我们克罗干人。”他咆哮着说道，嘴角流出了血沫，“遗憾的是你不能活着告诉你的同类了。”

安德森的脚用力踢腾着，想要挣脱，但克罗干人伸直了手臂，他的腿太短，踢不到敌人，于是开始用拳头使劲捶打克罗干人粗壮的前臂。安德森徒劳无功，只是引得斯卡尔发出一阵狂笑。

“你应该高兴才是。”赏金猎人告诉安德森，“你会死得非常快，不像那个女人会慢慢死去。”

突然间，整个房间被从炼化厂深处所传来的巨大爆炸所撼动了。墙壁上出现巨大的裂缝，几块天花板掉到了地上。他们脚下的地面一边塌了下去，另外一边却隆了起来。斯卡尔失去了平衡，安德森在这一瞬间猛地一晃，挣脱了他，落到了地板上，用力喘息着。

斯卡尔蹒跚地晃了几晃，想要站直身体，但因为自己的一条胳膊不听使唤而找不到平衡，而且失血过多让他非常虚弱。他重重地坐在了地上，离安德森放在地上的冲

锋枪只有几米远。

挣脱斯卡尔之后，安德森立即抽出手枪开火，但是他没有向斯卡尔开火。如果冲锋枪的子弹都不能干掉斯卡尔，一颗手枪的子弹甚至都不能让对方放慢速度。安德森瞄准了斯卡尔身边的冲锋枪，正中目标，冲锋枪在地上滑出很远，斯卡尔现在够不着了。

大楼里所有的警报都开始疯狂地响起，毫无疑问这都要归功于大爆炸。但是安德森还有更加紧急的事情——现在手里只有一把手枪，他知道自己只有准确爆头才能解决掉斯卡尔。但是克罗干人猛地跳了起来，向他猛扑过来，安德森没有时间瞄准。

子弹击中了克罗干人已经失去知觉的肩膀，但是并没有让斯卡尔的脚步停下来。安德森向一侧扑去，一个滚翻躲开了敌人愤怒的重击，勉强地避免被砸成肉酱。

但是斯卡尔挡在门和安德森中间，安德森退后几步被逼到了角落，又举起了枪准备开火。但他还是慢了几分之一秒，克罗干人用一记刚猛的生物异能冲击波打掉了手枪，几乎也将安德森的手腕打断。

克罗干人知道一名手无寸铁的人类绝不是自己的对手，于是又慢慢逼了上去。安德森想做假动作躲开斯卡尔，希望能有机会抓起地上的武器。但是克罗干人异常狡猾，虽然严重受伤，失血不少，他仍然足够敏捷地猜出了安德森的想法，切断了对方所有的退路，将中尉逼到了角落，安德森已经无处可逃。

爆炸所带来的冲击波震得黑暗中的卡莉站不住，先是脸撞上了一堵墙，牙齿掉了一颗，鼻子也破了。卡莉滚到地上，双手捂住满是创伤的脸，嘴角抿了抿脸颊上流下来的鲜血。

接着卡莉发现门边透过来一丝光亮，一定是爆炸把门铰链给震飞了。卡莉顾不上浑身疼痛，一下子跳了起来，慢慢向后走去，直到感觉到墙就在自己身后。接着她猛地迈步冲了出去，用肩膀撞在门上。

门框受到的冲击一定很大，因为卡莉一撞就把门撞开了，她一下子倒在地上。一阵剧痛滚过她的胳膊，卡莉知道自己脱臼了。她挣扎着站了起来，眯着眼睛躲避着房间里面的光线——她在黑暗里呆的时间太长了。

“卡莉！”她听见安德森在喊她的名字，“拿枪！开枪！”

卡莉斜着眼睛，半明半瞎地在地上摸索。她摸到了枪管，把枪拖到自己身边，握住了枪柄，突然一个巨大的影子出现在她的头顶。卡莉凭着本能，扣动了扳机，而她得到了奖赏：卡莉清晰无误地听到了克罗干人的惨叫，巨大的影子随之倒下。

卡莉拼命眨眼想要恢复视觉，但只能感觉到斯卡尔巨大的身躯挣扎着离她越来越远。克罗干人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胃部，愤怒而难以置信地看着卡莉。

接着安德森出现在卡莉的视野中，他用手枪顶着克罗干人的脑袋开了一枪。卡莉扭头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她还是看到斯卡尔的脑浆从另外一边被崩了出来，溅到了墙上。这将成为她余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安德森走了过来，蹲在卡莉的身边。

“你怎么样？”安德森问道，“还能走么？”

她点点头说道：“我想我的肩膀脱臼了。”

安德森想了一秒钟，说道：“对不起，卡莉。”

卡莉想问安德森抓住自己的肩膀和手腕又拼命拉扯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她很快痛苦地大叫一声，肩膀关节归位时的疼痛几乎让她晕了过去。

大卫这才扶起她，让她不至于倒下。

“你这个坏蛋。”卡莉嘟囔道，一边活动自己的手臂，把麻木的感觉赶走。

“谢谢你。”一秒钟之后，卡莉又说道。

安德森扶着卡莉站起来，她这才看见满屋子都是尸体。安德森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手指了指一具尸体旁的冲锋枪，又拿起了自己的武器。

“我们最好带上这些武器。”安德森告诉卡莉，又想起了萨仁说的射击平民时不要犹豫的冷酷建议，“我要祈祷不必使用冲锋枪。”

第二十二章

精炼核心的爆炸完全达到了萨仁想要的效果，恐慌与混乱在工厂蔓延，警报声让人们向紧急出口涌去，疯狂地想要逃离毁灭性的爆炸。每个人都在向外跑，萨仁却逆着人流而动向里杀了进去。绝大部分人对他视而不见，只顾着逃命要紧。

萨仁必须快速行动，引爆的炸药只是一连串爆炸的开始，爆炸会引发矿石冶炼炉的过热。冶炼炉爆炸后，处理核心中的所有机器设备都将葬身于火海。涡轮机和发电机将过载，再引发一系列爆炸，最终会将整个工厂变成一片火海。

萨仁眼睛扫过人群，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小群蓝色太阳佣兵，这几个人全副武装，组成一个小队集体行动。就像萨仁一样，他们也在向工厂深处走去。

萨仁要做的只是跟着他们。

“我们还在等什么？”钱博士高声叫道，已经歇斯底里。他拿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箱，疯狂地在伊丹眼前挥动。金属箱内部是一个小小的磁盘，存储了这个项目中的全部信息，“我们现在手里有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快走吧！”

“还不能走。”巴塔里安人说道，想要保持镇定。警报声一浪高过一浪，他几乎听不见自己在说些什么，“我们要等到保镖过来。”伊丹知道冶炼核心的爆炸绝非偶然，他绝不会盲目向外奔，一头撞进陷阱。没有保镖，他绝不出去。

“这两个保镖怎么样？”钱博士喊道。指着站在房间门口的两个紧张的雇佣兵。自从西顿基地被袭击以来，钱博士就一直呆在这个小房间里。

“这两个人不够。”伊丹回答道，“我不能冒风险，我们要等剩下的人……”

他的话被门外激烈的交火声打断了，枪声混着警卫的叫喊声和尖利的警报声，接

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随即一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

“你的保镖真是不堪一击。”全副武装的图里安人说道。

虽然伊丹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他还是立即认出了对方。

“我知道你。”他说道，“幽灵特工，萨仁。”

“这是你干的！”钱博士尖叫道，用颤抖的手指指着萨仁，“这都是你的错！”

“你现在打算把我们都干掉么？”伊丹问道。令人吃惊的是，伊丹一点儿都不害怕，好像他早就知道此刻一定会到来。他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伊丹倒是感到一阵奇怪的安宁。

但是图里安人没有把他们都杀掉。相反，他问了一个问题：“你在西顿研究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研究！”钱博士高声喊道，死死抓住手中的金属箱护在胸前，“这是我们的！”

伊丹读懂了萨仁眼中的神情，他所有的财富都来自于那种神情——饥渴、欲望、对占有的强烈渴望。

“你知道的。”他轻声说道，意识到了目前的事实，“不是所有的东西。但是对你想知道的内容来说，足够了。”一抹微笑滑上了他的嘴角，自己还有机会逃出生天。

“你闭嘴！”钱博士向伊丹喊道，“他会从我们这里抢走的！”

“我不这么认为。”伊丹回答道。与其说是回答钱博士，倒不如说是给萨仁听，“我们拥有他所需要的东西，他需要我们活下去。”

“不需要你们两个都活着。”萨仁警告道。

萨仁的一些话揭开了钱博士疯狂的面纱。

“你需要的是我！”钱博士以少见的明晰思维说道。他的声音飞快，绝望而恐怖。然而，无从得知他是因为怕死还是因为担心失去继续疯狂研究的机会，“没有我，你就永远无法理解正在研究的项目，你们永远无法知道如何才能释放出他们的威力，我是项目的核心！”

萨仁举起了手枪，指着这个胡言乱语的人类，头却偏向了伊丹。

“他说的是真的么？”萨仁问巴塔里安人。

伊丹耸了耸肩膀：“我们有他所有研究成果的备份，而且我也有一支听命于我的研究队伍。钱博士是个天才，但是他现在已经……神智不清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该替换他了。”

伊丹还没说完这些话，萨仁的枪就响了。钱博士的前额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血洞，身体一硬，僵直向后倒了下去。金属箱从他的手中滑落，吭啷一声砸到地板上，但是里面的闪盘存储器却由于良好衬垫的保护而分毫未损。

“你呢？”幽灵特工问道，用枪指着巴塔里安人。

伊丹意识到自己再没有活下去的机会时，反而镇定地向命运投降了。现在他看到了一丝活下去的希望，指着他的枪口反而让他不寒而栗。

“我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他说道，“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你怎么才能找到它呢？”

萨仁朝金属箱点了点头。“也许那个箱子里的东西会告诉我需要知道的信息。”

“我……我有足够的资源。”伊丹结结巴巴地说道，想要找出另外一个理由，从行刑者的手下逃开，“人力，能量，金钱。这个项目需要的资金是天文数字。如果你杀了我，你怎么有钱去研究？”

“你不是惟一一个有钱有影响力的人。”图里安人提醒伊丹，“我甚至不用离开天连地区就可以找到另外的财主。”

“想想我为这个项目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伊丹爆发道，“杀了我，你就要一切从头开始！”

萨仁没有说话，头微微偏向一边，好像在考虑巴塔里安人刚才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干什么。”伊丹继续说道，“银河系以前根本没有见过类似的科技。就算你有了钱博士的文档，也不可能找到人再涉足这个领域，把项目重新建立起来。我从一开始就卷入了这个项目，我对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有着根本的了解。银河系里没有其他人能给你提供这样的条件。”

从图里安人的表情里看，他显然已经被伊丹的演说而打动。

“如果你杀了我，你失去的不仅仅是我的物质后盾，你还失去了我的经验。你也许能找到其他人资助这个项目，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如果你杀了我，你得从头开始。你不会因为开枪杀了我的满足感而失去我三年以来的基础工作。”

“我不在意多等几年。”萨仁在回答的同时扣动了扳机，“我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第二次爆炸发生时，卡莉与安德森还在炼化厂的主楼里。先是精炼核心附近的矿石熔炉罐发生了爆炸，整整一锅炉的灼热岩浆从厂房的心脏地带喷涌而出，直射上三百米的高空，熔岩火柱像蘑菇一样从地上钻出来，四处流动，照亮了夜空，把半公里范围之内的一切化成灼热的红色地狱。

“快跑！”安德森高声喊道，想要让声音穿过凄厉的警报声。工厂已经被两次爆炸破坏得不成样子，而且可以肯定至少还会有两次爆炸，“我们要赶在熔岩漫到这里之前离开这儿！”

安德森在前面跑，一只手拖着冲锋枪，另外一只手抓着卡莉的手腕。年轻虚弱的女人勉强跟上安德森的脚步。他们跑到了工厂大楼前面，向防护网拼命跑去。中尉扫视着身前身后的整个区域，看有没有什么迹象显示有人追踪而来。

“我的天哪！”卡莉惊叫道，脚步不由得停了下来，安德森也不得不也停下脚步。安德森回头一看，发现卡莉正凝眸望着远处。安德森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心中默默地叫了一声上帝。

整个工厂的居住区现在也已经化为一片火海。拜炼化厂厂房的墙壁和屋顶所阻挡，这两个人没有被矿石岩浆的洪流所淹没。工厂外面的人——居住区的男人、女人

和小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每栋建筑似乎都着了火，一道凶猛的橙色火墙把他们挡在中间。

“我们过不了那道火墙。”卡莉说道，一屁股坐到地上，筋疲力尽，无力再动。

又是一次惊天动地的爆炸，工厂被撼得晃了几晃。安德森再一回头，工厂现在也变成火海。在火焰的照耀下，安德森透过窗户看到黑烟从火堆上空升起——这是坍塌所引发的化学毒物云。

“不能放弃！”安德森高声喊道，抓起卡莉的肩膀让她站了起来，“我们可以冲过去！”

卡莉摇了摇头。安德森从卡莉的眼睛中看出了一些端倪——自从西顿基地被袭击以来，一切的一切，她已经受够了。她已经失去了一切，她最后还是绝望地放弃了。

“我不行了，我太累了。”她说道，又失落地坐下，“别理我，把我放在这儿吧。”

安德森没法抱着她离开这里，他们要走的路太长了。如果把卡莉背到背上，安德森又恐怕自己无法快速通过已经被火焰吞没的居住区，那样他们都会被烧死。

卡莉参了军，但军方并没有让她在前线服役。她是一个动脑子的科学家。不过所有人类联盟的士兵都经过了基本的军事训练——在他们进入联盟之前，都要熬过几个月严苛而残酷的体能训练。他们在这套训练中要学习将自己的身体推至极限，再推至极限之外。当受到威胁，身体即将屈从于疲劳与困顿时，他们必须找出办法继续前进。必须打破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障碍，超越自己所能想像的限度。

这是一项非常棒的训练，系统联盟军队中的每一名成员，不论男女都要经过同样的训练。训练将他们团结在一起，赋予他们力量。联盟士兵变成活生生的象征，用血与肉展示不屈不挠的人类精神。

安德森知道他现在必须唤醒卡莉的这种精神：“见鬼，桑德斯！”安德森向她吼道，“你现在竟敢离开我！你所属的作战单位正在行动，你现在必须他妈的站起来向前走！这是一道命令！”

就像所有的优秀士兵一样，卡莉开始执行命令。她艰难地站了起来，开始慢慢地蹒跚着向前小跑——她的精神告诉自己已经不行了，但是她却强迫着自己向前走。安德森看卡莉向前走去，确保她不会突然倒下，然后也开始跟在后面，与她迈着相同的步伐，穿过了前面建筑群中的烟雾、尖叫和火焰。

工厂的居住区已经变成了一片地狱。火柱从火海中昂起头来，咆哮着吞噬着居住区。痛苦的哀嚎和恐惧的尖叫伴随着火柱雷霆般的怒吼。这恐怖的不和谐乐章不时被从工厂深处传来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所打断。

黑云在屋顶上滚动，又随着火势从一栋房子蔓延到另外一栋房子，跳到地上，浓烟吞噬了整个居住区。炙热的温度好像是个活物，揪住人们的臂膀，缠住人们的腿脚，经过人们的时候用自己的利爪把皮肤从身体上割下来。辛辣的烟雾像针一样刺着人们的眼睛，爬进人们的肺里，每一次呼吸都咳嗽不止。到处都是肉体燃烧的恶臭，让人恶心欲吐。

满大街都是尸体，许多还是小孩子。有的遇难者被从天而降的岩浆雨砸中，被烫脱落的皮肤漂浮在已经融化的血肉之上，冒着泡泡。其他惨死的人的尸体一部分化成一缕青烟，另一部分因为肌肉收紧或被烧焦，卷曲成胎儿缩在子宫当中的形状。还有一些人被汹涌的逃命人流所踩倒，肢断体裂，烧焦成千奇百怪的形状，不自然地张开或拧弯。他们的脸被自己邻居的无数只脚踩得血肉模糊。

饶是安德森已经打过多场战斗，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数场战役，多次亲眼目睹过战争的暴行，他却从来没有为自己在逃亡过程中所看到的炼化厂如此惨烈的景象做好准备。但是安德森帮不了那些受害者，他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甚至自身难保，能做的只有埋头压身向前冲。

绝望的逃亡中，卡莉磕磕绊绊地摔倒了好几次，每次都是安德森扶着她再一次勇敢地站起来，也许是奇迹，他们居然活着逃出了这片炼狱……他们正好及时赶到，看见萨仁把一个小小的金属箱扔进了汽车的后座。

图里安人吃惊地看着他们两个，借助身后工厂居住区的火光，安德森确信自己看清了幽灵特工正板着脸。萨仁什么也没说，自己钻进了车，安德森这才想起来萨仁准备把他们甩在这里自己离开。

"进来！"图里安人喊道。

也许是因为萨仁看到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把冲锋枪。也许是他害怕其他人发现自己抛弃了他们两个。安德森并不在乎，他只是高兴幽灵特工等了他们一会儿。

帮卡莉进车坐好，接着安德森也钻进车里坐到卡莉身边。

"伊丹呢？"发动机轰鸣，安德森问道。

"死了。"

"钱博士怎么样了？"卡莉也想知道。

"他也一样。"

萨仁启动了车子，轮子卷起石子，一溜烟地走了。安德森靠在自己的座位上，他已经筋疲力尽，根本没有去在意那个小金属箱子的事情。

车子消失在夜色中，把死亡与毁灭的残酷一幕甩在身后，越来越远。



尾声

安德森款步走出了联盟驻大本营市的大使馆。主席团区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脸上。他走下楼梯，踏上了绿色的草地。

卡莉正在湖边等他。她坐在草地上，光着脚，这样就能把脚浸在明澈的湖水中。安德森走了过来，重重地在她身边坐下，甩掉自己的鞋子，也把脚浸泡到凉丝丝的水中。

"哈哈，这感觉真棒。"

“这个会可开得够长的。”

“我就怕你等得不耐烦。”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卡莉揶揄道，“我已经与大使会过面了。而且，我觉得我该在这儿逛逛。”

接着她又极为认真地说道：“至少我欠你一个人情。”

“你什么也不欠我的。”安德森回答道，两个人又陷入了一阵甜蜜的沉默当中。

距他们逃离卡马拉的炼化厂已有四天的时间。第一天晚上他们在太空港附近的一家医院度过，接受了烟雾吸入的治疗，排出了爆炸中可能散发到空气中的有毒气体，而卡莉还接受了静脉注射，以治疗她在监禁过程当中所遭受的严重脱水。

第二天早上他们与联盟的特遣队代表会面——联盟士兵负责保护他们，而情报官员收集了他们的证词。之后二人立即在严密的保护下搭乘一艘联盟护卫舰，随即被送到大本营市。他们的报告和个人总结被呈送给相关职能人员，接下来是整整三天的会谈、听证和调查，以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谁应该对此负责。

安德森感觉到这件事为高层所带来的震动可能要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个年头。但是随着他与大使在办公室的会面结束，任务对他来说已经正式结束了，两个人的任务都结束了。

自从那个地狱般的夜晚过去之后，这是他俩第一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安德森想伸出胳膊搂住卡莉的肩膀，把两人之间的距离再拉近一些，但是他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反应。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为好。就这样，他们坐在那里，肩并肩坐在湖边，什么也没有说。

最后还是卡莉打破了沉默：“大使说了些什么？”

“问我想要些什么。”安德森叹息了一声，“参议会拒绝我成为一名幽灵特工候选人的提议。”

“因为萨仁在背后捣你的鬼。”卡莉厌恶地说道。

“他的报告里可没有说我的什么好话，他说我无视此次任务的真正目的，过早进入基地，惊动了佣兵，让他暴露了，他甚至把爆炸也栽到了我的头上。”

“这都是撒谎！”卡莉愤怒地挥舞着拳头。

“他还混了不少真话在里面，足够把谎言也搭车卖出去。”安德森提示道，“而且，人家是幽灵特工，他们的顶尖高手。你说参议会会相信谁？”

“也许只是参议会找个理由将人类成员拒之幽灵特工的门外，再一次逼退人类联盟。”

“也许真的是这样。那就是格伊利该操心的事情了。”

“他所发现的异星技术呢？”卡莉问道。

“联盟有自己的专家研究来自西顿的文件。”安德森解释道，“一切都只是理论和猜想。他们甚至不能确定那里是否真的存在异星科技。”

“那他让我们研究些什么东西？”卡莉抗议道，“他想要达成什么目标？”

安德森耸耸肩：“他们说钱博士已经丧心病狂，用自己狂热的纯精神想象、怪异的声明还有虚假的承诺套牢了伊丹。联盟科学家还认为他正在把整个西顿的研究项目越来越深地向自己狂热的野心拖过去。”

“大使关于你自己说了什么？”卡莉犹豫了一下，又问道，声音柔软温暖。

“她一开始很不高兴。”安德森承认道，“我没有进入到幽灵特工的行列中去，而且在政治上，这次任务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让她去清理。”

“爆炸中死掉的那些平民怎么样了？联盟并不打算要你对此负责，是吧？”她的声音中充满了关切，安德森非常后悔没有早点把胳膊放到她的肩膀上去。

“没有。格伊利不打算找一只替罪羊。参议会封锁了所有与萨仁有关的记录。在官方声明中，他们声称这是一起生产事故。”

“后来大使安静了下来，我觉得她认为这次任务并不算彻头彻尾地失败。我们知道了西顿基地事件的真相，该为此负责的人都已经死了，我觉得在这点上她会对我有所赞同。”

“所以这对你的军事生涯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吧？”

“也许不会吧，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正面作用。”

“我真是太高兴了。”卡莉说道，伸出一只手搂住了安德森的肩膀，“我知道当一名士兵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

安德森也伸出手抚摸着卡莉的头发，把她轻轻地拉了过来，安德森靠了过去，两个人的嘴唇轻轻碰了一下，卡莉立即抽回了身。

“不，大卫。”卡莉轻声说道，“我们不能这样，对不起。”

“怎么啦？”他问道，一脸疑惑。

“今天早上会谈的时候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岗位。他们希望我加入到另外一个项目的研究团队中去，甚至可能会升职。”

“太棒了，卡莉！”安德森高声叫道，真心为她高兴。“你会驻扎在哪里？”

卡莉冲他淡淡笑了笑：“保密。”

安德森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哦。”

“别担心。”卡莉说道，想要让气氛缓和一下，“我们这次可不是在研究什么非法的项目。”

安德森没有回答，琢磨目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想办法的。”安德森突然说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特别了，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和我一起参加一个绝密项目，你一直在外面站岗放哨？”卡莉摇了摇头，“我们这种想法纯属玩笑。”

虽然承认这个事实非常痛苦，但是安德森知道卡莉说的都是真话。

“你是个好人，大卫。”卡莉说道，想要让自己的拒绝给安德森带来的痛苦更小一些，“就算我不用离开，我也不认为我们之间会超越朋友关系。军事命令在你的生命当中永远会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你我都知道这一点。”

安德森点了点头，不敢再去看她的眼睛：“你什么时候出发？”

“今天晚上。”她说道，“我要去准备准备了。我只希望见你最后一面。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卡莉站了起来，拍拍屁股，轻轻靠在安德森身上，浅浅吻了一下他的面颊：“再见，士兵。”

安德森没有看着她走远，只是呆呆地注视着湖面，很久很久。

萨仁躲在自己的汽车中，仔细研究钱博士金属箱中磁盘上的资料。好几个小时过去，他的猜测是对的——所谓异星科技，就是一艘某种形式的飞船。飞船的名字叫“统治号”，是普洛斯安人灭亡时期留下来的一笔巨大遗产，它是一艘强悍无比的巨型战舰。

但是“统治号”决不仅仅是一艘战舰。他的系统、处理器和使用的技术都极为先进，参议会空间内的所有技术成就与之相比就像侏儒一样渺小。它的规模和复杂性可以与普洛斯安人最伟大的创造物——质量效应中转站以及大本营市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萨仁能够研究清楚并了解它是如何运行的，他就可以自己掌握这股强大的力量。

萨仁一生都在为这个时刻而准备着。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在军中服役的生涯，他的幽灵特工经历，只不过是这一发现的序章而已。现在他发现了自己的真正目标，是命运让他与目标相遇。

对萨仁来说，所有其他的事情还能怎样更加完满呢？安德森被拒绝成为一名幽灵特工，人类联盟在政治上被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参议会甚至不相信异星科技真的存在，有可能揭露自己的人都已经死了。

然而，他们的死并非毫无代价。钱博士的死让他失去了对事实真相的掌握，但是仅仅从他的笔记中看，钱博士非常聪明，是个真正的天才。萨仁理解人工智能技术最基础的理论和原则，但是显然人类的研究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指望达到的高度。萨仁需要找出一个足够聪明的人牵头继续研究“统治号”，也许他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找到一个人取代钱博士的位置。

但是萨仁并不后悔杀死钱博士。博士已经陷得太深。磁盘上的笔记显示博士非常稳定地陷入越来越深的狂躁当中。他的精神状态逐渐恶化，这与他成天想着“统治号”直接相关。战舰一定能够产生某种磁场，或者是某种辐射。当钱博士研究“统治号”时，就是这个东西摧毁并腐蚀了钱博士的精神。

它后来也影响了伊丹，当然变化非常微妙。巴塔里安人自从亲自造访战舰的那一

刻起，举动就开始有些怪异——与人类结交，并不惜冒着惹上幽灵特工的危险。伊丹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细小的变化，当然萨仁通观全局时觉得非常明显。

萨仁必须要小心为上，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暴露，以免造成精神异常。还必须通过中间人进行活动，比方说伊丹在英仙座星云附近的研究团队，现在需要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他们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甚至有可能还不知道他们的老板现在怎么样了。如果他们发现真相之后愿意为萨仁效力——如果他们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也许萨仁没有必要把他们杀光。当然，前提是“统治号”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心智，船员的人格还不至于影响当前的工作。

萨仁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战舰在英仙座星云后面，就在盖斯空域的边上。最后，萨仁会不可避免地同盖斯族打交道，就算所有事情都按照计划进行，他也要利用“统治号”让盖斯族听命于自己。

危险太大了，但是潜在的回报值得萨仁去冒这个险。他必须小心翼翼、富有耐心地慢慢来。也许需要几年，也许是几十年。但是外星战舰的秘密，以及所有的威力，有朝一日都将唯他马首是瞻。

一旦自己能够释放出这股强大的威力，所有的一切都将永远地改变。图里安人再也不必不情愿地向参议会点头哈腰，就像第一次接触战争时他们违心做出的补偿，最后一定要向人类联盟算总账。人类要好好地接受教训，还有所有对参议会毕恭毕敬的其他种族也别想跑。

而“统治号”将是这一切的关键。

全文完



戦国 BASARA2

Cool&The Gang

最终回　原著/安曾了　译/YULA

前情提要

毛利元就死后，丰臣秀吉立刻吞并了中国地区，并对近海的长曾我部军发动了攻击。元亲正苦于如何应对，适逢伊达政宗和前田庆次自己找上门来，提议双方合作以共同击败秀吉。得知这一情报的武田、上杉率先打了丰臣秀吉一个措手不及，而片仓小十郎也运用声东击西的策略，成功引诱出了竹中半兵卫率领的主力军队，使政宗和元亲得以尽快赶去讨伐秀吉。

齐聚两大军师的战场上，从一开始小十郎就掌握了主动权。有了长曾我部军的先进机关兵器助阵，加上半兵卫受情绪影响发挥失常，小十郎再接再厉，誓要实现打持久战的目的。而心急如焚的半兵卫，此时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人物介绍



竹中半兵卫

丰臣秀吉的军师。在对战片仓小十郎时失利，正为秀吉的安危担忧不已。



片仓小十郎

伊达政宗的军师。在对战竹中半兵卫时展现了出色的指挥能力。



前田庆次

丰臣秀吉与竹中半兵卫曾经的好友。心里有一段抹不去的痛苦回忆。



丰臣秀吉

盘踞中央大陆的霸王。没有半兵卫在旁，他是否能抵挡政宗和元亲的夹击?



伊达政宗

奥州的领主。实现了攻打秀吉的愿望，胜败关系着他进军天下的可能性。



长曾我部元亲

海盗首领，只属于大海的男人。目前正与伊达政宗联合向大阪城进发中。

（接上期）

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竹中半兵卫把低于自己一级的高级将领从前线传唤回来，决定将全军的指挥权暂时移交给他。

“这、这怎么行，半兵卫大人！在下怎可担当如此大任……”

“不要紧的。片仓君的目的顶多就是拖延时间，只要我们这边不轻举妄动，就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我……现在必须去救助秀吉，已经没时间了！”

竹中半兵卫带着半强迫性地把兵权移交给那名武将后，便单枪匹马地脱离了战场，朝着大阪城的方向匆匆赶去。

“……好奇怪，丰臣军的行动忽然变迟钝了？”

——半兵卫一离开战场，小十郎立刻就觉察到了异样的地方。即便存在着失策及攻势拙劣的问题，但凭他竹中半兵卫作为一名优秀兵法家的身分，也肯定不至于使出兵变得那么拘泥于战况，进而演变成一味的防守。从丰臣军现在的状况来看，他的指挥也应该是引导己方越早稳操胜券越好。

难道是什么陷阱吗？刹那间，小十郎脑海里冒出了这个疑问。

“……要不干脆试一下？”

小十郎自言自语着，然后下达指示，让己方的阵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破绽。这并不是为故意引诱敌军设的陷阱，而是为了弄清敌军意图、在做好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的觉悟之后下达的指示。但小十郎撒下这个诱饵后，丰臣军却仿佛对此毫无兴趣，仍然没作出任何举动。

“果然是那样吗……”

小十郎这下可以确信了。面对联军一角展露出的破绽，如果是竹中半兵卫，他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攻击的机会。虽然不知道原因，但看起来半兵卫似乎正处于无法对丰臣军行使指挥的状态……就因为这样，他们的行动才会一下子转变如此之大。

“——左翼、右翼同时前进！中央后退！把敌人拖到包围网当中来！！”

一改之前的慎重态度，小十郎忽然开始采取积极的指挥方式，似是要将丰臣军一举歼灭。既没有半兵卫也没有秀吉的丰臣军，根本没有任何值得惧怕的地方。

小十郎此番方针的转变显然正合奥州军和长曾我部军的意……不，是让他们愈加狂热。尽管联军的士兵们都是为了各自的主人才听从小十郎的命令居于守势，但原本就是一群好斗男的他们，比起畏首畏尾的防守，天性还是更倾向于血气方刚的进攻。眼看联军一转为攻势便立即气势大增，很快丰臣军就开始陷入被四处围剿的地步——

“看来我这边要比想像中收拾得更容易，政宗大人，接下来就看您的了。”

凝视着乘胜追击的己方军队，小十郎在心中喃喃低语。

竹中半兵卫心里其实明白，在这场战斗中的指挥，很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垂青史”的愚将。

在战场上放弃兵权这种置士兵于不顾的举动，除了称之为愚行外实在无其它叫法可言，这一点他再清楚不过了。再加上敌将片仓小十郎是个不可轻视的战术家，甚至可以说，自己的这一行为恐怕会导致丰臣军的数万士兵尸横遍野。倘

若因秀吉一人之故失去了所有的士兵，他作为一名军师的确是有失资格，再无颜去面对秀吉——这些他都知道。

即便如此，竹中半兵卫还是义无反顾地抛下了一切，马不停蹄地向大阪城疾驰而去。

对他来说，秀吉就是一切。假如他不能保护秀吉的性命，就算获取胜利也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秀吉还活着，一切就都还没有结束。

原本半兵卫他们一开始只有四个人。秀吉和半兵卫，还有另外两人……换作秀吉，即使失去了一切，他也一定能全力以赴重振旗鼓吧，即使那时他的身边已不见自己的身影……

怀着自责和较之更甚的焦急心情，半兵卫拼命驱马在道路上奔驰着……

"——啊！？"

半兵卫骑的马忽然之间失去了重心，卧倒的同时将他的身体抛向天空。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他只能在空中勉强重整了一下姿势后便迅速着地。

半兵卫立即扭过头去看自己的马发生了什么事，但眼前的景象不由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一直陪伴他驰骋无数沙场的马已经一命呜呼，一把太刀——或者只能用超刀来形容的大刀从马的臀部刺入，穿透了其躯体。

"……抱歉，不这样做的话是无法让你的脚步停下来的。既然无法说请你原谅……那就只能让你死了。"

这句话并不是说给半兵卫听的，而是给他骑的那匹马。

半兵卫抬起视线，看到一个男人骑着马从后方缓缓前来。那男人行至气绝的马跟前对着其尸首双手合十，继而微微闭上双眼。

"我终于……追上你了，半兵卫。"

久违的声音，久违的面孔。

"……前田……庆次！"

"PHANTOM DIVE！"

"这下可大丰收了！"

同一时刻，龙与鬼已经成功侵入了大阪城内部。这两头怪物互相背抵着背，一边尽情挥砍着成群的敌兵，一边朝大阪城上方快速进逼。虽说主力部队已被引诱出去导致警备人员匮乏，但城内看起来也足足部署了一百人以上。

不过政宗和元亲能够只需要对付这些人手，还多亏了同他们一起采取行动的别动队的士兵们。他们如今也正身处大阪城内不同于政宗二人的地方，为拦住蜂拥上前的城兵奋力拼搏着。

"您快冲到前面去，笔头！"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大哥快去取秀吉的人头！！"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政宗和元亲终于明白，部下们从一开始就是带着这一觉悟跟随自己同行的。两人自然想去制止他们，但看着弟兄们坚毅不已的表情，也只好作罢了。

不能辜负士兵们以死效力的一片忠心——不，不只是他们，还有此时正在另一个战场和丰臣主力军队拼命厮杀的众多士兵，为了回报他们，自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政宗和元亲都十分清楚这一点。

"Hey！你解决多少个了，西海之鬼？"

"刚刚是五十三——现在五十五

了，你呢？”

“Ha！五十二——五十五！跟你打平了。要不这样如何？谁在到达上面之前杀的人更多，谁就去取秀吉的首级！”

“那可就有趣了！不过这样行吗？我的武器可是好大的哦！”

“没问题，我的武器数量比较多。”

龙与鬼彼此轻快地交谈着，杀掉的丰臣士兵渐渐融汇成了一片血泪之湖。仿佛长年共同生活的同伴一般守护着彼此，龙与鬼切实地向着天守阁一步一步逼近了。

❹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竹中半兵卫像目睹来自过去的亡灵一样盯着前田庆次的脸，但他立刻又使劲摇着头改口道：“算了，这点也已经无所谓了。把你的马给我，庆次君。虽然不知道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但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耗费时间。”

半兵卫从腰间拔出剑——那把能伸缩自如的关节剑，面具下透出幽幽的微笑，朝庆次的方向走去。

“不好意思，半兵卫。”

庆次深深叹了一口气，脸上一副悲哀的神色，握紧了手中那满是血迹的超刀。

“我就是为了阻止你和秀吉才来到这里的。”

庆次当然不是偶然经过这里。直到先前，他都还在半兵卫自行放弃了的战场上，身处与半兵卫敌对一方的阵营中奋勇杀敌。

“……本来还想把秀吉那家伙直接揍一顿，让他觉悟的。”

他没与大阪城潜入组同行是因为他和政宗及小十郎一样，都有着出于秀吉可能会率领主力军队出击的考虑。当得知总指挥官并非秀吉而是半兵卫时，庆次虽难掩心中失望，却仍然没有放弃作战。参加这场战斗，前田庆次不是为了私怨，而是想要阻止丰臣秀吉这个男人的野心。

觉察到丰臣军在交战中途产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小十郎，庆次也不例外。不对，庆次觉察到竹中半兵卫不在甚至比龙的右眼·片仓小十郎还要早，并不是他作为兵法家及战术家的才智苏醒了，只是因为，他比参与交战双方的任何一名兵将都要了解竹中半兵卫。

所以，在得知半兵卫脱离的事实以及他的目的之后，庆次立即马不停蹄地追了上来。

隶属联军方的庆次为了追赶半兵卫，需要穿越混战、在敌阵中杀开一条血路。他骑在马背上挥舞着手中的大刀，那有如暴风一般的气势，管他是丰臣的兵或将都被悉数放倒。在庆次已形成人马一体的马术面前，无论是士兵的身体还是飞来的弓箭都构不成障碍。而当面对好几名士兵时，马儿在庆次的操控下一跃而起，转瞬之间，只见马蹄从众士兵的头顶掠过。就这样，庆次和他的座骑以迅猛之势穿越了战场，终于得以追上先行离开的竹中半兵卫……

“……你要阻止秀吉？”

听了庆次的话以后，半兵卫面具下的脸上出现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抽搐。

“你还在对那件事耿耿于怀吗？”

“不可能忘记的吧！宁宁她……宁宁她是我的初恋啊！”



庆次摇着头大喊着，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名女子的笑脸。有她笑脸作伴的那些日子，是庆次的人生中最光辉的一页。……只是，那段流金般的岁月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庆次的表情里写满了愤怒，他那好似要喷火的双眼死死盯着半兵卫："不过半兵卫，我要阻止你们并不只是这个原因。你和秀吉的确是错了，连我也总算明白了。而这种错误必须要由某个人来纠正才行……"

"活在过去的亡灵还想来否定我和秀吉么……？"

说出这话的同时，半兵卫将手中的剑刺了出去。但庆次只是向后轻轻跳了一下便躲过了他的攻击。

"秀吉一心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所担忧，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否定他的志向！"

"你们为了创造强国，就以为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不管使出何种手段都无所谓吗！"

面对半兵卫那犹如暴风雨般从四面八方不断袭来的剑，庆次一边勉强地躲避一边朝他大声呼喊。

"你想说这是罪过吗，前田庆次！"半兵卫并未停下手中的攻势，他迎着庆次的声音回应道，"你应该知道秀吉在惧怕什么！在长年的战乱下日渐荒芜、受尽魔王肆意蹂躏的当今日本，不知何时侵略者就会自大海对面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护自己逃离其魔掌是根本不可能的。南蛮的机关技术有多高，想必你也见识过了吧！？这个国家再不尽快脱胎换骨强大起来，就来不及了！我们可没有工夫去顾及什么手段！"

"就是你们这种为了变强而不择手段的傲慢做法，害死了宁宁！——而你理应是能够阻止秀吉的！"

"那只是秀吉想克服自己内心软弱的结果罢了。"半兵卫的语气里有种不容反驳的执着，"弱者不可能建立强国。为了这个国家，秀吉把自己杀死了，我并没有办法去阻止他。而你——明明自称是秀吉的好友，怎么到现在还不能理解秀吉的志向？"

"——不是这样的！"

庆次用力挥舞着手中的超刀，猛地弹开了半兵卫伸向自己的剑尖。那气势似是将要变为反击的一方，他一边调整着自己的呼吸一边静静说道：

"凭你们两个是不可能建立什么强国的。"

"……你说什么？"

一瞬间，半兵卫被惊得目瞪口呆。但这惊愕很快就被一声哄笑所取代，进而转化为强烈的愤怒。

"居然说打倒了织田信长、将一半天下都已囊入怀中的秀吉和我建立不了强国？"

"秀吉根本没有克服自己的软弱，他只是放弃了去面对而已，把自己的软弱都归咎于别人——也就是宁宁。"

面对半兵卫的愤怒，庆次毫不畏惧地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

"你们创建的军队确实正规且管理统一，为了达到目的，那些士兵或许就算死也在所不惜。"

"没错，那就是我们致力于建立的军事国家。大家都深知自己的立场，自觉服从上级的命令，绝对不会流露个人感情。用来达成某个目的，没有比他们

更合适的士兵了。对立于众人之上者来说的确是理想的军队。"

"……那样还能称之为人吗？"庆次颤抖着声音质问道，"秀吉不择手段只求强大建立起来的国家，是看不到笑脸的！"

"笑脸？你说笑脸？——这可真是……太逗了！"

尽管正身处激烈的战斗中，半兵卫仍不禁自觉好笑地拍了一下大腿，不过面具下的脸上并没浮现出丝毫笑容。

"……这么多年来，你在哪里都做了些什么，我也不是不知道的。选择逃避现实，在京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也的确像你的作风。不好意思庆次君，身为丧家犬的你没资格对建国之事指手画脚，我们国家不需要那种东西。"

半兵卫嘲讽的话语并没让庆次产生动摇，他不慌不忙地给予了反击。

"为何你就不明白你们已经输掉了呢？"

"……什么？"

"武田和上杉的行动为何像是在同伊达和长曾我部合作，你看不出来吗，半兵卫？"

一时之间，半兵卫哑口无言，于是庆次继续说道：

"人类这种生物，在感到幸福的时候是会自然露出笑脸的。不能作为一个人发出由衷的笑容，这样郁闷的国家我看不会有人想成为其中一员吧？秀吉的天下，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天下！"

"……幼稚的理想论就不用再宣扬了！"半兵卫一边不停使出无数的攻击一边大声怒吼，"靠亲民来治理国家？等到世界列强都侵略过来时，你就没时间去谈论什么笑不笑脸的了。而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在那之前统一整个日本！"

"半兵卫，生活在奥州的士兵们可是个个都喜笑颜开的。"庆次幽幽地说道，"……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不明白，你和秀吉是不是真的错了？还是说仅仅因为我不懂现实？……我本来应该早点阻止你们的，却没有做到。——半兵卫，你说的没错，我不过是从现实中逃离出去了而已。"

"……"

"可是，在遇到伊达政宗、见到那群奥州的士兵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半兵卫还有秀吉，你们说的话全都是诡辩！那种将牺牲强加于他人的国家，不会有任何人向往，它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不舍弃作为一名人类的心，才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一派胡言……"半兵卫将手中的剑像鞭子似的使劲一晃，"奥州的独眼龙只不过是一时得势，他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吗？——不，在那之前我们都没有输掉，只要秀吉还在，我们就……就……"

"……半兵卫？"

异常的事态在这个时候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像是要否定庆次所言而举起剑的竹中半兵卫，忽然没有任何征兆地右膝下跪着地。而此时，庆次的超刀还尚未对他发起任何进攻。

不安和困惑在庆次的脑海里盘旋着。半兵卫是故意露出破绽想引诱自己上钩吗？还是……但没等他从迷惑中作出判断，只见单膝下跪着的半兵卫开始剧烈咳嗽起来，口中溢出鲜红的液体，漱漱地滴落到地面上。

“……你的身体……？”

“跟你……没关系。”

半兵卫用左手拭去嘴角的血，支撑着重新站了起来。

在这场交战当中一直不解的疑问，现在庆次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

竹中半兵卫是一位受所有人公认的天才军师，这个事实凭他辅佐秀吉离夺取天下只差一步之遥的功绩就足以证明。可尽管如此，这次交战中的半兵卫在片仓小十郎面前却一直处于明显的劣势。诚然片仓小十郎也是一名优秀的军师，但就算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半兵卫在这场交战中的表现也实在有失精彩。

他的异常并不只是体现在这次的交战中。擅自行动计谋暗杀政宗和甲斐的真田幸村一事就是个典型，最近的半兵卫做什么事情都有些过于性急，至少对他很了解的庆次已经有了这种感觉。

而那股性急里，包含着的是某种焦虑。

不仅仅是对秀吉人身安全的担忧，还有对自己身体状况的焦虑。

半兵卫脚下那片血迹说明他的病绝对不轻，而如果那是休养一阵就能好转的病，想必他也不会硬撑着到前线指挥打仗了吧。

基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焦虑，无疑夺走了半兵卫应有的聪明才智。

“总之你快老老实实把那匹马交出来，前田庆次！”

“——住手，半兵卫！！”

庆次的制止是徒劳的，半兵卫不顾刚刚吐过血的身体，再次握剑向他袭击过来。

半兵卫的剑不断使出变幻莫测令人窒息的连续攻击，但很明显，他的动作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敏捷了。一击一击都沦为了大挥大抡，连速度都比不上刚才的自己。不知不觉之间，锋芒正在半兵卫的动作中渐渐消失。

“够了！住手吧，半兵卫！你已经赢不了我了！”

“你这种人没有阻止我、阻止我们实现梦想的权利！滚回过去吧，前田庆次——”

也许是有人对半兵卫的执念给予了应援的结果，他那已然失去夺目光彩的动作，霎时竟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

半兵卫趁前田庆次劝自己投降的当头攻其不备，使出了这次防战始末最完美的一击。

“——啊！？”

刹那间，只听庆次口中发出一声悲鸣……

5

那个男人仿佛是在等候元亲一行的到来，如仁王一般在天守阁内站立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边。一个以出奇庞大的身躯著称的男人。过去元亲同扎比教教祖对决的时候，还以为如教祖那般的庞大躯体只有南蛮人才会拥有。但现在于天守阁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个男人，身躯竟然比扎比教祖还要高大。他抱着胳膊，身体纹丝不动盯视着这边的样子，几乎跟仁王一模一样。

“唷，你就是丰臣秀吉吧？”

与元亲一起杀到这里来的伊达政宗向他打了一声招呼。

男人仍然抱着胳膊，表情没有任何

变化地答道：

"非要问才知道吗？"

丰臣秀吉既没有表现出特别慑人的态度，语气里也没有丝毫狂暴的感觉。然而当他发出声音的瞬间，周围的空气的确发生了微小的震动。那份威迫感，难道就是所谓的王者风范？倘若世上存在着肉眼无法看到的东西，丰臣秀吉就确实拥有这种东西。

如果保持沉默，自己很快便会被对方的气势压倒。立刻意识到这一点的元亲于是勉强露出一丝笑意，对秀吉提出了一个疑问。

"唷，为什么你不从这儿逃走？"

城内的喧嚣和士兵们的悲鸣声理应传到了天守阁，这个男人不可能察觉不到自己居城中发生的异变。但他仍没有离开这里的打算，元亲不禁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乃霸王，为统一该国之王。"丰臣秀吉说道，"身为王者，岂能让他人望见仓皇背影？"

"原来如此，你很有气魄嘛。"说这话的人是政宗，"是想为霸王的气魄而牺牲么？与其让敌人瞧见自己逃走的背影，不如像个霸王一样死去……我倒挺欣赏这种精神的。"

"牺牲？你说牺牲？"

丰臣秀吉那如仁王一般的面容上第一次出现了波动，他像在听什么有趣故事似的抖着肩笑道：

"别开玩笑了，谁能奈我何？"

"……嘿，你听见了吗，独眼龙？虽然我们两人都仅有一只眼睛，但看来这位霸王对目前的状况还没我们清楚呢。"

"……嗯嗯，你说的没错，西海之鬼。我们两个一路攻打到这里来，已经有充分的胜算了。"

"你们这些小鬼不管上来多少人，都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丰臣秀吉浑身一副傲然的姿态。但紧接着，他的表情便稍稍为之一变，进而继续说道：

"不过，你们抢在我朋友之前到达此处亦是事实。赞美的话我就不说了，只想问一句，你们为何前来找我？"

"虽然想说是要夺天下……不过，这场仗可不是我挑起来的。"政宗抢先回答了秀吉的问题，"是你们自己挑起来的吧？我根本没想要得到什么。"

"是什么事？"

"……！想装糊涂是吧？不是你的军师袭击了我和真田幸村，结果害小十郎受伤的吗！"

但有点奇怪，丰臣秀吉看上去的确不像是在装傻的样子。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不过那种琐碎的小事，我早就忘了。"

"你、你说什么？……小十郎受伤是……琐碎的小事？"

"……个人的复仇……没意思，太没意思了。"

"混、混蛋！"

颇感无趣的丰臣秀吉这次把目光转向了元亲。

"那么你又是为了什么来到这儿？"

"为了我的大海。"元亲毫不犹豫地回答，"丰臣秀吉，都是因为你这大个儿的缘故，濑户内海现在变得特别窄小了。我们要想恢复海上的自由，有你在此可是个麻烦。"

“私怨加自由……？反正就是一个奥州乡下人，一个海盗对吧？”丰臣秀吉似乎挺失望，仍旧抱着胳膊对两人说道，“能乘机抢在半兵卫前面到达这里，我还有点期待来者应是持有与之相应信念的人……渺小，太渺小了。就凭你们，根本没有与我对峙的资格！”

说到这儿，秀吉第一次放下了胳膊：“来得好，渺小的人们。花时间在你们身上对我来说实在是浪费，就给你们一个痛快吧。”

“……Ha！你还真能说啊。对部下闯出的祸一点儿都不觉得抱歉，还敢嘲笑别人渺小？”

“没有理由被一名猴山大将看不起……那就来比试一下吧，丰臣秀吉。来，让我们见识见识你的本事。”

伊达政宗亮出了六把刀，长曾我部元亲则手持酷似锚的大长枪——在抵达这个地方之前，各自已然吸收过百名以上丰臣兵鲜血的武器对准了丰臣秀吉。

然而秀吉在看到两人的架势之后，并不打算去拿什么武器。他朝向天空伸出自己庞大的拳头，继而缓缓说道：

“我有一副拳，这副拳连天都抓得住。……你们的小命，还不轻而易举就被我掌握其中？”

伊达政宗和长曾我部元亲互相看了一眼，两人都在对方脸上发现了一丝细微的困惑之色。

“……你的意思是要徒手跟我们打斗？”

“……既然被轻视到这个地步，索性就爽快地打一场吧。……不过秀吉，待会儿就算你道歉我也不管了噢！”

政宗和元亲在愤怒中超越了困惑，举起手中的刀枪向这个被称作霸王的男人挥去……

长曾我部元亲是濑户内海远近闻名的刚勇之人。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他凭一己之力打拼到现在，纯粹的肉搏战可是从未品尝过落败滋味。部下们尊称他为“大哥”无疑源于他是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对海上男儿而言，优秀的领导者几乎就等同于最强者，仰慕元亲的人里面不少都相信他就是这块土地上最强的人。而元亲为了保护他疼爱的部下们，对自己能够变成最强的人实际上也怀有强烈的愿望。在他迄今为止遇到过的人当中，拥有与自己同等力量的估计也就这位在大阪城和自己并肩作战的伊达政宗了。而现在两人联手，让长曾我部元亲有自信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事情远远没有元亲想像得那么简单。

这也并不是一场一对一的战斗。他同与自己身手不相上下的伊达政宗协作，对手却仅仅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元亲大长枪的一击，原本蕴涵着有如栖息在濑户内海中的巨大食人鱼般的夺命破坏力。但这一击对霸王秀吉使出以后，却轻易就被秀吉的强大腕力所抵挡，自己反倒让他捉住，继而在空中甩动起来。

伊达政宗一心想救元亲脱离困境，于是紧紧握住手中的六把刀，仿佛伸出龙爪一般向前挥去。但见丰臣秀吉将飞舞在半空的元亲身体朝他一掷，结果两人一块狠狠地撞到了柱子上。

忍受着全身似是将要碎裂开来的痛苦冲击，元亲和政宗摇晃着站起来，兵

分两路向秀吉同时发起进攻。就算其中一方的攻击被抵挡住了，剩下的一方也能及时给予秀吉一击。没有任何言语，两人就这样默契地作出了战斗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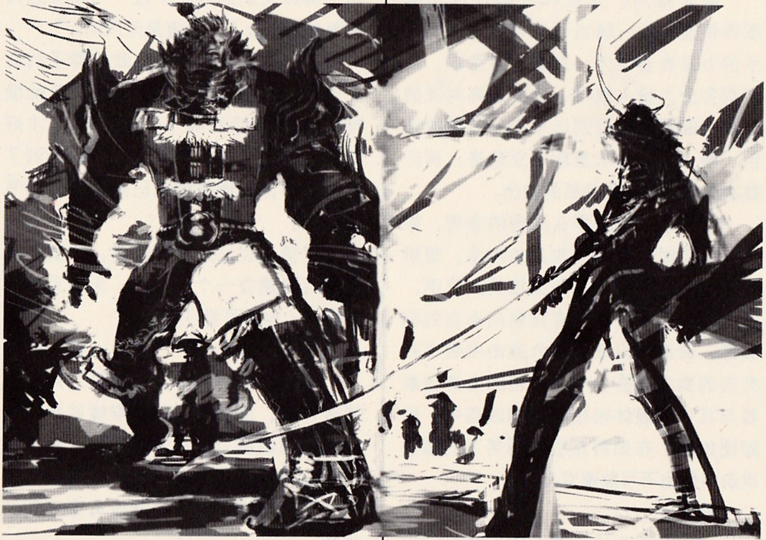
不过秀吉可没有那么愚蠢。他瞬间就看穿了元亲和政宗想要两面夹击的意图，庞大的身躯忽然展示出常人难以想像的跳跃能力。下一秒钟，他已经朝政宗的头顶上方跃去。

“该死……！”

“好慢啊，吓得腿都动不了了吗！？”

这次换作政宗沦为了秀吉的凶器。而政宗自然是奋力挣扎着想从秀吉强大的腕力中逃脱，但在秀吉早已超越常规的腕力面前，他这点儿劲可谓是完全无力。秀吉就这么好像抡起铁棍一样把政宗的身体一举过顶，然后对准元亲的方向用力砸下去。

地面被震碎了，碎片毫不留情地扎进了政宗的体内。但这次元亲反应够快，趁着秀吉攻击政宗的间隙，只听他大喊一声“躲开！”，便从纵、横方向迅速对秀吉使出二段攻击。



秀吉突然移动至政宗的头顶正上方，看准他一时之间无法应对，以悬浮在半空中的姿态猛然抓住了他的头部。丰臣秀吉常被敌对者蔑称为猴子，但此刻的他即便是猴子，也是一只大猴子。

就像元亲在数秒之前被抓住那样，

“——唔！”

吃了元亲的第一击，秀吉脸上顿时呈现出一丝痛苦的神色，并向后退了两步之多。

见自己的努力有了确实的效果，元亲用尽浑身力气使出了第二击。然而秀

吉虽面容痛苦，动作却仍比元亲的第二击快了一步。

“愚蠢！”

秀吉使出高速高段三连踢，令元亲用尽浑身力气的一击在其第一踢时就被轻易反弹回来。第二踢由下往上狠狠踢中了元亲的下颚，不等他反应过来，秀吉魔鬼般的第三踢又给他停留在半空的侧头部一个痛击。剧烈的疼痛让元亲感到头部几乎快要爆炸，自己的身体仿佛已失去了体重，如羽毛般轻轻地飘浮在空中。

毫无疑问，元亲和政宗在成为率军将领前都是一骑当千的强者。不管对手的力量有多强大，只要还有意识，他们都会全力投入战斗，决不放弃对决的机会。即便身体受到近乎四分五裂的重创，两人仍无数次重新站立起来，再无数次向丰臣秀吉实施新的攻击。

而且，不管是多么厉害的强者，如果一直同时以元亲和政宗为对手，想粉碎他们所有的攻击也是很难的。这不，时而见元亲的大长枪直接刺向秀吉的侧腹部，时而又见政宗的六连击准确地朝秀吉的要害袭去。尽管秀吉的全身包裹着与其仁王般体格相称的钢铁盔甲，但即便如此，在如雨点般不断落下的猛烈攻击中他也不可能毫发无伤。

然而……

“没有信念的人啊，你们是无法打倒我的！”

这家伙是个真真正正的怪物。

元亲趴在地上，一边靠几乎使不出任何力气的手臂支撑着痉挛的身体站起来，一边在心里这样想着。

无论给予多少迅猛的攻击，丰臣秀吉都始终屹立不倒，简直就像是一种不灭的存在。元亲的视线前方是脖子被抓住的政宗，秀吉的右手死死卡着他的咽部，而他的脸色也在狠辣的指力下逐渐由紫转黑。见状元亲赶忙想上前救援，却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已经不听使唤了。因为就在数秒之前，他才刚刚被丰臣秀吉那宛如鬼神的拳头一顿暴击。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的秀吉对着眼前快要窒息过去的政宗说道：

“小子，你刚才说是为了给家臣报仇才来找我的。为了家臣么……看来你是个情深义重的人。不过……情义这种东西对立于众人之上者是无用的。”

秀吉这么说着，卡住政宗脖子的右手开始施加更大的力量。而政宗就像狗爬式游泳似的脚下一阵乱蹬，才好不容易保住了那点微薄的意识。但到了这种地步，即便是他也已经提不起力气去回应。

“情义会让人变得软弱，软弱的人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国的。无法克服软弱的人，也不可能打倒我。”

“……少……瞧……不……起……”

悬吊在半空的政宗用嘶哑的声线呢喃着什么，遗憾的是他的喉咙被秀吉老虎钳一般的腕力使劲卡着，因此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至少，趴在地上眼睁睁看着这幅光景的元亲就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元亲是不能理解，但在极近距离听到这几个字的秀吉则似乎听明白了。他卡着政宗脖子的手自然未见半点松懈，脸上更浮现出淡淡的笑容。

“没错，我是没什么情义。以前或许曾经有过，但也早在决定要成为这个

国家的王之时就舍弃了。”

政宗仍用力蹬着腿。像是在对他作出回答，秀吉又说道：

“奥州的独眼龙，你了解真正的爱吗？有直视过自己展示爱时真正的样子吗？”

秀吉突然问出这种话，政宗当然没有答复他。而元亲也在拼命想让四肢使出劲来，根本没工夫去应他。但秀吉毫不在意两人的样子，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我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所谓真爱就是滋生软弱的东西，去想有一天可能会失去所爱之人，将给这个人带来恐惧。一旦爱成为枷锁，就会失去冷静的头脑，等于迷失了自己，不明白该干什么。那样也就不会去考虑整体的利益，只知道追求一己的私利。”

这家伙，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元亲依然尚未恢复体力，却不由自主地在心里犯嘀咕。

但紧接着，秀吉又重新回到了之前傲慢的表情。

“不过，开创霸业的人是不容许心存软弱的。所以我，亲手杀死了心爱的女人……然后亲手埋葬了她。在我也变得软弱，和她一起毁灭之前。”

“——！”

瞬间，元亲忘了自己原本是想要站起来反击的，不禁深深倒吸了一口凉气。正死命抵抗着的政宗也顿时停止了动作。秀吉的话如同一个炸雷，在两人心中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秀吉还在继续说着，不变的还是那张傲慢的面孔，但表情里却隐隐飘忽着一丝难以抑制的愤慨。

“你们对部下的情义或许也是一种爱——那就看着吧，你们为了给部下报仇而对完全赢不了的我挑起了一场鲁莽之战。情义让你们丧失了正确的判断，于是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毫无疑问，我却不一样。”

怀着坚定的信念和自信，丰臣秀吉静静宣布：

“这就是身为霸王的我与你们的差别。”这声音的确充满了当为帝王之人才拥有的风范，“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为了不让它被大海对面那些食肉鱼所吞食，我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软弱而渺小的人啊，连一点私人情义都无法舍弃就冲到我面前来，真是狂妄得可笑。愚蠢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在这里交出你们的性命吧。”

……如果这个男人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凭自己是肯定解决不了他的了——元亲的脑海里飞速闪现出这个念头，与此同时，他那一直想拼命站起来的身体也一下子失去了动力和元气。

为了克服自己的软弱而亲手杀死心爱的人。这种事情，元亲是绝对办不到的。没错，元亲正是为了部下们——这种感情也应该算是一种爱吧——才赌上自己的性命战斗至今。当所有部下都从他身边被夺走时，元亲便再也没有信心能找到自己握枪的理由了。这一刻，元亲所在的世界恐怕将变得晦暗而毫无色彩可言吧。

但这个叫丰臣秀吉的男人却自愿置身于那样的世界，而且在这般的绝望中，他仍未停止向天空顶点迈进的步伐。

这个男人舍弃一切情感、只为理想而活的精神，对元亲来说已经不能视其为人类了。不单单是身体力量的强大，就连其精神层面都在表明：丰臣秀吉是

一头不折不扣的怪物。被这种可谓是帝王之威的气节所震撼，元亲失掉了与丰臣秀吉对峙的魄力——

“……啊哈……哈……哈……”

这时，元亲听到一个分不清是说话还是呻吟的声音。他抬起头一看，声音的主人是伊达政宗。政宗还是被丰臣秀吉悬吊在半空，双腿使劲乱蹬着。但当他再仔细看时，发现政宗表情里并不只是苦闷之色。元亲顿时明白了，伊达政宗不是在抵抗秀吉，他是在如今即将窒息的情况下还敢于放声大笑。

“……小子，有什么好笑的？”

“……根……本……不……算！”

政宗立即回答了秀吉的提问，吐字还是那么含混不清。但他仍努力张开嘴，颤抖着身体发出毫不连贯的笑声。

“……好吧，有什么想说的就说个够吧。”

秀吉好像终于让他那老虎钳般的手松了点儿劲，政宗脚下虽仍处于悬浮状态，但他发黑的脸色已渐渐恢复了红润。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政宗不顾尚显紊乱的呼吸，带着笑容对秀吉说道：

“Ha！我说，你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霸王！”

“……什么？”

“什么叫克服软弱？什么叫为自己的理想而活？你说的那些，不过是发牢骚罢了！”

政宗的话没有让秀吉傲慢的表情产生一丝变化，但政宗对此并不介意。

“不要为私怨而行动？要舍弃情义？不用跟我讲什么私怨、情义，我是为了自己而战，为了自己而撼动这个国家。”

“……没意思。必须对你这种任性的小毛孩俯首称臣，真是奥州士兵们的不幸。不过放心吧小子，你死了以后，我会把奥州那个地方治理得很好的。”

“Ha！ha！所以说叫你别做梦了，居然说我的部下们不幸？快别说傻话了，不幸的是你所建立国家的子民！”

政宗的脸因痛楚而有些扭曲，却全然不见动摇的神色。

“我是在给予了小十郎和其他家臣足够的关怀之后，才想要建立起国家、向天下进军的——但这么做不是为了小十郎和其他家臣。能看到仰慕我的那帮家伙的笑脸，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快乐。所以，我不是为了哪个人，为了脑子里的什么远大理想，我是为了我自己。当一个人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行动时，他才能发挥出最强的实力。”

也不顾正处于已被完全剥夺自由的姿态，政宗并未受秀吉丝毫威慑，依然目不转睛地盯视着秀吉。

“为了国家，为了理想，所以才扼杀了爱？不对吧，假如你说的都是真的，那说明你不过是缺乏去面对真爱的勇气。本来你必须带着它前行，结果只是自行放弃了而已。你别告诉我这就是所谓的跨越软弱，真正强大的人会怀揣着一切继续前行。所以你根本就不强，只是个弱者！”

第一次——丰臣秀吉傲慢的表情终于出现了大的波动。那张阴沉可怕的脸上向政宗投来一道目光，凶恶程度足以将心脏承受力较弱的人杀死。

“住口！”秀吉叫道。

但政宗没有停下来：“你不过是用为了理想做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软弱而已。对爱之类的东西我不了解，但这一点我还是懂的。你不是为了理想扼杀了

爱，只是因为扼杀了爱，才需要有个理想来支撑自己。”

“我叫你住口！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因为自己失去了爱，所以不得不把它强加于民众身上。这整个日本，不就是用来抚慰你的玩具吗？”

“乳臭未干的小子，闭上你的嘴！不许你这么嘲笑我！”

带着愤怒……不，是憎恶的神色，秀吉再次抓着政宗的脖子用力提起来。而且这回不单是右手，还双手齐用并使上了全力。政宗曾一度回归红润的脸色，眼看着又开始逐渐发黑。但即便如此，他的表情里仍未消失笑意。

“……你……不是什么……霸王……只是……一个……可怜虫……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对你……服输的……”尽管呼吸困难，但政宗的态度依然是那么坚决。

“唔噢噢噢噢噢噢噢！！听不懂我在叫你闭嘴吗！”震得周围的空气都在颤栗的咆哮自秀吉口中发出。

如果他就这么用能捏碎岩石的腕力死死卡着政宗的脖子不放，想必过不了多久政宗就会窒息，或者因颈骨碎裂而死吧。

但秀吉没有这样做，愤怒促使他做出的是另外一个动作。化作暴烈鬼神的秀吉抓住政宗的脖子根，用尽全力将他的身体向地面摔去。

不过这时，在场的另一个人也同时发出了咆哮。

“——说得好！！独眼龙！！！！”

老实说，刚才那阵子长曾我部元亲对胜利的希望已然放弃了一半。在丰臣秀吉如怪物一般的压倒性力量面前，他实在难以找到制胜的机会。这是一个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元亲被秀吉极端的自负中流露出的霸王之威所震撼，从而丧失了抵抗的意志。

为了国家而舍弃了自己的一切，对这样的男人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屈服？假设自己能打败他，这个结果便会是为了国家——不，是元亲为了自己想要保护的海盗们着想吗？还是……一度在心里滋生出的疑问，毫不留情地夺走了元亲的意志。

然而，伊达政宗竟一笑了之地称这种霸王之威实为虚饰，丰臣秀吉高谈的理想，也被他评价为不过是逃避现实的产物。于是那一瞬间，将元亲的身体束缚住的所谓霸王风范骤然消失了。不能把部下们的未来托付给这样的男人！回归神智的元亲脑海里，这时响起了一片他理应不可能听到的声音。

这是衷心期望他夺得胜利的部下们，那首他早已耳熟能详的大合唱。

就算是幻听，这声音也让元亲的四肢立即恢复了力量。元亲用仅存的一点力气站起来，像捕杀海上的大家伙一样将他惯用的长枪奋力向秀吉掷去。

“——唔！？”

元亲掷出的长枪竟穿过了钢铁盔甲，并顺畅地刺中了秀吉的右肩。

元亲的目的原本是想刺穿秀吉的胸口，谁料这位顿时便悟出危机所在的霸王一个扭身，成功避开了致命的一击。但那刚好是秀吉用右臂把政宗往死里砸向地面的紧要关头，他的身体正处于精气膨胀的状态。

拜其肩部被刺所赐，政宗总算在空

中脱离了秀吉右手的控制。他刚以膝部着地，便立即拾起一把自己掉在脚下的刀，以十分流畅的动作直接对准秀吉使出突击必杀。说时迟那时快，但见秀吉忍着痛楚，不顾右肩还刺着元亲的枪便急忙对政宗施以怒涛般的一击，席卷着风压的重拳朝政宗的身体就势落下。

“MAGNUM！”

“呼噢噢噢！”

丰臣秀吉挥出的巨大拳头掠过了政宗的脸颊，将他的头盔击飞。而政宗亦向前刺出的刀，不偏不倚地扎穿了丰臣秀吉的喉咙。

“呜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喉与肩，身上两个地方均穿插着刀枪的秀吉发出一声震天叫喊，依旧高傲地挺起胸膛，姿态俨然仁王伫立。他努力张开嘴似乎想说什么，却来不及发出声音，鲜血便从口中喷涌而出。

无论是谁，都无法否认这已经是致命伤。刀自喉部穿透至脊髓，不会还有生还的可能，即便是强大至此的丰臣秀吉也不例外。

浑身已然被鲜血染红的秀吉，双眼却全然没有注视着伊达政宗和长曾我部元亲。他猛然抬起肩部被枪刺穿的右臂，高高举向天空。

“……又是……无法……触及的梦……”

嘴里还在溢出汩汩鲜血，他的声音却是如此清晰。

“……但是个……不错的……梦……”

说完这句话，秀吉的身体开始痉挛起来。但身为霸王的他是不允许自己在敌人面前倒下的，只见他将力气注往四肢，避免身体躺卧到地上，以毫不稳健的脚步摇摇晃晃地向后退着，然后——

“啊！”

当政宗和元亲惊叫出声的时候，已经晚了。丰臣秀吉的身体从天守阁的窗口坠了下去。

坠地身亡。这便是一心渴望抓住天空的霸王最后的下场。

——一番死斗的疲劳和目睹秀吉壮烈之死的冲击，让长曾我部元亲愕然地呆立在了天守阁。半晌过后，回过神来的他走向和先前的自己一样跌坐在地的伊达政宗，对他伸出一只手。

“……真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嗯，确实如此。”

政宗还在定睛凝视着秀吉殒落的方向，意识到元亲的手，便也伸出自己的手回握住。被元亲一把拉起来的政宗扭了扭脖子，接着喃喃地说道：

“要不是我们有两个人，这回就死定了。丰臣秀吉……的确不枉他自称为霸王。”这么说着，政宗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涩的笑容，“……莫不是我那番话说错了，也许他真的为了理想成功克服了自己的软弱呢。”

“你怎么了，独眼龙？那番话不是说得很好吗？”

“……我不知道。只是，看到他死时的样子……”

长曾我部元亲当然不明白，政宗过去也曾和秀吉一样，杀死了自己至爱的人，而他下手的还是一心尊敬、为自己指引着道路的亲生父亲。政宗说秀吉不过是失去了爱才需要一个理想，但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他自己。

政宗无法舍弃对父亲的爱。就算是亲手杀死了父亲……不，正因为是自己亲自下的手，对父亲的爱才至今仍存留在他心中。政宗甚至没想过要舍弃和跨越这份感情，恐怕他也办不到吧。政宗进军天下的理由之一，无疑就是出于对亡父的思念。

正因为有着相似的体验，所以政宗才能够那么明确地否定秀吉的话。起码对政宗来说，秀吉所称的强大并不是真正的强大。

——但现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却在政宗的内心悄悄滋长。

至少，迎来死亡那一瞬间的秀吉并没流露出不敢正视自己软弱的姿态。即使要死，也拒绝在对手面前倒下，已然是一副超越了人类的伟岸身影。

“……算了，只是……”政宗摇了摇头，再次将目光投向秀吉消失的天空，“人的一生是由自己一手创造的，秀吉。假如你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软弱、痛楚和苦闷，在那个世界也要征服所有人啊。而这边的天下……将由我来获得。”

这既是政宗呈给秀吉的悼词，也是在表明自己将继续作为一个人达到夺取天下之目的的决心。

像是要把心中翻腾不已的复杂情绪赶走，政宗甩了一下头之后再面对元亲，脸上已回到了往常那个不羁的伊达政宗式表情。

“那我们走吧，西海之鬼，得赶快让小十郎他们得知这个胜利的喜讯。——只要鸣炮就可以了吧，我们可以用这座城的炮台哦。”

伊达政宗笑着走了出去，留在原地的长曾我部元亲则静静地注视着他的背影。

留意到元亲并没有动身，政宗奇怪地转过身来看着他。

“怎么了？”

“不，没什么。”

对一脸疑惑的政宗应了一声，元亲也走了过去。

其实元亲刚才称赞了不起的并不是丰臣秀吉。也许秀吉的确算得上是真正的霸王，但让他作出如此评价的却是与秀吉当面对峙时没有丝毫胆怯、而且在最后让秀吉都招架不住的伊达政宗。

但元亲没有对此详作解释，只是静静地跟在了政宗的身后。这个时候，他心中已经萌生出了一个想法。

❻

就在丰臣秀吉到达冥府的几乎同一时刻——

另一个代表丰臣军的人，死亡之门也在他面前打开了。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混蛋……”

前田庆次忍着剧痛，视线落在自己的脚下。躺在那里的面具男——丰臣军的军师竹中半兵卫，胸口上受了严重的刀伤。他仰面倒在地上，身体尚在不住地上下颤抖，从胸口流出的血量之大，足以证明他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给予竹中半兵卫致命伤的不是别人，正是前田庆次。

那一瞬间，面对半兵卫利落快速的一击，所幸庆次及时作出了反应。这还多亏了以前作为武者长年在前田家受叔父夫妇训练的经历，才使他逃过了一劫。

结果，当庆次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的超刀已经刺穿了半兵卫的胸口。

带着一副愈加苍白的脸色，半兵卫喃喃地说道：

“我……讨厌你……前田庆次……”

庆次没有给予任何回应。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该对一个将死之人的话作出何种答复。

不过，或许半兵卫从一开始就没期待过什么回答，充斥在他空洞眼神里的只是彷徨。

“……秀吉他……一直对你……可是……陪同他走到现在的人……是我……”

半兵卫仍旧躺在地上，每说出几个字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从他口中涌出的血，已经让人分不清是疾病所致还是庆次给他的重创造成的了。

“……秀吉……抱歉……”

竹中半兵卫喘着粗气，双眼的焦点正急速消失中。

“……请原谅我……在这种时候……死去……”

仿佛丰臣秀吉就在眼前一般，半兵卫向前伸出右手，似是想要抓住什么。而他……当然还有庆次也不可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幕与秀吉临死前的行动是多么相似。

“……不过……如果是你……对……没错……我们……四个人……”

半兵卫的声音忽然在这里止住了，紧接着缓缓闭上了眼睛。停留在空中的右手，也随之无力地垂落下来。

庆次在这副不再动弹的身体、曾经的朋友跟前弯下腰，眼中满是悲愤。

“……不知好歹的……混蛋……我也讨厌你，半兵卫……”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庆次忍不住问自己。到某个阶段为止，他们几个人都的确一直走着相同的道路。可是为什么，如今却得到一个这样的结局……？

……远远传来的鸣炮声让庆次抬起了头。毫无疑问，那声音正是自半兵卫欲前往之地——大阪城的方向响起的。而它意味着什么，庆次当然不可能不知道。

“……是么……已经逝去了么……连你也……”

一边呢喃着，庆次一边将视线再次回到半兵卫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庆次觉得这样对他而言也许反倒是一种幸福。在没有得知自己敬爱之人死讯的情况下踏上黄泉路，半兵卫可以不用去感受此刻游荡在庆次心间的空虚感。

“……结果，你们连离开人世的时候，也将我排除在外了么……？”

很自然地，庆次口中突然蹦出了这句话。

“吱吱吱！”

他的话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声音的主人当然不是竹中半兵卫，而是他的朋友——小猴子梦吉。

“……我没事，梦吉。”庆次安慰它，“我从来没后悔遇到他们，过去，未来，人的感情——对我来说全都是宝贵的东西。一旦舍弃了它们，我就变得跟秀吉和半兵卫一样了。只是……”

庆次抬起视线朝大阪城所在的方位望去，他一边抚摸着有点担心地看着自己的梦吉，一边呢喃着说道，“我好想……再见过去的你一面，秀吉……”

❼

按照出征前商量好的计划，伊达政

宗使用设置在大阪城的炮台完成了鸣炮，继而带着满足的神情在旁边弯下身。

“……这样鸣炮，小十郎他们应该能听到了吧，接下来只需要等他们赶到这里来就好了。——秀吉那家伙还真是乱来，老实说，刚才站着的时候就觉得越来越疼了，会不会颈骨都断了啊……？”

政宗坐在地上，用手摸了摸差点被秀吉捏碎的脖子。这时，站在一旁的长曾我部元亲静静地开口了。

“喂，独眼龙。”

“……Un？”

“你还记得报酬的事吗？”

听到元亲的话，独眼龙不由苦笑了一下。

“怎么，海盗对金钱还真是如此执着啊？……别着急呀，我会遵守承诺的，大阪城的宝藏不会少了你的份。”

“不，我不是说那个。”元亲摇了摇头，“好像还有另一项报酬吧？”

刹那间，独眼龙整个人愣住了，表情看上去和他这个别名很不相称。但他很快就想到元亲指的是什么，于是拍腿笑道：

“干嘛呀你，真有那么急吗？是说日本的所有海域对吧？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啊，至少也要等我夺取天下以后再说吧？”

“丰臣秀吉都死了，不就等于天下已经是你的了吗？”

“啊哈哈哈，别说傻话了。甲斐的武田，越后的上杉，九州的岛津……必须打倒的家伙还多得要命呢。总之你先耐心等一阵吧。”

“……如果我说‘不等了’呢？”

“……An？”

“假如我告诉你不只是海域，连陆地我也开始想要了，你会怎么样，独眼龙？”

“这Joke一点都不好笑，长曾我部元亲。”

“没跟你开玩笑。”

元亲的话让伊达政宗的左眼倏地眯了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谓海盗，干的就是掠夺之类的工作。”元亲说道，“独眼龙，你讨伐了距离天下最近的男人——丰臣秀吉。所以现在，距离天下最近的人便是你伊达政宗了吧？只要打败你，不光是海域，也许整个日本的陆地我也能囊入怀中了。明明只要把手再往前伸一点就可以获得一切，却只满足于得到一半的份。修养如此良好的海盗，你觉得会有吗？”

政宗再次浮现出笑容，但这个笑不再如之前面对元亲时那般亲切。带着一脸的笑意，政宗开口了：

“Ok.That's right！你说的的确没错，我要是你的话，大概也会这么做。”盘腿而坐的政宗使出浑身的弹力，极有气势地站起身来。

“这很有趣嘛——被称作鬼的人果然可怕呀。”政宗脸上仍然挂着无畏的笑容，“不过呢，我也不会任由鬼吞噬自己的。——怎么样？要立刻在这儿干一场吗？”

元亲睁开眼睛，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继而也露出笑容。

“……你果然是个有趣的男人，正好适合用来拼个你死我活。”



终章 龙与鬼

眼力不错嘛……上啊！来取我的性命吧！——伊达政宗

好好活下去，通往那个世界的旅途还很长呢。——长曾我部元亲

——大阪城殊死决斗的两周之后。

龙与鬼。

两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播磨滩海上一个不知名的无人岛上，周围的人除了他们之外只有片仓小十郎。

小十郎是作为见证人而到场的，两人的决斗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并没通知双方阵营的其他人。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出现任何阻挠，从而能够让两人安心地进行较量。将决斗之日定在大阪城之战的两周后，是由于经过与丰臣秀吉的一战，双方都已经因负伤和疲惫导致体力达到了极限。而在此期间，元亲和政宗也并没有闲暇来努力休息调整。最初的三天里，先是为了犒劳奥州士兵及海盗们的辛苦而大办庆功宴，然后还要确认人员伤亡情况及重新整编军队。元亲、政宗以及小十郎，各自都在为需要处理的事务而整日忙活着。

但即便如此，元亲和政宗也完全没有动摇要跟对方决一死战的觉悟。

“Rule为All or nothing，这样没问题吧？”

与伊达政宗相对峙的长曾我部元亲听闻此言，不禁笑道：

“用日语说，独眼龙。南蛮语什么的我哪听得懂。”

“意思就是对败者可以任意处置。”

“……那当然，我没意见。”

对独眼龙政宗的话作出答复之后，元亲将视线转向与两人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片仓小十郎。

“老实说我有些意外呢，龙的右眼。没想到会是你来见证我跟龙兄的这场决斗。”

“连与丰臣之战都敢这么硬来的政宗大人，是不会听从劝阻的。”

“那你就这么由着他了？”

“嗯。你和政宗大人的决斗，身为见证人的我并没有插嘴的余地。”

“要是我赢了，你会愿意来当我的家臣吗？”

“先赢了再说吧。……虽然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小十郎面带微笑。

“你就那么坚信独眼龙会获胜？”元亲问道。

“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担当见证人了。而且……我是『龙的右眼』。”小十郎仍面带笑容地直视着元亲，“无论你是多么希望，我也不会允许自己成为『鬼的左眼』。”

“……这样啊。”元亲苦笑着摇摇头，继续说道，“不过，既然有击溃丰臣主力军队的本事，你大可以不做什么龙的右眼或鬼的左眼，而是自己成为龙或鬼啊。”

“劝诱之后是煽风点火么？但很抱歉，西海之鬼，我的作用只是为政宗大人弥补他欠缺的一部分而已，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那场战役要不是有政宗大人作后盾，底下那群人也不会乖

乖听从我的命令。"

"被小十郎拒绝了么。真是遗憾啊，西海之鬼。"

面对政宗的打趣，元亲点了点头，内心却全无失望之意。不对，倒不如说小十郎的回答正如元亲所期待的那样。

元亲收回视线面向政宗："对你我也有话要问，独眼龙。为什么你会接受我的挑战？"

听罢，政宗无比惊异地睁大了他的单眼："喂喂，事到如今，你还说这个干吗？"

"嗯，倒也是。"元亲苦笑了一下。

这场决斗，元亲是觉得自己失败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胜利的。不过他一旦获胜了，虽说率领着一支庞大船队却只能算是四国和濑户内海之主的自己，就会一夜之间登上陆地霸者的地位。以秀吉的领土大阪为中心，中国地区，还有近几、尾张也许便会全都一次性搞定了。这样的诱惑，可以说的确有赌上性命为之一搏的价值。——而他渴望进行这场决斗，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最大的原因。

可在伊达政宗这边看来，就算胜利，能得到的东西也不是太多。

不用说，长曾我部的士兵是一群优秀的作战人员。要是能把他们也揽为部下，就等于获得了在海上的移动手段，撼动丰臣军的各种机关兵器也会成为伊达政宗的所有物。不过也仅此而已。至少，对一个已举足登上进军天下之阶梯的人来说，在担保自己能活下来之前，这一切都不用急于到手。

但政宗还是想都没想便回答了他："很简单，想看看你跟我到底谁更强。"

"就为了这个，把近在咫尺的天下放在一边也没关系吗？"

"如果我真是那个夺取天下的人，定然不会在此时命丧黄泉。要是在这里被你打败了，不管做什么，最后的天下都不会是我的。"

"是想试一下运气么。——不错，你果然完全符合我的期待，独眼龙。"

元亲满意地点着头，这正是他渴望与伊达政宗决战的原因，但他想试验的并非自己的天命如何。

"好了……"元亲将扛在背上的长枪握于手中说道，"说一堆废话也没什么用，我们差不多该开始了吧？"

伊达政宗也拔出了插在腰鞘的六把日本刀："很好，像这样面对面，你的可怕之处才能更加直观地体现出来，西海之鬼。我现在心情好激动……你也是吧？"

"当然。这场决斗，一招定胜负也未免太可惜了。"

他们曾是并肩作战越过生死线的同伴，彼此都很熟悉对方的能力，也明白彼此的能力不相上下。当力量相等的人互相对峙的时候，出现的事态只可能有两种。

是在相同的时光里永远较量下去？还是转瞬之间便得出胜负？

元亲很清楚，这个叫伊达政宗的男人和自己有着极其相似的思考方式。他凝视着政宗，从对方脸上读取到和自己同样的意向，不禁露出了微笑。

担当见证人的片仓小十郎深吸一口气，继而以一声大喊宣布决斗开始。

这一刹那，鬼和龙同时从大地一跃而起。如暴风般疾驰在地面上的两头怪

物，身体在空中互为交错，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果然名不虚传啊……”

一边嘀咕着一边以膝盖着地的是元亲。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元亲很快就知道了。两人鼓起浑身力量向对方使出的一击，其结果是元亲的长枪擦过了政宗的腹部，而政宗的三爪流则撕裂了元亲的侧腹部。

元亲伸手捂住裂开一个大口子的伤，脸上浮现出微笑。

“不是的……”伊达政宗摇着头把六把刀收回腰间，转过头来看着元亲，“胜负只在一纸之隔。你那一击要再稍微快一点点，我的身体就该被拦腰劈开了。——看来这次我是难得碰上了好运气。”

“……没错，是运气好。”

但无论怎么用力捂，不断流出的血也还是没有要止住的迹象。元亲双膝跪在地上，向着天空仰起头来。

“可是……正因为如此……不管再来多少次，获胜的都会是你吧，独眼龙。渴望升上天空的龙与栖居在地底的鬼……从一开始这场决斗就不成立……”

比起痛楚更觉心情舒畅的元亲缓缓横卧到大地上，内心并没有丝毫的悔恨。

“……唷……按照约定，我的人……就交给你了……任意使用吧……但作为交换……你一定……要带着他们……一起攻打天下……”

将脸颊紧紧贴在地面上，元亲以嘶哑的声音说出了这番话。

是的，变成这样也是元亲的愿望之一。他在大阪城对政宗说的那些也不是谎话，只是想再确认一下：

伊达政宗是否为值得自己托付部下的人物。

对仰慕自己的部下们给予关怀，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是元亲的愿望。迄今为止，元亲都在对部下们恰如其分地实现这一点，但他也深知，自己终归是只属于大海的男人。他从来都觉得这样没关系，因为他想保护和引导的人们也希望在海上找到生存之地。海上男儿的心情只有海上男儿能够理解，海上男儿也只能作为海上男儿生存下去，他本来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可是——

在遇到奥州的伊达政宗后，元亲的这种想法轰然倒塌了。

伊达政宗这个人和长曾我部元亲一样都是注重精神世界的，他收归了奥州的一群粗野汉子，还很快就紧紧抓住了元亲部下们的心。尽管如此，这位独眼龙却并不是海盗或山贼，而是向天下进军的群雄之一。

如果伊达政宗真是足以掌握天下的人物……

把部下们托付给他，也好。

比起由始自终都是海盗的自己，他应该能带领弟兄们攀越到更高的地方吧……

当然，元亲这么想也不是自暴自弃。正如政宗本人所说，如果他在这里就败给了自己，独眼龙并不值得自己把部下们托付于他。到了那时，元亲会毫不犹豫地斩杀政宗，然后他再作为统领濑户内海的海盗王，重新回到以往的生活中，仅此而已。

元亲是想通过这场战斗，来估摸这个叫伊达政宗的男人的命运。而上天选择的，事实证明果然就是他……

站在被打倒的元亲身旁，政宗低头微笑着俯视他的脸庞。

“……你很高兴嘛，西海之鬼。”

“……嗯……是很高兴啊……独眼龙……”元亲也以笑脸回应。

不知在自己死后，得知这一消息的弟兄们会出现怎样的表情。而这个讨伐了自己的人，又将如何升向天空的高处。元亲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慢慢闭上了眼睛。

****

数月后——

“……哎呀呀，小十郎一直那么烦，真无趣啊……就没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奥州米泽城内，伊达政宗正独自一人不满地发着牢骚。

和政宗自己预见的一样，丰臣秀吉的死并没立刻使天下成为伊达政宗所有。不仅如此，就连秀吉统治的中央领土伊达家也没能获得。要说起来，奥州同大阪周边地区之间的距离果然是个大问题。政宗在大阪难以密切留心奥州的情况，在奥州又无法统治旧·丰臣的领土。

更大的问题是，这两个地域之间还存在着武田、上杉、德川及北条，要将士兵和物资在两地来回运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想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配置兵力，奥州军根本不具备那么多人马。

结果，以政宗为笔头的伊达家在大阪城之战后，立刻放弃将这块土地归属伊达统辖，返回了奥州。

不过这也是预先意料到的情况。政宗为讨伐丰臣秀吉出兵，始终是因自己“被挑衅”而导致的结果。他的目的是将丰臣秀吉从陆地上抹去，而不是为了领土扩张。

而且，要说政宗讨伐了丰臣秀吉却什么都没得到，其实不然。

原本作为“独眼龙”就广为人知的伊达政宗，其名声在讨伐丰臣秀吉之后变得更加高涨。战国之世，名声可谓最强有力的武器。在奥州，想当上政宗的仕宦而前来投奔的流浪武士络绎不绝，奥州士兵们对主君的崇拜和拥戴之情也比过去更为牢固。一直对政宗要获得天下的言论持半信半疑态度的部分家臣，如今也疯狂地信服不已。

但话虽如此，政宗进军天下的道路仍然是那么遥远而凶险。

利用奥州与丰臣的一战——无疑这是小十郎的计谋所致——各自的领土都有所扩充的武田、上杉两军目前还仍然健在，此外还有个终于开始脚踏实地向夺天下迈出第一步的德川。最重要的，政宗与宿敌真田幸村的决斗也还尚未见分晓。

作为政宗来说，好不容易通过与丰臣一战提高了名声，他是很想立即以天下为目标，跟信玄以及谦信这样的大人物一争霸业的。或者说，他更迫不及待地想与真田幸村赶快了结那场三番五次都被迫打断的决斗。

但这些都是身为家臣的片仓小十郎所不容许的。

『——听我说好吗，政宗大人？与丰臣秀吉交战，我可是在明知不合适的情况下协助你的。所以从现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你应该控制战斗而专心于内政。我想你是不愿看到国家灭亡的吧？』

这就是片仓小十郎的辩解，这番

话也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自己也不想再被关进房间软禁起来。因此，伊达政宗开始老老实实为增强国力处理政务，但喜好乱来的本性让他对这种生活倍感无聊，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无法抑制栖息在自己体内那份龙的狂放之气，正想着还是溜出城去找真田幸村算了，这时——

“不好了！政宗大人！”

脸色大变的片仓小十郎突然冲进了他的房间。

“怎么了，小十郎？我、我可没想做什么亏心事哦。”

“……？政宗大人，你在慌张什么？”

看着小十郎惊讶的样子，政宗涨红了脸。虽说是龙的右眼，小十郎也不可能连政宗独自在房间里想的事都能一眼看穿。

小十郎眯起眼睛，压低声音问道：

“……莫非你又想从这儿溜出去？”

“What？”政宗耸了耸肩，眼神一挑地吹起了口哨，“你在说什么啊，我完全听不懂哎。你这可是赤裸裸的诽谤。”

“……你这个人啊……”小十郎撑着额头叹气。

政宗也苦笑了一下：“所以就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吧……话说回来，发生什么事了？”

“是这样的……”

小十郎甩了甩头，似是想把烦恼从头脑中赶走。想唠叨看来也只能等下次的机会了，于是他一改表情说道：

“说了你可别被吓到，政宗大人。”

“Un？别卖关子了，快说！”

“是魔王。”

瞬间，政宗没明白小十郎指的是什么。

小十郎点点头，把话重复了一遍：“魔王信长又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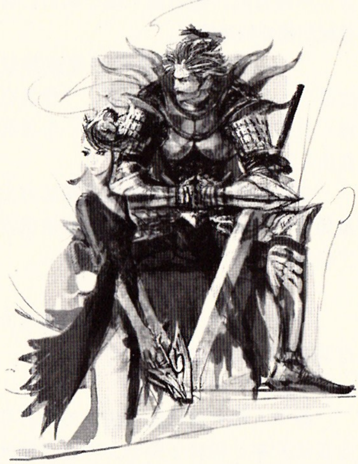
“——你说什么！？”

织田信长。拥有第六天魔王、征天魔王的别名，如暴风一般将并立的群雄一扫而光，发动了夺取天下之战的男人。尽管如此，却在临近和丰臣秀吉决战之前，于本能寺遭遇明智光秀谋反，结果消失在了火焰中的男人。就是他——信长又卷土重来了。

据说织田信长虽身负重伤，但幸而被妻子浓姬和心腹森兰丸所救。为了一边观察天下的形势，一边争取时间用来疗伤，这位魔王至今都一直隐居着。

奇迹般得以生还的信长是在曾粉碎他梦想的本能寺附近出现的。复苏的他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将因失去领主秀吉和政宗放弃统治而陷入混乱的中央大陆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

和过去不变的压倒性才能，较过去有增无减的不祥气息，在这两种可怕能



量的包围下，魔王信长以风驰电掣之势迅速向武田领地出动了军队。

“……Ha！这不是很有趣吗？”

不是逞强，对魔王复活的报告，政宗的确洋溢着欣喜的笑容。

第六天魔王信长是个天生的侵略者。即便如今正处于他打通甲斐入口的当头，不久之后，奥州也势必难逃与他席卷的骚乱扯上关系。短暂的和平被打破了，一想到这里，政宗就不免流露出兴奋之情。

“小十郎！密切留意魔王的动向，或者我们这边对甲斐之虎出兵增援去查探一下也行。不能再让这个一直都自由自在的家伙为所欲为了！”

“是！”

小十郎低头接下政宗的命令，当他抬起头来时，脸上是一副苦笑的神色。

“……政宗大人你也真是的，越是大敌当前，光芒就越增强一分。”

政宗笑了笑，将视线投向遥远的北方。不经意间，他想起了那个和自己有着相同精神构造的人。

“……这边终于要开始发生好玩的事了。”政宗轻声嘀咕道，“你怎么样？正充分领略着大海的有趣、奇异和自由么？”

但政宗像这样怀旧般地遥望远方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他很快便收起表情走了出去。

“我们走吧，小十郎。得赶快召开打退魔王的对策研究会议。”

“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生活的地方和应该做的事。相较于那些为了自己而死的人和被自己杀死的人，如今和自己共同生活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为了他们，在日本自己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伊达政宗心里很清楚。

****

——汪洋大海，由十几艘船组成的船队身影出现于此。船队在前方没有任何遮挡的自由之海上向北方突进，他站在其领头的船首，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

映照在他右眼中的，只有如今仍在不断起伏的蔚蓝色大海。但他那只眼睛的里侧，分明注视着的是他们自己应该回到的地方和崭新的未来。

“船长，差不多应该能看到什么了吧？”

甲板上，一名船员向他打着招呼。

“别那么急。只要不慌张就总会到的，要相信大海专家。”

转过头来对船员给予回应的那张只有一只眼睛的脸——正是被伊达政宗打败，理应已在无人岛上死去的长曾我部元亲。

——这还得追溯到那座岛上一对一较量之后的第三天。

一心以为自己死定了的元亲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了过来，不由大吃一惊。那里是一个街边诊所，位于距元亲同独眼龙伊达政宗进行决斗的无人岛极近的边境地区，而他正躺在该诊所的床上。

看着一脸茫然的元亲，守在旁边等他醒来的人不禁露出了笑容。

“唷，我们又见面了，西海之鬼。从死亡地狱重返人世，感觉如何？”

说话的正是理应夺走了元亲生命的独眼龙政宗。

实际上，元亲在失去意识之后，确认他还尚存一丝气息的政宗立刻和小十郎一起对他实行了止血等急救措施。不仅如此，政宗还将濒死的元亲送到了最近的一家边境地区诊所。

龙爪给元亲造成的伤很深，他的命最后能不能保住，在当时估计只有天知道。元亲在生死边缘徘徊了三天三夜——大概是拜他在惊涛骇浪中练就的强韧体魄所赐——三天后，他终于恢复了意识。

把原委解释完毕的政宗微笑着说道：

“事情就是这样。也即是说，你还远远未被命运所抛弃。”

“……为什么要救我？”

“你从这里看看外面。”

政宗手指着的是诊所的窗户。听他这么说，于是元亲小心立起上半身，捂着还在疼痛的伤口朝外面看去，顿时目瞪口呆。

窗外——也就是诊所四周，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他的弟兄们，个个脸上都挂着苦闷的表情坐在地上，而在远处围观的当地人则纷纷面露不安的神色。将这一切囊括其中，使得周围的空气里飘忽着一种异样的氛围。

“……他们……”

“Sorry，西海之鬼。就当我们没有打那个赌吧。”政宗忽然冒出这么一句唐突的话，“对不起，恕我不能带那群海盗一起去打天下。”

“……什么？”元亲的视线从窗外回到政宗脸上。

“他们那种鬼的凶相还是太吓人了，不行就是不行。”政宗笑道。

“……怎么了，独眼龙？你想说那帮家伙对你夺取天下起不了作用吗？”

“Ok，你看，鬼先生。”

脸上仍带着微笑，政宗转身面朝窗户的方向，然后用窗外人足以听到的声音大喊：

“Good news！”

“喂，那不是龙阁下吗？”“真的哎！发生什么事了吗？”“混蛋，我怎么听得懂南蛮语！”

在场的小子们脸上顿时回归了神采。面对着他们，政宗继续宣布：

“你们老大已经醒过来了！”

听到这句话，聚集在诊所周围的海盗们面面相觑，继而弹跳起身。他们互相手牵着手，用噙在眼里的泪水表达着自己的喜悦。不只是谁率先高呼了一声“大哥！”，接着这呼声便化作起伏的波浪，将诊所周边整个包围了起来。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这下明白了吗？”政宗回过头来看着元亲，“我也有驾驭不了的野马，能够对付这帮家伙的只有你。……一想到他们，我就没办法取你这只鬼的首级了。”

元亲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道：

“他们也真是的……想成为夺天下之人的家臣，就应该誓死追随啊……”

但与此同时，元亲也意识到自己脸上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这样，元亲率领着部下们再次出海。他们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日本的海域，而是世界之海。

当他把政宗军队众人送达奥州的时

候，政宗那只单眼里闪烁着自信的光辉。

“看着吧，总有一天我会统一这个国家的。然后总有一天，还要朝让秀吉那家伙畏惧不已的全世界出征！”

“这样啊。那我就在这之前把全世界的大海都给征服了吧！”

元亲笑着说完这句话以后，鬼和龙握手言别。

在元亲心中，他也真切地预感到伊达政宗总有一天会统一日本。以日本为赌注的决斗，元亲已经输掉一次了。但他不是那种能活在他人阴影下的性格，如果站在日本顶点的人是伊达政宗，那他就只能向世界之海出征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是把自己从日本排除出去，而是为了重新站在伊达政宗面前，他才作出了这个决定。

以从未见识过的世界强敌为目标，向全世界出航。元亲的这一想法受到了部下们的热烈支持，比起别的事，他们最愿意做的就是和元亲待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和元亲一样，是热爱强敌、冒险以及财宝的海上男儿。正如他们过去见到被击溃的扎比教团时所获悉的，世界上还存在着众多日本人不知道的人。只要想到这一切正等待着自己，海上男儿们的胸中就激荡起一股热浪。

然后在某一天，赌上日本和全世界的大海，与独眼龙再来决一次胜负也不错。每当想像一下那时的情景，元亲就情不自禁地露出会心的笑容。不用说，到那时他一定不会再像这次一样落败，因为他已经不想把自己弟兄们的未来托付给任何人了。

“世界啊世界，好期待能见识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呢。……呐，船长先生，你觉得这片海上会有不逊于京都美人的漂亮女孩吗？”

说这话的是一名青年，之前他曾询问过元亲“还没到达陆地吗”。

“我哪知道。”元亲皱着眉回答道，“我说，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坐上这艘船的啊？”

“好啦好啦。”头上顶着一只小猴子的青年赔笑道。毫无疑问，这名青年就是船队中惟一不属于长曾我部海盗团成员的搭乘者——前田庆次。

庆次用极其轻快的口吻对元亲说道：

“听说世界很大，怎么能默不做声地什么都不关心呢？会有怎样的美妙恋情在我和南蛮美人之间发生呢，我现在就真的好想知道啊。”



在与丰臣之战中结识的这名青年，得知元亲要踏上通往世界的征途便擅自坐上了元亲的船。这分明就是偷渡，而且他原本还打算到完全看不到日本为止都一直躲在船舱里。

站在元亲的立场，就算把庆次用席子卷起来从海上扔出去也没关系。但不管怎样，他也知道前田庆次的身手了得，想要制服这家伙，他还得做好不少船员受伤的心理准备。于是，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随你的便吧。”元亲叹了一口气，同时不得不接受少了一份食物的事实。

实际上，前田庆次似乎很轻易便迷上了这次航海。他饶有兴趣地与终于回归纯粹海盗身分的元亲部下们用食物零钱打赌；在海上一看到海豚及没见过的鱼，便兴奋地哇哇大叫；每当海盗们为了驱散长时间航海造成的萎靡而进行『大哥』大合唱，他也会跑来加入其中。看来他是有那种天生就能很快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的才能。

而在元亲看来，前田庆次的存在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就是庆次使超刀的本领足以和自己相匹敌。只要一天在海上，舞刀弄枪的本领就必然会退化，用来切磋训练，前田庆次无疑是个绝佳的对手。

所以现在，长曾我部元亲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奇妙的豪爽男子。

看着满心欢喜地盯着船行进方向的庆次，元亲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想跟南蛮美人谈恋爱随便你，前田庆次。但作为交换，惟独财宝是绝对不允许你出手的，不然就扔你进海里喂鲨鱼。”

“哎呀我知道啦。”庆次一脸愉快地答道。元亲的威胁想必是有效的，这不，庆次头上的小猴子梦吉正“吱吱”叫着，吓得身体瑟瑟发抖。

……当然，庆次并没把自己参加这趟旅行的真正原因告诉元亲。

丰臣秀吉为何那么执着于把日本变成强国？身为其过去友人的前田庆次是知道的。秀吉深知世界各国同日本在很多领域存在着差异，并对此抱着恐惧。担心那些国家会侵略日本的他，所以才如此急于让日本变强，甚至舍弃了心爱的女人和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心。

将曾经的好友变成这样的世界，前田庆次无论如何也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这也是他对已死去而再也无法睁开双眼的秀吉、以及被自己亲手夺走生命的竹中半兵卫，用自己的方式所作的最后告别……

承载着长曾我部元亲和前田庆次的船队，由海上缓缓地向北前进着。

这时，从设在桅杆处的瞭望台上传来一名部下的喊声。

“陆地！能看到陆地了——！！”

听闻此言，元亲和庆次从船首探出身子，争相一睹自己的崭新舞台是什么样。两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表情。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不知什么时候，船队各处开始响起了那首熟悉的大合唱——

全文完


已经把那帮盗贼关进牢里了
另外，这是相关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好的。辛苦了
天都快黑了。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
真是的，难得的休假就这么泡汤了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虽说难得找到几个能消磨时间的对手……
嗯？
什、什么？
ぐしゃ…
少爷，你怎么了？



Tales of Destiny

テイルズ オブ デスティニー

ディレクターズカッ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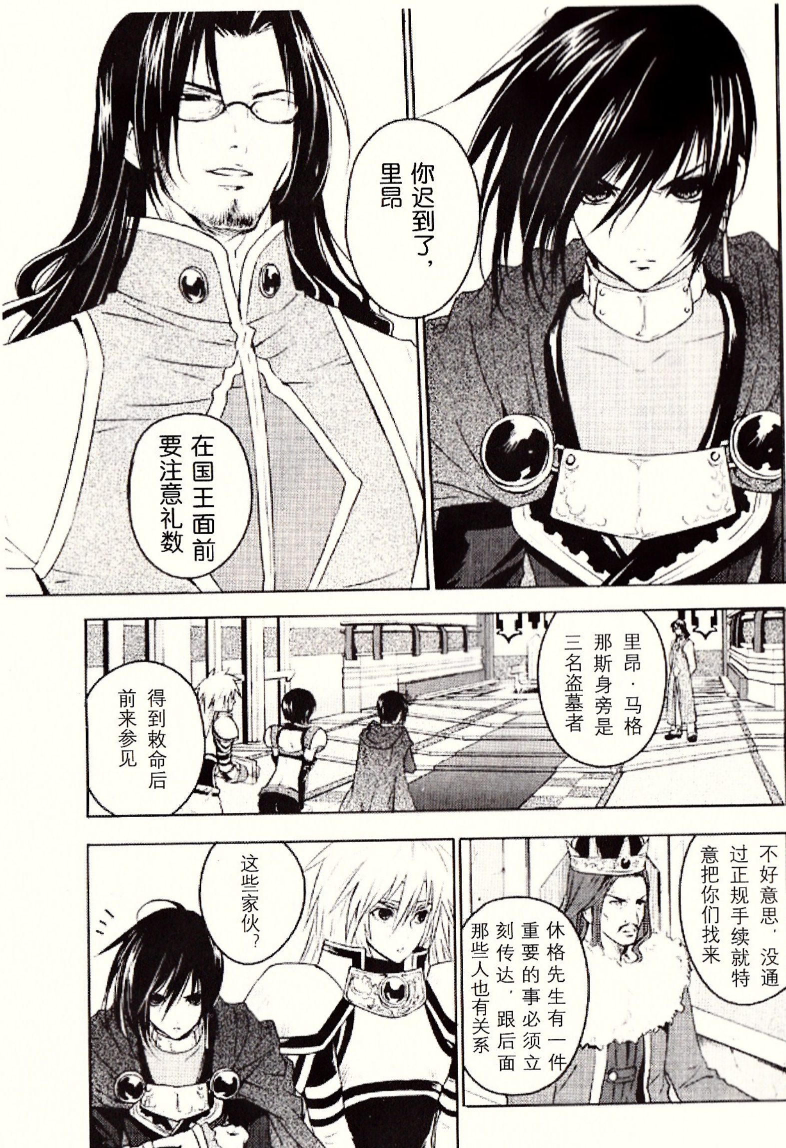
转瞬即逝



春目部晶
译：清雨


喂！你听到没有？别一声不吭的，你倒是说句话啊！
新奇的牢房生活结束了吗……好空虚啊
我可不想再坐牢了，你这个大笨蛋！
有缘的话一定还能回来的
这帮人好吵啊……
明明输得那么惨，可他们不仅对我毫无畏惧，也没有任何悔过的意思
还有，这两个人和我一样是守护者主人
真是无法想像……
那个，你好像叫……里昂吧？
你好厉害啊！
你……输了之后一点也没觉得不甘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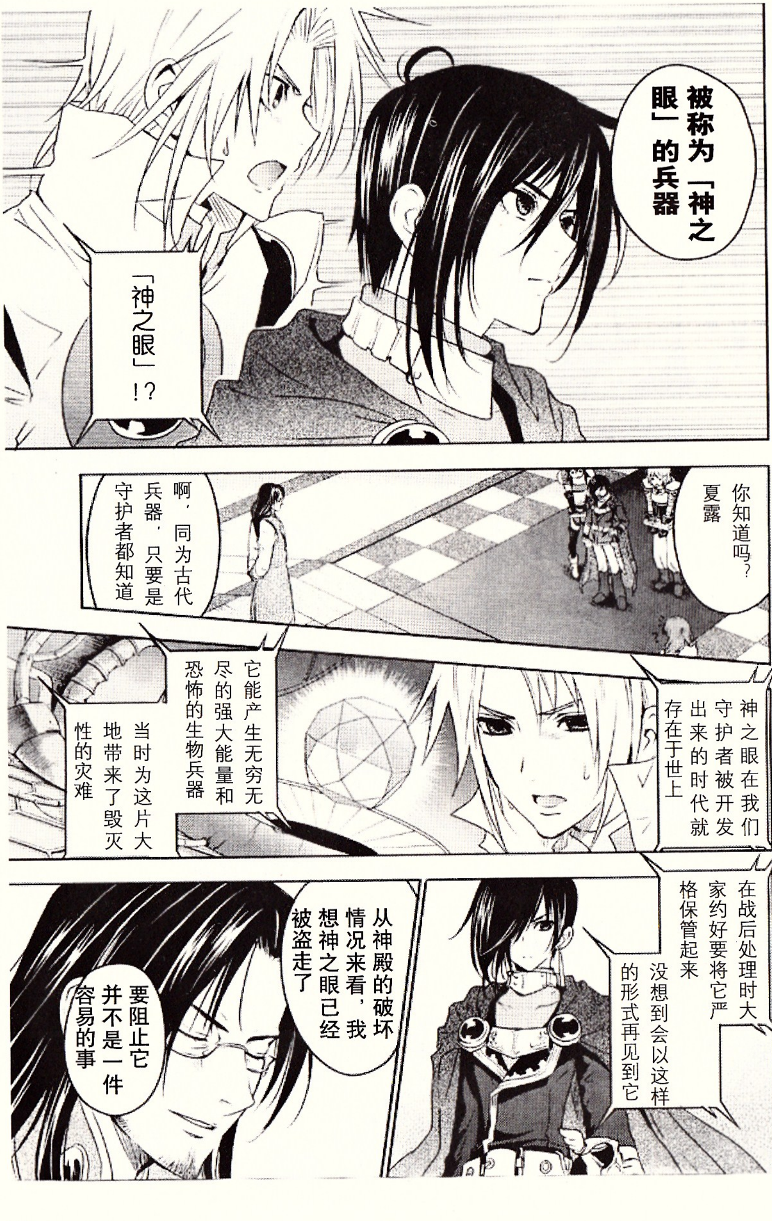

说什么呢
您辛苦了！
国王陛下和休格大人正等着各位，请往里面走
カッ
カッ
休格那家伙……为什么突然让这些人谒见国王？
他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说……他想获得国王的认可，以便立即判处极刑……
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吧？
呃！
ざっ
里昂・马格那斯大人觐见


你迟到了，里昂
在国王面前要注意礼数
里昂·马格那斯身旁是三名盗墓者
得到敕命后前来参见
不好意思，没通过正规手续就特意把你们找来
休格先生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立刻传达，跟后面那些人也有关系
这些家伙？


他们是此次事件的重要参考人
先听听她的话吧
我名叫菲莉娅·菲莉斯
在亚坦摩尼神团担任祭司，之前我们曾经见过
怎么脸色好像不太好
简单说说发生了什么事
好的
我的户籍所在地是位于塞伊喀鲁特北部的史特雷兰兹神殿
今天凌晨，有一支内部激进派发动了武装暴动


武装暴动!?
这样一来就别想安稳了
阿尔梅达以北的地区现在处于戒严状态，神殿也也封锁了起来
伤亡数字相当大
虽然派出军队后成功镇压了大部分参与暴动的人
但事件主谋大祭司克雷巴姆·邦哈尔特以及他的几十名部下仍然在逃
他们抢走了神殿里某个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东西？
那可是隐藏着国家机密的关键物品
在细说这件事之前……


我想跟你们做一个交易
况且，要解决这件事，守护者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既然叫交易，就是说我也可以要求合理的价钱吗？
事先知道我们是守护者主人你才会说出这种话吧
不用担心，既然找你们帮忙，酬劳方面我们是不会吝啬的
国王陛下已经答应事成之后给你们减刑以及相应的报酬
反正身为罪犯的他们根本就无权拒绝
等等，为什么要你来帮我们做决定！
算了露蒂，还是先听听是怎么回事吧
好，那我开始了
被克雷巴姆偷走的是一件由教会保管的古代文明遗产


被称为「神之眼」的兵器
「神之眼」!?
你知道吗？夏露
啊，同为古代兵器，只要是守护者都知道
神之眼在我们守护者被开发出来的时代就存在于世上
它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强大能量和恐怖的生物兵器
当时为这片大地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在战后处理时大家约好要将它严格保管起来
没想到会以这样的形式再见到它
从神殿的破坏情况来看，我想神之眼已经被盗走了
要阻止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根据文献记载，封印住神之眼的正是守护者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非你们莫属
怎么样？
所以，如今能阻止克雷巴姆的
只有你们这几位守护者主人
什么怎么样
先别给我们戴高帽子。你说得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儿？
老实说，我不想接受
露蒂！
干什么？难道你想去？
那个……嗯……
我不太清楚究竟应该怎么说


但如果需要我的力量……
请一定让我帮助你们！
我……曾经的梦想是成为这个国家的士兵
但在旅途中却莫名其妙地当了守护者主人
所以现在十分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哼……
你要什么酷啊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嘛
啊，好像是
好！成交


原来如此
里昂·马格那斯负责监督这些人。要顺利地把神之眼给夺回来
是
这个剧本不错嘛
哎？也就是说……
喂，露蒂
那个叫休格的人怎么看上去比国王还威严啊？
高精度的能量技术虽然在这二十年间已经在全世界普及开了
但垄断其研究、开发的就是奥伯隆公司
你难道不知道「奥伯隆公司」!?
他就是那个公司的社长！托企业成功的福，他也取得了国家级的发言权
那可是个大富翁！
哎，虽然搞不太清楚，但听上去像是个了不起的人！
你们就不能安静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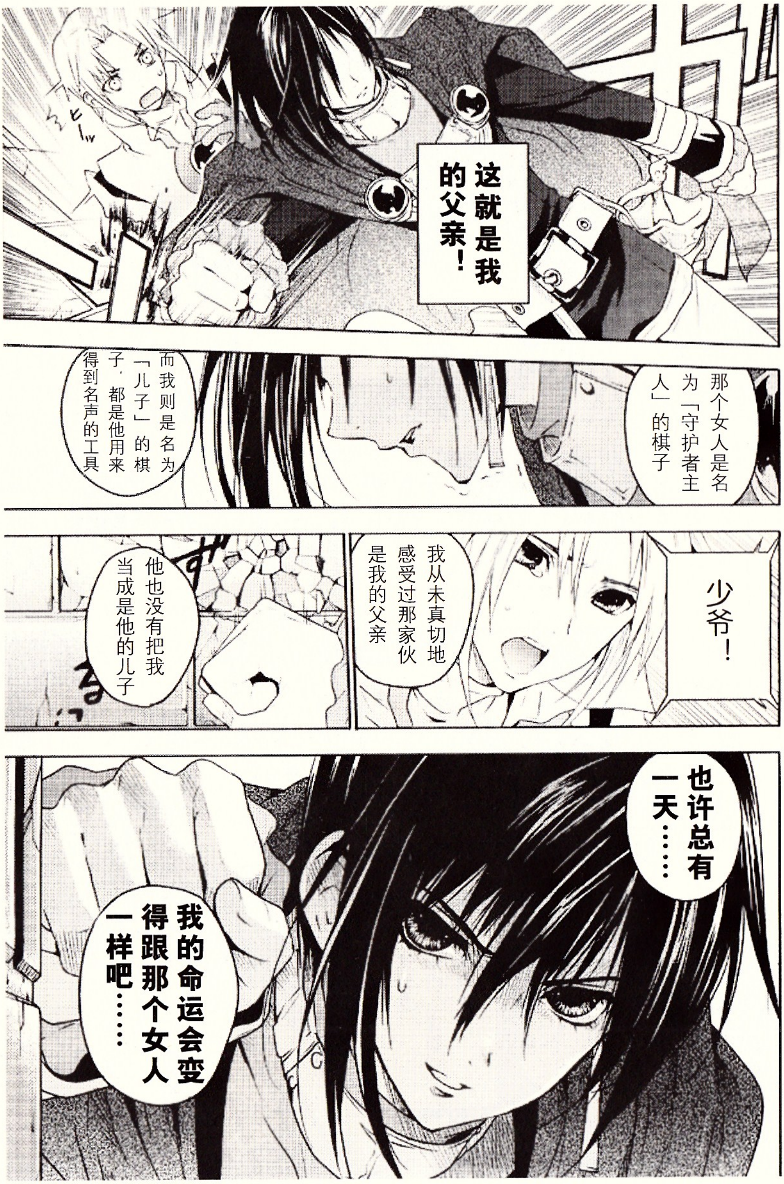

真是急奔渡口恰有停舟
在这次重要事件里，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将三把守护者……
释放手续已经办完了吗？
我是休格先生的代理人伦勃朗
房间已经准备好了，请到府上去……
干得不错
你已经知道了吧
那个女孩拿着守护者
当然


因为我曾经得到、研究过亚托怀特
真没想到还能再次与她见面
而且还带来了另一把守护者
干得好，里昂
如果我认真战斗的话，有可能会杀了他们
没关系
那个女人……
不，他们……都挺厉害的。
我的目的并不是活捉那些罪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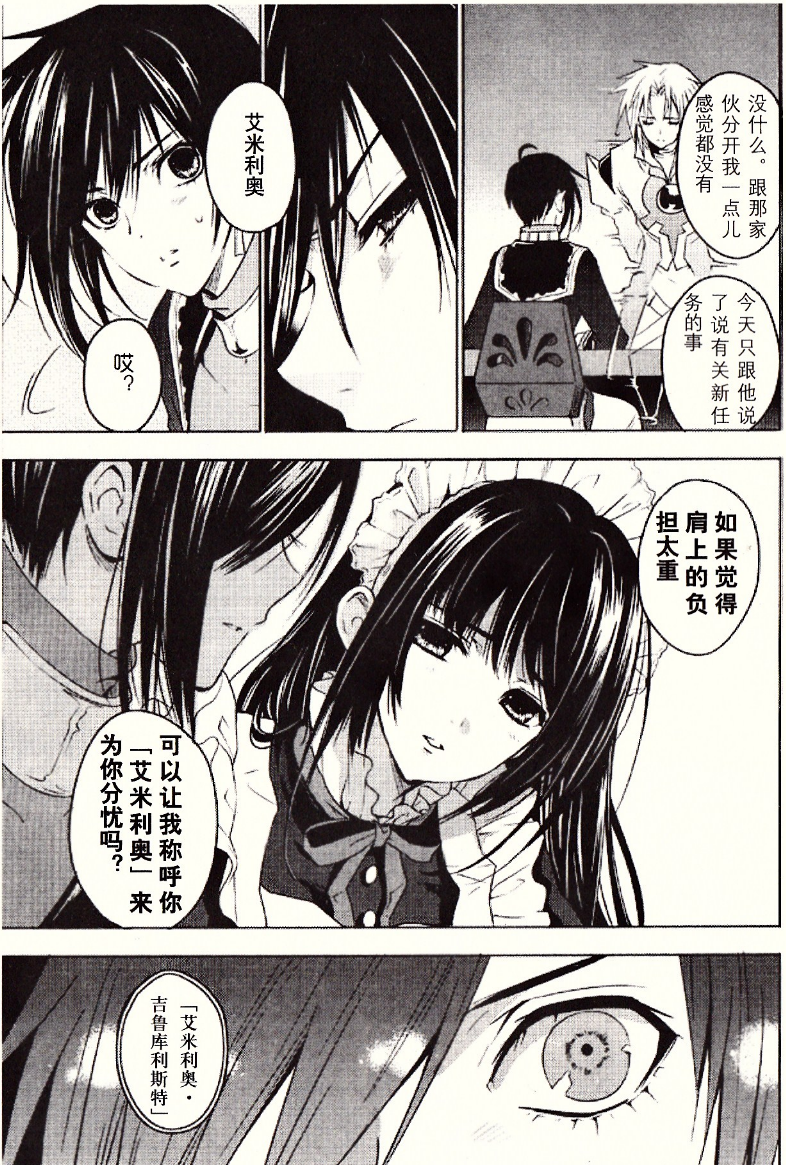

什么意思……
从明天开始的神之眼夺取任务将会是一次漫长的旅行
一旦那些人失去利用价值，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抛弃
不过……
别忘了回收守护者
呃……
难以忍受
激动的话语仿佛要冲口而出
忍住啊，少爷……



「盗墓贼露蒂·凯特雷特
身体里不是也流着你的血，是你的亲生女儿吗？」
看来不是找你谈……
准备与分别已久的姐姐再会这件事啊
想想他的性格就知道不可能
休格只想着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
他把亡妻克丽丝·凯特雷特及其女儿露蒂的户籍全都销毁了
少爷？
这就是休格·吉鲁库利斯特


这就是我的父亲！
那个女人是名为「守护者主人」的棋子
而我则是名为「儿子」的棋子，都是他用来得到名声的工具
少爷！
我从未真切地感受过那家伙是我的父亲
他也没有把我当成是他的儿子
也许总有一天……
我的命运会变得跟那个女人一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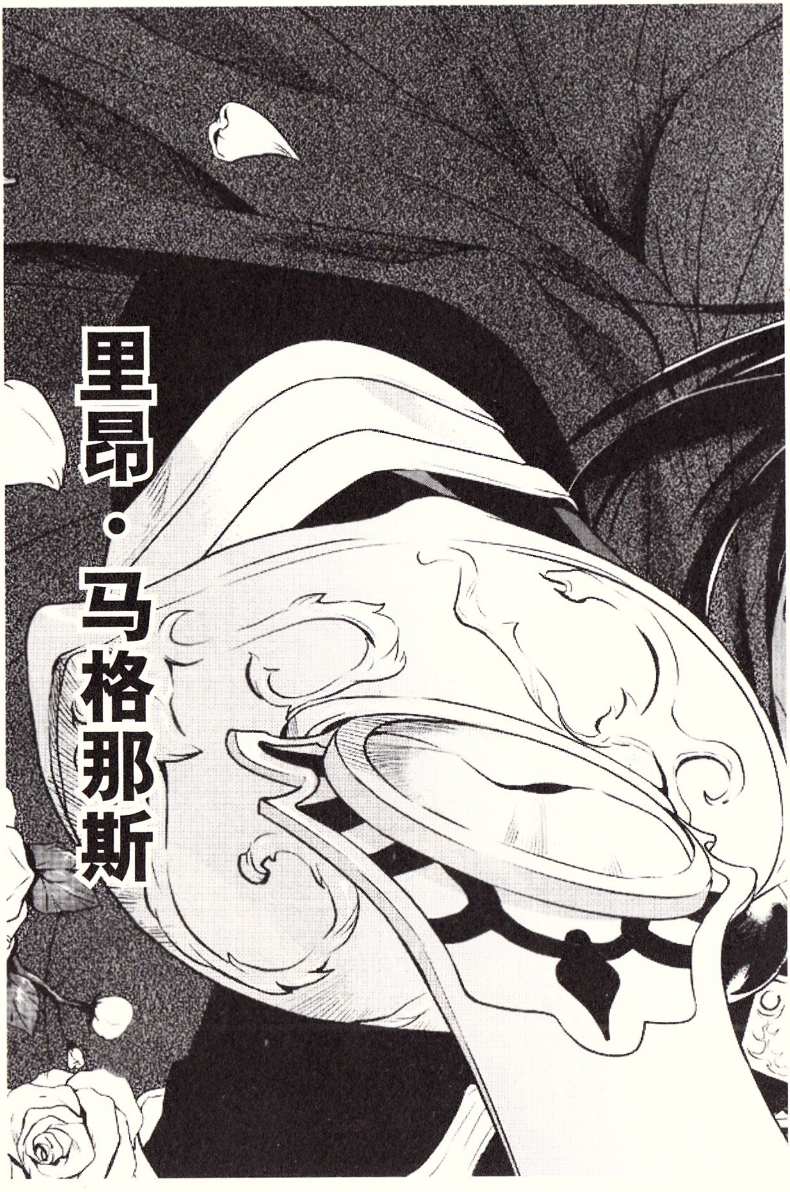

为了让你睡个好觉，我加了蜂蜜和牛奶
麻烦你了，玛丽安
休格先生……
你和你父亲之间又出什么事了吧？


没什么。跟那家伙分开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今天只跟他说了说有关新任务的事
艾米利奥
哎？
如果觉得肩上的负担太重
可以让我称呼你「艾米利奥」来为你分忧吗？
「艾米利奥·吉鲁库利斯特」


我的努力
哈哈，休格总帅的儿子啊
名不虚传。不愧是名门的少爷，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他一定接受了高度的英才教育吧
总是被父亲的名声所环绕
不愧是艾米利奥少爷
在之前的御前比武上也没有给他父亲丢脸，战斗十分精彩……
无数眼睛只盯着父亲看
而他的目光却几乎从未在我身上停留过


我想要超越这一切
如果不能成为父亲眼神的目标，那就无法抓住光荣——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后来
我推举你为客座剑士
用心点
由于一次突然到访的侥幸
我衷心祈祷
那么
希望从今以后能让我有一个新的名字
即便现如今我甘愿成为那家伙的棋子
总有一天这段经历会成为我超越父亲的基石
马格那斯，在古代语中是「伟大」的意思


我的名字叫


里昂·马格那斯


艾米利奥！？
谢谢你，玛丽安
我好像差点儿忘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这场战斗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的存在
里昂·马格那斯正是表达了这种决心的名字
无论被任何决断所逼迫
我都会作为里昂·马格那斯生存下去


所以……
艾米利奥这个名字
就暂时在你那里寄存一段时间
嗯，我明白
我也一定会尽全力支持你的
谢谢你，
玛丽安


嗯，睡得好香啊！
看来你真是睡过头了……
可以的话，请让我一起去
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我一定会加油的
别让女仆们看到丢人的地方啊
哎？里昂呢？
他好像有东西忘拿了


在这次旅行的前方
我一定要试着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走了
玛丽安！
未完待续

グランディア

GRANDIA

原著/細江ひろみ　译/翔月

格兰蒂亚

第四回



噗伊

杰斯汀的父亲生前捡到的神秘生物，会发出“噗噗”的叫声。

丝

杰斯汀的青梅竹马，自称是杰斯汀的监护人。

杰斯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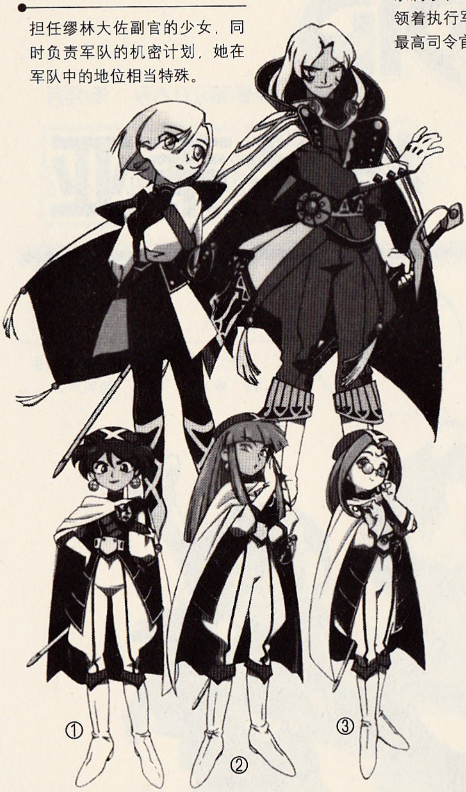
向往古代文明，总希望能踏上冒险之旅的少年，将父亲留下的遗物“精灵石”视为珍宝。

玲

担任缪林大佐副官的少女，同时负责军队的机密计划，她在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特殊。

缪林大佐

隶属于私人部队“加雷尔”的军人，率领着执行军队最高机密的部队，其父为最高司令官巴鲁。



①早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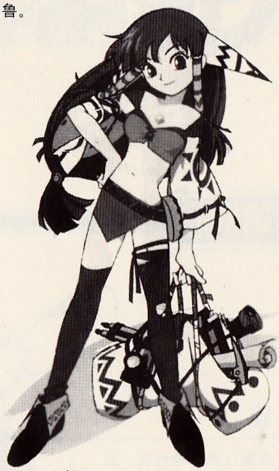
加雷尔军中尉，雷霆之星小队的队长，性格野蛮。

②娜娜

加雷尔军中尉，血腥玫瑰小队的队长，性格高傲，而且自恋。

③美绪

加雷尔军中尉，甜美之月小队的队长，头脑明晰而理智，非常腹黑。



菲娜

隶属于新大陆冒险家协会的美少女，实力在协会中排名第一，性格开朗活泼的她很有人缘。



莉莉

杰斯汀的母亲，经营着饭店“海猫亭”，原本是海盗。

前情提要

在新帕姆市民的帮助下，杰斯汀终于成功地从帕高手中救出了菲娜。这时菲娜下定决心，与冒险家协会彻底断绝了关系。回到家后，菲娜提出了与杰斯汀他们一起去冒险的愿望，这让杰斯汀感到又惊又喜。于是三人整备好行装后，向着多姆遗迹出发了。途中翻越朗克尔山脉的时候，杰斯汀见到了世界尽头的真正姿态——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墙壁。虽然世界尽头让杰斯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一定要将其超越的决心。

穿过一片广袤的森林后，一行人顺利抵达了多姆遗迹。在遗迹中杰斯汀再次见到了丽蒂，从她那里得知了阿伦特仍然在遥远的东方这个消息。由于多姆遗迹以东即是世界尽头，因此必须先越过它才能够继续寻找阿伦特。经商议，三人决定先回新帕姆整理行装。可是……

第十章 长角的男孩

杰斯汀他们离开多姆遗迹不久，刚刚进入森林中的时候，发现有几个木头人好像抬着什么东西在远处的密林中穿梭。

“不好！好像有谁被木头人捉住了！”菲娜大声喊道。

隐隐约约可以看出那是一个与丝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不知是已经筋疲力尽还是失去了意识，他完全没有反抗的迹象。

菲娜话音未落，杰斯汀已经抢先一步向那些木头人跑过去了。

虽说木头人行动迟缓，不过在这几乎无人涉足的密林之中，杰斯汀也无法随心所欲地跑动。

“杰斯汀！不可以用魔法！会烧着那孩子的。”

“我知道！”

杰斯汀虽然嘴上这么嚷着，但实际上他刚才正想要施放魔法呢。

他赶忙慌慌张张地拿出柴刀，一边砍着面前碍事的草木，一边追赶那些木头人。

另一方面，菲娜预测出了木头人的前进方向。她牵着丝的手，挑杂草比较稀疏的地方稳步前进，准备配合杰斯汀包抄它们。

杰斯汀首先追上了那些木头人，他二话没说就向它们砍去。

被砍到的那个木头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张牙舞爪地向杰斯汀攻击过去，看架势是要与他拼个你死我活。其他的几个木头人趁机想要带着那个孩子逃跑，不过可惜的是，这时菲娜和丝已经手持柴刀绕到它们前面去了。

“好了，追人游戏到此结束了。放开那个孩子！”

“快放开他！”

“噗！”

这几个木头人愣了一会儿，然后气急败坏地把那个孩子扔到地上，疯了似的朝菲娜和丝袭击过去。只是不管它们再如何疯狂，对已经习惯与木头人战斗的菲娜她们来说，根本就是小儿科。

更何况它们一旦丢掉了那个孩子，即代表菲娜和杰斯汀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它们使用魔法了。

不出几个回合，这场战斗即以杰斯汀一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将木头人悉数打倒后，菲娜正要扶起躺在地上的那个孩子，却因为他的长相而不大不小地吃了一惊。

“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

“哎？”

“菲娜，杰斯汀，他……是人类吗？”

“噗？”

通过孩子的脸庞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八、九岁左右的男孩子。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男孩不但长了一对大大的、尖尖的像狼一样的耳朵，额头正中竟然还长着一支独角兽那样的角！不管是毛头小子杰斯汀还是见识多广的美少女冒险家菲娜都从来没有见过长得如此怪异的“人类”。

这个长角的男孩，就好像是从童话或遗迹的壁画中走出来的一样。

他全身上下伤痕累累，衣服破烂不堪。只是，这些伤看起来并不像是刚才的木头人们留下的。

菲娜一边不解地歪着脑袋，一边取出随身携带的小医药箱，给这个男孩疗起伤来。

“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不过好在不是什么致命伤。杰斯汀，拿水瓶我用一下。”

杰斯汀将水瓶扭开，递到菲娜手里。然后蹲下身子，扶着男孩坐了起来。

“这家伙看起来也不像是一只穿着衣服的动物呀……”杰斯汀注视着男孩的脸说。

“啊！你们看，他长着尾巴呢！”

“噗噗！”

杰斯汀和菲娜赶忙歪头一看，正如丝说的那样，男孩的腰部确实垂着一根真正长在身体上的尾巴，看起来与猴子的尾巴有几分相像。

“这个家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绝对不会是新帕姆，我只能确定这一点。”

“那即是说，他住在多姆遗迹里罗？又或者是雾之树海？也是呢，像怨灵和牛龟我们也从没见过和听说过，这种童话故事里的家伙会实际存在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有可能正相反呢。也许以前也有人遇到过像这个孩子一样的人类，说不定后来正是由于当时那位目击者的口述言传，他们才成为了童话。”菲娜边给男孩疗着伤边说。

“原来如此，菲娜想得就是全面。”

杰斯汀把双腕交叉在胸前，好像非常赞同菲娜的看法似的不停地点头。

一会儿过后，菲娜的疗伤工作完成了。

“菲娜，他怎么样了？”

“噗？”

“应该没有大碍了，看，他好像恢复意识了。喂，你要不要喝点水？”

男孩的意识渐渐清晰起来。他微微睁开双眼，转动着脑袋环视四周，在看到杰斯汀他们的身影后，他猛地瞪大了眼睛，同时惊慌地想要逃跑。

可是他的双脚根本不听使唤，当场就扑通一声跌倒在地。即使这样，他还是艰难地匍匐着向前爬去，眼睛里充满了惊恐，豆粒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滚

落下来。

咕噜噜噜噜！

一阵不小的声响从男孩的肚子中传出来。

“你是不是饿了？这个给你吃。”

菲娜拿出一块已经加工好的食人鸟肉，递到男孩面前。

男孩坐起身来，非常警惕地看了看食人鸟肉，然后抬头看着菲娜的脸。

菲娜面带微笑，大口咬下一块肉，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喂，菲娜。”

“噗。”

“丝，稍等一下。”

男孩的嘴角流下一条长长的口水。

他又反复看了食人鸟肉和菲娜的脸好几次，终于还是忍受不住，一把夺过菲娜手里的肉，大大地咬了一口。

丝拽了拽菲娜的袖口，问道：“喂，突然就给他吃这个，不会太辣吗？”

“噗？”

“啊……”

杰斯汀和菲娜面面相觑，果然一声惨叫立刻自身边响起。

“&%$#——！”

“啊！抱歉抱歉！来，给你水！”菲娜赶紧拿水瓶递给男孩。

男孩抢过水瓶，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不要紧吧？”

菲娜又给他递过一瓶水来。

“&#$%&%$%$。”

男孩犹豫了一下，伸手接过水瓶去，只见他一手拿肉，一手拿水，吃一口，喝一口，好不自在。

噗伊看到男孩吃得如此津津有味，大概是肚子里的蛔虫又叫了，扑腾扑腾地吵闹起来，它应该是在吵着“我也要吃！我也要吃！”。不过还没等闹起来，它就被丝紧紧地勒在了怀里。

“+&&$。”

从男孩满脸满足的表情来看，这句话应该是“真好吃”或是“谢谢”，不过他究竟说的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家伙，难道不会说话吗？真是的，还有那么多问题想问他呢。”

“杰斯汀，我觉得他并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他的语言与我们的不同。”

“不同的语言？世上会有那种东西吗？”

在杰斯汀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所有的人类都使用同一种语言，甚至各地方言之间都基本上没有差异。就连丽蒂使用的也是与杰斯汀他们同样的语言。

在杰斯汀的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外语”这个概念。

这时丝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突然用手遮住自己张得能塞进一个苹果的嘴，插话道：“如果说世界上没有的话，那么世界以外是不是会有呢？”

“噗？”

“世界以外？对啦！这个家伙说不定是从世界尽头的另一边来的！可恶！语言不通真是急死人啦！喂喂，你是从哪里来的？是世界尽头的另一边吗？”

杰斯汀开始指手画脚地用他“丰富”的肢体动作来表现巨大的墙壁以及墙壁的对面等等意思。

“嗯……这样一座非常高的墙壁，明白我的意思吧？它的对面，明白吗？现在我们在它的这一边对吧？你，是不是从另一边过来的？”

杰斯汀忙活了半天，男孩只是两眼

直直地、茫然地看着他。

“杰斯汀，这种方式，就是我也弄不明白你在干什么啊。”

“噗。”

“就是啊，杰斯汀，你还是先让这个孩子好好休息休息吧，他还很虚弱呢。带他回我家吧。你的行李我来拿，你能不能背着他？”

“没问题！交给我了！”

男孩全神贯注地观察了杰斯汀他们一会儿后，从系在腰间的小口袋里掏出三颗小小的果实，递到他们面前。

“哎？这是什么？”

“$%&#$$。”

男孩先指了指杰斯汀他们三人，然后又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小果实，接着重复做了好几次拿起果实放到口中的动作。

“我明白了！他要请我们吃这些果实作为食人鸟肉的回礼。”

“噗！噗！”

噗伊大概也非常想要一颗，它飞到男孩手边，把鼻子靠近那些果实刚想要闻一闻它们的味道，没想到却被男孩慌慌张张地一把推了回去。

“噗！”

噗伊表示抗议。不过男孩根本就不理会它，他只是面向杰斯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刚才那个吃果实的动作。

菲娜眨眨眼，“看来这好像还是蛮贵重的东西呢。”

杰斯汀扑哧一下笑了起来。

“也许这个东西非常好吃，尝尝看吧！”

“杰斯汀，万一中毒的话怎么办？”菲娜斜眼看着杰斯汀问道。

“这可是他给我们的谢礼啊，不可能有毒吧？”

“也许对这个孩子来说不是毒，但对我们来说可不一定啊。”

“你这样说的话，那块满是香辛料的食人鸟肉对他来说也有可能是毒罗？不过看他吃完后也没有什么异常啊。既然这家伙吃我们的食物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吃他的食物也应该不要紧吧？”

“大概吧，不过也许过一会儿他才会感到不舒服呢？啊！这样说来，刚才请他吃食人鸟肉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嗯，太失败了。”

“刚才那种情况下也不能不给他一点吃的东西啊，没办法啦。”杰斯汀挠着脑袋说。

丝抱着噗伊装作一本正经地说：“其实啊，杰斯汀和噗伊一样都是贪吃鬼。不过这既然是谢礼，如果我们不吃的话会很失礼吧。”

“噗！”

“既然这样，那我不客气了！”

“我也要！”

“噗！噗！噗！”

噗伊似乎还在为没有它的那一份而强烈抗议。

“喂喂，你们太不像话啦，再馋也至少等回到家后再吃吧。在这种地方万一吃坏了肚子，到时我看你们怎么办。再说你们想想看，这个森林中可到处都是木头人啊，这种连见都没见过的果实你们也能吃得下？吃下后就会在你们的肚子里发芽也说不定哦——哼哼哼。”菲娜用一副奇怪的腔调调侃道。

“那么，总之先收下吧。我们语言又不通，如果不收的话恐怕这个家伙会误会的，那样就不好了。”

就在杰斯汀和丝刚要伸手去拿男孩手中的果实时，四周的森林中突然响起了狗的叫声，而且从声音来判断，狗的数量还不少。

但这附近应该没有狗才对。

男孩一下子跳着站起来，把果实放回口袋里，惊恐地巡视着四周。

当然杰斯汀他们的注意力也已经不在果实上了。

蒸汽机引擎的声音、树木断裂倒塌的声音紧接着狗的叫声传来。

男孩想要向没有声音的方向逃跑，可是声音自四面八方传来，而且越来越响，只见他向这边跑跑那边跑跑，最终还是无路可逃。

终于，一群牵着大黑狗的士兵穿过森林出现在杰斯汀一行的面前。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边推倒树木一边轰隆隆开过来的蒸汽战车。

士兵越来越多，将杰斯汀他们团团围住。

“不许动！”

其中一个士兵大喊一声，同时做了一个手势，士兵们一齐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哼哼！找到他了！”

“不过你要记住，最先发现他的可是我的小队。”

“什么呀，不对不对，明明是我的小队嘛。”

从众士兵中传来三个熟悉的声音。

是的，这三个声音的主人，正是杰斯汀和丝在萨尔特遗迹遭遇的那三个坏心眼的变态女中尉——娜娜、早纪还有美绪。

士兵们赶忙整齐地站向两边，毕恭毕敬地给她们三人让出一条通路。

男孩明显害怕极了，他紧紧地抱住菲娜，浑身不停地颤抖。

美绪稍稍扶了扶眼镜，用尖锐的眼神注视着杰斯汀他们说：“呵呵，看来好像多了几个外部因素呢。喂，你们几个，最好老老实实地把那只动物交给我们，不听从命令的话，可没有你们好果子吃哦。”

听了美绪的话，一团怒火立时涌上杰斯汀的心头。

“什么外部因素？什么动物？说话可要适可而止啊。你们这群家伙突然一窝蜂似的聚集过来，到底想干什么？”

杰斯汀愤怒地说完后，他突然感到所有的枪口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一股恐怖感压过了那团怒火，令他的身体瞬时僵硬，无法动弹。

早纪不慌不忙地走向杰斯汀，冷笑着拔出佩剑，将剑尖对准他的鼻尖，用另一只手指着那个男孩说：“人类会长这样的耳朵吗！会长这样的角和尾巴吗！还只会哼哼不会说话，你从哪里看出他是人类来了？”

不知是不是男孩从早纪的语调中听懂了些什么，他整个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

菲娜蹲下身子紧紧地抱住男孩，转头对早纪质问道：“你怎么可以只通过外表来断定他是不是人类呢！”

早纪用蔑视的目光看着菲娜，不屑地说：“什么外表不外表的，搭眼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人类了。不要再说些没用的废话啦，这可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把那只动物乖乖地交给我们，然后就快滚吧！懒得理你们。”

早纪话音未落，娜娜突然仰天大

叫："笨蛋早纪——！"

众人都被吓了一跳，不解地看着她。

只见她按着早纪的肩膀，一边摇头一边说："早纪啊早纪，这是军事机密这件事本身就是军事机密啊，忘记了吗？"

听了娜娜的话，早纪瞪大了眼睛，疯狂地挠着头，嘴里还不断地叨念着"不好不好！完了完了！讨厌讨厌！"好像自己刚才做了一件多么丢人的事一样。

看着早纪的样子，娜娜满足地笑了，然后她将目光转向杰斯汀一行，满足的笑容立即变成了冷笑。

"既然军事机密被你们知道了，那就不能放你们走了。不如你们全力反抗看看吧？那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把你们打成蜂窝，多有趣？怎么样？不挑战一下看看吗？反正间谍也会被判死刑，你们最终都会死，只不过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间谍？你在胡乱说些什么！军事机密？我们知道什么军事机密了？再说刚才明明是你们自己泄露出来的嘛！"

"啊哈哈哈哈！与这些事无关，只有军事机密是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的！"

说罢娜娜向士兵们发布了命令："把这些间谍统统给我绑起来！"

在被这么多的枪口瞄准的状况下，杰斯汀他们是根本无法做出反抗的，而且刚才娜娜都那么说了，他们切实感到了这个变态女人的可怕，所以一个个全都乖乖就范了。

这时，早纪突然把脸凑到被五花大绑的杰斯汀面前，手托着下巴端详着他的脸。

"……你这家伙，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杰斯汀一听吓了一跳，赶紧吐出舌头，朝她做了一个鬼脸。

早纪冷笑着说："算啦，怎样都无所谓。反正你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杰斯汀他们的行李和装备全部被没收，那个男孩则被几个士兵带走了。最后，他们像皮球一样被扔到了军用卡车的车厢里。

车厢里又窄又暗，别说坐垫了，整个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杰斯汀他们感觉身体被绳子勒得阵阵发疼。

而且因为卡车压根儿就没有行驶在公路上的缘故，好像在跳舞似的，他们被颠得七荤八素，不一会儿，身体就青一块、紫一块了。

最气人的是，车厢敞篷被完全放了下来，而且包得严严实实，一点儿缝隙都没有，这车要开往哪里以及现在在哪里他们根本无从所知。

刚开始的时候，杰斯汀他们还对看守士兵发牢骚、提要求以及询问现在要去哪儿、那个孩子怎么样了、那个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要对他做什么等等，可是那个士兵比木头人还要像木头人，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甚至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为了制造空隙趁机逃跑，他们提出了要去上厕所的要求，可是对方的回答是，必须一个一个地去，而且不给松绑，只可以去卡车附近的地方解决，去的时候绳子的一端要系在卡车上……

在这种近乎变态的限制下，别说什

么借上厕所为由制造逃跑机会了，他们甚至都从心底打消了去上厕所的念头，菲娜和丝自不必说，连杰斯汀也选择了忍耐。

虽说这个士兵比木头人还要像木头人，不过他毕竟不是一块木头。当他看到丝因为身体的疼痛抽噎起来时，大概是出于同情心吧，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块毛毯，将丝的身体包裹了起来。

杰斯汀他们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干成，只是在受刑似的煎熬中，迎来了黑夜。他们虽然不知道现在的准确时间，不过可以感觉到夜已经很深了。杰斯汀和菲娜将丝夹在中间，三人靠在一起睡着了。

从被抓住到现在为止，只给他们喝过一点水……

就在他们熟睡的时候，卡车到达了某个地方。几个士兵粗暴地将他们弄醒，好像牵狗似的从车厢里拽出来。从周围掩盖了星光的照明来看，这里应该是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

杰斯汀还没等仔细看看周围的情况，就被拽到了一个建筑物中，建筑物中到处都是由铁栏杆建成的牢房，不用说，这是一座监狱。

菲娜和丝被带到了别处，杰斯汀则被扔进一个牢房中，好在绑在身上的绳子总算是给解开了。

估计菲娜和丝遭遇的也是同样的对待。

杰斯汀抓着铁栏杆大喊："混蛋！放我出去！你们把菲娜和丝带到哪去了！"

让他吃惊的是，这时一个士兵竟然带着丝走了过来，把她与杰斯汀关在了同一个牢房里。

"据说女子牢房那边好像满员了。"

"噗。"

"啊……是吗。那么菲娜呢？"

"在离这儿不远处的一个牢房里。本来我和菲娜是要被关在一起的，不过菲娜偷偷地对我说要我大喊'请让我与我哥哥在一起'，结果，就是这样了。"

"噗。"

看来菲娜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好让丝可以同时知道自己和杰斯汀所在的位置。

"有没有看到那个长角的男孩？"

"完全没有看到。"

"噗。"

丝边说边低下了头，沉默了一会儿后，她看着杰斯汀的脸说："杰斯汀，这里是哪儿？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那些人，真的打算把我们处以死刑吗？"

"噗？"

丝的问题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而不是"接下来我们会怎样"。

虽然杰斯汀确实认为他们这次会真的被处以死刑，不过他决定无视这一点，只回答丝的"该怎么办"这一个问题。

"首先是从这里逃出去！"

"菲娜呢？"

"噗？"

"当然一起！"

"那个男孩呢？"

"噗？"

"当然去救他！"

"方法呢？"

"噗？"

"……"

憋了半天，只有一句"嗯……"从杰斯汀口中冒出来。

他左思右想，仍然没有想到什么好

方法。

“这就是问题。”

丝也凑过脑袋来帮着一起想，可是他们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法。

丝不禁打起了哈欠。

“呵呵呵，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商量着怎么逃跑了？”

一位年轻女性的笑声自牢房外传进来。一瞬间，杰斯汀和丝还以为那是菲娜，不过他们抬头一看，站在牢房前面的，原来是一位女中尉——在萨尔特遗迹的时候，像跟屁虫一样与那个看起来很了不起似的什么缪林大佐形影不离的女中尉。

杰斯汀后背直冒冷汗，因为他突然想起来那时他可是利用遗迹的机关把眼前这个女中尉耍了一把。

她该不会是……

杰斯汀小心翼翼地偷偷注视着她的脸，虽然从女中尉口中听得到笑声，不过她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好像戴着一张面具一样。

女中尉用那张面具脸直直地盯着杰斯汀，静静地说：“没用的，你们根本无法逃离这里。是的，除非你们能够抢夺一辆军用列车。你们将在明天被处以死刑，短暂的生命将会因为你们有勇无谋的逃狱计划而缩短更多的。你们最好还是利用行刑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多找一些快乐吧。”

“你们自己不小心泄漏出什么军事机密，又为所欲为地把我们绑来这里，现在又随随便便地就要把我们处刑啊！你们这群混蛋！恶魔！你们比起帕高的冒险家协会来，还要可恶不知多少倍！”

杰斯汀愤怒地站了起来，两手抓着铁栏杆咒骂着，不过女中尉仍然是那张面具脸。

“我就觉得那三个人肯定又在做一些不知所谓的事了，果然如此吗。”

女中尉的话让杰斯汀感到有点意外，不过眼前这个女子与那变态三人组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根本不在他所关心的范畴，他只是趁热打铁地说：“既然这样那就快放我们出去啊！”

“在军队里，一旦决定了的事是不会再改变的。你们明天将会被处以死刑这件事也一样。”

女中尉边说边观察着杰斯汀。

当然，杰斯汀一听就火了，他开始大骂眼前这个人。

“你这个性格恶劣的丑八怪！”

也许是杰斯汀突然觉得骂如此漂亮的一个美女作丑八怪实在太没有水平，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在接下来的话中没有在美丑方面作强调。

“你们连丝这样的小孩子也不放过吗！冷血动物！铁面皮！杀人魔！啊！我明白了，你是因为上次在萨尔特遗迹被我们暗算的那件事一直怀恨在心对吧！那个时候你们不是也说要杀了我们吗！我们要想办法逃跑是理所当然的吧！”

女中尉什么也没有说，表情也没有一丝变化。

她默默地靠近牢房，在与杰斯汀之间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突然拿出警棒通过铁栏杆之间的空隙刺向他的胸口。

“呃——”

杰斯汀捂着胸口，痛得蹲在了地上。

“不、不要紧吧，杰斯汀！”

“噗噗！”

丝跑了过来，担心地看着蹲在地上以一脸痛苦表情不停呻吟的杰斯汀。

女中尉俯视着他们两人，加重语气强调似的说："总之你们是无法逃脱的。除非使用军用列车……如果即使这样你们仍然认为你们能够逃脱的话，尽管试试看。"

说完这句话后，女中尉带着她的那张面具脸走了。

"杰斯汀，你怎么样了？"丝好像要哭出来似的说。

"噗？"

杰斯汀偷偷地斜着眼看到女中尉走远后，扑哧一下笑了出来。

丝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看着他，心想刚才他的头部并没有受伤啊……

"……哈哈哈，不要紧的，不用担心，丝。比起这个来，你快看看那是什么。"杰斯汀坐在地上，指着牢房外面的地面说。

这是他刚才因为疼痛而蹲下身时猛然发现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

丝顺着杰斯汀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牢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在闪闪发光——那是一把银色的钥匙。

"哈哈，这一定是刚才那个女人打我的时候掉下的！"

杰斯汀趴在地上，肚皮紧贴着地面，他把胳膊透过铁栏杆的空隙用尽全力伸出牢外，想要拾起那把钥匙，可惜的是他只能用指尖刚刚碰触到它而已，不但没有拾回来，反而把它碰得离牢房更远了。

"可恶！就差这么一点点。"

"对啦，噗伊！你去把它拾过来！"丝兴奋地大叫道。

"噗噗！"

丝想通过铁栏杆之间的空隙把噗伊塞出去，但空隙稍微窄了一点，噗伊被卡住了，它立刻抗议似的大叫。

"噗——噗噗！噗——噗噗！"

"如果你在山上时没有那么贪吃，明明应该是可以穿过这里的。噗伊，我告诉你哦，如果我们没法逃走的话，你可再也什么都吃不到了哦！"

"噗噗噗噗噗！"

丝的这句话引起了噗伊的大爆发。

砰的一声，噗伊穿过了栏杆，飞到了牢房外面。这除了多亏噗伊惊人的爆发力外，大概与它自中午以来就什么都没吃也有关系。

"噗——噗——"

噗伊看着丝扑闪着眼睛，似乎是在说："怎么样，我已经成功出来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什么奖励啊？"

"噗伊，你先去把那把钥匙拾起来！"

"噗！"

噗伊飞过去，开始用力咬那把钥匙。

"不对不对！把它拿到这边来。"

"噗。"

听到丝的命令，同时由于那把钥匙一点儿也不好吃，噗伊放弃了继续"啃"它，将它叼到了杰斯汀他们面前。

"干得好！噗——伊，你真了不起！过会儿我请你吃大餐，一定让你吃个够！"

杰斯汀边说边接过噗伊口中的钥匙。

"噗……"

噗伊好像因为自己忙活了半天却什么也得不到而有些不满。

杰斯汀把安慰噗伊的任务交给丝，

自己则匆匆忙忙地用钥匙打开了牢房的大门。

“真的打开了，太好了！嗯……丝，快出来吧！一个人也没有！全是一群粗心大意的家伙，那个女中尉也是个呆子。她那完全就等于是在跟我们说‘你们只要偷一辆军用列车就可以逃脱’嘛。不过也得好好感谢感谢她的‘呆’才行，要不是她‘送’我们这把钥匙，我们还出不来呢。”

“不过，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有呢？”

“噗！噗！”

“现在可是半夜三更啊，大概他们都在睡觉吧。”

“啊，这样说起来，的确是这样呢。”

“噗！”

丝刚从卡车上被“卸”下来、带进牢房那会儿，因睡眼惺忪而没大搞清楚状况。

杰斯汀和丝蹑手蹑脚地来到关着菲娜的牢房前，菲娜看到他们后显得非常吃惊。不过，她并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直到走出牢房，她才小心翼翼地轻声问道杰斯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杰斯汀把刚才发生的事对菲娜作了一番简短的说明。

“那个牢房和这个牢房的大门都可以用这个钥匙打开，这一定是一把万能钥匙，像当时在船上使用的那把一样！嘿嘿嘿！那个呆子真是留了件好东西给我们，谢谢啦，呆瓜女。”

“……听起来还真有点儿难以置信，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从牢房里出来啦。无论多么微小的机会我们都要充分利用并生存下去！我们接下来当然是……”

“去救那个男孩对吧？不过，他会在什么地方呢？话说回来，他是不是真的在这里还是个问题。”

“嗯，真希望他跟我们一样也是被带来这里了呢。要不然，我们就真的毫无办法啦。”

杰斯汀和菲娜说到这里时，一旁的噗伊闹腾起来。

“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噗伊！你在吵什么啊，安静点啦！万一引来了士兵怎么办。”

丝拼命地想要制止噗伊，不过它还是闹个不停。

“难不成……噗伊是要告诉我们那个孩子的下落……吗？”

“这种事啊，说到底也只能是‘难不成’。”

杰斯汀和菲娜互相对视着笑了。

不过……

“丝，你先放开噗伊看看。”

丝放开了抱着噗伊的手，只见噗伊赶忙扑扇着两只大耳朵似的翅膀飞到了天花板附近的通风口处。

“噗噗噗噗噗！”

看来噗伊的意思是要大家跟着它爬到通风道里。

由于杰斯汀他们也没有其他别的线索，所以决定姑且先跟着噗伊去看一看再说。

“……原来噗伊的目的是这个呀。”

杰斯汀他们跟着噗伊所到达的地方，是一间在牢房不远处像仓库似的屋子。

他们被没收的行李和装备就放在这里。当然，那些加工的食人鸟肉也在。

噗伊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逮到一块就不由分说地大口吃起来。

不过这次杰斯汀他们没有资格说噗伊是贪吃鬼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一样，况且他们如饿狼扑食般的吃相还没有噗伊来得可爱。

饿得瘪瘪的肚子总算鼓了起来，而且又拿回了行李和装备，这都是噗伊的功劳。

“噗伊这个贪吃鬼，这次真是帮了大忙了。”

杰斯汀他们吃饱喝足了，噗伊也变回了贪吃鬼的身分。

“噗！”

“真的呢。丝，原来噗伊的鼻子这么灵敏啊。”

“其实我也没想到它的鼻子会这么好用。”

“噗，噗，噗，噗。”

噗伊将那块食人鸟肉吃得一点儿也不剩，它眨巴着水灵灵的眼睛望着丝想再要一块，不过可惜的是，备用食物已经全部被吃光了。

这时杰斯汀好像突然想到了些什么，他坏笑着向噗伊问道：“喂，噗伊，你还没吃饱对吧？”

“噗噗！”

“我记得中午的时候，你的确是很想吃果实来着，对吧？”

“噗噗！”

“这里没有果实给你吃，不过那个男孩……还记得他吧？那个男孩一定还拿着那些果实。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到时候我就拜托他也分给你吃。……所以，你能感觉到那个男孩的气味吗？”

迄今为止，他还从没有让噗伊做过如此复杂的事情。

不过噗伊好像听懂了杰斯汀的话，它又飞向了通风口，于是他们也紧紧地跟上了它。

途中路过这个基地的厨房时，噗伊自然是吵闹着要去吃个够。众人一齐劝阻它也不见效果，最后没办法，杰斯汀他们偷了一些火腿、罐头之类可以保存的食物，并对噗伊说过会儿找到那个男孩后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噗伊虽然还是有点不甘心，不过也终于答应先去找那个男孩了。

经过厨房又在通风道里爬行了一段距离后，他们终于到达了长角男孩所在的地方。

那是一间非常宽阔的屋子，屋里装满了照明灯。屋子中央有一个巨大的铁笼。

是的，不是牢房。

那个男孩就好像一只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他紧紧地蜷缩着身体，躺在笼子的一角。

一个盛着食物的盘子直接放在地上，也没有勺子等餐具，似乎是在喂狗一样。食物好像没有被动过的样子。

杰斯汀他们仔细确认四周没有其他人之后，才从通风道里爬出来，向男孩走过去。

男孩听到有人走了过来，吓得蜷缩得更紧了，不过当他看清那些人是杰斯汀他们后，猛地站了起来，用手抓着铁笼的栏杆用力摇晃。

“喂，我们来救你了。”

“&#$*=！”

男孩说了一句话后把手伸向了杰斯汀。

杰斯汀定睛一看，他的手中拿着的，仍然是那三颗小果实。

噗伊迫不及待地凑过嘴去，刚想要吃一颗的时候，男孩却唰的一下把手缩了回去。

“这个过一会儿再说。现在我们必须先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

杰斯汀边说边用肢体语言给男孩作说明。

在旁边调查铁笼的菲娜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

“这个铁笼竟然没有门！不过，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开它。杰斯汀，你也帮忙找找看。”

“好！”

菲娜注意到，从屋子中央的天花板中伸出来的几根粗粗的钢索吊在这个大铁笼的顶部，看样子似乎只要把这几根钢索向回拉就可以吊起这个笼子。但怎样才能把钢索收回去呢？按理说，肯定应该在某处有控制它的按钮或机器才对……

他们两人开始分开寻找这个控制机械，这时杰斯汀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本手册，他拿起来翻看了一下，发现里面夹着一张这个基地的导航图。杰斯汀想起了以前菲娜教给他的冒险知识，为了过一会儿能够顺利一点儿逃脱，他把这张图折了折，放进了口袋里。

“&#$*=！”

另一方面，男孩向着留在铁笼前面的丝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并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吃果实的动作，他急得满头大汗，眼泪都好像快要流下来了。

“我明白了，我吃我吃。我吃就是了，不要着急。”

“噗噗！”

丝从男孩手里拿过一颗果实放在了口中。

噗伊又再次凑了过去要吃一颗，可是男孩也再次唰的一下缩回了手。

“噗——！”

那果实吃起来感觉像坚果。

“蛮好吃……哎……？”

“噗？”

“呃呃？这是什么——！”

“噗——？”

“&&？”

“呃——！呃——！呃——！”

杰斯汀和菲娜看到丝的样子不大对劲，赶紧跑了过来。

“丝！你怎么了？”

“丝！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果实？快，还能不能吐出来？”

丝呃呃的怪叫着，似乎在拼命向外吐的样子，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吐出来。

“##&&？##&&？”

男孩好像也非常担心的样子，不停地询问她。

这时丝的脸上突然挂满了吃惊，她瞪大了眼睛看着男孩说：“刚才你说什么？再说一次看看。”

“##&&？%#$&。&#$*/=——”

“丝？你……不要紧吧？”杰斯汀和菲娜看到丝有些怪异，担心地看着她问道。

丝兴奋地向他们转过脸来，“我能听懂他的话了！自从刚才吃下那颗果实后，就突然能够听懂他说的话了！”

“哎？真的吗？竟有这种事。”

“那太好了，我也吃一颗试试看。”

杰斯汀赶忙从男孩手中拿过一颗放进嘴里。菲娜也半信半疑地吃下一颗。

"……好——涩——！"

吃起来就好像在吃栗子的内皮磨的粉似的，涩得吐不出舌头，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果实竟然是这种味道。

果实在嘴里瞬间融化，这股涩味也顺着喉咙扩散到胃里。虽说喉咙和胃感觉不到味道，但他们却切实感到胃好像被谁像拧毛巾似的拧了起来。

这种感觉让他们觉得很不舒服，想要吐出些什么，但是却和丝一样，什么都吐不出来。

"#*%%……吗？喂，能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刚才那些难受的感觉突然消失了，同时，杰斯汀他们也变得可以听懂男孩说的话了。

"……嗯……"

大概事情来得太突然，杰斯汀一时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的确可以听懂男孩说的话了。

其实男孩说话的语言并没有改变，只不过，他所说的话好像在自己的身体内发生了同时转换一样，变成了自己的语言。

男孩见双方语言已经可以相通，于是用手指着屋子的一角急切地说道："在那个角落里有一个微型控制台，你们按最右边那个按钮这个铁笼子就会被吊起来！"

"好！明白了！"

杰斯汀跑过去，如男孩所说按下了最右边的按钮。

咯咯啷啷！

钢索在向后回卷，整个铁笼被慢慢吊起，下方出现了空隙。

男孩躺在地上，从那里侧身翻滚出来。精神头儿看起来还不错。

"我叫莱姆，跑出村子玩时，突然被那些家伙们给抓住了。之后我总算是找到机会逃了出去，可是在森林里又遭到了那些木头怪物的袭击……妈妈和哥哥都说外面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过大哥哥、大姐姐你们都是非常好的人啊。"

"你叫莱姆是吗？我叫杰斯汀。你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为什么要捉你？话说回来，你到底是什么？你的那只角还有那耳朵和尾巴是怎么回事？"

"我是从一个名叫鲁克的村子来的。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捉我，我也不知道。他们简直就好像知道我会跑出村子，一直在等着我的出现一样。大哥哥你们为什么会被抓住？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菲娜见他们好像还打算再互相继续追问下去，于是插话打断了他们，"那些话过会儿再说吧，我们必须先逃离这里才行。……莱姆，等逃出这里后，我们再慢慢细谈。"

"我明白！不过请稍微等我一下！"

莱姆突然又钻回铁笼里，只见他端起刚才连碰都没碰的那个盛着食物的盘子，一口气吃了个精光。

"要逃走的话，必须先填饱肚子才行！"

"就是这种气势！我叫菲娜，多多关照。"

"我叫丝，这是噗伊。"

"噗。"

四个人将手叠在一起，发誓一定要逃离这里。

通过那张基地导航图，杰斯汀他们找出了军用列车的停泊位置，但他们却搞不清楚现在到底是在哪儿。

而且，他们为了躲避士兵的耳目，决定尽量使用通风道移动，当然，通风道的线路导航图上也是没有记录的。

不过，通过来回的移动，他们终于渐渐弄清楚了现在所处的位置，并大体推测出了军用列车月台的方位。

不知又走了多少弯路之后，他们终于看到月台和列车的影子隐隐约约出现在前方，而通风道也在这里走到了尽头。可能因为月台是独立建筑，通风道没有与这边互相相通。

“从这里开始，我们必须用跑的了。”

杰斯汀首先跳下通风道，然后接下丝和莱姆。

菲娜最后跳了下来，当她的双脚刚刚着地的那一刹那，一道耀眼的强光突然射过来，刺得杰斯汀他们几乎睁不开眼睛。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强烈的灯光，与普通照明灯的光芒完全不在同一等级上。

杰斯汀眯着眼将目光望向强光的源头，他看到这光芒是从一台好像将一门大炮加粗了一圈儿似的机械中发出来的。而那台机械的周围，站着一群排列整齐的士兵。

“啊哈哈哈哈哈！真是愚蠢！我明明警告过你们犯人凡是有任何反抗都可以当场立刻处死的。”

“就是嘛，如果你们老老实实地呆在牢里的话，本来至少还可以活到明天的。”

“不过呢，最近太忙了基本都没有去打猎，这样不是正好吗？不如我们三人来比赛吧，看看谁捕获的猎物最多。”

因为太刺眼而看不清楚说话人的样子，不过这确实是那三个女中尉的声音。

在这危急关头，杰斯汀他们突然听到背后传来当的一声轻响，同时前方传来玻璃被打碎的声音，射在他们身上的强光也随即消失了。

不仅如此，整个基地的照明也在瞬间之后全部消失。

女中尉三人组和士兵们慌乱起来。

“他们还有其他帮手！”

“难道他有枪吗！”

“赶快拿备用的灯来！”

“基地内有入侵者？”

女中尉和士兵们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已经分不出谁是谁。

杰斯汀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逃跑的大好时机。

菲娜小声地喊道：“跑吧！”

“好！”

“了解！”

“噗！”

“明白！”

菲娜边跑边继续补充道：“遇到敌人时不要与他纠缠，一切以逃跑作为第一目的！”

“向那边跑对吧！”

莱姆说着说着已经跑到了一行人的最前面。看来他的体力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脚上功夫非常不错。

杰斯汀和菲娜一人牵着丝的一只手，来补充她速度上的不足。

士兵们当然也都一窝蜂似的追来，由于这里的地形和路线他们已经非常熟悉，眼看着离杰斯汀他们越来越近。

情况对杰斯汀他们来说显得很不利。

不过越是这样，越不能停下脚步，



哪怕只是一秒钟。

这时传来女中尉其中一人的喊声：“不要开枪！这是上面的命令！不然有可能会打中自己人！”

听到这句话，杰斯汀感到稍稍安心了一点。

莱姆已经领先众人很大一段距离了。他刚要回头催杰斯汀他们再快一点儿时，突然感到面前冒出来三个人影——是女中尉三人组！她们不知通过那条近路绕道了杰斯汀一行人的前面。她们恶狠狠地盯着莱姆，摆出一副杀鸡似的架势。

不过这次莱姆没有害怕惊慌，只见他轻盈的身体一跃而起，对准其中一人的脸正中来了一个飞踢，大概莱姆的行动太出乎女中尉的意料，她措手不及，没能躲开，精心装扮的脸上立时多了一个漂亮的脚印。而且莱姆顺势踩着她的脸，从其头顶上越了过去。

这个光荣受赏的女中尉是娜娜。

“可恶的畜牲！你竟敢……！”

气急败坏的娜娜破口大骂，猛地转身要去追莱姆，可是这时莱姆已经跑得不见了踪影。她愤愤地放弃了追赶莱姆，转过身来与其他两人排成一线，再次摆出杀鸡的架势，等着前方不远处迎面跑来的第二波小鸡——红毛鸡、绿毛鸡以及紫毛雏鸡。

虽说杰斯汀和菲娜的脚上功夫也不错，不过因为他们同时还拉着丝……更何况现在他们完全相当于抬着丝在奔跑，因此他们无法使出莱姆那样的飞空技。

说时迟那时快，三人和一只虽然事先没有经过任何商量，但凭着近来这段共同冒险的日子培养出来的默契，实现了一次精彩的配合——当跑到三人组面前时，杰斯汀和菲娜松开拉着丝的手，分别对三人组站在边上的两人使出了滑铲，丝则敏捷地从站在中间那位女中尉的胯下嗖的一下穿过，女中尉条件反射似的低下头要去抓丝时，噗伊则对着她的脑门来了一个莱姆一样的飞踢。就这样三人和一只几乎同时越过了三人组的防线，冲到了她们的身后，这时噗伊飞

回丝的头上，杰斯汀和菲娜再次牵住丝的手，飞也似的向前方跑去。

当三人组回过神来转身去追他们时，他们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黑暗中。

杰斯汀他们听到身后传来三人组的放声大骂，所幸的是并没有听到枪声。

终于跑到月台上了！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到一辆军用列车附近，这里灯火通明，杰斯汀他们仔细巡视了一下，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人，更加值得庆幸的是，好像特地为他们准备好了似的，列车的燃料炉里，熊熊的红色火焰烧得正旺呢。

杰斯汀立刻坐上了驾驶座。

这时菲娜发现有人追了过来，她赶紧施放火之魔法牵制住他们，头也来不及回就问杰斯汀：“你会驾驶吗？”

“从没驾驶过，不过看别人驾驶过！”

杰斯汀边回答边拉动了面前的控制杆。汽笛声呜呜响起，可是列车仍然丝毫没有前进。

“以前在帕姆的时候，杰斯汀也曾擅自跑进列车的驾驶室乱弄一通，结果最后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噗噗。”

这种情况下丝竟然还可以不慌不忙地向菲娜诉说杰斯汀以前的糗事，并不是这个小女孩胆子大或脑子迟钝，而是因为她只要与杰斯汀和菲娜在一起，就觉得什么都不可怕。

“这种玩意儿，不就只有‘跑’和‘停’嘛！这些控制器，除了控制它开动停止之外，不会有什么其他功能的！”

“这样的话，我也来帮忙！”

听了杰斯汀的话，莱姆也跑到驾驶台前面乱动一通。就在这时……

哐当……

刚开始还感觉不到列车到底是不是在运动。

哐当、咕咚、哐当、咕咚……

列车猛地一晃，开动了起来。

“莱姆，那边就交给你了！我来添加煤炭！”

杰斯汀刚把铁锹拿在手里时，丝的喊声传了过来。

“杰斯汀！士兵越来越多了！”

这时列车的速度还没有提起来，一群士兵，还有那已经怒不可遏的三人组，从后面哇啦哇啦地叫嚷着追了上来。

光靠菲娜的魔法已经无法牵制他们了。

“杰斯汀！拿满满一铁锹煤炭来！对着他们用力撒出去！”

“好！”

杰斯汀虽然不知道菲娜想干什么，不过他毫不犹豫地按照菲娜的指示采取了行动。

菲娜一定是想到什么好方法了！

就在杰斯汀撒出煤炭的同时，菲娜用尽全力对准煤炭施放出火之魔法。

燃烧着的煤炭之雨降落在月台和士兵们的身上。瞬间将这附近变成了一片火海，士兵们也顿时乱成了一团。

在这期间，列车的速度不断地提升。

哐当当当、咕咚咚咚、哐当当当、咕咚咚……

列车冲破月台和基地的大门，向着黑夜的世界驶去。

不过，这时仍然有士兵追上来。

“既然这样，我们再来一次！”

杰斯汀说着就要去锄炭。

“危险！”

突然菲娜扑向杰斯汀，把他推倒在地，自己则压在了他的身上。

杰斯汀感到菲娜的长发柔和地扫过自己的脸颊，鼻子可以闻到菲娜身体的味道。

两人的脸从来没有如此靠近过，杰斯汀一时愣住了，只是呆呆地仰望着菲娜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庞。

咚！

一个东西碰到了车厢的内壁，定睛一看，那是一颗子弹！

“杰斯汀，不用管他们了，赶快给燃料炉添加煤炭！我们应该可以甩掉他们。”

“明、明白了。”

杰斯汀慌慌张张地从菲娜的身体下方退出来，颤抖着手拿起铁锹。

菲娜也站起身来，向外面巡视了一会儿，然后与杰斯汀一起向燃料炉里添炭。

如果不及时添加燃料的话，蒸汽机车的速度就会减慢。

列车的速度眼看着越来越快。士兵们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终于可以稍稍喘口气了。

杰斯汀仍在机械似的添炭。丝在一旁注视着他。

“杰斯汀！你的脸好红！”

“噗噗！”

“丝，你、你在说什么！我才没有！”

“嗯？杰斯汀你好奇怪，你在慌张什么？我没胡说哦，你的脸确实通红通红的嘛。”

“噗？噗。”

“是、是吗。我没事儿。啊，对啦，菲娜。”

“怎么了？”

“这里交给我好了，我现在觉得我一直干到早晨都没问题。你先带着丝和莱姆到后面的客车室去休息吧。”

杰斯汀想赶快脱离这个窘境，不过他的提议招来丝和莱姆的一致抗议。

“哎——？我不要，我想留在这里！”

“噗噗——！”

“我也是，我也来帮忙！”

菲娜平静地对他们两人说：“听话哦。想想看，过会儿如果我们都累了，谁来添炭？所以，我们先去休息，过会儿再来接他的班。好啦，走吧。”

其实刚才杰斯汀说那番话时根本没有考虑得这么深刻，不过菲娜她们以另一种考虑方式接受了，倒也正合他的意。

“是——！”

“噗。”

这时莱姆的肚子咕噜噜地叫起来。

“我……有点饿了。”

“没问题，我们刚才在基地里拿了许多食物出来。”

“我、我要吃！”

“噗噗噗！噗噗噗！”

“我们去那边吃吧。杰斯汀，你行李包里的食物我也拿过去了。这些留给你，过会儿饿了就吃。累了的话过去叫我。”

“好！这里交给我了！”

“那么，辛苦啦。”

说完，菲娜带着丝和莱姆向客车室走去。

杰斯汀继续不停地向燃料炉里加着炭。四周虽然不断回响着蒸汽机械的隆隆声，不过已经不像刚才那样那么骚乱了，他也终于可以梳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曾经假装过恋人，还曾被别人误认为是新郎新娘。在冒险途中又与菲娜睡在同一个帐篷里，只不过一直都是丝睡在我们中间。菲娜是专业冒险家，是我需要好好学习的前辈，同时我们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可是，在刚才那么紧急的状况下，我竟然……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她……

菲娜活泼开朗，人又长得那么可爱，如果说喜欢，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子。不过，总觉得一直以来所谓的“喜欢”，大概只是双方合得来，“喜欢”玩在一起的感觉。在此之前，对菲娜大概也同样是这种感觉。可是，刚才的那种感觉却与此不同……她确实是一位女孩子……呵呵……好奇怪的想法，不过，怎么说……我刚刚确实第一次感到她是一位女孩子……是“异性”……

话说回来，刚刚那只不过是因为情况紧急我们才靠得那么近，也不是我的错，菲娜也好像一点儿都不当回事……虽然我很希望她能再在意一些……这样说起来，不知为什么，怎么总有一种自己做了什么错事的感觉？唔，真的是这样吗……哎呀！越想越乱……

不想了，先去吃点东西再说……

杰斯汀，十四岁。

帕姆曾经的孩子王，从此刻开始，将逐渐向一个真正的大人蜕变。

“玲，那个亚人的孩子成功逃走了吗？”

“是的，缪林大佐。全部与预定计划一样，亚人的孩子带着我们给他准备好的导航图、食物、以及军用列车，向雾之树海的方向逃走了。虽然慌乱中有人无视命令擅自开枪，不过他好像并未受伤。”

“很好。只是，你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向我汇报呢？”缪林表情严肃地说。

他的话显然使得玲有些惊慌失措。

“非、非常对不起。我擅自让由娜娜中尉、早纪中尉、以及美绪中尉所逮捕的三位普通民众与他一起逃走了。实在抱歉，因为我觉得只凭那个孩子自己的话，也许会被中尉们再次抓获……”

“你的判断没有错误，只凭那个孩子自己的话确实逃不出那几个中尉的追捕。另一方面，她们所报告的被捕民众为间谍这件事也无凭无据，难以令人相信。估计又是因为她们自己失误而不慎将军事机密泄露，所以为了推卸责任才这么说的吧……不过即便如此，你也不可以这么独断独行。万事事前必须先跟我商量，这是规定！如果你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即使是你我也会按军法来处置。”

“非常抱歉。”

缪林看着面带愧色、诚惶诚恐的玲，严肃的表情变得缓和下来。

“而且，如果是我认可的作战，即使失败了，那也是我的责任，到时是不会追究你的过失的。”

“非常感谢。”

缪林看看眼前这位做事认真的玲中尉，又想想把违反规定不当一回事、只会耍小聪明推卸责任的中尉三人组，不禁苦笑起来。

这位做事成熟稳定的玲中尉，年龄

仅仅只有十五岁。中尉的地位和工作是非常沉重的，然而这位少女却可以不管任何任务都竭尽全力并出色的完成。

缪林向玲投去温柔的目光。

“话说回来那三个中尉还真是让人头痛呐。她们不管做什么事都会做过头。连对那个亚人的孩子，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她们都会做到那种地步。果然，要她们做我的左右手是不可能的。”

“是。”

缪林的脸恢复为刚才那种作为长官的表情。

“在天亮时，派出飞空部队追击他们，有三点：一，必须要他们察觉到有追兵在追击他们。二，只可做佯攻，千万不可让他们受伤。三，一架一架地将机体撤回，要保证正好在到达雾之树海前全部撤回。如此一来，那个亚人孩子肯定会逃回亚人村。在之前首次发现他的地方设下伏兵，等那孩子一进入森林后就开始跟踪。在确定亚人村的具体位置、确保通路之前，绝对不可以让对方察觉到。玲，如我刚才所说，去安排吧。”

“是，我马上去安排。”

玲向缪林敬了一礼后离开了他的房间。

缪林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昏暗的夜空，轻轻叹了一口气。

——亚人吗。早纪她们直接称呼那个孩子为动物呢。

呵呵。如果她们知道我的母亲也是亚人的话，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如此着迷呢?

这是绝对不可外传的，加雷尔军的最高军事机密。

三人组将违反命令擅自开枪之罪理所当然地推给部下，返回兵舍后在她们的专用休息室内逍遥自在地大饮大醉，互相用自己已经咬字不清的嘴发着牢骚。

早纪抱着酒瓶像吹喇叭似的大饮一口，然后开始大声数落起不在现场的玲的不是来。

“你们评评理！玲她明明只说不可射击那只动物，又没说不能射击那些间谍！我们只是对那几个间谍开了枪而已啊！这是玲的联络失误！说起来，那个开枪的部下却因此进了监狱，真是不值得呀！”

这里必须纠正一点，当时开枪的只有这三个女中尉。

另一边，娜娜手里虽然握着酒杯，不过她却在用手指蘸着酒喝。她同样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就是就是！吧叽吧叽。难得我抓来的间谍，都让她给放跑了！吧叽吧叽。你们看着吧！虽然不知道那只狐狸精是怎么迷惑大佐的，吧叽吧叽。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亲手撕下她那张狐狸皮来擦屁股！吧叽吧叽……”

美绪在一边小口小口地喝着酒，显得很文静。不过她所喝的酒竟然是三人里面最烈的！她说话的声音不大，可是内容就……

“咕！娜娜！你抓来的那几个间谍，跑啦。咕！我双手赞成，给玲一点颜色瞧瞧！咕！那个小女人，肯定隐瞒了什么事情！咕！下次放些自白剂到她

的食物里，咕！让她全——部招出来！咕！哈哈哈！她会说些什么呢？好期待！咕！”

“哇哈哈哈哈哈！”

三人一起齐声大笑。

就这样，她们哇啦哇啦的一直饮酒到天亮。

即使这样，第二天早晨她们还能抱着昏涨的头脑去指挥作战，而且指挥得还很不错。看来她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尉也不是浪得虚名。

玲为了更好地实施缪林的作战计划，她作成了指令书，然后奔波于基地四处，一边准确果断地下达命令，一边还担心着菲娜的安危。

菲娜，实在对不起。

你是我最珍贵的人，我不能见死不救。

可是，也许我把你引上了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也说不定。

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不要再与那个亚人的孩子扯上任何关系。

……这是不可能的呢，你实在太善良了。

菲娜，你找到了非常不错的朋友呢。

一群非常有朝气的朋友。

我是多么希望以你的姐姐的身分认识他们啊……

菲娜……

没有教给你任何东西就离家的我。

即使你亲自去找我，也没有与你相见的我。

即使你被捕了，也没有出现在你面前的我。

然而我却无法告诉你，我这么做的原因。

即使你不会原谅我也没有关系。

甚至即使讨厌我也没有关系。

请你，忘掉我吧。

我不想连累你。

因为你是……最珍贵的。

第十一章 军用列车

军用列车疾驶在漆黑的荒野中。

在蒸汽机械的噪音中，杰斯汀独自坐在驾驶室里吃着火腿。这是从军事基地逃走时，顺手在基地的厨房中拿走的“土产”其中的一种。

吃着吃着，杰斯汀想起了远在故乡的莉莉。

这是他自出外冒险以来，第一次回忆起莉莉还有帕姆的事情。

——嗯……味道比起妈妈店里用的那些来差远了，甚至新帕姆那些满是香辛料的都比这个好吃。那帮军人，平时就吃这种东西度日啊。

没想到他对免费偷来的东西牢骚还蛮多。

杰斯汀的家——海猫亭，被誉为帕姆第一美味的食堂。

他还住在家里时，就经常半夜三更

偷偷溜进店里的厨房，偷一些火腿啦、奶酪等来当夜宵吃。对于正值生长发育期的男孩子来说，深夜会感到肚子饿倒也是正常现象。

不过即使杰斯汀再小心翼翼，每次当他在享受自己偷来的食物时，莉莉都一定会出现在他的身后，接下来，不用说自然是莉莉直冲脑门的托盘攻击。

“杰斯汀！不准拿店里的东西吃，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会明白？如果肚子饿了就跟妈妈说，我来给你做夜宵！难道说你讨厌妈妈亲手做的菜吗？”

“好痛！”

杰斯汀两手抱着脑袋，对莉莉解释道：“妈妈做的菜当然是帕姆第一！我每天吃都吃不够呢。”

这并不是奉承，杰斯汀确实从内心里真真切切地这样认为。而且每次吃饭的时候，他确实也总是吵着要再加一碗、再加一碗，直到最后吃到心满意足为止。

听了儿子的话，莉莉只是好像已经听腻了似的摇着头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要屡教不改地偷吃店里用的食物？”

杰斯汀挠着头嘿嘿嘿地笑了。

“这是不一样的。半夜三更偷偷溜进事发现场，在黑暗中寻找火腿、奶酪，然后大口大口地吃得来的战利品，这对男人来说，是浪漫。希望您老能了解……”

还没等他说完，莉莉的托盘就又再次打在了他的脑门上。

“什么男人的浪漫！”

就在不久之前，杰斯汀每天还过着这种冒险游戏似的日常生活。

之后他潜入离家只有约半天路程的萨尔特遗迹冒险时，见到了一位名叫丽蒂的少女的幻象，受到她的指引，杰斯汀踏上寻找阿伦特之旅。

途中，他结识了开朗的美少女冒险家菲娜，之后因邻家女孩丝的突然出现而不知所措。三人在一起经历了漂流船事件、抢婚事件后，决定一起去冒险。

然后三人来到了多姆遗迹，再次见到了丽蒂，因丽蒂的提醒，他们决定去挑战世界尽头。

到此为止，杰斯汀所度过的还是充满惊险刺激的普通冒险生活。

可是在那之后，他们在森林里救助了一个头上长角的男孩，而且这个男孩不知为什么正在被军队追捕。结果，连同他们三人一起都被抓进了监牢，更莫明其妙地被判了死刑，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

当然不能在监狱里乖乖地等死，他们费尽周折抢夺了这辆军用列车，逃离了基地。

于是现在，总算是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才在这里吃着这顿简单的夜宵。

——真是难吃。在家里时，是不是那种也许会被妈妈逮到的紧张感和被发现时的托盘攻击，像新帕姆的香辛料一样，变成了一种调味剂了呢?

虽说可以喘口气了，但现在还不是可以完全放松的时候。不过可能因为最近发生的事太多，杰斯汀折腾了一天一夜大概也累了，同时也有可能是因为感到独自出门在外的艰辛了吧，他竟然完全陷入了回忆之中。

而当一个人专心致志考虑什么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声音往往会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这不……

“杰斯汀，你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入神呢？”

不过，赌上男人的尊严和冒险家的荣耀，丝毫也不可以露出被惊吓的神色！

杰斯汀成功留住了自己的“魂”和“魄”，不过被压抑的身体总要表现出一点什么。结果，他红着脸嘿嘿嘿地笑起来。

“没、没什么。菲娜，你还没睡啊？这里交给我好了，放心吧。”

菲娜脸上露出明朗的笑容，她蹲下身子坐在了杰斯汀的旁边。

“我马上就回去。过一会儿他们醒来了，如果我和杰斯汀都睡了，会很不放心呢。不过，我有点事儿想先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如果是几个小时以前的杰斯汀的话，他应该马上就会说出这句话吧。

可是，经过那次“突发事件”之后，开始渐渐向大人转变的现在的杰斯汀，却远远没有思考得那么简单——这里蒸汽机械的声音那么吵，我们要想谈事情的话，要么互相像吵架似的大喊，要么就得把嘴凑到耳朵边上才行。菲娜会选择哪一种方式呢？而且她要跟我商量什么事情呢？还特别挑这种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该不会是……啊？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感到脸上在阵阵发热？不好！如果被菲娜发现了……怎么办？不行！必须先转换注意力，可是该怎么办？啊，对了！我还拿着半块火腿嘛，吃点东西也许就不要紧了……

想到这儿，杰斯汀赶紧把手中的火腿放到嘴边，狠狠地咬了一大口。

没想到这个红毛小子一下子就变得这么敏感起来。

这都要拜那个“事件”所赐，而那个“事件”现在在杰斯汀的记忆里是这样的——刚从军事基地逃出来时，一颗子弹向我射来，菲娜为了保护我，一下子将我推倒在地，她的身体顺势压在了我的身上。在那一瞬间，菲娜顺滑的长发、柔软的身体、幽幽的体香使我身体内一种未曾有过的感觉苏醒了。

很明显，杰斯汀将几个小时之前发生的那个“事件”在意识中作了彻底的美化。

别的不说，首先“幽幽的体香”这点就绝对是不可能的。想想也知道，刚刚在多姆遗迹里与牛龟大战了一场，之后就被军队抓住，捆绑着经过半天的折腾后押进了监狱，然后又在通风道里爬来爬去，用尽全力摆脱了士兵的追捕才踏上这辆逃离的列车，不是一身汗臭就不错了，哪儿会有什么“体香”呢。

可是就连杰斯汀自己也搞不清楚，即使是现在，他仍然总觉得有一种花香似的气味从菲娜的身体里散发出来。他虽然很想凑上鼻子好好地闻一闻，确认一下自己的嗅觉到底是否还正常，但，现阶段的他还不可能对菲娜做出这种事来。

“杰斯汀？”

一旁的菲娜眨着双眼不解地看着他，杰斯汀也感到周围的气氛变得很奇怪，但他仍然还没有做好直视菲娜的准备，为了不使空气的氛围和自己的行为变得更加奇怪，他只好直直地盯着手里的火腿，机械似的说：“商、商量事情？现在吗？”

菲娜把嘴巴凑到了杰斯汀的耳朵边

上。杰斯汀感到心脏在怦怦直跳，不过他仍然在心里不断地对自己重复做着解释——这里实在太吵了，必须这样做才能听清楚……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最重要问题——在哪里下车。”

期待了半天，从菲娜口中说出来的却是这句话，杰斯汀感到有些失望，不过他也觉察到菲娜所说问题的重要性，慌乱的内心稍稍安定了下来。

“啊……这样说来，铁轨就只有这么一条线呢。”

归根到底，蒸汽列车也只是一种必须在轨道上面行驶的机械罢了。

杰斯汀边说边向菲娜转过脸去，没想到菲娜的脸离自己出乎意料的近，他不大不小地吃了一惊，同时感到自己的脸又开始发热起来。

菲娜目不转睛地看了杰斯汀的脸一会儿，突然天真烂漫地笑了。

杰斯汀感到心跳在急剧地加速。

“哈哈哈！杰斯汀，你现在满脸黑得像炭一样！”

听了菲娜的话，杰斯汀整个人儿唰的一下放松下来。他深呼了一口气，撅起嘴来反驳道：“什么嘛！还说我，菲娜你也一样啊！满脸通黑。”

“啊，果然是这样？我也很想洗洗脸啊，可是又没有那么多的水。”

“嗯？这可是一辆蒸汽列车啊，为了产生蒸汽，应该存有好多水的。”

“哎？真的吗？在哪在哪？”

菲娜激动的一下子翻身转到杰斯汀的前面，膝盖和双手着地，伸长了脖子，眨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杰斯汀的脸，迫不及待地问道——看来她已经忍耐了好久了。

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菲娜的正脸，杰斯汀又感到害羞起来。

“嘿嘿嘿。”

“什么嘛！你笑什么啊？”

菲娜皱起眉头，表示不满。

莫名其妙的笑声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的。

“可是，在这种时候还那么在意自己的脸干不干净，菲娜也真是……”

“……一个女孩子呢。”——在这句话说出口之前，杰斯汀猛地停住了。

果然，他对自己开始认识到菲娜是“女孩子”这件事，仍然非常在意。

“嗯……唔……我是说，我也是第一次开这种蒸汽列车，所以，车里的水是不是可以用来洗脸，我也不大清楚。你看，那边那节车厢，是不是就是专门的供水车厢呢……”

杰斯汀支支吾吾地想要转移话题。

“杰斯汀，你好奇怪。”菲娜看着杰斯汀慌慌张张的样子，边笑边说。

“是、是这样吗？”

菲娜没有再理会杰斯汀，她站起身来，若无其事地走到驾驶座的旁边转来转去。

“什么嘛，真是的。”杰斯汀一边嘟囔着，一边将最后的火腿吃下肚里。

菲娜好像在驾驶座的下面发现了什么，她伸手把它抽了出来。

“呵呵！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嗯？”

“你看你看。”

杰斯汀嘴里咀嚼着火腿，走到菲娜旁边。

菲娜将手里的东西展开，那是一张

地图似的东西。因为驾驶室里只有一盏微弱的灯光，两人必须头碰头地靠在一起才能看清上面记载的内容。

这的确是一张地图，而且上面还标明了这辆列车的行驶路线。

菲娜用手指顺着路线对杰斯汀说：“如果说这条南北走向的线代表的就是这条铁路的话，那么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沿着世界尽头，横贯艾伦西亚大陆的铁路。那么这一端就是那个军事基地，而另一端，也就是终点，是加雷尔军港。照这张图看来，军港离新帕姆最近了，但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那里等于自寻死路。所以必须在到达那里之前找个合适的地方下车……嗯……你看这里怎么样？多姆遗迹东侧……只是，我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呢？一点儿眉目也没有。”

“这个问题，交给我好了。”

“哎？杰斯汀你知道吗？”

“嗯。我对铁道啦蒸汽机车啦是非常感兴趣的。在帕姆的时候，我与一个经常来店里的司机混得挺熟，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你看，这张图里，记着很多数字吧。供应站的编号、倾斜度、路程距离，还有标准速度所用的时间。在供应站的水塔上，应该就记着那个供应站的编号！”

杰斯汀自豪地挺起胸膛，用手指挠着鼻尖。

这也难怪，这是他自从与菲娜相识以来第一次站到了老师的立场上。

“可是，供应站里应该会有士兵留守吧？”

“一般都是无人式的。”

“是吗？嗯，如果万一有人的话，我们到时候再想办法。总之我们先逃回新帕姆，然后再想办法阻止加雷尔军的为所欲为。”

菲娜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一句大言不惭的话。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们这样的普通民众对许多事情了解得太少了。

加雷尔军虽然不是政府的正规军队，但却是吉尔财团——这个势力甚至已经超越政府的巨型企业的私立军队。而且最近加雷尔军也已经得到了独立权。不过现阶段，在形式上它仍属于政府的管理范畴，换言之，政府的管辖之地等同于加雷尔军的管辖之地。

因此，除非杰斯汀他们进入新帕姆的自治圈，否则连日常行动都困难，更别说什么讨伐加雷尔军这样的事情了。

听到刚才菲娜的话，杰斯汀抄起胳膊，似乎有点不满地说：“男人的尊严和冒险家的荣耀，是不允许我做出这种东躲西藏的行为的。”

菲娜耸耸肩，调侃道：“呵呵呵！既然这样，那么刚才你就应该留在基地里，与那群军人奋战到底。不过呢，我可不认为白白送死这种行为是冒险家的荣耀。”

杰斯汀嘿嘿嘿地笑起来。

“杰斯汀大人可没有时间与那三人组还有那个呆子中尉玩过家家。还有，不管怎么说那些家伙也是女人。我身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么可以对女人挥拳呢。有资格当我的对手的，只有世界尽头和阿伦特！”

“说得对！那我们尽快了结这次的事，然后去挑战世界尽头吧！杰斯汀！”

“好！”

菲娜突然双手按住杰斯汀的肩膀，

心情激动地注视着他的眼睛。

“怎、怎么了？”

“一提到冒险相关的事情，你的眼睛就会变得像水晶一样，特别漂亮。”

杰斯汀瞬间愣住了。

“菲娜的眼睛也晶莹透澈，非常漂亮。”这句话在杰斯汀的身体里不停地徘徊，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这一刻的时间好像停住了似的，直到永远……

“杰斯汀，菲娜——早上好……你们在干什么？”

“噗——噗？”

“怎么了？你们在吵架吗？”

斯和莱姆从客车室走过来。丝好像还没有睡醒，用小手不住地揉着眼睛。

不经意间，外面已经渐渐亮起来了。

菲娜向杰斯汀投去一个坚定的笑容，然后松开了按着他的手。

她走到丝和莱姆跟前，弯下身子。

“你们醒了啊。不用担心，我们没有在吵架。想吃点什么吗？”

菲娜话音未落，莱姆和噗伊就迫不及待地喧闹起来。

“我什么都行！从不挑食。”

“噗噗！噗噗！”

“呵呵呵！那么，我们回客车室吃吧？”

“我想在这边吃，好吗？我想仔细看看这些东西。”

说着，莱姆已经坐到了驾驶座上。

杰斯汀在一旁点点头，同为男孩子，他非常了解莱姆的心情。

“可以是可以，不过不要乱动哦。”

“明白。”

莱姆嘴上这么说着，其实他已经在摆弄着那些器械了。

丝虽然对机械什么的不感兴趣，不过她也表示希望在这边吃早餐。

“我想与杰斯汀一起吃。大家一起在这边吃好吗？”

“噗噗！噗噗！”

噗伊扭动着小小的身体，在丝的头顶上边吵边转圈圈，他这次应该不是在跟丝学舌，估计是在说“在哪边都一样啦！饿死我啦！”吧。

“呵呵！既然这样，那我去客车室把行李拿过来，你们稍等一会儿哦。”

说完菲娜向客车室走去，丝看到她走出驾驶室后，转身一本正经地向杰斯汀问道：“杰斯汀，你要和菲娜结婚吗？”

“噗？”

“啊？突然之间胡说些什么呢！”

“可是，刚才你们不是正要交换誓约之吻吗？”

“噗？”

“啊？不是不是！你想错了。我很忙，不要打扰我啊。”

杰斯汀慌慌张张地拿起铁锹，背对着丝，开始一个劲儿地向炉里加炭。

“吻？那是什么？”莱姆不解地问道。

“两个人嘴对嘴！”

“噗！”

莱姆眼睛瞪得圆圆的，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他才自言自语似的说：“长老曾说过外面的人都很恐怖，果然……”

“恐怖？为什么？‘吻’这种事不是很平常吗？即使双方不是恋人，打招呼时、睡觉之前有时也会‘吻’的啊。

不过就是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吻脸颊罢了。对啦！刚才你睡觉之前，菲娜不是也吻过你吗？”

“噗噗噗。”

莱姆好像终于弄明白了“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情一下子放松下来。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互相打招呼啊。”

他的脸稍稍有点泛红，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菲娜‘吻’我时，我还以为她要咬我一口尝尝我的味道呢，那时还稍微有点害怕。不过我想，好心帮助过我的菲娜应该不会吃我的吧，所以就小心翼翼地装睡，结果不知不觉就真的睡着了。”

“啊哈哈哈哈哈！”

杰斯汀听到身后丝和莱姆的谈话，忍不住扔掉铁锹捧着肚子大笑起来。

莱姆脸红红的，赶紧跑到他前面去解释道：“我那时真的只是稍微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害怕而已！”

杰斯汀觉得好笑的是莱姆把菲娜的吻误认为要尝他的味道这一点。不过，莱姆却认为他是在嘲笑自己是胆小鬼。

看来杰斯汀的笑声实在很容易被人误解呢。

“不是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比起这个来，莱姆，我有好多事情想要问你呢。我先多添些炭，等会儿吃饭时我们边吃边聊。”

杰斯汀虽然刚刚吃了一块火腿，但看来还没有吃饱。

“好！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也有许多事情想要问你们。”

这时，菲娜抱着行李慌慌张张地从客车室跑过来，脸色都变绿了。

“不好了！外面有些奇怪的东西正在追赶我们！不过我敢肯定那不是妖怪。”

“什么！”

杰斯汀疾步跑到窗边。

窗外除了一片渐渐变得明亮的荒野和前方正在转弯的铁轨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

“在哪在哪？”

“噗？”

“什么也没有啊？”

“喂——！丝！莱姆！不要把脸探出窗外！”

杰斯汀边大声喊着边跑到另一侧的窗边。

这边也一样，什么都没有。

“杰斯汀！在天上！”

“什么——？”

“哎——在哪儿？”

“噗——噗？”

“什么？”

好奇的丝和莱姆这次直接把整个脑袋都伸到了窗外，透过蒸汽列车冒出的烟雾，仰望着天空。

他们看到在还没有完全明亮起来的天空中，漂浮着五个三角形的大影子。准确来说，这五个不明物体并不是浮在天空中，而是在与蒸汽列车同一速度、向着同一方向飞行中。

这时，隐约看到其中一个影子上有几个小影子飞落下来，瞬间，列车左右两边爆炸声轰然响起，烟尘滚滚，而后这些烟尘在一刹那间就消逝在后方。

爆炸引起的冲击让杰斯汀摔了一个屁股蹲儿。

“怎、怎么回事？”

“那些怪东西正在轰炸我们！”

杰斯汀看到离自己不远处，菲娜为了保护丝和莱姆，正将他们两人压在自己的身体下，一起伏在地上。

“那些怪东西是加雷尔军的飞行器！真厉害！好吧！看看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的火之魔法厉害！”

杰斯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时，却被菲娜制止了。

“你们躲在这里不要乱动哦。”

菲娜对丝和莱姆说完这句话后，起身站起来，面向杰斯汀说：“那么高的地方，魔法是攻击不到的！”

“哎——这样啊。”

杰斯汀还没有试验过自己的魔法到底可以攻击多远。

“杰斯汀，再加更多的炭，甩掉它们吧！”

“没用的，蒸汽列车的速度根本比不过飞行器！”

果然，关于机械方面的问题，杰斯汀要更专业一些。

杰斯汀和丝所出生的地方——帕姆，是一座蒸汽机械工厂林立的工业城市。

那里通往各处的铁路数量繁多，也有大型的港口，每天来往各地的蒸汽船只络绎不绝。

城市里居住着许多机械工和军人，平日经常有一些休假中的加雷尔军士兵在街上闲逛。

飞行器的相关情报似乎是军事机密，其实普通市民最初是无从得知的，不过在人口众多的帕姆，难免人多口杂，各种小道消息的传播速度可谓惊人的快。就像飞行器这个所谓的机密，不知何时甚至已经成了帕姆市民的共识。当然，这些都是基于传言和想象诞生的产物，至于一些具体的情况仍然只掌握在一少部分人的手里。

杰斯汀关于飞行器的知识，便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此时，飞行器的第二波轰炸袭来了。

轰鸣声震耳欲聋，身体因剧烈地冲击而颤栗。

杰斯汀和菲娜不得不伏身趴在地上。

被爆炸的爆风卷起的碎石冲破玻璃像下冰雹一样降落在驾驶室里，杰斯汀感到后背被打得阵阵疼痛。

“这样下去的话，即使万幸没有遭到直击，列车也有可能要脱轨了！到那时列车会散架的！”

菲娜在一旁大喊着，而杰斯汀听到她的话后，脑子里却闪过了一个想法。

“对！就这样！我们自己来把列车拆散！”

“啊？为了减轻重量提升速度吗？”

“不对！如果把客车车厢卸掉的话，他们就会搞不清楚我们到底留在了哪边，这一招绝对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主意不错，干吧！丝，莱姆，你们也来帮忙！”

驾驶室所在的车头至客车车厢之间，分别是燃料储藏车厢和供水车厢。

它们之间的连接部分，是露天式的。

在前往客车车厢途中走到这个露天连接处的时候，杰斯汀下意识地向外一望，猛然看到了不远处高高露出云层之上的世界尽头。他顿时吃了一惊，不过定睛一看，世界尽头其实仍在很远很远的远方，它脚下的云层则是雾之树海的大雾。大概是因为其太过巨大，所以才造成了刚才的错觉。

此刻，正值初升的朝日翻越世界尽

头之巅，冲向天空之时。

可惜的是，现在却不能停下来好好地观赏这一壮丽的景色。

伴随着第三波轰炸造成的冲击，杰斯汀他们跑到了列车车尾部。

他们打算首先拆散最后一节客车车厢。由于他们全部都是第一次接触列车的连接器，所以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操作才对。

在乱弄一通、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后，他们终于把连接器打开了。不过经过这一次实践，他们也基本掌握了连接器的拆卸方法。

最后一节客车车厢分离而去，可是里面还站着一个人，那是……丝！

菲娜赶紧挥出鞭子将丝缠住，“丝！抓紧鞭子！”

然后她将鞭子用力拉回，丝的身体浮在了空中，这时噗伊用小脚紧紧地抓住丝的衣领，用尽全力扑扇着大耳朵翅膀，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噗伊的努力发挥了作用，不过丝总算是平安地回到了大家的身边。

“不知能否顺利地骗过他们……”菲娜面带不安之色仰望天空喃喃自语道。

就像是为了消除菲娜的不安一样，这时其中的一架飞行器脱离了队伍，掉头向后方飞去。

“这次虽然成功了，不过估计最多就只能骗他们这一次。如果再卸掉一节客车车厢的话，他们就会知道我们并不在刚才被卸掉的那节客车车厢里了。”

菲娜的这番言论让杰斯汀愣了一小会儿。

“菲娜也真是的，太多虑了吧？”杰斯汀有点不屑地说。

“我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瞎操心哦。首先设想到最坏的情况，并牢记心中，这可是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之一啊。”

杰斯汀嘿嘿地笑了，笑容里只有一半是表示赞同的意思。

“啊！我明白了！”莱姆突然大叫一声。

“莱姆，你突然明白什么了？”

由于刚才卸掉了列车最后的车厢，所以现在列车的尾部空空洞洞，没有任何阻挡视线的东西。莱姆站在这里，饶有兴致地望着不断流向后方的铁轨，“怪物的原形，原来就是这个！那时我听说大雾外面有一只巨大的怪物在暴走，为了亲眼看看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怪物而离开了家，结果刚离家就被军队抓住了。没想到我现在竟然就站在‘怪物’上。”

听完莱姆的话后，杰斯汀和菲娜几乎同时向他提出了问题。

“莱姆，你是从雾之树海来的？”这是杰斯汀。

“莱姆，这么说，这辆列车会途经你的村子附近啦？”这是菲娜。

莱姆各看了看他们两人的脸，然后对两人同时说：“是——的！”

“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是从世界尽头的另一边来的呢。”

杰斯汀的话语里带着几分失望，不过在一秒钟之后，他想到了一个自我感觉不错的提议。

“这样的话，不如我们去莱姆的村子看看吧！”

“哎？莱姆的村子可是在雾之树海之中啊，我们还没作任何准备呢。”

“不要紧的！莱姆一个人不是也通

过树海了吗。”

莱姆的脸上顿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和我一起去的话，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了。”他完全承包下了导游员这个工作。

“既然这样的话，在此之前我们就继续拆开列车，给敌人造成混乱吧！”

“杰斯汀，如果再拆车厢的话，就等于告诉敌人我们现在还在这边了哟。”

“管他呢！每拆一节车厢，起码都会让他们为这次我们会在哪边而烦恼吧，这就够了！不过在到达雾之树海后，我们要换乘到被拆下的那节车厢里。只要燃料炉里还有煤炭，蒸汽列车就不会停下来。就算那些军人前来调查最后拆下来的那节车厢，估计那个时候我们早就进入雾之树海了。”

“迄今为止，凡是涉足那个树海的人，可是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来的喔。”

“哎——那正好啊。这样那些军人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来追我们了，不是吗？而且，我们不是早就打算去挑战树海了嘛。”

“我这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啦。我也很想请你们来我的村子玩啊。”

“那么，就这么决定了！”

“也好，现在来看也只有这么做了。”

列车没有受到炸弹的直击，也没有脱轨，一直昂首阔步地向前行驶。

杰斯汀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拆掉一节车厢，而这时也必然会有一架飞行器掉头返回。当列车到达树海附近，与树海平行而驶的时候，飞行器已经全部都消失了。

而且幸运的是，这时树海的大雾弥漫到了荒野中来，将列车几乎完全隐藏起来。

不过为了预防万一，杰斯汀他们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先将燃料炉填入足够的煤炭，然后走进客车车厢里，拆开连接器。最后，他们共同目送着这辆陪伴他们度过一夜的列车消失在茫茫的浓雾中。

杰斯汀一行等失去动力的客车车厢自然停止后，探出脑袋谨慎地巡视四周，没有发现任何追兵。他们跳下车来，跟随莱姆走进了雾之树海。

第十二章 雾之树海的鲁克村

杰斯汀出生、成长的故乡帕姆，也是一个雾很多的地方。

由于那里本身就靠近大海，海上的湿气经常经由海风吹到陆地上来，造成大雾。不过自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工厂和烟囱如雨后春笋般地自大地滋生出来，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日复一日不停排放的蒸汽和烟雾，令这个本来湿气就很重的城市变得更加潮湿，帕姆用石头铺成的道路，每天夜里都好像下过小雨一样。

雾之树海的大雾，与普通的雾不同。

今天天气非常晴朗，来这里之前可以那么清楚地看到世界尽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现在正值正午时刻，太阳理应正高挂当空，普照大地。

可是这里的雾却并没有因为太阳的出现而驱散，而且身在雾中，连太阳的位置都无法确定。

另一方面，大雾之中却也不似暴风雨来临之时那样昏暗，无论何处都是富含光芒的白白一片。

不用说别人的脸庞，甚至连自己的双脚都无法清晰可见。

杰斯汀他们刚进入树海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大雾的馈赠——全身变得湿漉漉地宛如落汤鸡。

他们四人手牵着手，慢步前行，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稍不留神就会迷失对方。

菲娜从行李中拿出一个木头人火把，可是除非一直对其不停地施加火之魔法，否则根本无法持续燃烧。

“咕阿嚏！”

“噗噗噗！”

可爱的丝打了一个可爱的喷嚏，大概全身湿透，有点着凉了。

杰斯汀感叹地说：“这个雾可真厉害啊！这里总是这个样子吗？”

“是啊。”莱姆不假思索地说。

“是吗……真是太潮湿了。”

“是吗？我倒觉得森林外面太干了，我刚到外面时，还以为正在闹旱灾呢。”

“我觉得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进入这里的冒险家没有一个人生还的原因。不过莱姆，你一个人竟可以穿越这个雾之森林，实在太厉害了！你是怎样做到的？”

“我啊，有这个！看！”

莱姆边说边拿出一颗小果实，放在手心里。杰斯汀他们一齐头碰头地凑到莱姆的手跟前，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这个是……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杰斯汀挠了挠头，看了看身旁的丝和菲娜。

“这个是‘驱雾果实’，我当时就是靠它走出森林的。”

“这个……必须要吃下去吗？”

“噗，噗噗噗！”

噗伊似乎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但丝却露出十分厌恶的表情。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昨天夜里，莱姆曾给杰斯汀他们吃过一种果实，虽然吃了那颗果实后，不可思议地变得可以听懂莱姆所说的话了，但那颗果实在是超级超级难吃，甚至难吃到让嘴都变歪了。

而现在眼前这颗果实，从外观看起来与昨夜那种果实非常相似。

“这个不需要吃下去。这种驱雾果实的用法是，与水一起将其嚼碎，他就会在口内转化成为一种看不到的不知什么物质，然后只要向着大雾吹气就可以了。我做给你们看看你们就会明白了，在这里稍等我一会儿。”

莱姆说完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接着某处响起一阵“吧萨吧萨”的声音。

杰斯汀感到有些担心，于是大声喊道：“喂——！莱姆！你在哪儿？”

“我现在就要做给你们看罗！瞪大眼睛哦！”莱姆的声音自杰斯汀的头顶传来。

顺着声音找去，杰斯汀看到莱姆正站在树枝上，向空中探着身子，翘着嘴在吹着些什么。

他在干什么呢——杰斯汀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他突然意识到“从刚才起已

经可以看到莱姆”这一点了。

菲娜手里拿着那根已经被湿透的火把，仰着头不可思议地望着莱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这一带的雾渐渐变得更薄了。杰斯汀他们的周围，是一株株枝叶茂盛的大树。

大雾以莱姆为中心，眼看着散去消失。

最终，视界范围之内的雾全部退去，明亮的太阳高高地挂在蔚蓝的天空中，洒下刺眼的日光。

“哼哼哼！怎么样？吓了一跳吧！我们一族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大雾中制造道路的。”

从树上爬下来的莱姆，面对满脸震惊的杰斯汀他们，鼻子翘得老高。

“真厉害啊。怎么得到这东西的？”

莱姆不好意思地笑着挠了挠脑袋，然后带着杰斯汀他们向森林深处走去，走到雾还很浓的地方就用刚才同样的做法解决。

“嘿嘿嘿！我们村子正中有一颗驱雾大树。托这颗树的福，大雾完全不会跑到村子还有农田里来。而且，当我们去森林里狩猎时，还可以像刚才那样，使用它的果实。”

“这么说来，能让人语言相通的果实，也有它的母树罗？”丝满脸带着期待的表情问道。

“噗噗？”

“克姆努克之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枯萎了，现在只有长老的家里还保存着几颗果实。”

“哎？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那些果实来种新的树呢？”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总之，这种果实本来只有长老才可以吃。当时我离家时，只是认为它可能非常美味才偷偷带出来的，没想到你们会觉得它那么难吃。不过，这样一来，不管谁的话你们就都能听懂了。其实直到我遇到没有长角的人类之前，都不明白这种果实到底有什么用。”

“那么，噗伊那一份……应该没有吧？本来还想如果连噗伊的份都有的话，就可以和噗伊说话了……”

“噗……”

噗伊好像明白了没有自己的份这个残酷的事实，显得有些悲伤。

“克姆努克之果是一种让吃下它的人可以听懂别人话语的果实，所以，如果噗伊真的能够说话的话，你就应该已经听得懂了。我被关在基地的铁笼里时，那些士兵们大概觉得我不可能听得懂他们的话，在我面前说了好多话呢。像称呼我为动物、亚人啦，还有……对啦！他们连那个铁笼打开的方法都说了，我当时就默默地记到脑子里啦。”

“干得不错嘛，莱姆。

“噗。”

被丝这么一表扬，莱姆显得很高兴。

杰斯汀这边，也有好几个问题一直就想问他了。

“莱姆，关于世界尽头，你都知道些什么？还有，你知不知道曾经来挑战世界尽头的冒险家们最后都怎么样了？”

“你们就那么想进入世界之中啊？”

“啊？”

莱姆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耐烦，他面露恨意地说：“那座墙壁的对面，是一

群既不会变老，也不会生病的，身上长着光之翼的人所住的世界吧？可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干了坏事，于是就被他们一脚踢出来了，对吧？”

“哎？是……这样啊。”

杰斯汀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认为墙壁的这一边是世界，对面则是世界之外。可是莱姆的看法却完全相反。

“莱姆，你再说得详细一点。”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我也从没有遇到过亲眼见过墙壁另一侧的人。长老的话都是骗小孩子玩儿的，不过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到了村子后就去问问长老看吧，不要期望太高哦。对啦！我听说在我出生之前，经常在森林里发现没有角和尾巴的人类，不过在发现他们时他们好像都已经死了，大概是因为迷了路吧。我们从他们的行李中发现了地图，从那时起，我们才知道原来森林之外还有人类居住。”

“真的没有一个活着翻越那座墙的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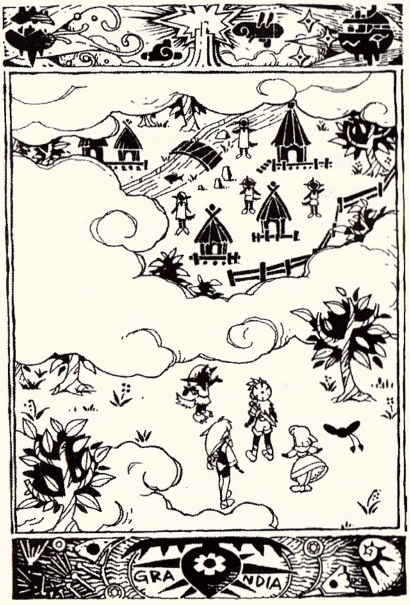
“不知道。不过没有驱雾果实的话，想穿越森林首先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说森林里还有好多危险的动植物呐。”

杰斯汀也深深地感到，今天若没有莱姆，自己现在大概已经成为森林的肥料了吧。

莱姆所住的村子名为鲁克。

村子里的村民全都长着角和尾巴。

在杰斯汀他们一行人刚刚进入村子时，莱姆就迎来了一顿非常严厉的训骂。



将训骂的内容作个简单的概括，既是莱姆未经允许偷走了贵重的克姆努克之果和驱雾果实，并擅自带着它们离家。最后不但把这些果实随随便便就送给了外人，更胆大妄为地把那些外人带回了村子……

莱姆被他的父母带走了，而这时招待杰斯汀他们的，正是莱姆曾多次提到过的这个村子的长老。

长老对他们解救莱姆、并将其安全送回村庄一事，表示诚挚的感谢。

“今夜，诸位是我们隆重的客人，首先在此表示欢迎。明晨，我们将护送诸位走出森林，诸位当可返回诸位之世界。之后，请诸位忘掉这个村庄的事情。”

虽然彬彬有礼，但言语里却充满冷

淡的寒暄后，长老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家里。但接下来的，就是令人郁闷的外出禁止。最后，连长老自己也离开了房间。

“真是的，难得来到这里，却……啊，好无聊。”

“噗噗。”

不只是丝，杰斯汀也因为事情有些出乎意料而感到不满。

“难道说我们做错了什么吗？可恶。”

“杰斯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想想看，我们对他们来说是几个没有长角和尾巴、而且身分不明的外来人啊。他们会如此警戒，也是可以理解的。”

“话虽如此啦，不过至少希望长老能与我们说说话嘛。”

“如果在老朽可以述说的话题范围之内，老朽定将如实奉告。”

不知何时长老已经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几位端着食具的小姑娘。

不过，小姑娘们摆好食具后，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看来正如菲娜所说，她们在惧怕这几位没有长角的外来人。

就这样在一片沉静中，杰斯汀一行的欢迎会开始了，只是除了客人外，主人只有长老一人。

看着面前这一桌丰盛的菜，杰斯汀和噗伊已经除了埋头狂吃之外没有别的其他杂念，丝也对一些自己从未见过的菜不停地发出啧啧赞美之声。

终于，菲娜首先开口了，她小心翼翼的问道长老：“您……害怕我们吗？”

“嗯，害怕啊。不过也同时非常感谢你们。至少，我对你们将莱姆平安带回来这件事所表示的感谢，不是在装模作样。”

“为什么要害怕我们呢？”

“理由有许多。单单因为你们身体的样子便感到惧怕的村民也不在少数。虽然在传说中人类的形态有好几种，不过年轻人一般都把传说当作童话。另外，有些人深信森林之外是恶鬼们所居住的地方。那座墙壁是为了把恶鬼们隔离世界才建造的，而那时我们的祖先却在世界之外残存了下来……”

“呼、呼呼！”

听到长老的话，杰斯汀赶忙咽下了口中烫嘴的食物。

“长老！在我们那边，都说那座墙就是世界的尽头，它的另一边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在你们这里，墙的那边才是世界，对吧？我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才来到这儿的。”

“我们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传说，很长也很难懂，我仔细给你们进一遍，你们听好了——在很久以前，世界范围内住着许多形态不尽相同的人类，他们在精灵和后背长有光之翼的光翼人的带领下，不会衰老，也不会生病，幸福的生活着。但是有一天，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杀死了一位光翼人，夺走了他的光之翼。可是，这对光之翼在被夺走不久就发生了骤变，它化为黑暗，不断扩散而去。凡是这黑暗所到之处，包括一棵小草在内的所有生命都会消逝。这时，其他的光翼人们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墙壁，将黑暗封闭在其中。可是那时，我们的祖先也被关在了墙壁的内侧。祖先们为了逃离不断扩大的黑暗，最后逃到了墙壁边缘，这时已经无路可逃。他们在绝望中大声呼救的时候，一位光翼人出现

在他们的面前。这位光翼人扯下自己的一只羽翼，交给了祖先们。这片羽翼化作白色的大雾，将祖先们包围在其中，帮助他们逃离了黑暗的侵蚀。可是，在这一片大雾之中，祖先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他们只好再次向光翼人求救，光翼人扯下自己的另一只羽翼，交给了祖先们。这支羽翼则化作为一棵可以驱散浓雾的大树，大树的上面结满了同样可以驱散浓雾的果实。就这样，祖先们生存下来了。而失去了双翼的光翼人，从天空坠落在村庄中。从此，他成为了守卫村庄的光神大人。不知经过了多少岁月，黑暗已经渐渐地消失而去，不过大雾、驱雾大树及其果实仍然一直存在着，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生活在这个地方。”

长长的故事讲完了，长老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后说：“虽然不知道你们那边都有些什么样的传说，不过我们的这个传说绝对是最正确的。”

“嗯——与莱姆所说的有点不同。”

“刚才我也说过了，现在的年轻人都拿传说当童话故事，并没有怀着真挚的心情仔细聆听。”

“我们那边也有许多许多的传说，可是所有的传说中，关于那座墙壁的事连只字片句都没有提到。直到墙壁被发现之后，才慢慢地出现了墙壁的另一边是一片虚无这样的说法。不过我坚信，墙壁的那一边至少有一个叫做阿伦特的地方，因为这是阿伦特的丽蒂直接告诉我的，而且她还说，‘如果想知道全部的答案，就来阿伦特吧’。我们想去阿伦特，你知不知道关于阿伦特的一些什么事情？”

“我从没有听说过阿伦特这个地方。”

“那么，墙壁那边是一个幸福的世界是从哪里……”

“没有人亲眼见过墙壁对面的样子，所以没有人知道那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而且，如果现在那边仍然是一个富饶而幸福的世界的话，为什么墙壁没有消失？不仅如此，这边世界的黑暗早已消失，为什么墙壁的高度反而在不断增加？”

“哎？怎么回事？”

“每一代长老都会将墙壁的高度刻在光神大人的石碑上。由历代的记录来看，墙壁的高度确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增加，包括现在。”

这时门外突然一阵骚乱，一个成年男性村民门也没敲就叫喊着闯进了村长家里。

“不好了！大批没有长角的人类，手持武器骑着怪物闯进村子里来了！”

男子接着用手指着杰斯汀他们，愤恨地说：“肯定是这些家伙们给他们带的路！”

杰斯汀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叫道：“这是误会！我们根本没做过那种事情！”

长老、菲娜还有丝也都站了起来。

“……杰斯汀，我们被人跟踪了。看来加雷尔军的最终目标是这个村子！”

这样说来，这次的基地逃离大作战，确实有许多蹊跷的地方——那个呆子中尉，不但特意说出了逃跑的方法，还掉落了牢房的钥匙。追踪而来的飞行器所实施的轰炸攻击，也没有一次正中蒸汽列车，就当是那么近的距离来看，

的确是不可思议……

杰斯汀感到怒火中烧，不过比起施以奸计的加雷尔军，他更气如此简单就中了敌人暗算、并给别人带来麻烦的自己。

“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来帮忙！”

男子无视杰斯汀的话，转头对长老说：“长老！我们不应该让这群家伙们进入我们的村子！现在还不迟，杀了他们吧！”

“你在说什么？我们不是敌人！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长老对激动过度的杰斯汀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稍安勿躁。

“不要再争论了。莱姆给你们吃的克姆努克之果，本来是只有长老才能吃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村子里能够听懂你们说话的只有我和莱姆。不过由于莱姆和你们的原因，让整个村子陷入了危机这件事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说完长老转头面向男子，做出了干脆利落的指示。

“把这几个没长角的人类作为我们的人质，先留着他们的性命。青年团陪同女子和孩子潜入森林，利用大雾彻彻底底地切实保护他们的安全！驱雾果实直至接到信号为止不准使用！老年团留守村中，保护驱雾大树和光神大人！把我的指示传达给大家！”

男子飞出了屋外，长老回头再次面向杰斯汀他们，严肃地说：“我们也不想对你们使用暴力，能老老实实听从我的指示吗？”

他们都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一起跟着长老走到了屋外。

眼前的光景让杰斯汀不禁愣住了。

巨大的飞行器漂浮在天空中。飞行器射出的强光照亮了整个村庄，在这片光芒中，许多看起来好似水母似的东西从飞行器上垂落下来。

“是降落伞！”

降落伞与飞行器同样都是加雷尔军的军事机密之一。

不过在杰斯汀所生活的帕姆，早就有了飞行器模型、玩具降落伞之类的商品。

杰斯汀以前还曾用床单亲手制做过一把降落伞。他使用这把降落伞从屋顶上一跃而下，结果扭伤了右脚。可是他放着受伤的右脚不管，再次爬上屋顶进行了第二次降落挑战，这次则扭伤了左脚。

杰斯汀仍不死心，他吵着要去看真正的降落伞。这么乱来的他理所当然地被莉莉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最后还被关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里。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文/陆玛　编/夜蓝



骑士精神

——《超级马里奥》同人

角色姓名发音对照

马里奥（Mario）——真理绘　　碧奇（Peach）——桃子

路易（Luigi）——留依　　库巴（Koopa）——九羽

“喂！姐姐，快过来看这个啦！”

栗色短发的少女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兴奋地向刚刚走进教室的另一名女生招手。

两人有着相似的容貌，只是“姐姐”显得稍为成熟些，头发也略微长过自己的妹妹一点。

“搞什么嘛，留依，马上就要上课了……呵。”被称为姐姐的少女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边小声碎碎念边从妹妹身边走过，好像并不打算理会她。

不过妹妹留依马上抓住了她的胳膊，“就看一下嘛，这个，绝对是现在最准的呢。”

她说着指了指桌上的一本书，粉红封面上印着“奇迹的预言书——占卜你今日的运势”和一堆闪闪发亮的星星图案。

“拜托……”对留依沉迷这种东西而感到十分无奈的姐姐，立即又产生了马上逃开的冲动。

“真的真的，相信这一次嘛！听说F班的绫香就是照书上的说法去做，然后就……嘿嘿。”留依完全不在意自己姐姐的感受，自顾自地翻开书页，“好啦，看我来一个——”

“名字、名字……真·理·绘，生日，9月……”自言自语和纸张摩擦的声音持续了几秒，然后停下了。

“姐姐，快看快看！这就是你近期的恋爱运势哦！”留依把脸凑近书页，紧接着皱起了眉头，“不过，好像不太妙呢。”

摸不着头脑的真理绘也俯下身去，随着留依的手指默念书上的一行小字：

“危机·最新的情敌出现，而你的恋人开始摇摆不定，稍有疏失的话，感情可能

会发生变故，请小心为上……这是什么啊？”

最令人吃惊的是，预言中确凿无疑的口气就像是已经知道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而完全不像其它占卜中说的那样模棱两可。

“可是，它说的‘恋人’究竟是谁啊？”

“嘿嘿……”留依暧昧地一笑，“这就是说，桃子姐姐可能会移情别恋呢。”

真理绘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

“不过，我会支持姐姐的！一定要加油……哎唷！”一记手刀砍在留依头上，打断了她的滔滔不绝。

“别乱讲，给我老老实实地准备上课。”真理绘丢下这句话就匆匆跑回了自己的位子。

留依吐了吐舌头，目光落回到书页的最下端。

“噩运·就算横刀夺爱，也会落得一场空，请勿轻举妄动。这一句又是在说谁呢？运气真的很差耶。”

与此同时，在不远的走廊里，有位身材高挑的女生用力揉了揉因为刚打了两个喷嚏而隐隐作痛的鼻子，抱怨着：“可恶，又是谁在说我的坏话啊？”

以上，是某个清晨发生在这所女校中的一个小插曲。

下课铃声过后是午休时间。

真理绘没有去吃午饭，而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发呆，占卜书上的那句话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真是的，我干嘛和小孩子一样，为了那种没头脑的预言而心神不宁啊？”

虽然这样劝慰自己，但她的心里还是没法平静下来。

“都怪留依，没头没脑地说那种话。桃子……”想到这里，红潮又出现在了真理绘的脸上。

桃子和真理绘姐妹从小就是邻居，不仅是好到不能再好的朋友，而且巧的是一直在同一所学校念书。

想起三人第一次见面时不过才四五岁，桃子穿着粉色连衣裙，一副小淑女的扮相，而这对假小子姐妹则身穿背带裤、戴着小圆帽在草地上滚来滚去玩得不亦乐乎。

直到今天，桃子还偶尔会拿这件事取笑她们两个。

“呀，是红帽子姐姐！你家的小绿帽妹妹还好吗？”诸如此类的话，无论是姐妹中哪个听到都会羞到想钻进地缝里，这简直就是桃子专属的必杀技。

而且姐妹两人的身高始终赶不上桃子，直到上了高中后才开始成长，就算这样，每次真理绘仰起头和桃子说话时，还是不免有些挫败感。

“你们应该感谢学校才对！”这是桃子的第二招必杀技，“因为只有吃了特制的蘑菇营养午餐，你们两个才会长高的嘛！”

每次她一本正经地这样讲话时，真理绘和留依就会一起露出“拜托，不要讲了我们投降”的表情。

尽管时常开这种玩笑，但也正是三人的友情好到无话不说的证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理绘忽然觉得，自己和妹妹对桃子的感情，好像开始变得不同。

留依虽然在高中加入了文艺社，又迷恋着占卜和星座，但一眼就能看出她仍然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生。

反倒是自己，有时和桃子独处一会儿，就会感到心跳有些微微加速。

因为是女校，很少能接触男生的缘故？不对，能让自己这样想的，只有一个桃子而已。

偶尔有外校的男生缠住桃子，令她很困扰的时候，真理绘总会出手帮她赶跑“苍蝇”，留依总是感慨“姐姐真是桃子姐姐的骑士”。

不知是察觉了她的心情还是纯粹的玩笑，这样暧昧的话让真理绘更加脸红。

“糟糕，这样下去，见到桃子时的表情一定会很不对劲吧。”真理绘把自己从回忆中拉出来，用力搓了搓脸，想让红潮快些退去。

“喂。”有人忽然拍了她的肩膀，“我喊了你几遍都没听见，又在一个人胡思乱想什么呢？”

身后传来的，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桃、桃桃桃子……”因为太过紧张而口吃的真理绘，用力转过自己僵硬的脖子，这才看到站在身后的长发美少女。

“什么嘛，最近你总是这样怪怪的，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桃子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半天，又伸手捏了捏她依然发红的脸颊，“是因为到了春天所以有心事吗？小红帽姐姐？”

真理绘撅起嘴，一把拨开她的手：“拜托，现在明明是夏天……唔？”

她忽地意识到，桃子应该是故意这样说，好让自己可以摆脱尴尬的对话。

再抬头看桃子，已经像没事一样转开了脸，表情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轻松。

你真的太温柔了吧……不行，这样我只会胡思乱想更多事情啊。真理绘在书桌下面用力握紧拳头，试图压抑着自己越来越快的心跳。

再过一个星期，就是一年一度的学园祭了。

留依所在的文艺社准备了一个剧本，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演员。

这也难怪，擅长表演的社员们几乎都跑去了戏剧社，因为那里不仅设备、服装、道具、场馆都是一流的，社长九羽更是超人气的明星级人物，而每次学园祭上戏剧社的表演几乎都是当年最引人瞩目的焦点。

虽然九羽和她的社员们因此显得有些盛气凌人，令其他同学颇有怨言，但大家也没有办法能压过她们。

特别是戏剧社每年都会在新生里主动选拔人才，既壮大自己，又能削弱潜在的对手。

而桃子就是被她们重点盯上的目标之一。

早在春季入学时，九羽就在路上拦住桃子，说明了要她加入社团的意思，或许是当时的态度太过强势和急切了，马上就被她身边的真理绘拦了回去。

“不要这样！你让桃子很困扰耶！真是的，这样拉人入社团，也太无礼了吧！”

毫不客气的训斥之后，真理绘马上拉着桃子离开。

“姐姐真是桃子姐姐的骑士！”身后的留依也没有忘了感慨。

此后戏剧社也曾经有几次邀请过桃子加入，但每当桃子看了一眼真理绘的表情之后，就礼貌地回绝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次，连真理绘也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任性，就算对方初次的态度太过强硬，但如果桃子本人愿意加入的话，因为自己的缘故而拒绝掉，就有些过分了吧。

她曾小心翼翼地向桃子询问过，结果桃子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

这样的反应，让真理绘更加不安。

因为她知道桃子其实向往着在舞台上表演，早在她们还是小学生时，桃子的歌声和演技就已经很出名了，甚至附近的学校也有人慕名来观看她的节目，据说还有星探找上门呢。

如果因为自己一时的固执，让她失去了演出的机会，那么自己就实在太对不起桃子了。

所以，当留依拿着剧本找到自己时，真理绘的心情是惊异和激动的混合体。

尽管小时候也和桃子同台演出过，但那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配角，而自己直到现在都是没有参加任何社团的自由身，如果真的有登台表演的愿望，也不会任凭自己荒废这么久吧。

剧情并不复杂，是一个描写骑士和公主的爱情故事。

但由于全剧只有两个角色，在台词之外，还需要足够的演技来表现，这就让真理绘有些不太自信。

而令她面红耳赤的是，每个动作和台词都像是刻意地，若有若无地表现着两人间的暧昧。

扮演公主的偏偏又是桃子，真理绘甚至根本不用等她站在自己面前，说出台词里的情话，然后再牵起自己的手，只需想象一下那场景，就仿佛全身血液都要逆流到头顶似的。

“这、这不行啦！我真的不行……”

“姐姐一定没问题的！求你了嘛！”留依不由分说地拉起她的手，向桃子所在的教室走去。

“我来演？”看过剧本之后，桃子的表情也显得很惊讶。

“嗯！”留依开心地点点头，凑近桃子的耳边悄声说：“其实，这是我说服了社长特意为你和姐姐量身打造的呢。”

真理绘站在她身后，低下头不敢看桃子的脸。

桃子挠挠头，有点犹豫地说：“其实……昨天我答应了戏剧社去那里看一看。”

“戏剧社？”两人异口同声。相互对视了一眼之后，真理绘马上又问，“是不是你答应了她们这次学园祭要一起参演？”

语气显得有些急切，与刚才羞涩的样子判若两人。

“也不一定吧，九羽只是说要我先看一看，如果觉得满意的话才……”

“又是她！”真理绘也不清楚为什么，听到桃子的嘴里若无其事地说出这个名字，就感觉自己的胸口像是有火在烧一样，“这明明就是答应了吧！那种大社团要排演的东西，当然比我们的小剧本强得多了！”

“姐姐……别这样，冷静点。”留依有些害怕地拉了拉真理绘的衣角。

桃子也露出诧异的表情，完全弄不明白真理绘忽然发火的原因。

真理绘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脸上的肌肉有些发僵。

这副样子反倒让桃子有些生气了。

“做什么嘛！明明只是去看看而已，就说这种过分的话……”她顿了顿，像是找不出什么词语来形容，气呼呼地转身走开，立即就消失在走廊的转角处。

接下来的几天里，真理绘一直都坐立难安。

自己那时脱口而出的话，在目送桃子离开之后，马上就变成了悔意。

明明是自己莫名其妙的发火，却让桃子白白受了这样的委屈。

酝酿了许久道歉的话之后，她接连三天在放学后来到桃子的班级，却都被告知桃子早早就离开了。

“她真的生气了，这次不会原谅我……”陷入这种想法的真理绘用力抓着自己的头发，在床上滚来滚去。

“姐姐？”一向是破门而入的留依，这次先是轻声敲了敲门，才小心翼翼地探进头来。

真理绘没有回答，只是把脸埋进枕头，不想让妹妹看到自己发红的眼圈。

“虽然桃子姐姐有些生气，可她不会因为这样就真的不理睬姐姐吧。我去帮姐姐道歉好啦。”

“不要，她最近总是在躲着我。”真理绘翻了个身，面向墙壁，“这时候就算说什么道歉的话，恐怕她也不会听进去吧。”

其实她所害怕的，不仅仅是桃子“听不进去”而已。

因为据桃子的同学们透露，她早早离开，是去了戏剧社的社团活动室。

如果自己贸然去找她，恐怕见面时会更加尴尬吧。

再遇上戏剧社的人，甚至是社长九羽本人的话，恐怕还要被奚落一番，就像胜者对败者的嘲笑一样。

那种事情，自己宁死也不要。

另外，尽管是不太可靠的传言，但还是令真理绘十分在意——很多人都在说九羽喜欢的是女孩子，而戏剧社实际是她的……后宫。

这种事，哪怕只是想一想，都会感觉全身发冷。

桃子去了那里，如果不是单纯的排练剧目呢？如果遇到其他事情呢？而且，自己又不在她的身边。

想到这里，真理绘猛然翻身坐起，吓了坐在床边的留依一跳。

“我们明天要去戏剧社，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天下午，真理绘和留依几乎是在铃声响起的同时就冲出教室，把慢吞吞整理课本的老师吓了一跳。

戏剧社的活动室并不难找，因为社员众多、名气也很大的缘故，包括库房、道具室、更衣室、排练室在内，几乎占了半个社团大楼。

两人蹑手蹑脚地爬上楼，走到每间屋子的门口仔细倾听，想找出桃子所在的房间。

"姐姐，这样偷听不太好吧。"留依有些担心地小声问道。

"这是为了你桃子姐姐，嘘，小点儿声，会被人发现的。"

"其实……我也听说过那个传闻。"

这时真理绘正趴在一扇门上，听到这句话，双手不自觉地一抖，原本就虚掩的房门一下子被推开了。

猝不及防的两人没有站稳，踉踉跄跄地冲进了房间里。

糟了！肯定会被人抓到然后嘲笑一番的。这样想着的真理绘睁开眼睛，却发现房中并没有任何人，只是堆满了道具。

从布景用的幕布、大树、充气的城堡到垫脚用的砖块、装饰的蘑菇等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红一绿两个硕大的塑料乌龟壳，不知是扮演什么角色才会用到的。

"原来是仓库。"她擦掉头上的冷汗，回头对留依笑了笑，"运气还算不错。"

留依却一把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迅速关上门，用极低的声音说："有人来了！"

门外果然传来了脚步声和谈话声。

惊惶的两人连忙四下寻找藏身之处。

脚步越来越近，紧接着，房门再次被推开。

"什么也没有啊？"

"明明是你说听到可疑声音的！"

走进来的两个人应该是戏剧社的社员，匆匆扫视几眼之后，就互相埋怨着走掉了。

"呼，这里面好热。"

确认那两个社员走远之后，全身是汗的真理绘和留依从两个龟壳中爬出来，除了闷热之外，害怕被人发现的紧张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吧。

"居然被迫在这种东西里藏身，简直是屈辱！戏剧社的家伙，咱们走着瞧！"真理绘似乎完全忘记了是自己潜入人家的社团在先，只是一脸的忿忿不平。

"哎唷，真是反咬一口呢。"

门口忽然出现的人影，吓得两人当场说不出话来。

"到底是谁跑到人家的地盘来偷听啊？"

身材高挑的九羽倚门站立，不屑地看着狼狈的两人。

"你……我是来找桃子的！"真理绘定了定神，好容易才挤出这么一句。

"没错，我当然猜到了，不过你们找到她又想做什么呢？"

"当然是带她回去！这次文化祭我们要一起演出！"

"哈！"九羽不禁笑出了声，"桃子可是我特别请来的贵宾呢，什么时候又成了你们的人？哦，你们一定是觉得，如果是朋友的话，就理所当然地站在你们一边吧。

错了错了，像桃子这样天生的明星，当然该打扮得光彩照人，站在华丽舞台的正中央，而不是演出一个不三不四的小剧本吧。”

真理绘暗暗攥紧了拳头。

“而且，还有一件事。”九羽忽然压低了声音，脸上也换了一副暧昧的表情，“这样可口的果实，我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你这家伙！”

真理绘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控制，似乎在大脑发出指令之前，身体就向九羽扑了过去。

但身高和力量的悬殊差异，让她还未碰到九羽的衣服，就被对手一把推了回来，幸好身下有个软垫才没有摔伤。

“不好意思，看来这次你的骑士做不成了呢。”九羽用嘲讽的语气说着，转身就向外走去。

全身酸痛的真理绘勉强站起身，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告诉你！桃子是我的！绝对不会被你抢走！”

她这样喊着，脚下却用力将那只足以藏下一个人的龟壳踢了出去。

光滑的龟壳在地面迅速滑行，击中了九羽毫无防备的小腿，一下子将她打倒在地。

原先一直占据上风的九羽，这下也变得气急败坏起来。

“来人哪！给我抓住他们两个！”随着这声叫喊，附近几间屋子的门陆续打开，那些都是戏剧社的活动室。

真理绘拉着留依，趁九羽还没起身，从她的身旁迅速跑开，来到了走廊。

看到远处跑来的社员们，两人对视一眼，留依绕过拐角向楼下跑去，真理绘反而冲上了阶梯。

她心中想的是，首先让留依跑掉，然后自己拖延一段时间，桃子如果看到这样混乱的场面，就算没有及时离开，今天也暂时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真理绘暂时无暇顾及那两人，先保证自己不被抓到才是第一目标。

但对方人数太多，而跑上三楼的真理绘，眼前已经是走廊的尽头，除了一扇半开的窗户之外，没有任何出口，背后的人群却正在逼近。

就在这紧急关头，心急的真理绘忽然瞥见窗外不到两米的地方，竖立着一根废弃的旧旗杆。

“好！赌一赌吧！”在心中默念了不知是哪个神明的祷词之后，真理绘助跑两步，踏上了窗台，紧接着纵身一跃，身体从窗口飞了出去。

在身后人群的惊呼声中，少女像轻巧的雨燕般在空中滑翔了两米之后，双手牢牢地抱紧了旗杆。

无暇拭去额上的冷汗，真理绘稳住心神，缓缓从旗杆上滑下。

幸亏大楼的这一侧很少有人来，不然，这一幕一定会引起大骚动。

在楼上的人群还没来得及追下来之前，真理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接下来的几天，九羽虽然没有来找麻烦，但真理绘还是不放心，每天放学后仍然到桃子的班里去询问，得知桃子并未去社团而是直接回家之后，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看来桃子一定从骚乱中了解到了什么内情，所以才会这样。

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她并没有直接拒绝九羽演出的邀请。

现在想想，或许在自己询问时，她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而是在生气之后，才赌气应允了九羽也说不定。

而且九羽说的也有道理，如果桃子能够演出大型戏剧，确实比自己这样的小剧本来得精彩吧。

真理绘又禁不住开始抓自己的头发。现在的情况和几天前比，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姐姐、姐姐？”探头进来的是留依。

“还在想桃子姐姐的事吗？”她不客气地坐在床上，对真理绘说，“不过，就算桃子姐姐没法和你合演，我也会想办法顶上这个角色的。”

“你？”真理绘虽然正在郁闷中，但还是不禁好笑。

“我怎么啦？”留依撅起嘴，“我虽然比不上桃子姐，但只要尽力的话，肯定不会太差劲的。而且别忘了，这是为你们写的剧本，就算在舞台上的并不是她，也要让她感受到这一点嘛。”

真理绘像是被针刺到一样，从床上弹了起来。

没错，自己在得知桃子不会演出之后，就不愿再翻看那剧本，但里面的故事还记得。

骑士爱上公主但不敢吐露，两人总是在玩着互猜心思的游戏。而在公主即将奉王命嫁给邻国王子时，终于鼓起勇气对她表白，这就是最后一幕的内容。

很单纯的剧情，但和自己最近的经历又何其相似呢？如果大声喊出“桃子是我的”那时，在场的不是对手而是桃子本人，那又是什么样的场景？

对，无论结果如何，这份心意应该传达出去。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排练吧！”真理绘拍拍留依的肩膀，斗志十足地说。

几天的时间转眼即逝，学园祭就这样平静地到来了。

虽然始终没有见到桃子，但真理绘并不像之前那样焦急，因为决心早已下定。

这时，姐妹两人坐在后台，等待着前面的演出结束，然后轮到自己上场。

她们的节目被安排在倒数第二个，而最后一个则是戏剧社的大型舞台剧。

就算桃子想出演这两场，恐怕中间休息的时间连化妆和换服装都不够吧。

坐在不远处的正是九羽一行人，演员和道具布景也足足占了半个后台，可见声势之大。

但人群中惟独不见桃子的身影，这令真理绘感到有些奇怪。

随着时间推移，离上场越来越近，真理绘也渐渐感到了紧张，手心开始冒汗。

不过，对面的九羽看起来比她还要紧张，不停地左顾右盼。

因为桃子仍然没有出现。

难道出了什么变故？真理绘对戏剧社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清楚她后来做了什么，所以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

随着她的目光再次移向戏剧社的人群，却看到包括九羽在内的所有人都在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这边。

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

“喂，我说你啊，练习得好吗？上场之后可不要忘记台词哟。”

熟悉而久违的声音。

真理绘感到有些头晕，仿佛在做梦一样。

抬头望去，一身公主装束的桃子，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的脸。

“我可是完完全全、滚瓜烂熟地背下了哦。”桃子好像完全忘记了两人此前的芥蒂，简直就像是昨天才刚刚一起预演过一场似的。

被惊喜淹没的真理绘，这时才猛醒过来。

“别小看我，我也是认认真真排演过许多次的！”

毫不服输的口气，和两人平日的斗嘴一模一样。

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传来，上一个节目已经结束，马上就轮到她们两个出场了。

留依按下音响的播放键，音乐流泻而出，飞散在舞台上下。

真理绘挽着桃子的手，相视一笑，缓缓向台上走去。

“干杯！”

“干杯！”

坐在草地上，用果汁代替庆功酒的两人，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不管怎么说，我们真的成功了呢！”

“是啊是啊……嗯？什么叫‘不管怎么说’？我们明明就很完美也很受欢迎嘛！”

“咦？留依去了哪里？”

“去和学校解释取消最后一个节目的原因啦，我们是最辛苦的演员嘛，当然享有暂时休息一下的权利，这种事就麻烦一下她好啦。”

“呵，你对自己的妹妹倒是毫不客气呢。”

“九羽那家伙倒也挺可怜呢。”

真理绘还想继续调侃两句，却看见桃子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

“喂……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

桃子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对不起。”真理绘用诚恳的语气回答，“那天，我不该用那样的语气对你说话的，后来惹到你生气的事，都是我不好。”

虽然面色和缓了些，但桃子的眉头还是没有舒展开。

“还有还有，只是这样而已吗？”

“还有……？”这次真理绘倒是真的有些糊涂了。

桃子一下子凑到真理绘面前，对着她的耳朵大喊：

“你是笨蛋啊！难道我会是那种因为吵了几句嘴，就扔下你不理的人吗？难道我会这么轻易地跑到别人那边，然后看着你着急却无动于衷吗？难道……你真是笨死了、笨死了！活该你一直着急，这是对你的惩罚，记住了吗！”

被骂到晕头转向的真理绘，这时才明白桃子生气的真正原因。

自己因为一次平常的拌嘴就忘记了对桃子的信任，甚至怀疑她……说的没错，自己确实是个大笨蛋。

“不过，我很开心。”桃子的语调忽然转作温柔。

刚刚陷入自责的真理绘，再次被她变来变去的态度搞糊涂了。

“那天你来戏剧社找我时，我就在道具室隔壁，每句话都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我很开心。”

就是自己激动地喊出“桃子是我的，不许你抢走”的时候。

真理绘立即就明白了，之后为什么桃子一直没在戏剧社出现，因为那一瞬间她就已经决定了，这次演出要和谁一起。

那些日子，恐怕她都是在家里拿着剧本独自背下台词吧。

听到有人如此表白心扉，桃子的心一定也像剧本里的公主一样欣喜若狂吧。

“呐，你记得刚才最后一个动作吧。”脸颊有些微红的桃子又换了另一个话题。

“当然了，不就是这样的吗？”

公主桃子跪坐在地上，骑士真理绘则用头枕着她的膝盖，两人四目相对，只有不到一尺的距离。

“然后呢？”

“然后？不是……结束了吗？”

“不，然后呢？”桃子固执地继续追问。

真理绘这才恍然大悟。

“那就让我们继续吧。”

听到这句话，桃子的嘴角终于露出笑意。

低下头，长发如瀑布般垂下，遮住了两人的脸。

桃子慢慢俯下身去，接近，然后停止。

[完]



文/lightwave

“他问：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跋山涉水，历尽艰难？”

“对方回答说：因为你要去。”

——吉坦给小刀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之后，这样总结着什么是朋友之间的友情。

最终幻想IX

机种：PS	发售时间：2000年7月7日
制作公司：SQUARE	类型：RPG

从前有一个名叫吉坦的少年，他独自一人生活在孤零零的村庄里，一直到被盗贼团长巴库收养。在成长的过程中，少年从一个身手敏捷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技艺非凡的盗贼，他和自己的同伴快乐地在雾之大陆四处游荡，寻找着各种属于自己的机会……

如果这样讲述《最终幻想IX》的故事，大概没有一个玩家会满意。所以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大家已经能看到一个性格成型的年轻人，他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烛火，正如他对所有周围朋友所做的那样。这盏烛火点亮了许多人孤寂的内心，并在他们的心中燃烧良久，甚至直到生命的尽头。《最终幻想IX》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以群像方式叙事的系列作品，随后的作品便一直游走在曾经异常成功的偶像剧风格中未有突破。正因为这种原因，这部作品有别于大多数日式RPG热血懵懂的主角设定，选择了一个思想和行为都异常成熟的角色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单从这一点上来看，足见制作者对游戏剧情本身的自信和期望。

《最终幻想IX》的故事主线依旧以抗争和冒险为主，这和SFC时代三部系列作品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很多人把这一作《最终幻想》称为回归之作，或是总结之作。从故事主线上来说这一作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在其他方面则都绽放出让人几乎无法直视的光芒。经历了PS和PS2时代之后回头重新看待这部日式RPG巅峰作品，很多人才心平气和地了解到，这是历代《最终幻想》中制作最完善，也是完成度最高的一部作品。

尽管有着童话的外表，《最终幻想IX》的故事却丝毫不马虎。从一开始吉坦跟随盗贼团密谋绑架公主开始，故事就巧妙地将两个身分对立的角色放置在一起，让他们带着相同的目的，矛盾地前行着。身份高贵的公主和长期游走市井的盗贼同行，充满吸引力的剧情由此展



开，并渐行渐远，深入到玩家没有预料的方向。故事初期登场的角色比比从一开始就充满谜团，也让人期待着它身上的秘密是否能被挖掘。带着这样的期望，故事的第一个小高潮绑架很快落幕，叙事正式展开。

因为故事的核心人物是吉坦这样一个思想和行为都十分成熟的角色，因此周围角色的魅力必然不能下降，否则将直接影响故事的感染力。随着剧情的慢慢展开，一个个角色的内心世界被展现出来，每个人记忆中都带着一丝难以言传的哀伤。在笑声不断的旅程中去感受这些略带悲伤的段落，让不少人为之动容。并不知道自己身世的吉坦和比比，对母亲的变化无能为力的小刀，忠诚却有些迂腐的斯塔纳，认为被遗忘比死更绝望的芙莱雅，永远追求美食和快乐的库依娜，吵闹中透着彻骨寂寞的艾可，在沉默中骄傲的沙拉曼达……每个人的记忆中都隐藏着一个或几个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这些理解都通过吉坦这个成熟的角色交流汇聚，最终再化成每个人对自己人生的理解。这样一个温暖又充满了宽容的过程，让许多人看到了日式RPG中真正能够打动玩家的部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角色描绘，这部《最终幻想》才有资格被称为群像题材的作品。

作为一部电子游戏，《最终幻想IX》的故事后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挽救世界打败某人的套路。但即使是这样的套路，也因为最后出人意表的结局而变得异常生动。历经了无数次的磨难之后，每个人都明白了自己寻找的东西在哪里——诚如彼得·潘的故事里所说的那样：生活才是最大的冒险。当人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们的冒险才刚刚开始。作为故事中另一个核心角色，黑魔法师比比在故事结束之后也结束了自己的短暂生命。当他留下对生命的畅想在青空下飘荡时，舒缓的音乐告诉所有正在观看结局的人——自己用心感悟出来的人生，往往更加美丽，无论它是漫长还是短暂。正因为有了这种感悟，最后所有人都欢呼着一次美丽的重逢，犹如游戏那让人充满期待的开场。最后公主奔向了爱人，爱人唱起了生命的旋律。旋律渐飘渐远，撒下许多留白和遐想，在你我的心间回荡。





永恒传说

机种：PS	发售时间：2000年11月30日
制作公司：NAMCO	类型：RPG

即便相隔万里，即便即将踏上的路途是广袤银河，但这些都无法阻挡我们之间的思念。友谊之光将引领着我们穿越一切，飞向天空的另一端。

文/清雨

无从选择的相遇

说来好笑，如果《永恒传说》不是PSP上发售的第一部正统RPG作品，笔者说不定到现在都无法与之结缘，更别提什么全隐藏要素收集、全武器收集之类的苛刻成就了。在2005年2月冲动入手PSP之后，《山脊赛车》的超高素质画面和极强爽快感陪伴着我度过了最开始那兴奋异常的一个月。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通不了关的游戏，看上去数量庞大的关卡随着一个个冠军的诞生很快便对我失去了吸引力。电脑终归是电脑，哪怕再厉害的敌人也只不过是纸老虎，待我稍稍操练之后它们就只配一直盯着我的尾灯往前开。在寻找玩友连机未果之后，换游戏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否则心爱的小P就只能沦为砖块式MP3。PSP正版游戏动辄三、四百元的价格对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大学生的笔者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几乎占了半个月的生活费。再加上本人天性好吃，勒紧裤腰带玩游戏这种事我是绝对干不出来的，所以只好委曲求全，选择了游戏贴换这条路。将两张百元大钞和与我形影不离一个月的《山脊赛车》递出之后，满脸坏笑的奸商双手奉上一盒封面上画有橘红色游戏LOGO的《永恒传说》，交易完成。笔者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回程的公交车上拆开表面的透明塑料包装，将光盘放入PSP内，心里不断祈祷这是一个不会愧对“传说”之名的优秀游戏。当游戏主题曲回荡在嘈杂的公交车中的那一瞬间，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顺理成章的摸索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并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一个游戏玩得那么透彻、那么细致，他们哪儿来的时间，哪儿来的热情？而这种疑惑，在我花去不菲的价钱先后入手两张正版游戏之后渐渐被打消。付出的价值不同，渴望从中得到的东西自然也不同。这一点在进行《永恒传说》的攻关时让我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游戏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句对话我都带着无比细致的心情认真对待，深怕遗漏任何一个要素。因此对本作剧情的把握自然也是玩过的众多游戏中最清晰的。而这部作品的剧本的确具有让笔者这样做的价值。故事讲述了生活在因菲利亚大陆边境小村的平凡猎人利德与他的同伴法拉、基尔、美露蒂如何由一个个有着各种缺点的少年慢慢成长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剧本作者显然在人物心理状况的刻画上下了不少功夫，主人公们的每一次改变都显得合情合理，事先做好了足够的铺垫。特别是美型角色雷伊斯的突然去世给笔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仅是剧情中的一个要点，也是利德性格转换和成为战斗中坚力量的转折点。而美露蒂一直在与自己父母对抗的冲击性事实更为整个剧情增添了另一种出人意料的张力，也让基尔开始彻底改变对这个异世界女孩的看法，原来内心最为痛苦、最为煎熬的竟是这个外表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女孩。随后的故事按部就班，得到强大力量的利德等人向被邪神附身的希塞露——也就是美露蒂的母亲——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并有惊无险地将其击败。但在结尾部分，编剧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让原本以为这个故事会以大团圆形式结束的笔者大吃一惊。为了彻底避免塞雷斯蒂亚和因菲利亚两个世界的相撞，众人决定摧毁将它们不断拉近的奥尔巴斯界面。意志坚定的少年们成功了，不过基尔选择陪在美露蒂身边，与她一起留在塞雷斯蒂亚，利德和法拉则落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因菲利亚。而此时，两个世界再无任何联系。眼看情同手足的四人今生都可能无法再相见，笔者当时的心情岂是“郁闷”二字能够形容的。

不过制作者毕竟没有太过残忍，游戏尾声那艘驶向宇宙，驶向另一个世界的飞船可谓是神来之笔，为每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带来了无比美好的希望。

欣喜过后的感动

除了主线剧情以外，《永恒传说》那丰富的支线情节和各种搜集要素着实让笔者忙活了好一阵子，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游戏中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去满世界乱转，为每一个隐藏地点，隐藏要素的发现而欣喜不已。这才是纯粹的游戏乐趣，仔细体验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参透每一个设计，与制作人员最大程度上地互动。或许只有在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玩家才有资格对一个游戏品头论足。在PS2几乎已经称霸天下的2005年，《永恒传说》早已成为许多玩家记忆中的一个小碎屑，但这个已经“过时”的游戏却将我对游戏的态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或许我这一生都会感谢它。





登场作品：
《恶魔城 月下的夜想曲》
《恶魔城 晓月的圆舞曲》
《恶魔城 苍月的十字架》

回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吧，
继续如此只会使母亲更加痛苦！

他有一个温柔善良的母亲。

他的母亲在火刑台上失去了生命。

因为他有一个父亲——名叫德拉古拉的父亲。

他的名字是阿鲁卡多。

吸血鬼伯爵与教会圣女的儿子……

翻滚的乌云将阳光与世界完全隔断，天地间剩下的只有无边无际的昏暗、怒吼闪现的雷电、倾盆而下的暴雨。

夜空下，成千上万只蝙蝠围绕着城堡飞舞，无数对翅膀挥动的节奏伴着闪电奔雷的旋律奏出一曲阴沉的乐章。魔物的尸体堆积在城堡的过道上，暗红色的鲜血顺着阶梯缓缓流下，渐渐汇成一条异常诡异的血河。

“混蛋，这不可能！我怎么会输，我暗黑神宫沙弗特怎么可能会输！！”那个身着血红色神宫服的老人痛苦地挣扎在先前他所操纵的水晶球碎片中，紫色的血液从伤口不断涌出。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这种力量……”他拼命抓着胸口，面孔因剧痛而扭曲得无比狰狞，“我从伯爵那里得到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不老不死……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力量！我不可能输，我不可能会输给你这样的杂种的……”

“舍弃了人类的身体才得到了这种力量，人类的世界早已不再是你所能踏足之地了。”我冷冷说道，“现在去你最该去的地方吧，你最喜欢的——腐烂的地狱。”

真正的力量，只有在保护他所爱的人时才能够发挥出来。从失去母亲的那一刻起，你的心中也同时失去了爱这种感情的存在，那时，你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我……不会输的，不会……永远……不会……”

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最后终于转入了永远的沉寂。

我转身向屋外走去，血色的披风和金色的长发迎风吹起。

你渴望力量吗？你梦想着长生不死吗？名为人类的生物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想得到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于仅有数十年寿命并且日已衰老的你来说，不老不死确实是这世界上最甜美的诱惑。当费尽心机得到这种力量后，你必定会欣喜若狂，50年、100年，甚至200年后这种甜蜜也许仍会充斥着你的思想。但那之后呢？狂喜将会一滴一滴地逝去，直至荡然无存，然后你会迷惑，会彷徨，甚至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为什么呢？因为在你获得这种力量的同时，另一种东西也将会作为代价永远伴随着你。

那种东西——叫做孤独。

你不再是人，人类社会将会永远将你抛弃；你也不属于魔，魔族的世界只会向你投来鄙夷的视线。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的你是究竟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就像我走过的道路一样，你将会永远孤独。不过现在，你已经解脱了……

我走在这座城堡中，四周已是寂静无声。

熟悉的走廊，熟悉的阶梯，熟悉的气息。这里曾是我的家，这里曾有我无数的朋友。我曾在大厅的柱子旁和小恶魔为了无聊的问题吵得面红耳赤，也曾高兴地坐在死神的身上指挥着他在城堡里穿来穿去。他们不会像那些人一样鄙视我、嘲笑我甚至想要杀我，他们曾陪伴着我度过了我一生中唯一快乐的那段时光。但如今，他们却都化为了一缕尘烟，被我亲手，化为了尘烟……

是我自己打破了那种美好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不同的信念。

最后的那扇门，应声而开。

时隔百年后，那个人再度出现在我眼前。

他拿着水晶杯高高坐在王座上，杯中的红葡萄酒随着手指的晃动轻轻摇摆。依然那样高傲，依然那样潇洒，依然是那种过去曾经被我所无限崇拜的神态。

“好久不见了，父亲。”

恶魔城逆城的城主室中，面对再度复活的德拉古拉伯爵，阿鲁卡多淡淡说道。

不要怨恨人类，假如人类的存在并不被许可，就让他们自己步上毁灭之路吧。还有……父亲，对你永远的爱……



吸血鬼

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

狰狞恐怖？那是《寂静岭》里的怪物。

嗜血成性？那是《生化危机》里的丧尸。

优雅华丽，英俊潇洒，气质高贵，谈吐不俗——虽然与那个名字不太相称，但这确实是很多人听到“吸血鬼”后跃入脑海中的第一个形象。当年写下《德拉古拉》的爱尔兰作家斯托克恐怕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塑造的恐怖怪物如今竟然变为了现在这种样子。

提到电影，我们会想起《惊情四百年》中痴情不悔的吸血伯爵。

提到小说，我们会想起《夜访吸血鬼》中路易和莱斯特的孤独忧郁。

而提到游戏，那就只剩下了一个名字——《恶魔城》。

一转眼间，《恶魔城》系列诞生已有20年之多，而贝尔蒙特家族与吸血鬼伯爵间的战斗也已持续了五百多年。但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全系列中人气最高的角色却并非那些吸血鬼猎人，而是一位有着一半吸血鬼血统，但却拥有正义之心的金发青年。



虽然说从红白机上的《恶魔城》几乎是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玩家都曾接触过的游戏，但真正让这个系列在中国大红大紫起来的，毫无疑问则是《月下的夜想曲》。与其说现在多数国内玩家是《恶魔城》系列的FANS，不如说是《月下》的FANS更合适一些。

艾德里安·法伦海特·泰派斯（Adrian · Fahrenheit · Tepes），这是那个青年的全名，但对于他而言，自己的名字永远都是母亲对自己的那个爱称——阿鲁卡多（Alucard，Dracula的倒写，象征着丽萨对其爱人永远的思念）。

幼年时期，由于阿鲁卡多半吸血鬼身分的暴露，丽萨被教会推上火刑台活活烧死。闻讯赶来的德拉古拉率领部下愤怒地杀死了方圆数里的所有人类，之后将自己的儿子带回了恶魔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阿鲁卡多渐渐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产生了疑问，而母亲临死前希望父亲不要因此痛恨人类的话语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德拉古拉根本听不进去儿子的劝说，所以无奈的阿鲁卡多只得与其断绝了父子关系，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1492年，正是由于阿鲁卡多的协助，拉尔夫才能将德拉古拉封印在混沌中，贝尔蒙特家族也自此被教皇赐予“吸血鬼猎人”的神圣称号。而在1796年的那次战斗中，他不但令德拉古拉伯爵回到了混沌的世界中，更让父亲数百年来对人类的怨恨终于烟消云散。

在那之后，阿鲁卡多踏上了旅途，试图以一个普通人的身分平静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伴随在他身边的，是少女玛丽亚欢乐的笑声。

1796年，华美的乐章终于有了暂时的停歇。

而对于阿鲁卡多而言，他迎来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人生……



魅力时刻：

1. 甫进城堡，面对死神时的冷漠不羁。
2. 幻觉梦境，再度面对夜魔制造出的母亲死亡一幕时的悲伤与冷静。
3. 逆城大殿，忍痛击败父亲后的那番话语。



接下来，我们看什么？相信这将是今年内玩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随着诸多大作即将改编电影的消息陆续传来，游戏与电影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原先认为不可能被改编为电影的游戏纷纷登上大银幕，演示着幻想与现实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

近年来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游戏电影？不妨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一起期待。

接下来，我们看什么？

游戏电影期待榜



《鬼武者》

《鬼武者》显然是最不需要玩家担心主演是否与游戏氛围相合的游戏电影，7000万美元的投资也是品质的另一层保证，而且它的导演还是近期因执导了《寂静岭》电影版而红的斯托弗·冈斯（Christophe Gans），看上去似乎本片的质量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疑惑的了——除了它有些俗套的剧情之外。目前电影正在拍摄中，预计将于2009年秋季上映，不讨厌看到通篇打打闹闹的玩家可以开始关注了。

期待指数：7

《鬼泣》

Capcom确实是游戏电影化的忠实支持者，社内招牌之一的《鬼泣》终于也传来了改编电影的消息，而且一个外国网站中还流露出几张据说是电影剧照的图片，看来不用玩家操心，《鬼泣》的电影版应该已经离我们不远了。虽然从4000万美元的投资上来看，《鬼泣》的关注度显然不及《鬼武者》来得高，不过借着《鬼泣4》游戏最近的推出以及但丁那花样诸多的POSE与卖相，前景还是让人看好的。

期待指数：7



▲从公布的剧照上看，电影清冷有余，华丽不足。

《波斯王子》

《波斯王子》的影响力已经持续了很久了，虽然今年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动静，不过改编电影的脚步却不会落后——毕竟，《波斯王子》的剧情实在是太跌宕起伏了。这次的电影改编工作已定下由迪斯尼影业和Jerry Bruckheimer公司联合制作，电影预定在2008年夏天发布。据称，这款游戏改编的电



影将会参照《加勒比海盗》的开发路线，似乎值得玩家期待一下。

期待指数：8

《寂静岭2》

《寂静岭》电影版上映后引起的一连串蝴蝶效应是惊人的，不仅给萎靡的游戏电影市场打下了一针强心剂，更直接性加速了游戏被搬上银幕的速度，而做出这全部的成绩之后，电影的续作理所当然也开始了正式的筹划。从目前公布的消息来看，续作将会由曾与昆汀一起构思《低俗小说》并获奥斯卡最佳编剧的罗杰·艾佛瑞编写剧本，并由法国奇幻动作大片《狼族盟约》的导演克里斯托夫·冈斯负责执导，而这部备受关注的续作本该在2008年上映，现在却已延期至2010年，希望漫长的制作期可以带来质量上的一次大提升。



期待指数：8

《潜龙谍影》

在2006年的E3大展上，KONAMI宣布的“计划将‘《潜龙谍影》系列’搬上大银幕”可以说震撼了不少人，电影版的开发工作由索尼电影娱乐有限公司旗下的工作室负责，虽然游戏本身已经采取了电影式的叙事手法，但是如何将其浓缩到一部电影之中并满足所有玩家对于斯内克在大银幕上形象的期望，这都是拍摄小组需要努力的事。目前这部电影正在制作中，上映时间仍没有公布，据一些媒体的消息，曾在《指环王》中扮演人族王子阿拉冈的维戈·莫特森可能会成为电影版的主角。



期待指数：10

《光环》

在全球拥有众多FANS追捧的FPS大作《光环》，其电影版的推出自然也是万众瞩目，据微软官方透露，《光环》电影的导演将由来自南非的短片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担任，制片人一职自然是由彼德·杰克逊本人担当，而电影的上映日期目前初步确定在2008年的夏天。希望尼尔·布洛姆坎普这个能够打破常规的导演，可以真正做到从游戏最原始的视角来审视拍摄工作，毕竟，士官长已经影响了全世界无数流着热血的男人。



期待指数：10

《战神》

《战神Ⅱ》可以说是PS2上最后的大作之一，故事情节也很适合改拍成电影，不过游戏太优秀了，电影就不好拍，最麻烦的是在开始的选角上就出现了不小的问题。据制作人介绍，他认为扮演主人公奎托斯的人选是好莱坞黑人影星吉蒙·休斯，不过对于玩家来说，这个选角的口味可能太重了一点。



期待指数：10

游书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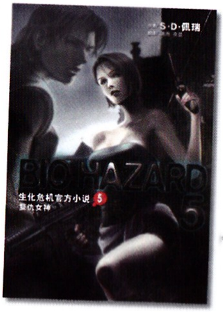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生化危机5 复仇女神》　作者：S·D·佩瑞（美）

安布雷拉向被死者包围的浣熊市派出了生化危机处理部队，但这支部队很快便因为成群的丧尸和内部成员的背叛而瓦解。侥幸活下来的卡罗斯不久后遇到了从机密研究设施中逃出来的生还者吉尔，两人决定一起找寻出路，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但狂暴且强大的生化怪物追踪者却执着地跟在他们后面伺机而动。在两人逃出生天的路上，除了拥有压倒性破坏力的追踪者以外，还有狡猾的安布雷拉精心设下的一个个圈套，他们最后究竟能否成功逃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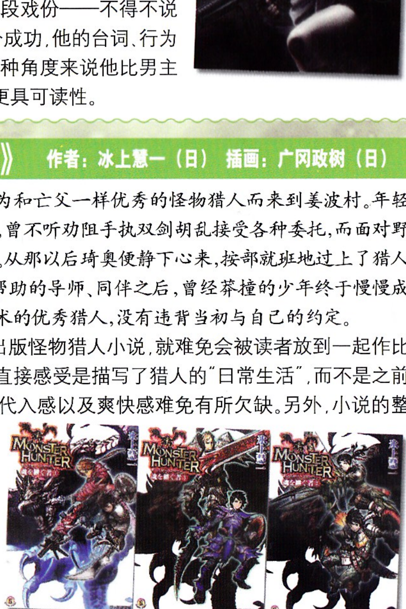


本作以游戏的第三代为蓝本，无论在整体还是细节上都忠实还原了游戏的情节，对环境的营造也完全合乎游戏原作的气氛。当然，适当加入一些原创的情节也是小说重要的特色和看点之一。比如情节正式展开之前吉尔的一些经历和心理变化，以及佣兵尼古拉的大段戏份——不得不说作者对这个变态反派角色的塑造十分成功，他的台词、行为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比男主角卡罗斯的存在感还要强，让这本书更具可读性。

《怪物猎人 灵魂继承者》　作者：冰上慧一（日）　插画：广冈政树（日）

在故事的开篇，少年琦奥为了成为和亡父一样优秀的怪物猎人而来到姜波村。年轻气盛的他一开始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曾不听劝阻手执双剑胡乱接受各种委托，而面对野猪王时的连败则中止了他的轻佻行为。从那以后琦奥便静下心来，按部就班地过上了猎人生活。在遇到一个又一个给予他巨大帮助的导师、同伴之后，曾经莽撞的少年终于慢慢成长为一名深得同伴信任，有头脑，有技术的优秀猎人，没有违背当初与自己的约定。

既然是在ゆうきりん老师之后出版怪物猎人小说，就难免会被读者放到一起作比较。冰上慧一老师这部作品给人的最直接感受是描写了猎人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之前的“猎人英雄传记”，因此在阅读时的代入感以及爽快感难免有所欠缺。另外，小说的整体流程稍显单调，就像是拿笔把一次次狩猎中做的事像流水账一样挨个记下来一样，即便看到完成委托的情节也很难产生强烈的喜悦。整本书甚至没有能让人回想起游戏世界观的情节和描写，这不得不说是作者的失败之处。



《王国之心II》 作者：金巻ともこ（日） 插画：天野シロ（日）

故事从一个名叫黄昏镇的地方开始。少年罗克萨斯和他的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暑假。冰淇淋、游戏、跑啊、跳啊都是伴随他们度过每一天的愉快事物；探险、捉强盗更是为这个假期增添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元素。而这一切，随着罗克萨斯梦境的变化而改变了。沉睡已久的另一位少年——索拉从梦中转醒，他将与自己的好友古菲和唐老鸭一起踏上拯救世界，找寻同伴的旅程。一切的一切，都将因他而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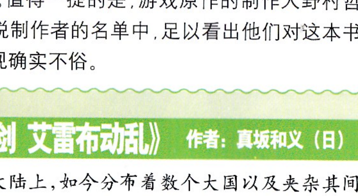


这部小说一共分为四本，每一本都有独立的小标题。其特点是恰如其分地还原了游戏中的各种场景和对话，增加了很多在原作中没有提及的细节和人物心理描写，对喜欢原作的玩家来说是一部充满感情的小说，认真思考过游戏内涵的人很容易在小说的描写中得到共鸣。原本就十分鲜活、丰满的各个人物形象更为这部书增色不少。值得一提的是，游戏原作的制作人野村哲也和剧本作者野岛一成全都出现在了小说制作者的名单中，足以看出他们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小说的整体表现确实不俗。

《火焰之纹章 烈火之剑-封印之剑 艾雷布动乱》 作者：真坂和义（日）

在人类和龙曾经和睦相处的艾雷布大陆上，如今分布着数个大国以及夹杂其间的无数小国，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让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演了无数丑陋、残忍的闹剧，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一触即发。而在这纷乱的局势背后，还有更加邪恶的势力在蠢蠢欲动，可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察觉。三个年轻人，罗鲁卡族少女琳、费雷侯爵的儿子艾利乌德、奥斯迪亚侯爵的弟弟海克托尔的相遇无意中拉开了足以动摇整个艾雷布大陆的序幕。二十年后，其中两位主人公的后代又展开了另一场英雄的冒险。

小说将两部游戏作品集合到了一起，给《烈火之剑》的篇幅明显较多，交待得相对比较细致。整体情节自然是按照游戏的顺序来发展，将原本看上去略显“小气”的战斗画面描写得波澜壮阔，引人入胜，不得不说作者在这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而这部作品的最大弊病就是省略了一些与主线情节联系不是很紧的人气角色，虽然笔者很清楚作者确实是出于无奈才这样做的，但看到无数在游戏中十分出色的角色压根儿没有出场，难免感到有些气恼。



《最终幻想IX》天野喜孝原画彩稿赏

编／YULA

2000年7月7日，日本Square公司的经典RPG游戏“《最终幻想》系列”推出了第九作。本作是历代《最终幻想》游戏中基于PS平台的最后一作，被评价为“向系列的原点回归”。

2008年1月5日，《最终幻想IX》汉化版终于发布。由天幻网成立的汉化组经过29个月的辛苦劳动，在2008年初为各位玩家奉献出了这一令人欣喜的新年礼物。现在，就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跟随著名插画师天野喜孝风格独特的优美画卷，重温一下当年游戏带给我们的感动吧。

厂商：SQUARE	机种：PS	类型：RPG	原画：天野喜孝





吉坦·特莱巴尔





比比·奥鲁尼帝亚





嘉妮特·蒂·亚历克山德拉17世





阿代尔巴特·斯塔纳



芙莱娅·库莱森特





艾可·卡萝尔





库依娜·坤







沙拉曼达·卡罗尔



贝特丽克斯



库迦



藏&桑



迦朗德



女王布兰尼



盗贼团“坦塔拉斯”



穿越乌云



吉坦&小刀



剧场艇序幕号



对抗恐怖的战斗



山顶的战斗

栏目主持：YULA　插图：mayur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贺：《游小说》一周岁了！

月度记事

1.和以往相比，今年的春节无疑是最特别的。其中一个原因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雪灾让很多在外工作的人没能回家过年，所幸编辑部无人遭遇这等凄惨境况，于是几个家伙都度过了一段吃撑肚皮穿成包子的幸福假期。而春节不是都要发祝福短信吗？尽管那些了无新意的短信类型仍然泛滥成灾，但今年终于收到了让人发自内心忍俊不禁的一条："上联：萝莉御姐共赏百合争奇斗艳/下联：正太蜀黍同观菊花花落谁家/横批：新年不忘囧/各位宅男宅女腐男腐女弱受猛攻们春节快乐XD"。恐怕该是当时全国群发范围最小的一条短信了吧～^^

2.当当当！请各位拿起身边的锅碗瓢盆杯子茶壶，热烈欢迎从本期起正式加入我们的新小编翔月！子云MM这一战力离开了，新同事的到来无疑就是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烘得我们的心儿暖洋洋啊～至于翔月的个人档案……稍后即将公开，敬请期待！>_<

3.基于某些不可抗力的因素，这期的光盘换成了CD，建议大家边聆听美妙音乐边欣赏新一期的《游小说》，感觉也不错哦！不过我们保证：这种情况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但愿吧……）。

4.本期读编的主题自然是杂志创刊一周年纪念！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游小说》也满一岁了。作为目前国内惟一的游戏类小说杂志，《游小说》不仅承载着老玩家们的殷切期望，同时也致力于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加入到游戏爱好者的行列中来。尽管现在仍存在着很多不足，但在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下，她正以几乎每期一个新面貌的势头逐渐成长起来。所以今年也请多多关照，给大家鞠躬了！

《游小说》第10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34%
满意：52%
一般：13%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奥丁领域
第二名：最终幻想Ⅳ
第三名：格兰蒂亚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质量效应
第二名：帝王殇
第三名：无瑕传说

游小说 创刊一周年 盘点大会

1周年庆

★杂志环节

既然是为《游小说》过生日，本次大会的主角当然就是她了。正所谓“温故知新”，一年下来，《游小说》曾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读者和编者都有什么感想？在此尽数奉献，别嫌太详细哦！

各期回顾

Tot.01　经过整整一个月的紧张筹备工作，2007年3月30日，国内第一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游小说》全国上市。

Tot.02　增加迷你CD-ROM；在此基础上杂志定价调整为9.8元；增加新栏目“名场面”；每篇文章增加“人物介绍”；调查表尺寸扩大。

Tot.03　一举增加32页，且加量不加价；更换纸张，印刷质量较前两期有明显提升；增加新栏目“特别企划”、“游戏议会”；众小编首次集体亮相，暗星将“读编往来”栏目移交YULA主持，增加“小编寄语”；光盘新增电子调查表；官方博客上线。

Tot.04　光盘改为普通CD-ROM，容量扩大3倍，新增“电子书苑”、“名场面赏析”；增加新栏目“游书苑”。

Tot.05　“读编往来”增加1页；光盘新增“PV地带”。

Tot.06　“四格漫赏”改为不定期刊登；因页数紧张而将固定栏目“名场面”和“玛娜影游秀”暂停一期。

Tot.07　首度使用男性角色作为封面（《战国BASARA2》）。

Tot.08　使用《最终幻想Ⅶ 危机之源》封面获得极佳评价；卡伦《奥丁领域》停载一期，并撰写“卷首语”；同人作品奖励政策出台；暂停抽奖一期。

Tot.09　卡伦再度撰写“卷首语”；“玛娜影游秀”再度暂停一期；“同人馆”文章首度脱离倒数第一；从本期起采取隔月抽奖。

Tot.10　首度使用网络游戏角色作封面（《天堂2》）；光盘“电子书苑”收录长篇同人小说。

Tot.11　增加新栏目“游漫堂”、“名人堂”；子云在完成这期工作后离职。

Tot.12　迎来一周岁生日；新小编翔月正式加入。

杂七杂八大评选

●杂志之最

年度最佳作品　《奥丁领域》

——单行本已经列入计划了吧……

最受欢迎题材　经典大作类

——眼下控诉FF太多的声音正此起彼伏，但看看每期那血淋淋的调查结果……摊手。

最具争议栏目　同人馆

——写手们的爱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读者们的恨也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连载时间最长　《奥丁领域》

——就年度作品的身分而言实不为过，但这分明是故意吊人胃口嘛～同意的请举手。

最易引发话题　封面

——一个女的穿太少了，两个女的挡住风景了，一个男的可能刚刚好，两个男的似乎有点暧昧，而一男一女嘛……会不会太俗了？

●编辑部特别版

最令暗星头痛BUG

Tot.06漏放电子调查表

——该失误的积极性在于：让不愿寄信但更不愿放弃中奖希望的人少了一次偷懒机会。

Tot.08书签打孔事件

——打在美男头，伤在读者心。



子云最想看的小说 《俄罗斯方块》

——伪同人女·子云，自从看到征稿启事后便爱上了拆信翻邮箱。

最让夜蓝心酸境遇 关于翻译恐怖类游戏小说的立场

——自己最初很排斥，结果受到读者欢迎；如今正逐渐转型，却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结果又被读者批评为什么不上恐怖小说了啊啊啊！

最让清雨愤慨的事 封面上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成熟温柔的大姐姐啊！

——清雨，原来你……XD

YULA最纠结的问题 千篇一律的调查表

——每次瞧见隔壁《最动漫》花花绿绿洋洋洒洒的来信就止不住羡慕……不干！人家也要和读者交流生活，人家也要收到好玩的画稿图片！

★小编环节

俗话说“节目出不够，就拿小编凑；读编要出挑，还得猛爆料。”（众：你这是哪门子俗话啊……）你了解小编们的性格特点吗？是否还想获悉一些关于他们的小八卦？请往下看。

首先当然是新小编翔月的闪亮登场，大家鼓掌欢迎！

各位读者好！我是《游小说》的新小编翔月。



从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刘纯燕版的“阿蒙”那天起，我便走上了追捧（？）ACG之道。后来为了“切身体会”游戏剧情而学了日语，在加入《游小说》之前一直做翻译。

工作以后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少，以致今日负债累累——《FF XII》仍停留在30小时上、《生化4》还没见到阿什莉、《鬼泣4》……它长什么样子？……今后一定要更加合理充分利用时间，将这些债好好还一还（紧紧握拳中）。

作为新小编，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文学修养等各方面能力还远远不足。为早日成为《游小说》合格的一员，我会更加努力，也请大家尽情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来编辑部后，子云同学在工作上给予了我很大帮助，在此祝她的未来更精彩。


WELCOME TO HELL，翔月同学。你的苦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_-+


星、月、云、雨、夜……编辑部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不过各位关心翔月性别的男同胞们，抱歉让你们失望了……


《生化4》我前些日子刚见到阿什莉，相信我，还是别见这个累赘比较好。


沉稳的翔月同学刚加入不久便已经显露出“加班达人”的潜质，不干这行真是可惜了。热烈欢迎～

小编之最

清雨： 年度最佳人气小编

证据：性格最乖巧，于是常遭某人欺负；欲望最多最败家，如限定PSP-2000、相机、手机（未遂）、PS3（未遂）……读者们也因此给予了最多的关爱。

暗星： 最不藏不掖的小编

证据：每期都直白地谈论情感话题，对女性读者大增直白地流露出兴奋之情，更一度直白地表示想接回读编。

YULA： 最管不住嘴的小编

证据：屡次出卖清雨；总爱对读者调侃、吐槽……

夜蓝： 最浪费生命的小编

证据：每天都要花两小时在挤公车上。虽然本人乐此不疲，但在不坐公交好多年的我等看来这简直是人间地狱！

子云： 笑腺最发达的小编

证据：一群朋友吃饭时讲笑话，待众人都笑完后惟独子云还在笑个不停，眼看就快要笑岔气，终于有人忍不住问坐她身边的那位：“你刚刚给她吃什么了？”

编辑部逸闻



·少女A真人版

2007年9月，前小编子云代表《游小说》参加了东京游戏展。尽管在会场奔波4天颇为辛苦，但日本之行的收获也是不小滴！据说去秋叶原时子云甚为活跃，一口气买下多款限定版游戏（因为太便宜），疯狂程度堪比《幸运星》中的泉某人，惊得同行的几位不禁脱口而出：少女A出现了！后来才得知那些游戏并非专为她个人所购。

·K歌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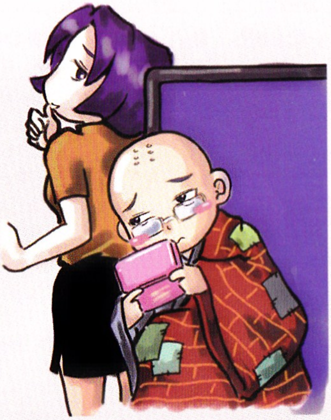


在第一届“游小说杯”K歌大赛上，暗星大为羞涩饱含深情地演唱了光良的《童话》，夜蓝略显沙哑的嗓音则好似阿杜再临，YULA想唱J-POP的心愿终于在翻到BoA《Everlasting》后得以实现。见大家都唱得不错，清雨也不甘示弱：“注意了注意了，我这首开头就是高难度！你们等着陶醉吧～”待他一开口，众人傻眼了：的确是高难度，因为他的音没有高上去……

·红色禁忌



去年年中，编辑部购入Xbox360。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在子云写完《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后这台机器就甚少开机，算是侥幸避免了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三红劫难；不久又购入NDSL，因黑色已无货，结果拿货的同事带回来的是粉红色。大受打击的三位男编，从此在办公室玩NDSL时都只能偷偷摸摸，惟恐被其他部门同事瞧见。



·Office有鬼?



公司还没迁居那会儿，话说有天夜蓝为翻译《零》小说加班到很晚，欲离开时发现硕大的办公室早已空无一人。谁知他刚走了几步，竟突然听见不知从哪儿传来若有似无的键盘敲击声。他回头一看：

没人啊！这时那声音也停止了。不、不会吧，难道《零》的工作人员曾遭遇的灵异事件也降临到自己身上了？！有点紧张的夜蓝并没就此逃走。果然，一会儿键盘声又响起来了，于是他壮着胆子循声走去……哈！哪来什么灵异，分明是其他部门的一名熬夜加班的小编，只因其位置太过隐蔽，所以不走近的话根本看不到头……





·越思考，越彷徨

YULA想换手机由来已久，但面对市面上如此多的机型却总是比较来比较去，迟迟拿不定主意。到了何种程度呢？身边的朋友曾作出如下描述：一开始她看中了A，非常开心地给你讲A有多么多么好；过两天却兴高采烈地跑来说B的参数强过A，决定抛弃A；不久她再次倒戈，认为还是A的样子好看；再过几天她忽然发现了设计更为特别的C，信誓旦旦地说就是它了；到了第二天，她又觉得C的功能不如AB确实有点不爽……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她都在ABC之间来回摇摆；然后有一天，D出了……

小编语录

·现在的世道，正常人果然吃不开了么？

语出：夜蓝

一向强调自己是一名正常男性的夜蓝，在听到女编评价老大的梦想太过正常时不禁心生感叹。

·人不邪恶枉少年。

语出：暗星

选定某期封面图时（心细的读者都该知道是哪期），面对小编们有邪恶之嫌的疑虑，暗星给出了如此回应。

·我不是人妖！

语出：子云

某位读者在来信中称呼子云为“GG”，原因不明，当即令子云的心情变得有点复杂，继而转化为激动。

·壁纸！给我壁纸！

语出：清雨

负责光盘时清雨常常觉得壁纸难寻。此前子云也说过类似的话，不同之处在于她是在办公室内放声大喊，而内敛的清雨只是在QQ签名上腼腆地表示一下当前的困扰。

·风声太大我听不清……

语出：YULA

原来出自漫画《东京巴比伦》，后来一般用于不认同他人观点和拒绝无理要求等。PS：被老大勒令加班时自然是不能用滴，否则……嘿嘿。



★读者环节

能不能允许我一次性喊个够……读者老爷们！新的一年里，用你们雪片般的有趣来信把我埋了吧！！

读者语录

· 我要中奖！（各种刊物均如是，实乃“天下读者是一家”。）

· 我心无杂念，我不想中奖……（偶尔也会对好东东越想要越觉得要不到进而更加想要的我理解你的心情……）

· 读者很生气，小编请注意！（小编很努力，读者请相信！）

· 每期都是送书签好无聊啊……下期换一下吧，比如……PSP什么的……（还是参考第4期吧。）

· 如果每期都送一张拉页式海报……你们将是第一批做杂志也能开奔驰住别墅的小编。（起码让我们看看先例……）

· 虽然对不起各位小编，但也比对不起我自己强。（堪称理性读者之典范。）

年度读者 庄伟立

希望在《游小说》周年刊看到我的留言。不过比起这个，我更希望暗星同学能够腾出一到两页，刊登一下读者们对子云同学的祝福送别。一年了，我是从《游小说》第1期开始看的，读者调查表也写了11次了，刊登出来的也有5、6次了，每次都给你们提建议，例如在文章前面加上人物介绍，结果在下一期里就看到了切实的改变。加上好几次与小编们互动，让我觉得《游小说》就像一个大家庭，而现在这个家庭里的一个成员离开了，刊登给她的离别赠言，是给她最好的送别礼物。我相信《游小说》对于每一个编辑成员来说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子云同学肯定会每一期都买回来看的。试想想，当她翻开第12期的《游小说》看到读者们对自己的不舍、祝福和肯定，一定会非常感动的。再说，小编们都刊登了对她的离别赠言，也应该给我们读者这样的一个机会，不刊登我的留言没关系，但是如果不刊登读者们对子云同学的赠言的话，我会对你们很失望的……YULA，好吗，你也应该为陪你逛过街的好姐妹争取一下。

小编回应： 一大早打开邮箱就看到庄伟立读者这番话，确实不能不感动。有您这样的读者无时不刻的支持，相信子云也一定会很欣慰的。

花絮……



做回顾时怀着无比豪迈的心情差点想把标题写成“编年史”或“年代记”，但很快想起一个事实：杂志明明才刚到一年而已啊。-_-



我说你是故意的吧，干吗还把我去年买了没买的再列举一遍？



各位的欢迎辞……哇想吓人也不要这么直截了当嘛，虽然我知道苦日子已经开始了吧……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6辑、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2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 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 0931-8674805　**EMAIL：** 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Tot.10中奖名单



★PSP

南京 穆凡

★ACG精美周边

北　海 麦天俊	宁波 陈思雨	广州 李俊良
佳木斯 高　明	正定 宋佳楠	汕头 洪嘉盛
哈尔滨 丰健欣	北京 张熠飞	武汉 章　君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PSP大奖）

《游小说》Tot.12光盘介绍

01 Out of Darkness
02 Shall Never Surrender
03 Theme of Elfe
04 Cremation
05 Memories of a Bygone Day
06 Together Forever
07 Door Crawl
08 Shot Down In Flames
09 Heart
10 Theme of Love
11 Chocobo
12 THEME OF LU BU –DW PRIME MIX–
13 A WAYS AWAY
14 WELCOME TO CHINA
15 THE MOUNTAIN KNOWS
16 SHE KNOWS THE TEARS
17 SPRING OF THE EAST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13辑 3月下旬全国上市！

小编寄语



暗星

★想什么得不到什么，怕什么来什么，《零4》啊，你为什么就要出在Wii上呢……

●大年三十夜里竟然是刷天涯高楼度过的，有同样体验的朋友来握个手吧–_–

◆我不喜欢《长江七号》，非常不喜欢。这几年来第一次对星爷感到非常失望，也许这是他心目中的电影吧，但对于身为观众的我来说——不是。

■那个叫卡伦的家伙，不要跑！快点在两期内把《奥丁领域》给我连载完，据说《零4》六月就要出了！



YULA

近期心情标签：真性情

※怀旧往往显得很没用，可我偏偏忍不住，尤其是在这种时候。UCG的雨滴，掌机王的琉璃，还有我来深圳见到的第一个人子云，这几个曾经是我亲密室友的女生，如今都不在这里了。那时的我好像比现在活跃一点，虽然有些水土不服，但每次开心是真的开心。喜欢帅哥的雨滴看个好男儿会兴奋得哇哇大叫抓着你咬，开朗直率的琉璃说话很贱却让人生不起气来，子云……忘不了那段熬夜过后一起去吃烧烤的日子。再次回到这边，尽管心理准备早已作好，也无所谓物是人非，但我忽然在想这世界是不是变得有点过于清净……

※既然太清净，索性让音乐继续轰炸耳朵吧。



清雨

◆简简单单见了一面，代价是站在寒风中的30分钟和一顿披萨。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互相问候、寒暄。

◆春节回家的惟一意义在于与自己最信任、最可依靠的人待在一起。

◆飞机其实并没有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让牵挂和期盼变得愈加微不足道。

◆下一个冬天，不会再漫天风雪了吧……



夜蓝

▲春节长假终于结束，汗……整个春节家乡没有下一场雪，颇有些无聊，而惟一的收获就是在半个月的假期里，我竟然吃了七顿烤肉！

▲《千年之梦》真是本不错的小说，能负责这本小说的翻译工作我感到很荣幸，也经常在翻译的过程中被故事情节所感动。这些短小精悍的故事里包含了很多有关生存意义的探寻以及对人性的拷问，而读起来又不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有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翔月

Ⅰ今年春节翔月因为许多原因没有回家过年，留在了深圳。由于大家基本都回去了，不管编辑部还是宿舍都瞬间变得十分冷清。再加上春节这几天深圳比预料中要冷得多，还没有暖气，冻得翔月每天在宿舍里都穿着羽绒服。手太凉无法敲键盘同时也不想碰PSP，于是就每天双手抄在口袋里下片子来看。除了将前一阵落下的《火影》、《死神》、《高达00》补全外，这期间还经朋友推荐观看了《孽子》这部几年前的台剧（请不要说我赶不上时代……）。诚然它是一部很不错的片子，但其压抑的氛围却令翔月本来就十分郁闷的春节变得更加郁闷。不过即使这样我依然将它全部看完了，大概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Ⅱ気分転換しよう、新しい世界がそこから生み出すかも。（困惑时转换一种对待事物的看法，一个新的世界也许就此产生。）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GRAVITY RUSH 2™